让庐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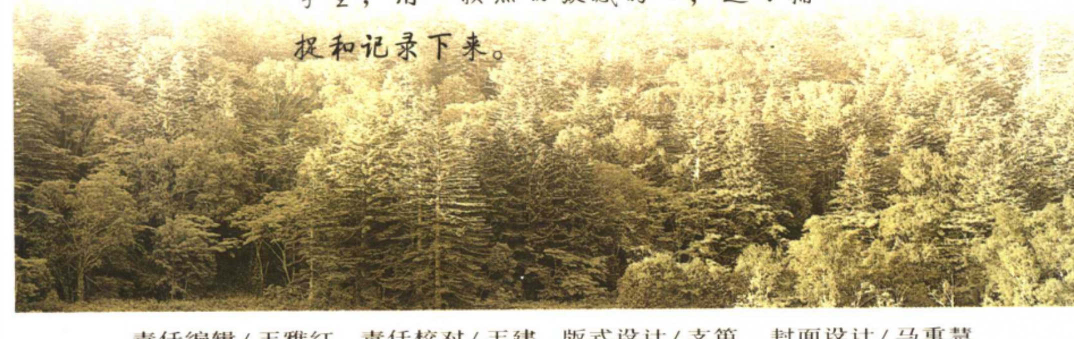
1941～1945

乐山武大的记录和思考
名师名家的影子和声音

杨静远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抗日战争时期，在乐山武大这一所偏安大后方的最高学府里，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纷纭杂沓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情势，由书中的主人公，一个女大学生，用一颗热切敏感的心，逐日捕捉和记录下来。



责任编辑 / 王雅红　责任校对 / 王建　版式设计 / 支笛　封面设计 / 马重慧



ISBN 7-307-03945-1 / K · 253



让庐日记

1941～1945

杨静远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让庐日记/杨静远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1
ISBN 7-307-03945-1

Ⅰ.让… Ⅱ.杨… Ⅲ.杨静远—日记 Ⅳ.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2280 号

责任编辑:王雅红　　责任校对:王　建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印刷: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2.125 字数:268 千字 插页:3
版次:2003 年 11 月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3945-1/K·253 定价:19.00 元



杨静远，女，1923年生。1945年武汉大学外文系学士，1948年美国密歇根大学英文系硕士。1948~1949年武汉大学外文系讲师。1952~1979年人民出版社编辑。1979~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二届理事。译作：《马克思传》、《马克思恩格斯传》等四种（合译），《勃朗特姐妹研究》（编选译）、《夏洛蒂·勃朗特书信》等三种，少儿文学《彼得潘》、《杨柳风》等三种。著作：《写给恋人——1948~1948》（书信选集）、《咸宁干校一千天》（纪实文学）、《飞回的孔雀——袁昌英》（回忆文集），以及文论、散文、短篇译作等多篇。



乐山武汉大学1943年全家合影
前排左起：父杨端六、母袁昌英、弟杨弘远
后排左起：堂兄杨叔湘、本人、堂姐杨宜福、堂姐杨安祥



1944年摄于乐山武汉大学



1946年6月与顾耕摄于上海（订婚照）

篇 头 语

前两年，我把三十多年前自己的一份隐私（情书）交给了社会①。现在，我又倾箱倒箧，将一份更早也更具隐私性的文字——日记——交了出来。情书是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写的，日记则是一个人只为自己写的，是灵魂深处的独白。那么，一向拘谨的我，到了这把年纪，为什么心血来潮，要把这些最最不可示人的绝密隐私公之于众？

我想是因为，世纪末涌上心头的那股飘忽的令人惆怅又令人激越的乡愁。一个身心归属于20世纪的人，在与自己的世纪告别时，不免离情依依，向它投去最后一瞥，默默递上一份小小纪念品，一札刻着自己与世纪同行脚印的纸片。

一位文学朋友曾对我说，在现今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记录着百年来中国知识阶层生存状态的作品，以20世纪40年代的为

① 《写给恋人——1945～1948》，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辉主编的《沧桑文丛》之一。

最缺。这给了我交出这些日记的决心和勇气。我的日记所记的正是这个时期这个阶层的事，因而可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它或许能为一首无比辉煌的世纪交响乐添加几个音符。我相信，从沧海一粟的个人那微不足道的心跳，可以触摸到空前宏伟的大时代的强劲脉搏，透过那株苍劲繁茂的历史大树的一片叶子，可以追寻它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光和影。因为这是20世纪无比悲壮的史诗的一个片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一角发生的普通人的戏剧。

时间：1941～1945年。

地点：四川乐山武汉大学。

人物：构成一所大学主体的师生员工，以及环绕在他们周边的各色人物。

剧情：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在一所偏安大后方的最高学府里，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纷纭杂沓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情势。而戏剧的主人公，一个女大学生，用一颗热切敏感的心，逐日捕捉和记录下这一切动态。

登上舞台的教师队伍中，有许多全国知名的鸿儒，如文学院的朱光潜、缪朗山（灵珠）、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陈西滢、方重、罗念生、朱君允、孙家琇、刘永济、杨人楩、杨东莼、叶麐，法学院的刘秉麟、杨端六、戴铭巽、彭迪先、刘迺诚，理学院的张镜澄、萧君绛、吴大任、石声汉、高尚荫，工学院的邵逸周、郭霖、张宝龄、白郁筠、余炽昌，两任校长王星拱、周鲠生……有的只露一面，有的则有相当充分的表演。在日益加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之下（几年中因贫病交加而英年早逝者至少有七人），一些人克尽职守，教书育人，不少人迫于生计自谋活路，

也有少数人把尊严廉耻抛在脑后，不择手段地只顾捞钱。林林总总，构成一幅20世纪40年代的儒林外史图。

在乐山舞台上亮相的，还有校外的各界社会人士、文化名人和军政显要，如李约瑟、黄炎培、冼群、冯玉祥、杭立武、白崇禧。而乐山舞台以外的人物则更多，如孟志荪、罗斯福、王世杰、胡适、郭沫若、成舍我、孔祥熙、汤恩伯等。以读后感的形式述及的中外作家则有斯诺、鲁迅、赵超构、臧克家、郑敏、徐讦、张爱玲等。至于在读书笔记中出现的外国作家和作品人物，更是不胜枚举。这是一出历时四载、人物众多的热闹大戏。对各色人物进行观察、描绘、分析、评说，是一个渴望了解人生的年轻女孩至感兴趣的题材。

舞台上最活跃的当属一群青年学子，一群在战时艰苦条件下保持蓬勃朝气的少男少女。五色缤纷的女生宿舍，住房与伙食，多数学生赖以生存的惟一经济来源——二斗三升米的政府贷金，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惨痛早殇，异乡孤魂的最后归宿"第八宿舍"——学生公墓。各种思潮倾向的交汇冲撞：认真求学以图报国的热血青年；只顾啃书不问其他的夫子；胸无大志混文凭者；追求真理传阅进步书刊的"左"倾同学；通过娱乐社交发展信徒的基督教外围组织"团契"；不带政治色彩的各种文化与社交活动：剧团、歌咏队、校友会、同乡会、迎新送旧、郊游、学术讲座、茶馆文化、小吃、集体游戏……与一切时代的大学生无异，生活中占很大比重的是还处在半开放半封闭状态的男女社交，狂热的或羞怯的求爱信，避人耳目的人约黄昏，导致精神失常的无望的单思，两心相许终成眷属的美满姻缘，锥心刻骨的失恋，惨痛的失足和被弃——形形色色的婚恋观和求偶实践，构成一座

20世纪中期的大观园。

八年中，这座川西小城惟一的最高学府，给闭塞的地方带来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气息。被小城养活了的二千名读书人，与当地居民有着千丝万缕的接触维系，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与地方士绅、政商学界的礼尚往来；在本地中学和企业单位兼职兼课；当地的民情风俗，外国基督教会和传教士，圣诞节的音乐崇拜，复活节的洋童表演，令人垂涎的川式饮食文化，还有那美不胜收的风景名胜，随处可见的水墨山水画一般的风景，令人想起沈从文的《边城》——种种人文的和自然的景观，点点滴滴收入日记，构成一幅幅五色斑斓的浮世绘。

尽管远离大城市文化中心，武大却也不乏多彩的文化生活。除本校的活动，不时也有外来的学者名流、文艺家、演出团体光临。战时大后方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是话剧的蓬勃兴旺，乐山也不例外。校内一些学生剧团不断演出中外名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风雪夜归人》、《茶花女》、《莎乐美》等），一度的盛事是1943年春进步剧团中华剧艺社来乐公演，武大师生得以饱赏高水平的话剧艺术，如《孔雀胆》、《天国春秋》、《清宫外史》、《胜利号》，等等。与话剧并驾齐驱的是音乐，特别是合唱。那时，各大学和名牌中学都有自己的合唱团，例如我曾就读的重庆南开中学合唱团，在李抱忱先生的指挥下，在山城享有盛名。经过音乐艺术熏陶的各路中学生汇集到武大，自然结合为水平不菲的合唱组织，演唱有相当难度的抗战歌曲（黄自、冼星海、贺绿汀）和中外艺术歌曲。而流行于陪都舞厅酒楼的低俗靡靡之音，在校园内无立足之地。每当外地的名家（蔡绍序、郎毓秀、刘雅琴、张舍之等）来开演唱演奏会时，就是乐迷们最盛

大的喜庆日。美术方面，举办过关山月、赵少昂、黎雄才等名画家的画展。校内则有凌叔华开过花鸟画展。在学生壁报上崭露头角的有漫画家方成。而在国内和法国专门学习过绘画的苏雪林，只躲在阁楼上偷绘她的黄山风光，借以陶冶情性，从不示人。由于对各门艺术的特殊爱好，这类活动在我的日记中有特别翔实的记叙，构成了阴霾的战时天空中一抹绚丽的云霓和亮色。

处于舞台中心的，自然是日记的作者我自己。由于父母长期在武大任教，我的地位不同于一般同学。武大不仅是我的学校，也是我自幼的家园。父亲杨端六任教经济系，做过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母亲袁昌英任教外文系，是"五四"以来的著名女作家。四年中，我两年住校，两年住家，我对武大的观察，来自学校和来自家庭的两种角度。有三年，我家住城西陕西街尽头一处名叫"让庐"的宅子，与苏雪林、凌叔华紧邻。这三位被誉为"珞珈三杰"的女作家的生活、事业和友谊，在我的日记中占有相当的份额，我写过一篇记述她们的回忆文①。"让庐"，浓缩着我从少女到青年的成长过程。这就是我把"让庐"作为我的日记的题名原因所在。

记述最详尽的是我的家庭生活，亲情、天伦之乐，因性格的差异和经济困难造成的摩擦、矛盾、冲突、烦恼。这幕家庭剧的核心，是母亲。母亲之于我，远远超越一般的母女关系。她不仅是至爱至亲者，还是谆谆善诱的师长，人生道路的启蒙者，是我

① 《让庐旧事——记女作家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载《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3、4期。

心仪文学的领路人。从她那里，我继承了文艺的基因。她把我当作文学幼苗悉心培养，助我编织起绚烂的写作梦。在她的鼓励下以及通过对中外名著的阅读，在我心中燃起了狂热的创作欲望。我一篇接一篇地试写小说，但获得发表的只有一篇中篇小说。正当我似乎满怀希望要扬帆在文学航道上时，时代思潮的转型阻扼了我的航向，打破了我的作家梦。因为使母亲获得成功的那个时代已成为过去，她的那条老路，我已不可能再走，而新路又如雾中的远景一般渺茫。但四年中我把日记当作积累素材和练笔的场所，却也不枉然。它使我养成了观察和思考的习惯。在后来的几十年，命运虽使我离开了文学，却没离开文字工作。

日记的叙述是双向的，既有形而下的具象描绘，又有形而上的思想务虚。往往是一段实事，跟随着一段感想评说。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思想认识谈不上成熟，却也不落陈规俗套，不时冒出新意。虽芜杂，但有一个主题始终不变——真诚强烈的爱国情怀。这是与抗日战争的大环境分不开的。

出生在 1949 年以后的人，处在 50 年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环境，和平已像每日吸入的空气一样习以为常而平淡无奇，可能难以体会到战乱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压力和痛苦。那年头，尽管偏安大后方一隅，还能照常读书过日子，但天空也无日不布满战云。除了随时有可能在日寇炸弹下家毁人亡，且不知哪天沦为铁蹄下的亡国奴，这不是危言耸听。翻到 1944 年秋的日记，当世界大战的胜败已成定局，和平的曙光已出现在天际时，日寇却大举进犯西南各省直逼四川。我们一家人惶惶无主密商逃生之计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切肤之痛，使我深感缺少一个强大祖国、强

大人民军队的庇护，何谈黎民百姓的安全福祉，缺少国家民族的安定，何来个人的前途和希望。我的根深蒂固的国家民族观念，除了得自于父母师长的教诲，就是在这种现实环境中扎下根来的。它不是抽象的、理论的、概念的、灌输的，而是像饿了要吃饭的本能一样实实在在不言自明的。日记中，我密切关注着时局，与个人生活穿插交错的是国内外战事的动向，有如一篇微型的战争风云录。青年时代深入心田的这种体验，使我懂得这 50 年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和平局面的弥足珍贵，尽管会有人讪笑这不过是毫无深意的老生常谈。是的，是老生常谈，但它是真理。

与忧国情怀并行的是忧民意识。战争缩短了我家与一般百姓生活上的距离，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了平民大众。从阅读文学获得的精神富足与幸福感，使我愈发同情那些被剥夺了文化雨露滋润的下层民众。我写过一篇以民众教育为题的小说《静水》，并倡议在女生宿舍办民众夜校。忧国忧民的双重情怀，使我对文学的理念，由初时的以写作自娱转向严肃的社会使命感。同时，随着社会进步思潮的大形势，我又逐渐抛开远离政治的清高思想，转而接触并接近进步思想，萌生了想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愿望。日记在描绘一个知识青年个人的思想转型时，也多少展现了那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的社会动态和历史景观。

恰如我看重事业和责任，我也执著于个人幸福和爱情的追求。浸透心灵的文学，使我的情爱观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我不齿于世俗的择偶“条件论”，只求一个灵犀相通的知音。几次试探失望之后，在即将离校前，却不期遭遇到梦寐以求的爱情体验。那如火如荼的初恋，也是最后的惟一的终生之恋。日记中那些颇似浪漫言情小说的记述，并无丝毫虚夸和矫饰，都是实实在

在的真情流露。尽管那只不过是人类千百年来不断重复的爱情故事的一次小小的演示，但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却也可以说明在一个人心相对纯朴的时代，青年人对待爱情的真诚执著。

日记的最后一篇，标明日期是1945年8月10日。历史在这里为腥风血雨的八年抗战画上了句号，也标志着我四年大学生涯的结束。接下来，我的生命旅程跨入了就业、留学、迎接解放的新篇章。取代了日记的，是历时三载的两地情书，1999年以《写给恋人——1945～1948》为题出版，那是我的大学日记的续篇。

全部原始日记约计50～60万字，为避免过于冗长芜杂，我删去了大量篇幅，压缩为25万字左右，尽管不得不为此舍弃我以为并非全无史料价值的内容。

删节工作总共动了四次艰苦的大手术，历时三载。这期间，我的老伴严国柱协助我做了大量认真的权衡轻重去留的考虑和决断。在我几度丧失信心和勇气而欲罢手时，是他给我打气，以他的化名“顾耕”（只顾耕耘，不问收获）中包藏的做人态度，鼓舞我坚持下去，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在这里一提。

为了关心和支持我出版这本日记，许多朋友和同志曾热情地给以精神鼓励和实际帮助，有的竭尽所能，不遗余力地为我联系出版单位。对沈昌文、戴文葆、李辉、邓九平、张昌华、沈晖、林言椒、傅光明、陈小滢、陈应年、常绍民、苓秀玉、孙晓林、孙法理、皮公亮、杨弘远及其他朋友和同志，我铭感在心并致以由衷的谢忱。

我要感谢母校武汉大学和武大校友会的鼎力相助，特别要感

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的负责同志，是他们的慷慨采纳，圆了我出版日记的梦。感谢负责编校此稿的王雅红、陶洪蕴等同志，她们认真细致的审编工作，改正了原稿中许多差错，提高了书稿质量。

杨静远

2003年4月

目 录

讲《家》和《樱桃园》——考昭绪——冯玉祥演讲——女舍伙食之争——托尔斯泰座谈会——圣诞音乐崇拜——学生合作社——《民族文学》刊出《萘》

日记本卷首语：

它将要成为我最真实的导师，促成我人格的修养。
它是我良心的自白，我如果欺骗了它，再也不会对任何人忠诚。
它是我经历的记载，代表我的生命史。

一九四一年

1941年夏，我在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回到川西小城乐山我父母的家。父亲杨端六是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母亲袁昌英是外文系教授。弟弟杨弘远小我十岁，在上小学。我家随武汉大学迁来乐山时，最初住在城中心的鼓楼街，和周鲠生教授（后任武大校长）、刘秉麟教授（经济系，法学院院长）合住一院。1939年8月19日，日寇一场灭绝人性的大轰炸，烧毁全城三分之二的精华地段，我们那个院子连同三家全部财物顿成灰烬。为免再遭荼毒，我家在城北郊岷江边成乐公路旁买下一处农舍，稍事修整后住下。80岁的祖母还和我们住在一起。

1941年夏，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校联合招生。那时日机轰炸频繁，父母不放心我一人在外地上学，让我报考武汉大学，为图全家团聚，有个照应。我考上了武大外文系，此后就在乐山一直读到1945年毕业。从1941年夏，我开始记日记，整整4年不曾间断，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我离家走进社会，一年后赴美留学。1941年7月14日，我写下第一篇日记。这时我十八岁半。

1941年7月14日

回来两天了，在家里整天东摸摸，西看看，闲了两天。今天天晴了，赶紧把箱子、被包打开来晒，清了一下午东西，非常快

活。上午妈妈叫我读读英文，我把 *Rip Van Winkle* [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名著《见闻杂记》中的一篇《瑞普·凡·温克尔》][1] 一课稍念了一下，吃过早饭妈妈叫我 dictate [听写] 一段，然后又造了六个句子，错了四句，不过是很小的错。我的英文真不行，一定要自己奋发点才行。四点钟帮爹爹在园里拔了一会草。家庭的乐趣我现在是在充分地享受。只有离家久的人才会懂得家的甜美！今天妈妈给了我这个精美的本子，我将要最珍贵地利用它，保存它，使它成为我将来事业的重要材料……[下面一长段讲苏雪林先生为租房受人愚弄的事，从略] 我是不信天的。但是自然的定律是什么，我真疑惑。如果不能善有善报、恶有恶果，那么"自然"怎样鼓励人为善？人们为什么一定要做好人？苏先生做了一世好人，把自己心血换来的一点财产全捐给国家。这种热、赤、忠、牺牲，或者说是傻气，中国人中有几个？然而结果她的境遇是这样悲惨，天理在哪里？而一般损人利己的聪明人，恐怕连最后的良心不安都没有吧！这世界是不是正竭力地淘汰傻子，留下少数的聪明人来享受幸福？我想到世界上到处都是恶人，真有些害怕。我怎样保持自己的"真"而又不为他人所欺？我以后不能在任何人面前倾心吐胆。但这不就是虚伪吗？想来多么伤心，怪不得许多人想开了，遁入空门，其实他们才不见得真相信那念经打坐哩？我不管，无论如何我要做一个真诚的人，宁愿没有一个朋友。我希望我能遇着几个真正的好人。唉！世上的陷阱太多了，我自己的灵魂是否真是纯洁可靠的呢？

---

① 方括弧内的文字是现在加的，圆括弧内的文字是原来有的，以示区别。

1941 年 7 月 17 日

下午和妈妈进城。先到干爹［陈西滢］家，然后买了些小东西，预备送给我的先生［刘年翠，我的中学老师，后来的武大副校长高尚荫的夫人］。一双小孩的鞋 5 元，两双小孩的袜共 5 元，两条白麻纱手绢 4 元。我对现在的物价简直有些麻木了，不知道每样东西的价钱应该是多少。好在我现在不缺什么用品，不用上街买。到了刘先生家，她要我在考试［高考］的那三天到她家来住，我答应了。她的妹妹年芬，也要考，所以我有同伴了。然后到苏先生家，吃了一大盆花红。送给她两个大西红柿。再到顾先生［顾如］家，她后天要走了，坐飞机到仰光去消夏。这年头恐怕只有她一人能作这种旅行吧！

1941 年 7 月 18 日

下午把作文抄好了，拿起地理来看，简直慢极了。我一定要以在学校念书速度的一半来读这些书，不然恐怕要看不完。天黑以后在园里帮爹爹除草。我真需要劳动，不然肚子胖起来怎么好！我现在知道人们为什么爱打扮，因为觉得自己不够漂亮。我不爱打扮是因为我满足于自己现在的样子。如果肚子胖起来，我大概也要着急了。

1941 年 7 月 20 日

吃过晚饭和妈妈坐在廊下谈话，谈起中国的好人与坏人，真令人气愤。最后说到苏［雪林］先生。她是一个完全的好人，但

现在却眼看着要饿死。她以前捐金救国① 那番热烈伟大的事，现在没人提了，大概人们都忘了。我想以后能著作的时候，一定要替她写下来，使她名垂千古。

1941年7月27日

上午10时来［空袭］警报，下午2时才解除。这次炸的是成都。听说有300架敌机哩！成都完了。

1941年7月28日

又是警报，连着5个钟头。我们不必动。重庆、成都的人可太苦了。吴伯伯（吴学义教授）下午来，告诉我们广播的好消息：英美对日断绝一切贸易关系。哈哈！日本鬼，现在可够受用了吧！我希望它和英美开战，我们好松口气。还有一个消息是，中国人民在美国银行的存款被美国政府存封。可是一般小户依此为生，真不得了。晚上妈妈又劝爹爹到重庆做事，爹爹还是说不可能。我很难过，觉得自己是父母的累赘。但是有什么办法？我应当坚忍这磨难的时代，不该受一点委屈就胡思乱想。是的！要坚忍。

1941年8月1日

一早醒来，就有人报告岷江水已涨得很厉害，快上公路了。

---

① 1937年“八一三”淞沪之战时，苏雪林怀着爱国激情，将私藏的两根金条（重五十两多，是她用嫁奁3 000元加上十余年省吃俭用的教书薪俸购得以备养老的），捐献给国家帮助抗日。

我们急得什么似的，连忙理东西，连铺盖都捆了搬上楼①。时时去看水。这次比上次涨得更高，离公路只有两尺左右，并且时时在涨。知道这一次不能幸免。回家后把西红柿全采下，一个大南瓜也采了。很早就把婆送到干爹家去，我们在家里等水。晚上又把铺盖盘下来睡。

1941 年 8 月 2 日

一早醒来，爹爹说水已退了。好！这一次的危机又过了。天晴了，大概又有警报吧！人生在这时代，真正是要备受折磨。天下雨怕水，天晴了又怕空袭。哼！挣扎下去，就会出来的！不用灰心。

1941 年 8 月 7～8 日

这几天遭了非常可怕的危机。一句话，就是兵灾的将临。每天从各处来的消息，各色各样，恐慌万状，使人神魂不定。听说中央军［国民党政府的军队］要来实行解决，川军［四川军阀的军队］准备抵抗，并且扬言在中央军来前先杀尽中央人。我们住在这乡下，没有丝毫保护，真是太危险了。

1941 年 8 月 9 日

早上白先生②来报告好消息，说川军决定退马边、峨边。问题大概是解决了。我们高兴极了，想着又过了一险关。不料下

① 自建的一平方多米的小阁楼，上面存放箱笼，下面作盥洗间。
② 机械系教授白郁筠，和我家合住一宅。

午全华公司［下江人开的酱油厂］的钟先生来了，报告可怕的消息。听说两方面今晚8时开动。这一来，把我们吓得面无人色，也商量不出什么办法来。好消息和坏消息夹着来，不知怎样置信。好像是城里安全些，但我们不能去。妈妈要我一个人在解除警报后就进城到苏先生家去。天啊！此生此世想不到也遇到这种凄惨的事。比那次大火还要可怕。我一面理着东西，一面想着最可怕的结果。如果我在城里，听见家里遭劫的消息，我将会怎样的焦急！等到打完了，我的家也完了，我还怎样活？我是不是应该忍痛活下去？想想这些，我不想走了。我愿意在家里和一家人同归于尽。我吓得手发抖，脚发软，什么时候这种威胁——死的威胁、痛苦的威胁能解除，啊！我该怎样地感激啊！

1941年8月10日

昨晚6时过，钟先生来了，告诉我们形势并不怎样危急。中央军暂时妥协，全到西昌去，当然以后总归免不了有事。我们本来预备进城的，听了这消息也就乐得留下了。

1941年8月16、17、18、19日

16日清早，年芬来叫我，我们吃了一碗面，马上到文庙［武汉大学校本部和文法学院所在地］去。第一堂考国文，题目是《自述在中学学习国文的经过》。下午考理化，没考好。17日上午考英文，也很容易，作文题是 *My English Teacher*［我的英文老师］，我写的是卢子才［嘉属联中老师］先生。下午考地理，考得不错。18日考数学，可气苦了我，四个大题，一题不会，真是一辈子没有碰过这种霉头。回来都要哭了。这次题目是汤璪

真先生出的，好本领，难倒这么多人。下午考生物，还不错。19日考公民［高中设的政治、法律常识课］，还满意。下午考历史，一塌糊涂。这几天苦也吃了不少，不过在刘家住得很舒服。17日来了一次警报，十余架飞机从头上飞过去，以为这次不可免，血液不寒自冻，但终于无事。19日我想起是个什么日子［1939年乐山大轰炸二周年］，颇有戒心。下午回家后，知道敌机来了四批，一批炸内江，一批炸自流井，两批炸乐山，中途遇雨，只得将“礼物”送给自流井。哈！日本人倒懂“幽默”，居然来替我们举行“二周年纪念”。

1941年8月23日

今天吃过中饭来紧急警报，一点半钟来飞机，我们赶快进洞。今天天阴，雾气很浓，敌机在头顶上盘旋了30分钟左右，投弹不多，大概十枚左右。一会去了，一会又来了，来来去去一共三次。走了以后，我们出来看见城内冒烟，据说在老霄顶下面，不知是不是在武大。今天炸得远不如上次厉害，飞机也只有九架的样子，并且只有一处起火，看这样大概还要来。我们洞里躲了17个人，白家、巩家、连陈嫂。天哪！我有些麻木了，城里的一部分人现在正在受难，我在这儿竟毫无感觉。警报解除后，妈妈进城去。回来告诉我们，烧了半条县街，炸了白塔街、陕西街、土桥街、河街等，死伤人也不多。朋友们家都无事。

1941年9月4日

天气又是非常闷，裤子也做不完。拿起《新时代》来看，反增加昏烦。倒是吃过晚饭好些，在白家大门口闲谈。白先生讲了

许多趣事，什么 L.L.D.（*Land lady's daughter*）[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常与房东太太的女儿发生纠葛]。有一个故事相当好玩，讲一个上海阔而美的小姐跟一个美国水兵好，后来又被他扔了。我记下了。

1941年9月7日

今天是婆动身回湖南的日子。早上起得很早，写了一首打油诗给安祥［三叔的三女儿，在重庆读南开中学］，录如下：

送安安姑娘

急步出闺门，
但见流水涛涛，苍山重重。
纵将我双眼望穿青天去，
何处寻你太真芳容。

烟云漠漠，细雨濛濛，
想你已在江上临风。
绿水蜿蜒无穷止，
不如我万缕离恨断肠衷。

休忆昔日明月夜，
梧桐下携手共诉心胸；
但望明朝旭日高升处，
山巅上并肩同歌重逢！

早上来送行的人很多。天下微雨，洒在脸上非常舒服。到了

全华［酱油公司］前面的江边，包好的船已在等。于是扶婆上船，大家说了再会后，船轻水急，如梭而去。

1941 年 9 月 12 日

妈妈上午进城了，我管家，教弟弟读书。下午妈妈回来，告诉我考取了，并且是成嘉二区外文系第一名。虽不怎的，却也了却一桩心事。

1941 年 9 月 20 日

爹爹看报，报告我们明天有日蚀，一定要留心看。《西游记》好容易看完了，极好，以后每天可以努力做事，不至于被它羁住了。

1941 年 9 月 21 日

天气果然晴了，虽然满天的云，日蚀倒看得更清楚。到 10 点半钟，那太阳已成了一弯新月，非常奇观。

1941 年 9 月 22 日

报载湘北激战，爹爹又急了，说是把婆送回湖南是再错。唉！世界太乱了，今天不知明天会变得怎样。昨天借年芬的一本《101》［英文名歌 101 首］，今天拿来唱着玩儿，宜姐［三叔的次女］说很好听。沪舅舅① 上午来了，他要回上海，妈妈劝了他

① 袁昌豪，妈妈的同父异母弟，读武大政治系。后为丁西林义子，改名丁克刚。

很久，后来简直是责备他，妈妈为他急哭了。

1941 年 9 月 23 日

上午报载战况，使我们非常着急。爹爹提起送婆的事，大烦躁一顿。妈妈后来想想事情不顺利，哭了一大场，说做人无聊，只是舍不得小孩，不然死了干净。宜姐劝了很久，连她自己也哭了。我倒是忍住了没哭，但把妈妈劝去睡了后还是哭了一会儿。我想到中国抗战胜利不易实现，又想中国人坏的这么多，这个国家存在的希望很小，倒是对自己的命运看淡了。想着到了那一天亡国的日子，我们就可以从容地跟着民族死去，倒是最好的结果，免得活着受罪。

1941 年 9 月 25 日

妈妈和宜姐今天走成了［去成都看病］，7 点多钟动身。昨晚妈妈告诉我一件事，是关于一个西藏女子的。她是一个豪杰，于抗战的贡献极大，现在领着一群难童在康藏等处宣传。我心里佩服得了不得。睡在床上，想着我要试试写作才好。今天妈妈告诉我的事是很好的材料，何不把它拿来，写一个很美丽的故事？于是我请妈妈把它让给我。妈妈非常支持我，并且答应给我找材料，叫我多研究西藏的民情风俗，以作背景。我想了又想，兴奋得了不得，怎么也睡不着。看了一会儿 *Good Earth* ［赛珍珠的小说《大地》］。妈妈这时想已到了成都。

1941 年 9 月 27 日

下午跟爹爹在园中除草，又看了几页 *Good Earth*，就写信

给君若〔刘君若〕、淑莲〔许淑莲〕。写给淑莲的有一段我可以记下来："你到底是个乐天者，什么事都以欣赏的眼光去领略，比如你说看着忙碌的众生是有趣的，为什么我却不能呢？我的想法有点像荀子而又不同。他说人性是恶的，但可借教育的力量来挽救。我不管人的生性到底怎样，只是以现状来看，人是恶的。好人固然有，也是恶人中比较不恶的，并且，我以为这是无可挽回的。人是太聪明了。婴孩之所以善良，因为他们还没有充分的智能，没有为恶的能力。只要他聪明一分，他就坏一分。而以现在的局势来看，好人是被淘汰的。这样，谁还愿意做好人呢？历史的毁誉不能引诱人向善。因为一个聪明人是宁可选择实在的利益而不顾及空洞的名誉。这些都是使我悲观的原因。你能替我解释，指引我出迷途吗？"

1941年9月30日

昨晚想我那篇未做的小说，想了一段，现在记下："葳来了一封信，告诉我她已决然地挣出了那陷人的泥潭——可怕的家庭，恢复了自由的生活。现在已经找到一个很适当的职业，开始投身社会。"有几句话很令我发生兴趣："我的生命是一重重无止尽的阻难，我的生活，就是去突破它们，跨越它们。当我打破一重难关，略走几步太平路，第二重又赫然无情地横在我鼻前。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刻，我才跨过最后的一道难关。"好！这是一个善斗的灵魂，她的生活是充实的，她的生活是有意义的。由这几句话，引起我的感想。我的见解和她不同。我以为，我的生命，却是一长串数不完的美梦。我的生活就是去追捕它们，实现它们。当我追着了一个梦，立刻毫不迟疑地向第二个目标进攻，纵

使横在我和它的中间，是毒蛇猛兽，或是峻岭急湍。直到我瞑目的前一刻，它们依然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眼前。因此，我想给这小说题名为《追梦》。

1941年10月1日

爹爹的腿痛［坐骨神经炎］得极厉害。我给他擦了一次药，也没有什么效力，看着他那样痛苦，真不忍心，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怜的老爹，唉！昨夜的梦使我心神恍惚，坐立不安。我不愿想它，但我应该记下来。为什么当我一闭眼，妈妈就在房里说话，我梦见她的灵魂来了，好像哭了，不知念叨些什么话，又叹了几口气。我惊醒后，满身大汗，心中又恨又怕，黑夜是那么的神秘，每个黑暗的角落里都隐伏着恐怖。我整个地感到不安，压迫，觉得噩运正降临在我身上。虽然我自己竭力以“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淡泊话来自解，但我怎么舍得！我永远要伸着双手拒绝噩运，好像一个垂死的人拒绝死神一般。但我怎能抵抗那不可捉摸的暗势力？天哪！但愿这些都是偶然的潜意识无聊的活动。所以我今天立刻写信给妈妈，让妈妈回信来证实这一切的虚妄吧！

1941年10月2日

谢天谢地，怎么也想不到的，妈妈今天回了。昨天、前天的担心是白费，真是再荒谬也没有的事了。不用等信，她的回家证实了我是在自己吓自己。好吧，我得到一次经验，我再也不信那些所谓“心灵感应”，据说它们常感应着异地的亲人。前夜的梦，谁说不像一个先兆？但事实是如此相反！妈妈的眼睛虽没治好，

但经过严密的检查，没有什么病，水泡只要不吃刺激物就可以，黑点根本没关系，自己会好的。

1941年10月3日

爹爹今早起来时腰痛得不能动，我们几个忙着去扶他。我一个人弄了早饭——蒸玉米粑。吃过早饭，爹爹进城看萧先生①，回来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说是萧先生得到湘北大捷的消息，我们都快活得拍手。我几乎不敢相信，怎么第三次还是大捷呢？晚上白先生来报告今天广播湘北大捷的情形，说日本几十万军队被我们包围在长沙附近，没有接济，大溃，分三路向北窜逃。唉！真伟大，我们的军队！我们军队如此好，政治却如此昏暗，真可气极了。好，爹爹可以不为婆的事焦心了。接到沪舅舅的信，他决定回上海，现已下重庆。

1941年10月11日

晚上听说攻到宜昌的消息，如果宜昌能站稳了，我们就好得多了。

1941年10月13日

爹爹的腿痛好些，自己进城找董医生打针去了。上午朱光潜先生来，今天听到的消息是宜昌已收复。好呀！

① 数学系教授萧君绛先生，精通中医，人品极高，免费为同仁看病，我们全家有病常求他诊治。

1941 年 10 月 17 日

昨晚妈妈和爹爹商量搬家进城的事。爹爹说，要搬进城也可以，只是现在还不能，因为存的用品太多，搬不动家，并且苏先生的房子［即让庐］还没空出来。要进城，得等苏先生的房子空出来、存的东西快用完，那时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去了。妈妈觉得也对，就决定暂时住在乡下。我先住校，弟弟再晚一年上学。

1941 年 10 月 24 日

天气好极了，太阳很大，只是太热一点。我还是决定下午进城去宿舍［白塔街女生宿舍］。

1941 年 10 月 26 日

上午开始写那篇小说，我的处女作。以吴元真作材料，以我 9 月 30 日的日记作开端。写了一天，还只一点点。

1941 年 10 月 27～29 日

每天继续写那篇东西，29 日写完了，我自己觉得开头写得不好。吃晚饭时接到一封信，奇怪极了，是东湖中学［战前珞珈山武大附中性质的中学］的同学戚光写的。

1941 年 10 月 20 日

明天是邮票加价前的最后一天，所以要写信最好今天写，明天寄出去。我没有什么信可写，就写了一封给熙芝［李熙芝即李林，李四光先生之女］，回了一封给戚光。下午接着修改文章，

不知费了多少力。唉！原来写文章是这样麻烦的。

1941 年 11 月 3 日

早上起来很早，上大学后好像不知道时辰似的，只看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做。吃过稀饭，和刘年芬、谢菁［外文系同班同学］一同到文庙，等了很久才上课。第一堂是谢文炳先生教基本英文。第二点钟纪念周，第三点钟方先生［方重，外文系主任］教本系英文，他发音清楚极了。下午听了三个多钟头的军训，爹爹也讲了。妈妈来了一封信，说文章已看了，预备给我寄去。唉，做大学生太自由，我过不惯哩！

1941 年 11 月 10 日

早上下雨，院子里又湿又滑，难走极了。我端着脸盆水，差点跌一跤①。

1941 年 11 月 13 日

上完一堂国文课后到对门进德幼稚园去看书。草地上放着一张长凳，年芬、俊贤、我三人坐在上面。年芬织毛线衣，俊贤念日文，我念英文。晒得暖暖的，书也懒念，我就坐着发呆，望着地上晶亮的露珠出神。美丽的露珠，它和星星同样莹洁，但星星是在天上，是不能高攀只能瞻望的仙子。而露珠，则是土生土

---

① 女生宿舍，三、四年级学生住进德小学洋楼，是武大最好的宿舍，外号“白宫”。一、二年级学生住洋楼脚下的中式平房，潮湿、破旧、肮脏，像王宫下的鸡窝。

长，虽然在乱草上，却能加倍发出绮丽的彩光。她们缀在草叶上，任人践踏，她们的生命虽然短促，但那没有关系，只要在雨水雾霜洗过的草地上，在阳光爱抚下，她们又一闪一闪地出现在人们的脚下。幼稚园下课了，许多很小的孩子摇摇摆摆走出来玩。他们很小，有些路都走不稳，但那不妨碍他们的游戏。他们和成人一样有他们的念头，有他们的生活。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园子，他们并不嫌小，这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天地。孩子们和露珠一样明洁，一样活跃。晚上6点钟到浸礼会去练圣诗，预备圣诞节表演的。还有趣，只是太热。我不仅是说屋里的空气热，同时也是说一群人的心绪热。我这“北极动物”有些不惯。我懂得，这是所谓青春的活力，年轻人都是好闹热的。我呢？从来没有这些。我只喜欢在幻想中探求，如果是真实的，我就要受不了。我是一个扑灯的蛾儿，火焰的神光引诱我近去，但是当我飞拢，立刻感到灼热和压迫，不得不稍离开些。不要紧，我会习惯起来的。炎炎的热会使我长出一层适应的避火皮，我不久就会满足地在火焰中飞翔，享受火的温暖而不被烧死。

1941年11月14日

第三、四堂论理课［即逻辑学，黄炎培之子黄方刚教授教］。第四堂没上，和年芬、蕴在县街买猪油、葱和盐，回来在厨房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得机会煎油，用油渣炒饭吃，每人吃了三大碗。晚饭前装电灯的来了，装了三盏灯。电来了，满室光明，我们快乐得跳起来。同学们许多都去看电影［乐山惟一的一家岷江电影院］，今夜放《恋之火》。我早就想看这片子，但现在我不要看电影。我不能再乱花一文钱。诱惑虽大，我应当学着坚定意

志，抵抗诱惑。自己安慰着："电影不看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可惜事情。看了也就如同吃了一块糖，不看也就没有吃糖，饿不死的。"于是，我就安心地坐在寝室里享受我们新装的电灯，享受我胜利的光荣。

1941年11月15日

下午回家的路上，我因看秀丽的风景忘去疲乏，忘去疼痛的双脚。那风景是非常美丽的。我走完那一段长而枯燥的市街路，过了技专，我的眼睛骤然得到解放。一望无垠的田园躺在四周。眼光所及，最近处是嫩绿的田地，绿得使眼发红。再远些是大片的沙滩，给太阳照着泛出不刺目的金光。沙滩中间偶尔可见那退得很窄的河水，苍郁而沉思地凝着。对岸是织锦般的山峦，红色的岩石给斑斑的树割划着，翠茸茸的像苔藓一般，托着蓝水晶似的天空。远处的山峰是紫的，灰的，一种朴素的色调，衬出近处的富丽。在路旁的田中，竖立着数不清的桑树。它们本身虽无美可言，但也给那连串的横线条一点调合，使人有一种立体的感觉，不然真要以为自己在一幅图画前。我高兴极了，喉咙里哼着歌，步伐随着拍子踏着，轻快得像一个征归的兵士。

1941年11月19日

今天是"防空节"，街上家家户户挂着旗，师部［九十八师］的门口都装了彩架。公园里更热闹，树枝上牵着绳，绳上挂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月珥塘［文庙大门前的一个半月形的池塘以及毗连的一个大广场，全城的群众集会都在这里召开］热闹极了，站满了各色各样的市民。讲台上正在布置，大概要演戏。游动的人

群，塞满了街巷。前几天在墙上画的飞机，今天也快完成了。许多人手中提着纸飞机。

1941 年 11 月 21 日

外文系老同学张韵芳［张熙］来找谢菁，约我们上楼看她们的宿舍。我们两人还有俊贤、钟慧四人一同上去，遇见妈妈的学生王梦兰①，她也是南开校友。我们看了三楼、四楼、五楼。四楼是她们的寝室。和我们的一比，真是天堂。尤其是王梦兰的小房，只有两人睡②，靠窗放两张小桌子，铺了白台布，光线好极了。坐在桌前，可以眺望整个嘉定城，望到对面的江、峰，眼界很广。往下看，就是我们那可怜的睡房，黑压压一片破瓦，吞声忍气地俯在这高楼的势焰之下。

1941 年 11 月 24 日

今天本系多了一位矮胖同学卢坤缇。晚上没事做，疲倦极了。一会儿钟慧提议出去吃东西，我也想吃糍粑，于是殷、谢、俊和我四人就一窝蜂出去了。街上很黑，我们挽了手走到白塔街尽头，到糍粑摊上，一人吃了一个 5 角钱的白糖豆粉糍粑。还不满足，又走回来到汤圆摊上，一人吃了 5 角钱一碗的汤圆。因为怕人看见，就面墙坐在一张条凳上，那样子简直笑死人了。回宿

---

① 湖北人，抗战初期投身革命参加共产党。到乐山后，一面靠微薄的贷金勤奋学习，一面作为地下党员积极为党工作。在白色恐怖中，1940 年继陈庆纹任女生部党支书。身患严重肺病，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② 和她同住的是另一位地下党员陆兰秀，“文革”中为反对“四人帮”而英勇捐躯，张志新式的烈士。

舍又买了两块钱的花生吃。吃过晚饭，我们四人出高西门逛。下午还有一线蛾眉月，现在已给云遮住了。我们走出高西门［即瞻峨门，晴天可遥望峨眉山］，顺着大路走，一路上许多工学院的同学①。一群群的影子移过来，又晃过去。工厂的炼铁炉正在噗噗地喷火，红红的火光在黑影的山中闪着，同时发出警报般的呜呜声，令人感到神秘。从路的左手望下去，是大渡河。暗蓝、浅灰、深黑组成和谐的线条。河对岸有黄澄澄的灯火，在水中拖着长而颤动的光影。路旁有一个人在吹洞箫，幽幽的声音萦绕着黑夜的树梢。真是很奇怪的景致，多么幽秘！

1941 年 11 月 28 日

英文课是作文，题目是 *The Enjoy of Life*［享受生活］，我们都作不完，先生叫我们星期一再交。回家后妈妈大吃一惊，没想到我回得这么早。她冲了一碗鸡蛋阿胶给我吃。继续作文。吃过中饭，洗了一个澡，就收拾东西回校。我真舍不得离家。家是多么可爱。在家里，我永远是个小孩子。出了家，就要学做大人，痛苦的事啊！晚饭后，年芬她们都到海风歌咏团开会去了。她们本要我去，我也很想去，但是，我心中战斗的结果，决定不去。但引诱力很强，如果不是年芬停止拉我，也许我会抵抗不住。她们走后，我又很难过。现在，我对自己说："开始先把功课弄好，功课的底子打好，再顾别的不迟。"所以，就在这一刹那，我决定了这学期不参加海风歌咏团，下学期再说。

① 文法学院在文庙上课，工学院在高西门外。

1941年11月29日

吃过晚饭和宜姐她们一同到殷牧师［基督教牧师］家去。人到齐后就一同玩游戏，热闹极了。这次我已经习惯了，很自然地跟在里面玩。中间又吃了许多好点心，最好吃的是 sandwich［三明治］，夹的肉酱。吃过又玩了许久。当我感到疲乏时，就靠在椅上，静静地看别人闹。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在竭力 beautify themselves［美化自己］，连我自己也在内。可爱的是 Brimingstoll 夫归［基督教传教士］，他们真活泼，但又不失身份。我想外国人差不多都是这样。他的生活是充满生气的，同时是正当的。回来以后，我照照镜子，里面一个又红又白的柔静的姑娘。是的，今夜我的样子不难看。我不禁有些得意了。可笑，一个女孩子的心理！

1941年12月4日

早上下国文后就走回家。妈妈给我看她做的羊冻，样子好看极了，美味无比。还有一碗和菜，也好吃极了，是红萝卜、楠菜、芋头、羊油几样合起来的，还有一碗油渣炒豆豉，冬苋菜汤，都非常好吃。

1941年12月6日

回校路上碰见宜姐，她要我陪她去买酒精，说是许多女同学生虱子。啊哟！真吓死人。别看那些女同学一个个打扮如花，在她们鬈曲的云鬓中却藏着这些不妙的小生物。真要小心，别也染上了。

1941 年 12 月 7 日

妈妈用油渣炒豆腐干和豆豉，装了一罐给我带到学校去吃。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分桌，私菜公添的一桌，私菜私添的一桌。我们私菜私添的一桌有焕理、焕葆、杨令如、刘曼青、仝俐春、张筱稣、年芬和我。晚自修时我们商量明晚的表演［女舍迎新会］怎样对付，决定扮“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我做马面，谢做阎王，杨做小鬼，孙做牛头，殷做女鬼，刘做判官。谢、杨去买了红黄纸，我将它们画了牛头马面，又用白纸画了小鬼判官，涂黑了画阎王。她们才知道我会画。哼！我想，还没到时候，你们还没看见我的真本领哩！

1941 年 12 月 8 日

今晚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参加女同学妇慰会的迎新会。开会前，我们把那“阴司告状”预习了两遍，毯子大被单面具等都备好，送到洗澡房搁下。开会仪式过去，接着是余兴，茶点也开始送来了。但是当那大盘子一端过，一大堆手伸过来，几把抓去一半。等传到我们这边来，一人只分得一块。那些余兴节目一点趣味都没有。轮到我们表演时，就慌慌张张化妆，挤在那一间小洗澡房里，你给我穿衣我给你戴面具，闹了很久才弄好。一走进去，直觉得笑不可忍，唱也唱不出来。喝！观众可被我们惊了，全挤到前面来看，一个个睁目张嘴，也够让我们欣赏的。她们都夸赞我们的面具，我的杰作。弄完后，开起留声机，大家跳起舞来，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就收拾东西回来了。因为吃得不过

瘾，又画栏① 买花生米和桔子回来。正当玩的时候，忽然一个消息传来：美日正式开战，同时一个纸条传来，说是美国一百架飞机炸东京。啊！我喜得一声尖叫，接着是放肆地狂笑。但接着我又不敢相信第二个消息是确实的。这是太好的消息呀！

1941 年 12 月 9 日

上通史课陶振誉先生讲美日战争，我们都很高兴。

1941 年 12 月 10 日

下午忽地动了文兴，提出旧题目，以西藏女子为主角。这是极困难的，我知道。起头又是顶难的事。磨了很久，把那山上策马的一节作为开始。我这东西也许不会完成，因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故事在脑中，都是零星片断的，很不容易连缀起来。同时西藏的风俗我是完全陌生的，叫我怎样描写？还是慢慢来，找妈妈想办法去。晚上几乎一句书也没念，谈了一大堆话。题目是日记。殷、谢、杨、我四人都记日记，但各人的格式不同。殷的，照她自己说，大概是很特殊。“你们再也猜不出我的格式。”殷似乎有些文才，有些幻想，有些见解，同时似乎相当自负。她的日记全是做文章。她念了一段给我们听，全是感慨，没有一点实事。她自己也说，简直不能叫作日记。我也这么想。菁，我不知道她到底是怎样一种人。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坦白，直筒子，

① 用一张纸对折开，背面写该出的钱数，其中有一个大头，一个白吃，用曲线连到正面，各人在线端签名，看该出多少钱，有点像抓彩。这是当时最普遍而有趣的一种摊钱买吃食的办法。

没有花套，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她有一丁点儿赤化。她的日记里写了我。我要求她给我看了，啊！真吓倒了我。那一次我无谓地发牢骚，说什么活着没有意思，什么希望也没有的话，她竟记上去了。当时我说过那些话不禁有些后悔，我真是如此吗？果真是厌世的吗？这样想法，连我自己也不容。不想她竟记在日记上了。但我想她是好心的，因为日记上说："我怎样安慰她呢？这不是安慰可做到的事……"大概她听了我的话很难过，大概她没有轻视的意思，只是同情吧！至于杨，我认为比她俩要稍为 innocent［单纯］一点。虽然，她也照样是有灵魂的，她们全是。我相信学生中没有灵魂的多着咧。

1941 年 12 月 11 日

今天回家，好几样好事：鸡生了一个蛋，妈妈、弟弟留给我吃了，其甜无比。成都的皮鞋来了，很合脚，式样也好看，我非常满意。但是，记住它的价钱：90 元！父母的血汗！爹爹回来，买了一匹布和白家分，一共 500 多元。他告诉我们一个消息：英国的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一主力巡洋舰被日本飞机炸沉。唉！这回英美的损失真不小。但英国从此也许可以觉悟了吧！它卖飞机给日本，结果被它们炸了，这不是报应？但是千万不要损失太大了，那对我们不利。爹爹又说，武大的教授们好多没有 sense［头脑］的，蒋××固不必说，娄××是个学政治的，怎么也这么糊涂，竟说出"我们何不给英国作附庸"的话来。我想，这话不是正经说的，大概是讽刺的话。妈妈说，讽刺怎么可以这样说？太不像话了。爹爹还说，蒋××说："日本既然这样强盛，我们何不与它联合攻英美？"这真使我惊奇极了。日本留学生，

是亲日派，但尽管心里亲日，怎么有这大的胆子说出来？

1941 年 12 月 18 日

下午和妈妈弟弟到河边［岷江］去玩，美极了。在对岸山脚下，水边，一条很直的黄色细线画在山腰上，那是川中公路的终点，是一条极重要的交通道。这是我们国家的工程，我真爱它。回校吃完饭后，宜姐叫我，说叔哥［杨叔湘，我大伯杨桂五的三子，读经济系］来了。叔哥比我还矮，至多一样高，穿一件黑大衣，头发是平头又带点西式味，脸黑黑的，小眼睛，大嘴巴，戴一副眼镜。虽然我们已有十年没见面，还没有显得生疏。我觉得有趣，堂兄妹这么多都聚在一块了。

1941 年 12 月 21 日

早上考英文，考完和同学一同到嘉乐门浸礼会① ［练唱圣诗］。同行共六人，四女二男。李是一个洋派的轻浮青年，长得还漂亮，只是太矮。他既轻浮，又骄傲。唱歌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声特别大，专门显示他的嗓子。蕴好像很欣赏他（因为他的洋气？嗓子?），说："他英文很好。"是的，英文好比中文好神气得多，也够朋友得多。还有一位姓陈，陈美玉的弟弟，我和年芬都觉得他还好，直率些，可亲些。唱完诗，我就直接回家了。饭后和妈妈、弟弟到河边沙滩上散步。弟弟、妈妈和我被一种和谐、亲密的气氛包围着，小弟弟真可爱，我喜欢他。

---

① 乐山有三个基督教会：浸礼会、卫理公会（或美以美会）、内地会。

1941年12月22日

晚上，我们同书桌八个人大谈性问题。每个人都很坦白，很纯洁，谁也没有把这些话当作神秘莫测的事。我们很庄重地讨论这一切，由月经、生育、性交等一直谈到贞操、结婚等。结论是，上帝造人不公平；贞操观念完全错误；儿女与父之关系远不如与母关系之密切，所以子女应属于母亲；婚姻不是为满足性欲。那边一桌人听了不知作何感想，但我们不在乎。这是正当的问题，并不是邪言秽语，我们问心无愧，怕谁？

1941年12月24日

接到苏［雪林］先生一个条子，说是替戴［铭巽］先生订的高望山庄的房子许多人要抢，要我晚上睡进去，占住房子。我一想不妥，一个人睡那样一间房子怎么好，就立刻找苏先生。她告诉我现在还不急，以后必要时再通知我。她叫进小狗来，逗它玩。那小狗肥得像只小肉虫，蹒跚地爬着。她逗着它，以一种慈母（年轻的）逗她的头生子的那种温柔与满足。我心里很感动，很同情她，一颗热情无处寄托的心呀！今天是圣诞前夕，女同学大多数期待着过一个最美的夜。有好几处开晚会，尤其是基督教团契的同乐会。她们要演戏要唱歌，早已练了一个多星期。整个女生宿舍动荡着，要参加晚会的女同学都心浮意躁，真像王大主任［王文田，南开中学女生部主任］所说的“头上生脚，心里长草”。每人有每人的心情，表现出各色各样的姿态，好一个人类心情大观园啊！我们几个人，衬在中间是异常的安静、泰然、自若。我们没有一个人受圣诞夜的影响，还是像平日一样自然地走出去，往高西门外散步。今天有月亮，虽是缺月，光却很大，而

最美的还是那颗明净的星儿。它第一个出现，挂在稀稀的树梢上，在我看来，它比月亮还富于吸引力。我们七人今晚特别快乐，我们唱歌，把会唱的歌全拿来唱，好几个是合唱，我总是唱tenor［男高音］。到河岸上时，就坐在一大堆木料上，对着江、山、月、星、风与夜唱歌。我们是完全属于自然的，自然之骄子，我可以说。唱得很响，和着夜之韵律，显得庄严与神圣，但又活泼与生动。我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激动，清亮，充满青春。我们忘去一切物质的事，只是一群艺术之精。来往的人很多，不是同学，就是乡下人，我们谁也不管。这是一个江、山、月、歌、欣喜的世界，怡然的世界，完全属于我们。唱完了，又在路上来回走，边走边唱，舍不得回去。走到城门口，又折回来，最后一次走到城门口时，才投下最后一眼，无可奈何地钻进城的血口，进入它污秽的肚肠。我们自问这样一个圣诞夜，要比那热的、脏的、不健康的集会有意思多了。我能想象出，他们那里有的是：热而不新鲜的空气，刺目的颜色，触鼻的恶香，牵强的笑，做作的姿态，不自然的谈吐，佯装的媚态，纷杂的情绪，骄傲、妒嫉、轻蔑、厌恶、崇拜、冷漠……一切一切，算了。也许我完全猜错了，也许他们那儿正是在一种亲密、欢乐、和谐的空气中联系着，完全感情的联系，但我忍不住要那样想。也许不健康的是我自己的心理吧！

1941 年 12 月 25 日

回家的路上，兵多极了，因为今天是民族复兴节，各处的军队都在检阅、游行。过技专，走进雾的世界，雾包围着四周的山河，更包住了我。对着这一片乳色的银纱，似乎一切都成了不真

实的。那藏在雾后的，是真正的东西还是美丽的虚象？我几乎不相信那是手可以摸到的实物了。我的视线被迷迷蒙蒙的乳溶化了，不能穿透过去。这个世界忽然变得这么小，它给一层网罩住了。谁知道它的外面是什么一种情形？人是多么渺小，多么可怜，谁也没有能力跳出空间之网，站在太空中俯视整个的宇宙！谁也不能跳出时间之网，走到过去与未来。人，永远是被它们——无情的铁律统治着的。回校后接到妇慰会壁报组的聘书，我和俊贤两人。开会的结果，要在新年出一期。我和俊贤担任文艺栏。俊贤很快找到写稿人，两篇都有了着落。我交游不广，面皮又薄，不敢找人，也请不动人。只好硬起头皮自己来写。

一九四二年

1942 年 1 月 1 日

这是新的一年的开始。虽然以绵亘的时间长河看来，从昨天到今天，并不和其他的日子两样，但人类却一定要强加给它一个大帽子，作为另一“年”的开始。每个人都有他的感想，这些感想都差不太多，大概总不外是“对过去的检讨”、“对将来的希望”……我，似乎也不例外。我不愿说什么，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当我偶然想起今后永远不能用 1941 年，不禁有些难过，像是伤心，像是留恋，像是追悔，更像是茫然。我用一种不愿意的心情来迎接这一年的来临。说实话，我不欢迎它。但它自然而然地走到我面前，奈何！今天很沉闷地过了一个白天，除了到白家吃面，就是坐在房里看历史书，这样好像有点对不起这新年元旦。我想很少有人会像我这样念书吧！妈妈很晚才回来，我和弟弟到马路上接她。今晚的雾很大，是她的脚步声使我们分辨出来的。妈妈一回，马上就热闹了。吃过晚饭，我们玩骰子，掷猴子，用花生作筹码。

1942 年 1 月 4 日

今天是年假的最后一天，早上起来就忙着出门。妈妈、弟弟和我走到半边街，给我买了一双皮鞋，150 元。真没想到这么贵，可是不得不买，如果再挨挨，也许又涨上一倍了。

1942 年 1 月 5 日

今晚有号外报道湘北三次大捷，歼灭鬼子兵三万五千人，啊！真了不得！但不知婆和大伯、三叔怎样了，希望有好消息来。

1942 年 1 月 7 日

下午还了四封信的债。抓着一本《侠隐记》[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看得丢不下。我觉得它像中国的《水浒传》，虽然是叙事体裁，没有多少情感的发挥，但是写得那么动人，翻译得也恰到好处，所以迷人极了。它比《水浒传》更好。中国小说免不了有那些俗套，尤其是章回小说，就是《水浒传》这样的名著也不能脱俗。外国小说就是这一点好，别出心裁，不受格式的限制。里面的对话可爱极了，天真极了，自然极了。抒情小说中的对话往往过于深刻，过于矜持。虽然这是它的好处，但看起来不如这种小说来得舒服、轻松。伍光建的翻译是够格了，他不让你觉得你在看一本翻译小说，他尽量用本国的术语，非常通俗，但一点不粗俗。我对《侠隐记》里的人物，向来是有感情的，所以现在看它，好像老友重逢。虽然是下册，一点不感觉没头没脑。

1942 年 1 月 21 日

今晚真是不平凡的一夜。我们同桌八个人大谈特谈，谈各人的情感，牵涉到爱情。我大大地激动了，现在才慢慢平复浑身的战栗。开始是由曼青谈她的罗曼史引起的。我们闹她，要她的信看，她也给我们看了。一封是“光头”的，一封是“胖脸”的。于是引起她谈往事，这儿不能细写了。总之，她是一个极重感情

的人，她的热情，使她自己受尽痛苦。讲完后，谢菁赠给她一句话："你不要把你的心完全托在男女爱情上，世界上还有许多事情值得你注意。"她回答她现在早已改了，一切都看得比较淡了。接着她批评我们几个人谁的感情最热，谁最冷。她说我最冷。我也不否认，也不承认，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怎样一种性格。但是，这些话激起我的狂热，我不顾一切地告诉她们我幼年的秘密。那是一直蕴藏在深深的心中，从来没有透露给任何人的。我告诉她们，我在九岁时开始爱一个男孩，那真是一种奇怪的爱，从来没有告诉过一个人，连父母都不知道，而那个男孩更是一点不知道。我私下狂爱着他。无论在屋里，在路上，在任何状态下，我都希望他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希望他和我要好。但当我实际遇见他，却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感到满心的羞耻，好像什么人都洞悉了我的心情。我简直想他想疯了，可是我从来没有一点表示。直到十六七岁，忽然我不想他了。那种变化的突如其来，和它的起始一样奇特。从此，我的心理比较健康了，再不想什么人。她们给我解释，说我那时根本没把他当个实在的人，他在我心中只是一个完美的、理想的偶像。后来我和他接触较多，发觉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于是淡了。我现在想起来，真不能断定，如果那时他向我表示什么，我会怎样？是让理智冰住，还是任热情烧毁？我更不能断言，如果将来遇见同样令我动心的情形，是理智还是感情占上风？我的生活太平淡了，没有遇到过一点波动，所以一点经验也没有。接着，钟慧念了一段她的日记。说到一双明亮的眸子曾引起她的爱慕，但后来她的对象死了，她的爱情也随着死了。说到刘年芬、敏婉，她俩完全是平平地长大的，她们的世界，除了家庭外什么也不包含，所以她们是一点心

思也没有。至于俊贤，我们都不知道她将要变成怎样，现在尚没有长定。最后是谢菁。她，我一直觉得是有许多内容的，因为她在我们中间经历最丰富。她告诉我们她吃过的苦，受到的物质压迫。有一个时期经济来源完全断绝，有一两年穷得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苦得不能忍受，她说这种苦我们都是吃不消的。

1942 年 1 月 23 日

上国文课后在图书馆外石廊上坐着看书、晒太阳。当我靠近那几桶沙子时，随手抓了一把沙子玩，忽然发现里面有许多云母片，在太阳下闪光，于是就把它们费力地捡出来，放在纸上。我想如果能捡出许多来，粘在纸上，不是极美的吗？我仔细看那沙子，发觉它们每一粒都有美丽的颜色，红红绿绿，十分好看，但现在混在一起，只见一片灰色。原来宇宙间有的是美，只要我们用心去领略就可得到。像沙子的美，大概谁也会忽略过去的吧！

1942 年 1 月 31 日

回家。晚上在床上和妈妈谈话，说到这次的战事，想来觉得奇怪。怎么希特勒一个人可以把整个世界颠来倒去，一个人可以杀死几万万人，可以使全人类痛苦！在我们中国，日本几个鬼军阀，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使两国的人民这样痛苦，而他们自己又得到些什么好处？毁了无数的财物，他们并不能享受到。杀死无数的人，他们的寿命并不能增加。为什么德国人要以为除了他们自己外都不是人？为什么科学如此发达的国家会有这种荒诞的思想？就是因为他们把别人全当奴隶，所以使全世界流血痛苦。

唉！如果把这次战争制造军火的钱拿来造福，还怕不够吗？这就好像几兄弟抢一些钱，本来可以大家均分的，但他们不，每人都要独占，于是花钱打官司，雇人打架，打得头破血流，花的钱比那些钱还要多，这不是可笑到极点吗？不单是德、日，其他帝国主义者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侵略殖民地，还不是拿殖民地的人不当人？世界大同的境界真是可能的吗？什么时候会来？

1942年2月1日

晚上在床上又和妈妈谈话。

我："中国抗战以来幸亏连年没有荒年，只要有一次灾荒，就惨了。"

妈："去年不是差一点？"

我："什么？去年不是很好吗？"

妈："你还不晓得呢！去年春天旱得好可怕，天天大太阳，晒了一个多月，一滴雨也没有。那些市民求雨哟，闹得好厉害；我们都急死了，天天起来就望雨，可总是大晴天，那真急死人啊！"

我："你说那些人求雨，真求雨吗？"

妈："怎么不真求雨！家家户户烧香敬神，请和尚打醮，市民联合起来，请求市政府把老霄顶的灵官菩萨请下来，抬到公园门口，什么专员、什么军人都被逼着叩头哩！"

我："哈！他们真叩头吗？奇怪，怎么这种事会这样正式地弄起来呢？"

妈："市民急疯了呀！他们逼着那些要人叩头，谁敢不叩？那种时候你不依他们是会引起乱子来的。他们讲灵官菩萨说4月

29 日一定有雨，那时候还是两三个星期以前。以后又禁屠十几天，满街锣鼓喧天，每天唱戏……”

我：“怎么？给神看？”

妈：“自然。这叫作娱乐神明呀！我只看见过一次。扎的大台子，上面坐着小孩子念书呀什么的……都是演以前的故事，多半由小孩子年轻人演，抬着满街跑。”

我：“唉，可惜我不在这儿［我在重庆上学］，不然看看多有趣。可是神灵不灵呢？”

妈：“是呀！到 27 日那天晚上，下起了倾盆大雨，真把大家快乐得要命，百姓们都狂欢了。”

我：“这么说还是不灵了，他们不是说 29 日吗？”

妈：“不，灵官菩萨发慈悲，说早给你们下两天吧。以后就好了，再没有像那样旱过。不过已经吃很大的亏了，许多东西都旱死了。去年只收八成，不然还要好些。”

我：“总算没有荒，那就好了。荒年真来不得。中国人的命就靠在天上。”

妈：“那是来不得的。”

我：“可是我觉得这帮人真可笑，怎么这样认真地搞迷信呢？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妈：“愚民百姓没受过教育，怎么不迷信？”

我：“这些人既然这样信神，怎么敢做坏事呢？”

妈：“所以呀，真正的愚民百姓做坏事的少，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畏惧。现在一般做坏事的，都是那些刚刚有一点新知识的人。他们还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什么国家观念、社会观念、道德观念一点都没有，而他原来的宗教观念又消失了，他毫无顾忌，什么

坏事做不出？又譬如有人仗势作恶，你发觉了也无可奈何他。"

我："这真是不得了。我想，惟一补救办法只有教育！真的。我现在觉得我们这些大学生责任的重大，以后教育民众的义务全该我们去担负……但是，有些大学生我看着真着急，他们很少想想这种重要的事。他们只图自己快乐，从不想想国家对他们的希望。念书呢，也好像是为别人念的，能偷巧就偷巧……唉！说得泄气！"

1942 年 2 月 6 日

考完了回家。妈妈告诉我：干妈、小滢回来了①，后天我的生日请她们吃饭。

1942 年 2 月 8 日

今天是我的好日子。我现在离成年只有一年了，整整一年。我已经在这世界上过了 19 个春秋，19 年甜酸苦辣的岁月。对于世界，已有 19 年的认识。虽然生活风平浪静，但这 19 年该包含多少内容呀！这是一个人的少年期，所谓"黄金时代"。现在我一步步走开了，已到门旁，再迈一小步就走出这黄金屋。以后，我要真正地面对广大的世界，要用自己的双脚负起这具沉重的身子，用自己的双手拔去乱草，为自己闯路了。我不敢回头看，过去的 19 年不再是我的了。现在的我，早已不是 18 岁的我，更不是 17 岁的我，那时的我已消失了，如同消失在天边的一缕薄烟，谁也不能再见到她们，除非从相片中看到一个假的形象，或从旧信中抓住一束空洞的灵魂。为什么时间留不住？为什么人们必须

① 干妈凌叔华两年前带着女儿陈小滢回北平奔母丧，此时回乐山。

顺从地被它驱着往前走，毫不能反抗？无论什么人，穷的、富的、丑的、美的、强的、弱的、幸福的、痛苦的，都一样，必须被迫着抛弃少年朝前走，走向老之邦。时间是最公平的……从今天起，我开始一年的新生命。惟一希望我“脾气进步”。以后学着有涵养，切不可放肆。切记！切记！起来已8点1刻，妈妈说，那正是我19年前降生的时刻。从那一分钟起，跨进长长的人生，而从今早起床的一分钟起，我已踏进第20个年头。征途是长的，我却希望走得慢些。起床后，从小阁楼箱子里找出邵伯母送的那件皱绸夹衣，加在衬绒袍上。那衣服缩得很小，可是没有别的衣服好穿。换上一双新麻纱袜，穿上新皮鞋。然后忙着布置房子，到12点才弄好，客还没来，就和弟弟到外面采野花。太阳好极了，可是什么花也没有。还是冬天，花儿不敢露面。不得已采了些菜花、野草，胡乱插在瓶里。苏先生来了，她看着我向妈妈说：“真是春花开放呀！”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干爹、干妈、小滢才来。干妈、小滢已有两年半没看见了，干妈胖了，小滢高了。她们送我一个顶美的黄缎子小盒，上面绣有珠花。打开一看，里面许多五光十色的小玩意：一只小铜墨盒、一套极小巧的玩具茶具，一只假珍珠的猴子，一个小银算盘，都躺在绿玻璃纸条中。我高兴极了，不知说什么好。但是，有一个黑影子站在高兴的后面，督视着它，那是忧郁、怀念的影子。我没忘记我以前的那些小宝贝，我从六七岁起日积月累收藏的那许多好玩意。那是再也不会有的了①。我心痛，我惋惜，我竭力忘去它们。两

① 我有过一小皮箱的亲友送的小工艺品，在1939年“八一九”大轰炸中烧毁。

年半来，我已做到不去想它们了。但只要想起，就好像冷水灌入心中。同时，这两年半自己控制的工夫，使我变得不太喜爱它们了，我的心慢慢离它们远去。这方面，我是长大了些——然后，我向干爹、干妈拜了寿，就吃饭了。

1942 年 2 月 10 日

回家后妈妈告诉我日本鬼已在新加坡登陆，这是死灰色的消息。虽然早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总希望多守些时候。现在什么都完了，新加坡等于没有了。英美的骄态固应得这种惩罚，只苦了我们中国。天气转入严冬，时局亦转入严冬。将来是否有回春的一天？

1942 年 2 月 15 日

今天是旧历大年初一。整天下着鹅毛雪花，美极了。我把手从檐下伸出去，粘了一袖子的雪花，全是六角形极精美皎洁的结晶体，三五成堆地摆在一起，有趣极了。宜姐、金根德来了，在书房里烤火谈话。金根德说我的先生都夸我聪明，我听了当然高兴。虽然知道虚荣心是无意识的，别人夸我未必就是我自己真好，但有人夸总是难得的事，尤其是老师。

1942 年 2 月 17 日

上午妈妈给我剪头发，她问我想不想做事。她说有人请她翻译文章登在某刊物上，40 元一千字。她没工夫，要我替她翻译，但要用她的名义。我当然愿意，钱我倒不在乎，练习英文是主要的目的。当时她就给我在 *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 上找了

一篇短文。下午她出去回来，告诉我是要小说，并且只有20元一千字。于是我今天的工作是白费了——新加坡已经丢了，据说英国有5.5万多人投降日军，举起白旗哩！总之，我们上当了，和这种懦夫同盟，真倒霉。现在同盟国中，无愧于人的还是我们老中国！我们才可以挺起胸来向着全世界，我们是光荣的。但光荣是一回事，困难又是一回事。资源从哪儿运来？蒋委员长到印度去了，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1942年2月19日

妈妈告诉我学校里一位职员因时局问题急得发疯，睡在床上玩一根绳，用手指捻着画圈子，说是和罗斯福打电话。一会笑嘻嘻地告诉大家不要紧，罗斯福说有办法，放心好了。这种触目惊心的事真可表现出战争的痛苦与罪恶，谁听了不心惊？

1942年2月21日

今天得到一个顶坏的消息：郭霖伯伯[①] 死了。他得病不到一个月，想不到竟死了。一个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的。郭伯伯真是个好人。他的学问、道德、人格修养、待人接物都是无缺点的。我永远忘不了在东湖游泳池的情形。他那瘦精精的身子上套着一件黑线游泳裤，蹲在架子上伸手伸脚做姿势，和下面水里的一个人大声谈笑。妈妈说："郭霖真是个好人，待人那么诚恳！记得刚到乐山不久，在鼓楼街，他和我们在一起住过一个多月，天天骗弘远吃饭，故事都不知讲过多少，真有耐心。唉！想不到

① 武大机械系教授。

现在就这样去了。十几年的同事，伤心!”为什么好人都早死？该死的人却不得早死？郭伯伯这样去了，留下一大家子的妻儿，以后怎么办？——妈妈又叫我继续那篇翻译，因为现在有一个刊物《世界青年》，可以投稿。

1942年2月24日

晚上十九保牛灯来我家耍，两个童子蒙上布装作牛，前面用红纸糊一个牛头，一个童子在后面，用破芭蕉扇赶牛，前面一个童子拿一篮干草喂它。那牛扭来扭去，耕田，吃草，睡觉，擦痒，神情很像，只是形状差远了。这代表中国的艺术精神，一切是象征的，示意的，人们只可意会它的趣味。中国的戏剧也是如此。

1942年2月25日

早上爹爹看见我和弟弟在床上穿衣，说我们不应该。我抗议道：“这是习惯，没有害处的。”他说：“习惯应该改过来，一个人应该勇敢些，不要怕冷不敢下床。”我说并不是怕冷，热天也是在床上穿衣的。他就说：“那就该振作些，懒散是不对的。凡事由小见大，小事做不好，大事也不会做好。古人说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平天下，就是由小做大的意思。”我说：“有些大人物在外面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家庭却是一团糟哩!”他说：“那等你做了大人物的时候再说。大人物的事太多，当然没有时间照顾家庭。你现在还不是一个大人物，为什么放弃小事？所以曾国藩是可佩的。他的国事那样忙，还常常写很长的家书，教训他的子女，真是了不得，我们都赶不上他的精神好。

晚上白先生来，说起重庆的和平消息。日本人现在是尽力拉拢我国，说只要我们和它讲和，可以答应一切条件，什么东三省、新加坡、缅甸都给我们。显然，这是可笑的利诱。“他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都没有了，仅有的只是那点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现在只需用利诱来破坏这种精神，中国就完了，一切由它摆布。以后它解决了英美，中国还成什么问题?”我说：“日本人失策了。它激起这么深的仇恨，是无法挽回的了。还想我们和它讲和?”虽说如此，只怕重庆的大人物们不少动心者，真是危险极了。

1942 年 2 月 27 日

昨天把翻译稿给妈妈改了，今早开始重抄。下午钟先生①来，告诉爹爹一桩可气的事。乐西公路要买他的酒精，市价原是60 元一加仑，他们要他开票时写 70 元一加仑，帮助他们作弊。这么一来，他们可以净赚国家几十万元。钟先生当然不做这种事。竟然公开地作弊，唉！真是个弊国。这种事还不知有多少，禁不胜禁！国家的财产就是这样丢失了的。爹爹说：“如果开始就好好地管理，现在的情形应该好上百分之五十。”

1942 年 2 月 28 日

今天是郭［霖］伯伯下葬的日子，妈妈早上坐车去了。吃过早饭，我也出去。由高北门下来，遇见一大群人，原来是给郭伯伯送葬的队伍。我看见一个黑木棺材，外面罩着花圈。后面跟着两乘人力车，坐着两位女人，正倒在车背上哀哀地哭，那是郭太

① 全华酱油公司的老板。

太和他的妹妹，棺材前面，是白带子牵着的家属。两边和更前面的就是送葬的同事和学生了。我难过极了，想想那黑箱子中躺着的是那活生生的人，矮个儿，一团和气，天哪！他睡在里面不气闷吗？我的脸烧红了，我忍住眼泪。我知道妈妈一定在前面的人群里，穿过人丛找到她。她的脸色真难看，黄蜡一般，她愁苦地望着我，要我同行，我因菁在等着，只得匆匆离去。走了不远，眼泪止不住地涌出。

1942 年 3 月 1 日

叔哥带给我一封信，是戚光的。拆开来，里面附有三张相片，两张是东湖中学的校景，一张是他和另一个小孩的合影，都是民国二十五年摄的。不知怎的，我感觉一种特别的滋味，从来没有过的。我不知道这是否叫作柔情。我觉得一切万物都可爱，我的脾气也特别温柔起来。我有点发抖，有点心跳，有点害怕，可也有点高兴。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女孩都要经过这样一种情形。我自己分析一下，大概是一种印象作用，以前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他写信给我，我也只觉得在看小说，好像自己是个旁观者，观察别人的动静。现在，一个具体的形象摆在我眼前，我不能再否认这事实的存在了。这个人，思念我五年多了。他的真情，我能不感动吗？照他的行为和信的内容看来，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较高尚的人格，庄重的情感，不像现时一般青年那样狂乱。难道我不能和他做朋友吗？可是，我又犹豫：也许他说得好听，事实并没有这样好？也许他以光明磊落作幌子，却怀着一颗莫测的心？也许他并没有诚意，糟踏我珍贵的感情？于是，我迷惘，我彷徨，我失去了主张。妈妈在这件

事上一点也没有了解我。她说："这个孩子进行得太快，以后不要理他。"这几句话很伤我的心。我本来可以和他随便通通信的，但是妈妈不喜欢，我又怎能瞒着她？下午妈妈要出去的时候，我吻她，她慈爱地微笑说："我静伢子就只爱妈妈一个人，是不是？"我带着特别的心情说："是的。"她重复一遍："全世界最爱的吗？"我又说"嗯。"的确，我是最爱妈妈，最坚定、最永恒地爱着。但是，这颗未凿的心开始起了什么变化吧！至少，它的一部分，不是母亲的爱所能涵盖的哩！妈妈每天嫌我小孩气，长不大。她不知道，孩子已在不知不觉地长大了。如果她一旦发觉我长大了，不知要怎样伤感哩！总之，我今天是被什么丝缠住了，不得脱身。也许这朵花开得不适时，它看见早春的萧条景象，又缩进苞中，等待浓春的鸟啼来唤醒它哩！4点钟以后妈妈到干爹家隔壁的杨家，杨人楩先生［武大历史系教授、杨东莼先生之弟］结婚，因为今天是元宵节，特选此吉日：花好、月圆、人寿。昨天是送别，今天是迎新。昨天是白，今天是红。昨天是悲伤，今天是欢乐。昨天是啼哭，今天是嘻笑。昨天是棺木，今天是酒水。昨天是中华民国国民的减损，今天是中华民国未来国民的创造。吓，多么刺目的对照。饭后我千情万绪，挑灯写日记。外面人声喧哗，陈嫂说是抓贼。原来元宵节这天，作兴到人家田里偷菜，据说吃了健康无病。也不知是当真还是开玩笑，那些乡下人大闹捉贼，打啊打啊地喊成一片，很奇怪的风俗。

1942年3月2日

下午写信给瑛兰［王瑛兰，南开同班］，求她帮我。她和威光是西南联大同学，也许可以告诉我一些关于他的事，告诉我值

不值得和他通信。

1942年3月13日

上英文课时谢文炳先生叫我们下星期以fate［命运］作题，作篇短短的演讲。晚自修时把演讲稿先用中文写好，再译成英文。今晚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究竟有无命运？对这个，我又有无法言表之苦。命运对我不是一种迷信，不是所谓天数注定，不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我意念中的命运，只是一种机会、巧遇。但要说巧吗？并不。万物的发生，万物的形成，都基于一种机会（用这名词并不很恰当）。那么，又有哪一桩事特别巧呢？比方说，Fate这个故事里，那女孩凑巧遇上那学生，结婚了。但这又有什么巧呢？你怎么知道她就不该在以前的某次遇见他？你怎么知道她以前没遇见他就是不巧？你怎么知道即使这一次不遇见他，以后没有更巧的机会遇见他？你怎么知道她不遇见这学生，就不会更巧地遇见其他的人？许多事情既然发生，你以为是巧。也许在没有发生的事情中，有你意想不到的巧哩！要说巧，万物莫不巧。世界（不，宇宙）是在动变，一切万物像一盘球珠在盘中乱滚乱撞。它们或者相撞，或者擦过去，都是没有理性的机会。人，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并不能摆脱这种不能控制的机会。但是，人们是太主观了，以为整个宇宙是为他们设的，他们想用人力来控制宇宙。其实，这怎么可能呢？于是，他们创造宿命论，以为宇宙给他们安排了一切遭遇，不由他自己变更，这不是可笑吗？

1942年3月16日

上英文课时，谢［文炳］先生得意地笑着进来，好像说："今天看你们受罪了吧！"我第三个讲，在我前面两个男同学都没背出来，拿稿子念的。我知道我一定背得出，就空手上去。我的声音非常响，并且竭力使每个字发音清楚。我讲完后，谢先生微笑地赞许道："All right，quite good。"下课后，谢先生告诉我们本学期有演讲会，我们大半要参加。看高尔基创作选，看了一个《筏上》，一个《奥维尔夫妇》和《大灾星》，我最喜欢《大灾星》，不，是最怕，描写母子俩非人的生活，看了叫人恶心、发抖，好像遍身爬满了蚂蚁或蜘蛛。晚自修时看了一遍 *The Turning Point of my Career*［《我一生的大转折》］，我预备翻译的。

1942年3月8日

焕理交给我仰兰［马寅初的女儿，南开同班］的信，是用英文写的。我用英文回了她一封信，这样于我们都有好处的。谢菁从四楼回来，告诉我们王梦兰肺病非常严重，可以说无救了。

1942年3月19日

下午和妈妈走进城，到公园门口买了14个鸡蛋送给王梦兰。上四楼看她，她的肺病很重，大概少有希望。可怜一个这样有希望的学生不能为祖国尽责，不幸地消损在病痛中，像一颗将琢成的美玉被马蹄踏碎了。

1942年3月21日

刘蕴代替曼青演戏［《北京人》］，因为曼青实在不会说国语。蕴不满意她的角色，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子，大概嫌老了。杨宗淑拿过剧本来翻看，嗤着鼻子说："这剧本选得不好，尽是些老太婆。"原来演戏是非演年轻美貌的女子不可！

1942年3月26日

下午走回家，一路上春光明媚。桑树全抽出嫩绿的芽，麦子全结了穗，菜花黄得发青。那江里的水，似乎和冬天也不同了，漾着春意，碧油油的，不像冬天那般清冽。水上漂着翘头的竹筏，水中映着白云的倒影，竹筏好像浮在白云上，好个神仙世界！

1942年3月27日

上完论理课回来，曼青就在房里闹。原来她接到姐夫的信，臭骂了她一顿，反对她和小洪订婚。我们看了信，都气破肚子，他一个狗屁姐夫，有什么资格管人家的婚事？她决定结婚，和小洪一同去西安，远走高飞。她之所以急于离开，是因为姐夫恐吓她说，已经写信给黄司令，要他逮捕小洪。这种目无法纪的军阀，怎知会不会给小洪亏吃？她预备4月1日结婚，不通知许多人，仅请我们寝室的同学和小洪的几个同事。我觉得这简直像小说：一对年轻的恋人，为了摆脱家庭的束缚，勇敢地毅然出走。我希望他们前途光明，我担心他们遭遇不幸，因为他俩都是不懂事没经验的孩子。我只得暗暗祝福他们。

1942年3月28日

下午回家，走到全华公司仓库，看见家了，忽然后面皮鞋声响，原来又是那个鬼兵［一个多次在路上骚扰我的兵］！他还是满脸堆笑，问道："今天下午没有课?"我气得说不出话来，只说："请你走开!"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家在哪里，立刻掉转头来跑。一直走到陈家，直走进去遇见妈妈，喘着气告诉她，她叫我等她开完会一同回去。等到他们会散了，和妈妈一同走回。我一肚子气，专门冲她发泄。妈妈正经地教训我："最近我们得到蓉姑姑［父亲的二妹杨致殊，成舍我先生的发妻］的消息，她在香港病得厉害。成舍我想常去看看她，家里那个小老婆——现在是正式太太了——还监视他，不许他去看蓉姑姑，把她当作外遇。这就是因为她一时气愤，不顾一切和成舍我离了婚，现在弄成这样悲惨的结果。一个人应该学着在感情爆发的时候用理智管住自己，不能任性。任性只能得到最坏的结果。你这一点小麻烦算什么？哪个女孩不遇到这种事？你都不能容忍，将来遇到更大的困难怎么办?"我听着，没作声，气渐渐地消了。快到家时她叫我不要告诉爹爹，那会使他气死的。可怜他那么大年纪，一天到晚苦恼，让他平静一点吧！我心酸了，哭起来，到门口，她给我擦泪，然后敲门。

1942年3月31日

早上曼青整理好东西，小洪来了，我们大家把东西搬出去，放在车上。他们预备明天走，先到峨眉，等拿了薪水，再到成都。啊！别了，冤家朋友！我们看着你们俩坐在一只木盆内，漂向海洋。虽然现在是风平浪静，可是试望海洋，看得见边际

吗？……不料事情突变。下午午睡起来，忽然门被打开，两个女子冲进来。一个是曼青的侄女，另一个是她的二姐。她们冲进来，粗暴地问："曼青到哪里去了？她的东西呢？"我只得告诉她们人出去了，东西搬走了。她们四处看了一会儿，又急急忙忙跑出去。我和谢、年芬疑惑了半天，决定去找曼青、小洪，让他们想办法。因为黄家要是知道了，事情就糟了。果然，黄家门口围满了人，穿军服的、便服的，都在谈论这事。黄家的事，都因为那位黄少爷，曼告诉我们他爱她，所以醋劲大发，一定要阻止他们的婚事。殷告诉我们，洪、曼二人不见了，不知躲在什么地方。各处都在找，尤其黄家找得凶。我们十分为小洪担心。他无钱无势、无亲无故，又是个外省人，如果被他们抓到了，这般万恶的军阀要怎样就怎样，旁人哪能说话？

1942 年 4 月 6 日

曼青走了，已到荣县，预备再走。她父亲前几天回了，非常难过，想找他们回来，但他们不便回来，最好由她父亲出面给她们登报宣布结婚算了。

1942 年 4 月 8 日

晚饭后和小杨、小谢又到四楼看王梦兰。王梦兰昨天发烧了，今天还在发烧。她一个人苦极了，很喜欢我们去谈笑，可以暂时忘记痛苦。她说我们这一班外文系同学和以前不同，大概是抗战的熏陶，自有一种风格，没有那种公子哥儿、大小姐的脾气。她说，以前老实本分的总是没人看上眼，几个漂亮的时髦的就特别出风头。的确，我们这一班别具风格，念起书来都用功，

玩起来又活泼，男女同学间没有一点怪现状。我们没有错给人挑，要说有，只是太顽皮一点。

1942年4月9日

回家把稿子交给妈妈，看了一点 *Gone with the Wind* [《飘》，周鲠生叔叔从美国寄给妈妈的]。下午回校看梦兰，一会儿菁也来了。我们说到同学，说到先生们。梦兰说她很喜欢方重先生，他懒的时候就念过去，高兴时讲得真好。她说朱光潜先生学问好，是用功得来的，可是只能做个高深的学者，不能凭天才创作。他讲书吸引人极了，叫人不能分心，因为内容太丰富了。他在黑板上写的都是书上来的，从不自己写什么。她又说陈通伯［陈西滢］先生她不喜欢，说他自作聪明，专好损人。我们又谈到教授们的家庭状况。她说以我家和陈家最好。我告诉她我家比陈家差远了，她也说知道我家被烧过。说到苦的，是谢文炳家、陶因家等。她说陶因有骨气，韩文源[1] 曾请他教书，他拒绝了。另外两个像方重和某某就答应了。听说每星期三个钟头，一月500元哩！军人有了钱有了势，就想和文人结交结交，博个名声。文人欠清高的就何乐而不为。像陶因这样清高的有几个？我们又谈到读书。她说希腊神话很美。我问她有什么好处，她说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可是要读诗和散文，一定要知道希腊神话，诗中引其中的典故多得很。同时希腊神话本身富有幻想，非常美，念起来是一种享受。她又说到教授们子女的教养，说有些人把子女教得很大人气，善于交际，会应对，像×家的几个女孩就

[1] 乐山驻军三二补训处首脑，地方军政势力。

是这样。她以前以为教授的女儿都是这样的，见了我才知道不完全是。她喜欢我的态度，不做作，不会耍手段。当我们讲话时，电灯忽黑忽亮，黑的时候，有一次张韵芳进来擦一根火柴，说："我给你们点枝蜡。"她点了蜡来到窗前的桌旁，一会儿见王晓云又在门口出现，擦一根火柴，红光照着她的脸，显得很神秘，说："我来给你们点枝蜡。"我们呆了片刻，大笑起来。原来她没有看见里面已有光了。可是这情景多么像舞台上的一幕！两人在同一地点，同样擦火柴，说一句同样的话，这不是好像一幕含有某种意味的情节，使人不由得从内心发抖。我们又讲看书。张韵芳说她看得快、粗，不求甚解。王梦兰说她看得慢。两人争着自己的方法对。我说两种方法都可用，要看书的价值如何来定。我自己看得慢，细细地体味书中的字句，常常有一段我看得出神，翻来覆去地看许多遍。我看翻译作品，就喜欢给它挑错儿，看到一句译得不恰当，就想如果是自己会怎样译。回来，王瑛兰的信在我桌上。我欢呼一声：我期望它多久了呀！看下去我的头重起来，好像倒悬着。她提到戚光了。起先我紧张地笑，渐渐地收敛了笑容，心头升起一层灰色的雾。她是这样写的："我问了一个在南菁中学和他同组的女同学。据说他还有点口才，爱发议论，可有时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在班上很调皮，也还有点志气。曾在汉口爱过一个女的，在紧急时不愿离开她，后来她和旁人结婚了。在南菁曾写信给一位长得很美的女同学，人家把信退回来，碰了个钉子。对于你这件事，我认为你采取的方法不算错，我要对你加以谴责吗？一点也不。假如那样，我就是把这件事估价太低或太世俗化了。静远，我想我可以信得过你的慎重和高超……我时常觉得大多数的人太不值得人爱，连看两眼也不值得。不是

我狂妄，也许是因为一般人的质都降低了。当然，我对于自己也照样不能完全满意的……人的一生，可以像浮在川流上似的随着流走了。这其中有的是闭眼塞听，连靠岸最近的东西都看不到，身下波涛澎湃的声音也听不到，就那么去了。聪明的人只知道自己警惕！”她的话多么真挚，多么诚恳，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朋友而骄傲，为国家有这样的青年而庆幸，为人类有这样的灵魂而欣慰。我们在一块时彼此不太了解。可是分别后，我们都互相坦白地表白心情，交换心之流。我对她产生了一种不可抑止的依恋。关于戚，我的一腔热血冰冷了。我的憧憬被无情地击碎了。我曾把多少纯洁的幻想寄托在他身上，谁知他竟是一个好追逐女性的无聊青年。都怪我自己太好动感情，太容易相信人。瑛兰说的大概不错，他不是一个坏人，不过是个狂妄的浮浅的孩子，但我瞧不起，尤其不能容忍他的滥情。

1942 年 4 月 11 日

下午走回家，快到张公桥时，我不想走街上了，转入醒园的小路，走到山间。这边人很少，清静极了。可是我也担心，怕遇到歹人。这么大太阳，正午天，实在不该怕，但这是乱世，一切反常；同时，这是春天，可恨的春天！走到小河边，看见许多兵在河里洗衣洗脚。我紧紧地贴着山坡走，不愿让他们察觉。我现在见了兵就讨厌，尤其挂皮带穿皮鞋的军人。在神圣的抗战期间，恨军人似乎是种罪恶，可是真正拼死杀敌的军人我看不见，见到的是挂军人招牌的流氓。

1942年4月12日

上午抄好壁报稿，题目是《生活》。我给妈妈看，她说很好。我想起孟先生［孟志荪，南开中学国文教师，后为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我太对不起他了，毕业后一直没给他写过信。我应该把作文寄给他看，他对我的作文指导最得力了。我先把《生活》抄了一份，以后再抄《散步》就可以寄了。如果我的翻译发表了，也得寄一份给他。他看了该多高兴呀！我不会忘记许淑莲和马仰兰告诉我，孟先生说我是我班最有艺术天才的，并且文学内在力最丰富。我不否认，但我不能骄傲。我得沉着地干，不负他的期望。

1942年4月15日

文庙布告板上一条长东西，是什么人责骂峨眉剧社的启事。说剧社演《北京人》，既无任何名义，票价又贵得不合理，5元起价，最高达50元。说自备发电机，恐怕是调用学校公物。又不是捐助公益事业，难道想自己赚钱吗？现在这种学生团体简直不像话，比如上次的音乐会，听说收入6 000元，支出6 000元哩！他们两三个人在三天之内开伙食账就是200元，大家唱歌前吃鸡蛋，唱歌后吃汤圆，全是公账。请了一位张舍之先生来小提琴独奏，住上五六天就是一千元，凌安娜女士连同先生、小公子大概也不会少。一切是靡费，是为己。幸亏我没有加入任何团体，太乱了！晚上谢、殷、杨钻在报堆里，谈着。从她们的话里，很明显地表示她们同情苏联，平日对于小说的兴趣，主要也在苏联。我一个学文学的，对政治根本不发生兴趣。我不喜欢一种以政治作背景的文学。浪漫派文学是我的嗜好，也是我的目

标。管它民主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我都不参与。

1942 年 4 月 7 日

早上到文庙门房，送信人交给我一封信和一只罐子，是妈妈送来的。我看信，眼泪流下来。是的，我知道昨天那样赌气走，对于他们是多么难堪，我一点不能压制自己的怒气。妈妈仍把菜送来了，并且教训我，感化我这颗顽劣的心。她写道："……你今天那样生气地离开家，使我心中十分苦痛。我不谅你会为那一点小口角，而且是和那样幼小的弟弟口角，就冲气走了！爹爹不做声，可是听他再三叹气，就知道他是难过的。你起先说走，我以为你有能力管束自己的冲动，做事会再三思索一下的，不谅你做人的训练仍没有到家，还是那么娇养成性地行动着，使自己平日最亲爱的人，自己的骨肉，那么难过。我心里非常苦痛。你走之后，一阵莫名的悲寂填满我的心坑，眼泪向上涌，可是我不让它流，因为我的眼睛再不能多流泪了，我不是为自己而苦痛，为的是想着你如果不把这种暹性的习气改掉，那么，你将来一定要受到很大的失败，你在人生的大道上是要吃尽悲苦的。我的宝贝，你知道妈妈对于你是多么怀抱着厚望，是多么要你幸福的！静儿，我这次的伤心如果能引起你的反省，你以后做事，能常常体谅别个，能够使你更长大一点，那我也就不是白受的了！"

1942 年 4 月 19 日

晚饭后，令如、俊贤、年芬和我四人去看《北京人》。到中山公园，坐在 5 元的位子上，年芬叫我们坐到 50 元位子上去。

因为 50 元的票很少人买，空位子多得很，并且不查。三幕戏，从 7 点多演到 12 点，不算不快。对于全剧，我还算满意。

1942 年 4 月 21 日

早上和年芬［为食堂］买菜。中午的菜是四样“豆”：豆腐、豆渣、蚕豆、豆芽，大家都笑我们买的菜。小滢今天生日，干妈给我们看她做的怪点心：把鸡蛋打一个洞，灌许多佐料进去，如香肠、荸荠、糯米、肉、葱等，蒸熟了，非常有趣。干爹告诉我中央日报社《世界学生》月刊广告上有我的名字，原来是《好的仇敌》出来了。我希望它快点寄来。

1942 年 4 月 22 日

上英文课时谢先生告诉我们背诵代表选出了，是我、蕴和邵浩。

1942 年 4 月 23 日

回家后妈妈给我看《世界学生》上发表的我的译文。纸很坏，但印刷得相当清楚。妈妈高兴得很，我也有点高兴，但不觉得什么。

1942 年 4 月 24 日

菁给我一本《第四十一》看。我很欣赏它，那书外形很别致，是正方形硬面的一小本，很好的纸和印刷。故事是苏联红军中一个女兵和白军的一个中尉恋爱的悲惨故事。那女兵押这中尉去他们的政府，在海上遇风暴覆船，两人逃到荒岛上，在一个渔

夫的大盐鱼仓中过了许多时日，两人恋爱了。但当他们发现有船来救时，那女的一眼望见是白党的船，她记起上级吩咐她：“万一遇见白党时，记着不要把活的还给他们。”于是她冒然一枪把他打死了。等她跑去看他的尸体时，忏悔撕碎了她的心。故事是很美，很动人的，译得也不坏，可是正如这书的装订一样，是很奇特的。妈妈交给我一本《世界学生》，我把它寄给孟先生了。

1942 年 4 月 27 日

看完《茶花女》剧本，虽然也很惨，但远不如小说动人。结尾是两人相见以后玛格丽特才死，这样的结局是再圆满也没有了。又从菁那里找出一本《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是苏联卡达耶夫著、曹靖华译的。那本《第四十一》也是曹译的，拉甫列涅夫著。这两本翻译的风格很不相同。

1942 年 2 月 28 日

晚饭后看王梦兰。她这两天心里很不痛快，因为病似乎没有希望。她说昨天发了一顿“理智”的脾气。她要推倒小凳子，但心疼上面的两只杯子，就小心地拿开杯子，重重地推倒凳子。真可怜。一个人要发脾气都得有顾虑，多么不幸！她和我们讲她小时的事，那是她最幸福的日子。父亲在江西做官，她在家做官小姐，派头十足。慈爱的母亲娇养她。11 岁时母亲死了，幸福就不再有了。第一个继母是个肺病老妖精，她们一家害肺病，祸根是她。第二个继母，骗了她家许多财产去了。父亲死了，哥哥死了，一个侄子死了。死猖獗地盘据她的家。她想母亲，希望此刻

有一个温存的人在她床边照顾她。她虽满足于同学们的情，但同学们一个个都是硬性人物，不了解病人心情，不会温存。又谈起疯子，说疯子是幸福的。由此说到我的事，就是那单思我的学生。据说就因为在珞珈山时看见过我一眼，从此就患了单思。天晓得，那时我才10岁哩！她说那人为了我，竭力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品学兼优的人，用功极了，功课极好。只有一次微积分考坏了，心里一急，就疯了。

1942年4月30日

下午退贷金① 了，不过与我没关系。同学们很多要出去买东西，我想买练习簿，因为日记本快完了。到昌言书庄去问，较好一点的硬面簿要35元，差的要15元。我不但买不起，还看不上。晚饭后出去的人真多，因为大家手头都有货了，可以吃吃玩玩。全女生宿舍几乎走空了。灯来了，我就抄完译文。

1942年5月3日

背诵预赛日。早上不免心跳，怀着莫大的兴奋。我们几人：年芬、蕴、绍温在路上吃了一个生鸡蛋润喉。到礼堂立刻抽签，真倒霉，一共41人，我抽了一张40。8点开始，一共七位评判先生。轮到我上去时，心里一点都不怕，但浑身抖得凶极了。七位先生算好，在黑板上算总分。我看了半天，心都冷了，我的分数那么低，比年芬和蕴都不如，但取是取了，我不在乎名次，反

---

① 当时各国立大学发给获得政府贷金的学生每人2斗3升米折合的法币，作为伙食费，没有用完的退给学生。

正决赛时重来。但我着急不知缺点在哪儿，怎样改正。

1942 年 5 月 4 日

谢先生告诉我们，我和蕴取了。下课后，那位华侨(胡寿聃)和陈仁宽来找我们，请我们参加他们的英文会。上完生物课，又回家了，因为同学们已替我把床上糊了桐油石灰，塞臭虫洞。

1942 年 5 月 6 日

去学校时路上碰见谢先生，和他一同走，他问我演讲题想好没有，我说想了一个 Perseverance [恒心]，他说这题目太普通。他想了很久给我想了一个 Provincialism [乡土观念]，我觉得这题目也还好，虽然太难一点。蕴她们昨天去开了那英文会①，已经分派好了工作，每人两个小题目，一个是 My daily life [我的日常生活]，一个是二人会话，另有两个小讲话，抽签分派的，这次轮到我和景芳。这下可要忙坏了，但我喜欢的工作，怎么忙我也甘心。

1942 年 5 月 8 日

今天接到两封意想不到的信。一封是《世界学生》月刊社寄来的稿费单，叫我签名盖章寄回，他们再给我汇钱来。我看见上面写的稿费是 30 元。同学们看见了，要我请客，我也答应了。另一封是元松 [周元松，周鲠生之长子，我小时的朋友] 的，他

① Echo Club：跨系的小型学习英语的组织，一共 8～9 人，一直坚持到毕业。

是看了我的翻译，来向我祝贺的。他说我翻译得那么好，使他脑中浮着一个永远的印象。他说我的文学修养可谓到家了。这当然是过奖，但我的工作能引来一个老朋友的信，是多么可爱啊！晚上写好 My daily life。真的，我对于我现在这种生活颇欣赏，可以说是心醉。我像生活在一种纯性灵的享受中。我有朋友，我有灵感，我一天天地觉得在进步，我有完美的家庭，我有赏识我的师长，我有重视我的同学。我在无论任何人群中都占有很优越的地位。但，每当讨论时局时，我就被一层阴影罩上了。缅甸已全部失去了，战事节节败退，前途似乎无望，个人的幸福是空的。这幸福好像是开在大树上的一朵花儿。当大树连根倒下的时候，花儿岂可独存。

1942 年 5 月 9 日

今天国文作文的题目是《五九国耻纪念感言》。做完回来，谢菁要陪小杨照相。我忽然心动了一下，我何不也去照个相？已经有一年了。我觉得在这种年纪每年的照片都是极可贵的，眼睁睁让年华逝去不留下一点痕迹吗？但我计算着费用。太贵了呀！刘景芳她们都鼓励我去，说我太俭省了。是的，我对于父母用心血换来的钱是不愿浪费一分毫的。但是，我不是新近刚赚了钱吗？于是我决定和她们一同去照相。我们四人到婺嫣衔明星照相馆，我和小杨一人照了一张一寸的。晚上去看王梦兰。她现在稍好一点，一心想回家。她告诉我，谢菁的那个会很希望我参加。有一位男同学向张韵芳说：“我们是不是要像杨这样一个人加入，像画画报头，写写散文，她的散文写得很好。”张告诉王梦兰了。我说我不敢参加，因为怕太忙了。她也劝我少加入团体，加入一

个就好好干一干。我说如果他们要我帮忙，我很愿意给他们画画报头之类。上次谢请我画了一张，我画的是大渡河边的景色，一行纤夫拉纤，天上一队征雁，是用墨笔画在绿底纸上的。

1942 年 5 月 13 日

下课后，和菁买了一斤杏子，两块钱，拿回来剥了，用白糖拌好，中午蒸了给梦兰吃。她高兴得很，她说就想吃酸酸甜甜的水果。

1942 年 5 月 15 日

中午老姚给我一封航空挂号信，是戚光寄来的。里面有 10 张照片，是昆明、仰光、汉口、武昌等地的风景名胜，有几张好看极了。信很短。我真感激他。晚上到四楼陪王梦兰，她说我们天天这样也不嫌烦，像外二的就不同了。她们也和她很熟，但她病了以后就一次也不来看她。她说我们的作风完全不同。是的，我几乎认为这是一种义务了。当一个病人需要安慰时，去看她是义不容辞的。我几天不去就不舒服。其实我并不太喜欢去，我担心受传染。

1942 年 5 月 16 日

晚饭后，全女生宿舍热闹起来，因为今晚开欢送大会。我们出个小节目，我演花花公子，她们给我借了一套西装、手杖，把眉毛涂得浓浓的，眼圈黑黑的。戴上呢帽，她们都不认识我了，说像极了。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上台。我们六个湖南人，第一个上去的是黄经畹，她饰陈媒婆，化妆极好，做得够劲儿，把台下

的人都笑死了。第二个是宜姐的盐铺老板，也很不错。第三个杨得珉的交际花，第四个就是我，我上去，尽力装流氓相，我的词是这样的："你们猜，我是谁？我是王家八少爷。会打牌，会抽烟，花天酒地天复天。留学欧美七八年，花去法币千万千。专修男女罗曼史，洋字认得半肚子。人家称我花花公子。"第五个是丁莹的小孩，第六个是万永范的老头。然后，头二人上去，我和交际花上去敲门，唱"砰砰嘭嘭，咳，有人敲门……"最后是后二人进来，大家一同"哈哈喝喝"笑完了下台。台下笑得很厉害，我们成功了。我连忙回来换衣洗脸，赶去看她们表演……在演第三幕剧《未婚夫妻》时，雷雨大作，雨倾盆而下。风雨操场许多地方漏水，地湿了大片。忽然电灯熄了，全场漆黑。外面闪电发着刺目的白光，在一片黑暗中照出雨洗的世界，惨白的，像一种非人间的幻景。全场观众，静静地等灯亮。雨极大，似乎要把屋顶压倒。雷在怒吼，似乎要把整个屋子吞下。我避雨站在后面，听前面的女同学齐声高唱，非常兴奋。我欣赏这壮丽的场面。场外的自然势力正在张牙舞爪，场内的人心正奋力和它搏斗。歌是如此的雄壮，好像要镇压作恶的邪魔。

1942年5月18日

接瑛兰信。她真好，对我是一片赤诚。她劝我不要和戚深交，我一定要听她的话。下午到宿舍对面陈仁宽的哥哥家开英文会。我们这八个人，四男四女，互相都没有意见，也没有猜忌，空气极自由、极融洽。

1942年5月21日

早上上国文课，看见街上铺子都关了门，听说是政府要征收营业税，商家不肯，于是罢市。吃中饭时又听说打死了人，街上戒严，好像是商家打死了一个税务员，打伤两个。下午钟慧接到小洪的信，报告我们好消息。原来他们两个要结婚了。他们跑出去以后，苦也吃够了，在成都什么东西都卖光了。逼得没法的时候去找了她爸爸。爸爸究竟是爸爸，总不能看着女儿饿死。于是在21日结婚，正是今天。好了，这个问题总算解决了。

1942年5月22日

下午正要午睡，来了警报，只得起来。还懒懒的不想动。陈佩珩忽然喊一声飞机来了，那边几个人慌张地往这边跑。我和殷、杨三人大受惊吓，我想跑出去，又想拿点东西。一会儿，大家才明白，原来是中国飞机。菁说："我没想到你们那么怕，我把你们估计太高了。"这话引起我的反感。我立刻回她："难道害怕就低了吗？"我觉得这种英雄观念是可笑的。如果真是敌机来了，生命在危险的一瞬间，为什么不怕？我宝贵我的生命。因为我不仅为自己宝贵它，同时也为我的父母亲朋宝贵它。说得更堂皇些，为我的国家宝贵它。我绝不白白牺牲。同学们又退四月份的贷金了，每人有50元左右。我却要交七十几元。同样是吃一个月饭，我的家境也许比有些人更差，却有这样不公平的待遇。希望下半年家搬进城，一切就好了。

1942年5月27日

下午热得要命，看《新世训》[冯友兰著]。晚上菁说王梦兰

去看过董医生。他向王晓云说梦兰没希望了，因为她害肠痨。肺病人得了肠痨根本没救。我听了难过极了。本来也知道会如此，但总是自己骗自己，觉得还有一点希望。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不知哪一天我们忽然不能和她谈话了。我们向她说话她听不见了。她的灵魂也将要随着身体一同消灭吗？那优美的崇高的灵魂！为什么灵魂会随着肉体去呢？灵魂不是比肉体高吗？我不知道灵魂是否不灭，但即使不灭也没有用，它总不会在这世界上存在了。晚上张韵芳、王晓云来找我们签名，请同学们分担王梦兰的伙食费。啊！怎样能使她快活一点呢？不能好好地生，总该好好地过去呀！

1942 年 5 月 28 日

王梦兰真的不行了。瘦得不成形。我看着她那无神的眼，发着微弱声音的嘴，忽然想到那可怕的结果。一个人活着好好的，一会就没有他的存在了，这是可信的事吗？她这两天打疟疾，烧得极端痛苦，而她的心情更坏，时常想到死，虽然她自己一点也不明白她病情的严重性。我不能设想到那一天，她成了我们回忆中的角色，我们悲痛地叙说的材料；再以后，我们只把她淡淡地记忆着；慢慢地，我们的关心移开了，再不会有什么了。庞大的世界是不会感到这些微小的变化的。但对于她自己，却是最大的转变。由存在变为不存在，还有什么转变比这更大？

1942 年 5 月 30 日

晚饭后开南开校友会。男同学来了许多，先生里只有吴大任先生和吴太太。我们先改选干事，一共七位，很不幸，我给选上

了。毕业同学只有马本师［马寅初先生之侄、养子］和另一位。他向我打了招呼。游艺开始，他们一定要我独唱，我只得唱了一曲《问》［易韦斋词，肖友梅曲］。

1942 年 5 月 31 日

早上下大雨，屋檐边像瀑布一般泻水。今天是英文演讲比赛的日子。借了一把大破伞，和蕴一同走，伞上的水直往肩上流，也顾不得。到了 18 教室，裁判没到齐，我们只得打着伞游游荡荡，一遍一遍地背。快开会了，我们抽了次序，她是 7 号，我是 9 号。我心跳得像要呕出来，胸口一阵热一阵麻，难受极了。好容易开会了，裁判是三位：黄方刚、朱光潜和干爹［陈西滢］，方重先生是主席。讲的人共八个，因为二人没来。为了镇定自己，我用手指玩着技巧。轮到我了，反而镇静下来，走上去，朗朗地讲起来。我得益于喉咙极好，因为听见自己的声音很脆。大体我还算满意。一刻后，裁判们算好成绩，当场发表，是黄方刚上台宣布。他先把第五名的名字念出来，然后再说那是第五名。然后依次报下去。第一名是胡寿聃，这是一定的。第二名是陈仁宽，第三名是我，第四名是刘蕴。宜姐等着我一同回家。宜姐告诉爹妈，他们都很高兴，妈妈更是快乐得只是笑。吃过中饭，叔哥来了，妈妈教了我们一课法文。晚上爹爹和妈妈讲时局这样坏，说不定哪一天日本鬼真的打到这里来，想想我们这一家该逃到哪里去。我听了又恨又烦。如果真来了，我们就死去吧，逃到哪儿都是一样。如果国亡了，就是自己得以逃生，活着也没有意思。他们说，就是日本鬼把中国整个占了，也不会久的，也许多少年以后中国还会复兴，所以我们年轻人必须活着。爹爹说，到

那时只有化装成乡下人往深乡中逃，只要鬼子不知道我们是谁，也许可以免一死。我心中暗想，我这样一个女孩子怎样也逃不过的。黑云罩满我的心，我感到一切都灰暗了。妈妈告诉我松姐［周如松，周鲠生先生的长女，留英归来，夫为陈华癸先生］昨天结婚了，这是可喜的事。

1942 年 6 月 1 日

上午 11 点半左右，殷进来说王梦兰到医院去了。我连忙追出去，一直赶到仁济医院，她已住进一间三等房。房里六张床现只住四人，8 元一天。她睡下后，我们也回来了。午后，马本师来找我，他向我讲仰兰要向我借 *Gone with the Wind*，他暑假回去时带去。我约他到家里玩，说爹爹、妈妈想见他，约好明天去。

1942 年 6 月 2 日

10 点多钟马本师来了，我们一同往家走，到第一宿舍找了叔哥，给他们介绍后就一块儿走回家。到观音庙一带，太阳有出来的意思，有点闷热，我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街上的人都非常可爱。我看着每一个人，亲切地感到他们是我的同胞，我们同是中国人，我多么爱他们啊！可是我的心却很悲戚，好像就要和他们永别了似的。马毕业后到綦江的一个冶金厂（资委会办的）做事，因为邵相华先生在那里，他是马的老师。马说那里书极多，又在乡间，安静，好读书，他感到四年来尽忙功课，书读得太少了。他真是个有志气的青年。

1942 年 6 月 4 日

杨令如讲了一个高×［教授］的丑闻。他在一个旅馆住时，有一家人办婚事，新娘来了，可是新郎还没来，于是新娘一个人睡一间房。半夜他穿了一双别人的皮鞋潜入她房里，她大叫，他就丢下一只皮鞋跑了。大家调查起来，他不承认，硬说是那皮鞋的主人干的。可是谁都知道是他。

1942 年 6 月 7 日

妈妈讲房子（让庐）① 空出来了，我真欢喜，下学期我可以不住校了。

1942 年 6 月 11 日

晚饭后叫厨子打了点咸菜豆腐汤给梦兰。她现在已坏得很露骨了。眼睁不开，嘴唇干缩，合不拢，喉中时时有痰堵塞，话也说不出来。她自知不久了，她说："这两天气短了，大概就在这几天……我没有悲哀，因为痛苦太大了……"一个垂死的人的心情，不是我们生气正旺的人所能体会的。她觉得她已不和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了。与其说悲哀，不如说干着急。我的眼被急切的火灼干了，流不出一滴泪。我凭着医院的栏杆望着黄昏的远景，一切显得灰暗，好像我自己就是梦兰，好像我不久就要消失了。远处的军号嘶鸣着凄怆的调子，愈增加这景色的了无生气、死寂、绝望。是的，大概就在这几天了。当同班的同学们沉浸在

① 陕西街尽头 49 号的一栋中式二层楼房，苏雪林先生曾住过。现又租给苏先生、韦从序先生和我家三家合住。

毕业的欢欣与未来的美梦时，她放松最后挣扎着的紧握人间的手，带着所有的怨恨、痛苦、欲望沉沦下去了。我曾答应她，等家里的番茄成熟时给她带些来。她很想吃。现在番茄还没到成熟期，她已不能等待了。

1942年6月13日

下午热极了，还得上通史课。陶振誉先生也真做得到，三个钟头讲完五代、宋、元、明、清。最后还照例发一通牢骚，什么清朝的藩属观念现在可以不要，除东三省外，如外蒙、新疆等我们应不应该争为己有，还是大问题。我觉得稀奇，这是很新的议论。不过他说到梁启超说的只要本国内地强，边疆自然不成问题，也有道理。他又说中国人不愿接受西洋科学，为的怕它夺去固有文化。如果这次抗战胜利，许多人将要提出什么"孝悌忠信"的重要了。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反对这些旧道德吗？但随后他又说，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接触是要经过"拒"、"受"、"调和"三个阶段的，这样说又似乎旧文化有存在的价值了？回来时见布告栏里出了一张大布告，原来是我们英文演讲比赛奖金额公布了。第一名200元，第二名165元，第三名130元，第四名95元，第五名60元。我得到130元，还不错。同时我的稿费30元也寄到了，我一次得到两笔自己赚的钱，非常得意。晚上去看梦兰。她今天发高烧105°（F）①。她太痛苦了，这样还不如早了结。张韵芳给她买蛋糕去了。王晓云和谭馥瑜就要毕业了。王已考完，她说要等王梦兰的事有一个结果再走，说是要等她找着了

① 近于摄氏42℃。

好地方安顿下来，其实谁都知道她指的结果是什么。她还要给梦兰买布做睡衣，梦兰要的。真凄惨，不知她能否等到衣服做好！

1942 年 6 月 14 日

今天是这学期最后一个星期日，也是最后一次上课，黄方刚的论理课。他老不下课，后面的男同学就用脚在地上擦，“哗哗”地闹成一片。

1942 年 6 月 19 日

回宿舍后请她们到珞珈餐厅吃包子，每人四个左右，共 20 余元，我的客算请过了。晚饭后和菁去看梦兰。她换了房间，是特等号。她弟弟［堂弟］来了。

1942 年 6 月 20 日

下午考完生物，预备回家。下文庙的石阶时，后面一个人轻轻叫了声“Miss 杨”，一看，是个不认识的男同学，很高，很瘦。我很诧异，问他什么事。他的神色显得有些不安。他从书中翻出一封信交给我，说：“请你看看。我是历史系二年级的，叫蒋炎武①。这里面有我的自我介绍。”我全明白了。我一句话没说，也没笑，接过信来，然后他陪我一同走出来，一同上城墙。我仍旧不言不笑。他也说不出什么话，只说我的演讲稿做得很好。我告诉他那是先生做的。他又说听说我对文学有兴趣，他也常常写文章，我只“嗯”了一声。他又告诉我信封里附有两份印

① 笔名芮中占，曾发表长诗《南下列车》。

刷品，下次他还要收回的。在城墙上走了一段，他从小路回宿舍，我也就带着信回家。到家时满头汗，把信交给妈妈立刻洗了澡，然后慢慢地看信。信有六七页纸，外加一张相片。妈妈随便过了一眼，爹爹却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妈妈笑着说这是个 foolish boy［傻孩子］，不要管他好了。爹爹却说不见得，他觉得他不单纯，大概是个左倾分子。我接过来看，大概内容，先陈说自己的履历，再表明自己的志向。他 1919 年出生，原在杭州某中学念书，抗战开始时投笔从戎。信上写“在英的萧乾先生曾在报上登出：×××现已在前线，是文艺朋友中从军的第一个。”另一张报上也登有一段消息。他得到一个什么宣将军的宠信升为副官，在当阳一带打过仗。后来病得厉害，就回内地休养。他爱好文学和历史，常常作诗投稿，在学校是“文岗社”的一员。好活动，但没有政治背景。他的抱负极大，拿自己和荷马、莎士比亚、李太白等大诗人相比。他现在正创作长诗《战争与和平》，已完成 5 000行。这诗将会集古今中外名诗之大成。他一年来就注意我，钦慕我，现在不得不表白，希望我——他所尊重的人——也同样尊重他，做他的读者，或批评家。他不但长于文艺，对于体育也不后人。最近乐山县运动会他得了 400 米、200 米等几个项目的锦标。当然，道德方面也是个无可指摘的热血爱国青年。有几处措词非常可笑，如：“据说令尊令堂不喜欢你交朋友——但，我例外……”“听说女孩子们以得男朋友的信为荣耀，或是公布，或是打回票。但我想你不会是那样卑鄙的”。我看完信，不高兴。即使他有点文学天才，但一个人自夸到这步田地，能说是可取的吗？他好像在命令我接受他的友谊，我难道就让步吗？并且，我没忘记那不交朋友的原则。爹爹、妈妈更是坚决反对，嘱咐不要

理他。爹爹把信给我封好，写上封面，叫我交到门房退回去。他们还给我许多教导。爹爹叫我为前途想。当真，想起前途，还有什么事更值得注意的！并且，这人思想比较激烈，摸不清是哪一路的，还是小心为妙。

1942 年 6 月 26 日

今天是暑假的第一天。看看书，做做家事。晚上和妈妈谈起六朝文学，她问我六朝是哪六朝？我刚在通史课里学过，就说是吴、东晋、宋、齐、梁、陈。爹爹说不对，应该是两晋宋齐梁陈。他们两个你一言我一语惹得我气了，就尖了舌头讽刺他们："当然啰！你们还会有错吗？你们是生成的历史天才，人家学了一辈子也不如你们。"妈妈骂我，说我说这种话太不对。爹爹就责备我没有研究学问的态度。他说一个问题应该有疑问才对，才会进一步研究，才会得到真知识。他们讲了很久，但声音都是平和的。我平心想一想，自认过错，于是接受他们的教训，并且希望学好。

1942 年 6 月 27 日

早上看了一些《新世训》［冯友兰著］，看了许多 *Golden Dreams*［《金色的梦》，英国童话集］。今晚英文会开同乐会，玩游戏。第一次玩的是乌龟赛跑，四个纸乌龟穿在绳上，手牵着绳扯动，乌龟慢慢前行。看见那乌龟慢慢地往前爬，真笑死人。第二个游戏是把一个指环穿在绳圈上，大家坐成一圈，手里拿着绳，一人站在中间猜指环在谁手里。还有一个游戏是每人背上贴一张地名，每人想法去看到别人背上的，却不让别人看到自己

的。接着吃茶点，太丰富了。回宿舍后很累了，菁要我和她同睡。她替我弄枕头，弄这弄那，好像一个大姐姐，我觉得她可爱极了。

1942年6月28日

上午，我们一同到医院去看梦兰。她是不久了，同学们已在给她预备后事。她不大和我们说话。有一次她叫我，向我说："我老没和你说话。"我说："不要说话，我知道你苦得很，躺着休息吧。"她微弱地呻吟道："我没想到死是这么痛苦的。"我说不出话了。

1942年7月2日

我真不愿意写今天的日记，早上和爹爹、弟弟进城打针，到文庙遇见陆维亚先生，她看见我，告诉我一个震人的消息："王梦兰死了!"今早4点钟死的，9点钟送葬。我急忙打了针，赶到宿舍。一进寝室门，只见一屋子人都在忙着，满桌满地的纸花，同学们在扎花圈。弄好以后，就一同到医院去。刚进门就听见唱诗的声音。找到一个小房子后面，见一小方地，许多人站在周围，每个人的眼都是湿的红的。小块地的正中摆着一具白木棺材，前面是一些花圈。一边站着一个外国人，一边站着一个中国人，正在做祷告——这就是我看见的王梦兰了！本来没有眼泪，但看见大家都哭得悲切，自己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了出来。我看见顾先生、年芬、蕴、桂芳、钱琳先生、易澹如等在我身旁，那边一角是王晓云、张韵芳、谭馥瑜、冼岫等，王和张哭得极伤心。那边还有一些男同学，梦兰的堂弟也在里面。大家唱赞美诗，我

唱不出来。我只想着：这是最后的答案了。好久以来这悬案灼焦了我们——快死了吧，没有几天了吧，明知那一天终会而且很快地到来，可是谁也不敢想那一天真来了会怎样。现在，那一天已来到我们头上。我什么也想不出，只知道躺在那白木长盒子里的是一个人，一个熟识的面孔，她，几天前还亲口向我说过话；那时她还和我们一样，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可是现在她的生命已没有了。究竟她的生命到哪儿去了呢？我觉得茫然。仪式举行完毕，宣告两点钟送葬，大家都要散了。王和张哭得倒在地上不肯起，顾先生叫同学们扶她们回去。下午向墓地走去时，王晓云和我共伞。她告诉我这两天的情形。两天前梦兰已神志不清了，常说胡话，身体已不能转动，连翻身都不行，大小便常常弄得一床。清醒的时候，还嚷嚷要到成都去。肺已不便呼吸，胸口闷塞时就用手抓，把胸口都抓紫了。太痛苦了，的确；天气又这么热，她是在极度痛苦中死去的！我们上一座小山，坟场在山顶。到了山顶，荒凉的景象触目惊心。这是武大的公墓，也就是所谓"第八宿舍"①，近年来死的学生都葬在此地。一座座圆圆的新坟，表示他们骨骸的所在。梦兰的棺材停在空地上，旁边是挖掘的墓穴，但只有5寸深，大家一看，大闹起来，这么浅怎么放得下棺木！于是叫工人临时赶挖，大约又等了一点钟左右，墓穴算做成了，马上就要下棺。桄岫、徐友悌等叫我过去学一首送葬歌，在下棺时唱。接着就盖土。王晓云掩着脸哭起来了，我一见她哭忍不住眼泪也出来了。这时坟已大体筑成，只需往上加高。时候已不早，5点多了，负责人报告可以散了。于是把三只小碟

① 武大有六个男生宿舍，一个女生宿舍。

子放在墓前的土地上，放一些蛋糕果子之类，插两枝烛，刘素容拿起一串鞭炮放起来。情况太凄惨了。我含着要迸出的眼泪，跟大家一同鞠了一躬就掉头下山。和干爹从原路回来，到干爹家休息了很久才动身回家。这时已起大风，天上乌云厚积着，要有暴风雨的样子。妈妈已晓得这伤心的消息，只是叹气。晚上果然下大雨了。我睡在床上，听见外面雨打芭蕉叶的响声，从窗隙中看到青白色的闪电，忽然伤心起来。我仿佛看见那风嗥雨啸中一座孤零零的坟墓，新砌的黄土堆中躺着她的身体。现在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了，留下她单独睡在那凄冷荒凉的山顶上，在那哀号的黑夜里。冰冷的雨打在她的棺材上，或者还浸入棺材里，她一定冷得发抖。啊！无助的苦命的人儿，这就是你最后的遭遇！我总是疑心她会在棺材里活转来，即使是一瞬间；天啊！还有什么刑罚比这更酷虐吗？她会如何地呻吟转侧，用骨嶙嶙的白手在棺材里乱摸，乱抓，击着棺盖，想打开这可怖的笼子；撕着心口，为了要呼吸最后一口气；出着汗，流着泪，绝望地诅咒人类给与她最后的折磨？我浑身起了痉挛，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起来。室外的雨愈下愈大，一阵阵打在我受伤的心上，电光示威地晃着，带来猛烈的雷吼，大自然在震怒了。在自然的威胁下，我思索了，是的，自然在启示我，一切都在它的掌握中，整个的宇宙、地球、生物、人类……都在不断地依从它的轨道行动。而它，并非什么主宰，不过是一个冥冥的混沌。它不会支配万物，而万物莫不顺从它的规律。想想自然的伟大，便觉得人类的渺小。人类几万年来，哪一个不是生出来又死去了？一切生物都免不了死。死是属于自然的。一个小虫儿生出来，又死去了，有谁痛惜？人又有什么两样？然而一个人死了，却给其他的人如此的悲哀，这是为什

么？因为人类太复杂了，人类何必如此复杂？像虫儿一样简单不是快乐得多吗？痛苦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他们用人为的方法造成许多痛苦，又把自己装到痛苦中去，这就是人类智慧发达的结果。

1942 年 7 月 7 日

抗战五周年纪念。一天来了四次客，三次是亲送结婚请帖来的。一个是刘迺诚先生［武大政治系教授］，一个是爹爹的学生，一个是王铁崖先生［武大政治系教授］。上午看《春雷》，是妈妈的学生陈瘦竹作的，干爹给它写过一篇介绍，实是不错。

1942 年 7 月 8 日

早上赶进城开英文会。散会后到宿舍，到宜姐房里，见一个穿红衣的女孩，原来是安祥［我三叔的三女，考取武大外文系］，我高兴得叫了一声，她是今天才到的。晚上，爹爹带给我两封信，一封是雪华的，一封是重庆黄角垭新村 9 号严武寄的，我一看就知道是蒋炎武写的。我在灯下慢慢地看那六页的长信。首先，他告诉我他到重庆了，为了一个妹妹。接着向我介绍那妹妹。他说她要考武大，望我和她做朋友。然后，说到他不满我的一个朋友——那一定是菁。他说我一定把他的话或者什么信告诉她了。他骂她是“这样的家伙：在男子面前是女人，在女人面前是男人”，由此引起一大段议论，关于他所谓的女流氓、女市侩、女可怜虫：“首先是实利主义，与男子正当的精神上的交往是不起兴趣的，懒得接男孩子的热情的信，更难理智地同情地回信，可是一听到请客，随便就像‘叫条子’开堂，而且随便什么都肯

吃，只要男人家送她……在若干女性们身边挂起走的，是什么？是西装架子、钱包包……社会上，家庭里，充满了这许多女性……为什么女子们这么‘慌’……”他这样向一个女子公然侮辱女性，想要博得我的同情，做梦！然后，正题来了。我一直怀疑他收到我退回的信没有，这才恍然大悟。他接到了，而且大骂我一顿。“最初简直是愤怒——你知道我那野马脾气。花了好大力，才压平下来，复归静智……可是那不过是一封平常的同学间的信，请求友谊的信——我还没有向你求爱呀！如果有这么个冒失鬼，胆敢向高贵的你求爱，那么打回票是太客气了——你还可以有更不礼貌、更不容情的拒绝……原来我等了近一年，考虑了快一年，一切都是错！错！我不该这么坦白，这么冒昧地把自己剖露在一个不相识的女子面前！爽性我写了，给一位天真无邪的、不识一字、更看不懂我的意思的乡下女孩子看倒好……我对你的敬意、对你的‘好人’的信念，因你一上来这次不礼貌的行为而动摇了——可是我马上就抓住自己……你也许没有我理想中的天神似的女子那么勇敢、坚贞、贤明，乃至于泼辣，但无论如何，我敢相信，你还没有那时下习气的庸俗、卑贱，加上愚蠢……说学业，说体格，说节操，说志趣，说一切，你眼前所见到的，难道不配做你一个普通的朋友，不配得一点应得的如份的友谊——最低的对人的礼貌？……难道我还不够崇敬你，不够爱慕你，一切都为你，无时无地心中没有你！真的，说来不好意思，我宁愿侍从你，不愿侍从任一大将……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样迷了心？发狂想？你有什么好处？更给了我什么？什么叫做美？美是无内无外，内外混然合一的。美是外面的，内而外，内外交融的……你还算聪明、活泼、谦恭，那不待言。所谓坚贞、

贤慧，乃至泼辣，那还不是一年两载所能验看出来的。一句话恕我狂妄，还够得上做我的朋友……”一点不错，确是狂，狂得忘乎所以。这简直是强迫别人和他做朋友，天下竟有这样的狂生！下面一页写了些生活事，最后郑重地请求我回信。底下署名：“你忠实的谢青春。”我看过了，显然，平静的心境给搅乱了。说不出是生气还是什么，但我一想不值得为这生气，就不管它了。我将它交给爹爹，自己洗澡去了。等我洗过澡，看见爹爹气得要命，他说：“该死，这东西，简单是个鬼！前半是恐吓，后半是侮辱，恐吓侮辱，就是这四个字。这封信不可以退回，等我拿它交给校长看，看看现在学校里有这种学生！让他去对付。”他气得这样，我觉得也太过。但却因此引起我无限的灰心失意，我觉得人类整个是坏的，无可救药的。人的心里有毒腺，不断溢出毒液。整个人类的历史是罪恶的记录。未来更是没有希望。妈妈和我争论，说我不应该想得这么空远。现实摆在面前，我既生为人类，就该守己尽职，做一个好人。尽管他人坏，我把自己做好了就够。我们讲了很久很久，我渐渐平静了。

1942 年 7 月 10 日

上午到文庙第六教室开王梦兰追悼会。妈妈已来。房里挂满了挽联，摆了许多花圈，正中挂上梦兰的遗像，是画的。仪式肃穆地举行着，许多地方叫人难受得要流泪，不过我忍住了，让眼泪从鼻孔中流出来，喉头噎得生痛。

1942 年 7 月 16 日

晚上爹爹讲起战局，很不好。听说日本鬼分四路进犯云南，

湘北方面又蠢动，他们的计划是要下长沙、衡阳，打通粤汉路，就可以从东三省一直通车到广州，南北串通。现在我们军火又不得进口，英美又迟疑不决，真困难。

1942 年 7 月 17 日

晚上他们讲战局很坏，云南宝山好像已失守，祥云吃紧，昆明也危险了。下午画了一张很好的画给青，是送给南强的那张《小伯爵》中两母子的木刻像。我想她一定看得出我对她比对其他两位不同些。

1942 年 7 月 18 日

变化无常的天气：早上下大雨，无风；雨收天晴；下午闷热，又引来一场狂风暴雨。雨乘风势，横扫过来，房里都飘进雨，只得将窗全关上。凭窗看雨，只见园里树叶在风中乱舞，忽然想起一个词“绿舞”，不是很恰当吗？从篱笆中望出去，只见一片银灰漠漠的世界，吼着，啸着。一个念头抓得心头直痒：如果这时候打一顶伞跑出去逛逛，该是什么滋味呀！我要看看那疯狂的自然，我要和它做朋友。若不是脚肿穿不进皮鞋，恐怕真的出去了。

1942 年 7 月 20 日

看 *The Inn at Terracina*。这一编里有一个故事 *The Belated Traveller*，我很喜欢。我现在发现 Washington Irving ［欧文，美国作家］的女性全是一个型：柔弱、娇脆、敏感、纤细、胆怯、

温顺；她们的容貌，都是一种病态美：苍白的脸，深黑的眼睛，鲜嫩的唇，我一闭眼就看见她们。可爱确是可爱，但太忽视了女性的人格。但他的文字是太美了，太美了，美得使人不敢动弹，生怕惊破了这么美的梦的境界。

1942 年 7 月 24 日

早上妈妈进城，回来时带给我一封信。我一看封面是渝戚寄，不禁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不出所料，这位公子哥儿坐飞机由昆明到重庆，问我武大如何，颇有想转学武大的意思。我的心顿时沉重起来。我以前做错了，不应该和他太熟悉。我近来渐渐反省，觉得他是一个无甚可取的阔少。现在如果他真要来，看我怎样对付。大危险当然没有，但正像爹爹所说的："麻烦，一天到晚纠缠，弄得你没法读书。"现实点破了我的幻想，我看清了他不过也是一个平庸的现代中国青年，有着他们的一切缺点！瑛兰看得比较清楚。为什么我早不听她的话？每个女孩（至少是大多数）由无知走向老练必须经过几番挫折、几次失败，然后才从经验中得到知识，作为她日后行为的规戒。无知是热情的，总把一切人看得太好，把他们从庸俗的实质中提高出来，适合到自己最纯洁的理想中去。等到几次理想的破灭以后才认识了真正的社会。我把这些事看得过于严重，是由于严肃的人生观，实际这在一般的女孩中是不足为奇的，但我不愿在我的人生过程中有任何瑕疵。我不愿让别人对我有任何评论，我不让芸芸众生把我拖下水。

1942年7月26日

上午宜姐来了。饭后我拉她到书房里告诉她我的麻烦事，她也替我着急。她说现在学校里同学对我非常注意，一定要小心不让别人抓住破绽说闲话。关于戚，她想回一封硬信，叫他不要来。至于蒋呢？她早知道蒋，说他凶极了，曾为刘英士的事要动刀杀人。她劝我不要惹他，只不理他就没事的。一会儿妈妈也来加入我们的谈话，她说许多这种人还是为了我爹爹的地位来找我的，以为和我做了朋友，以后在社会上地位有了保障。宜姐说为我本人的也不少，现在同学中慕我名的多得很，没有一个不知道我的。妈妈说我那英文会最好不要弄久了，因为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怎样，有些聪明的追求者想出各种办法来和你接近，后来混熟了，要脱身也不能够。我怪她把我们这个会这样想，但她说得我害怕了，预备下学期脱离。但怎样脱离呢？是个大难题。

1942年7月29日

焕葆来找我玩，告诉我一件事：卢×被开除了，因为做了妓女！这真是难以置信，可这是实在的。卢×不但做妓女，还偷东西，她家里并不是很穷，她做这种事完全是自己堕落。晚上坐在白家门口乘凉。白先生讲起韩文源，妈妈说，×先生有一次请了他和几位外文系女同学一同吃饭，意思是想让韩物色一位对象，听说韩有意娶武大女同学哩！

1942年8月2日

回了一封信给戚，语气相当凶："接到你的信，很令我惊奇：你已到重庆了，而且是'飞'到的。似乎不必，是不是？抗战给

与中国人惟一的益处是叫人学会‘吃苦’。我觉得‘吃苦’有无上的光荣。为什么不乘机会多多训练自己？为什么要逃避困苦？您离开联大也令我不解。事实上，联大是国内比较好的一个学校。外界的吸引力不成为理由。如果真有心向学，在任何环境下也不受阻碍。也许是时局问题，昆明有成为前线的危险吧？你问我的事，我照答就是：武大不好也不坏，渐渐向下走。图书尚多，课程不紧，环境适于念书，但对于不念书的也一样方便。”晚前给妈妈看，她说不要寄，因为他看了会误会。天晓得！

1942年8月3日

晚间暴风雨把我们全惊醒，真骇死了，那风吹着芭蕉一片声响好像一把大扫帚粗狂地扫着水，刷，刷，刷啦！几次我都以为河水涨起来冲到屋前了。打了一个霹雳，我以为头顶给打了一个洞，似乎闻见硫磺臭。上午看《女郎爱里沙》，虽然恶心，但感动不少，刺激很深。下午看《荡寇志》，也颇能欣赏中国的文字，评语实在评得好。

1942年8月4日

昨晚失盗了！早上醒来就听说白先生的蚊帐给偷去了，起来后才知道昨夜“君子”光顾茅舍，从园门弄进来，在白家后门弄开门，进堂屋偷了一只白瓷面盆，一顶帐子，一只温水瓶，还有杯子、肥皂、毛巾之类，损失相当大，现价总有上千元。白家真不幸，家具已经够少了，现在连一个面盆都没有了，还向我们借了用。

1942年8月5日

看焕葆借给我的《西风》征文集《天才梦》。这种文章完全是仿美派的，内容空洞，但文字轻松，看起来很舒服，可供解闷。但也不见得写得十分好，我相信我那篇落第的苦命小说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篇不差。

1942年8月6日

上午被《天才梦》迷了一时，直到看完。里面一共13篇，是按名次排的。我的意见却不同，以我看来，《无边的黑暗（我的回忆）》（排第七），方菲作，比其他的动人，比较脱俗。《会享福的人（我的嫂嫂）》（排第三），若汗作，也不错。《黄昏的传奇（我的第一篇小说）》（排第二），南郭南山作，和《天才梦（我的天才梦）》，张爱玲作，材料都很好，却不动人。《误点的火车（我的倔强）》，梅子作，和《淘气的小妮子（我的同室）》（排第六），鲁美音作，一样文笔清快，近于美国文体。《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排第一），水沫作，倒是像真情，足以引起人们的凄怆之感，但也许作者稍欠天才吧！

1942年8月7日

妈妈一早去学校阅卷［招生考试］。晚饭后在院里坐着，说起武大这次和川大、东大联合招生的不幸，叫人好气又好笑。成都大作其弊，试题早泄露了，不知是哪个学校干的好事，听说有人专门做这生意，卖了10万元的试题。听说印题是川大负责，所以有些蹊跷。但武大试场发现了这事就郑重其事地宣布重考（数学），川大就含糊了事，结果武大的名誉传坏了，川大却若无

其事！

1942 年 8 月 10 日

晚上和白先生谈天，谈到鬼。白先生说鬼可以照相，如果用科学来解释，大概是光的反射现象。也许在多少年前发生的像，光传走后又反射回来，人眼不能生印象，照片却可以感光。如果无线电发明能够追回光，那么，古代的事迹都可以像电影一样摆在我们眼前了。今天有个好消息，美国已两路进攻日本，一路是阿留申群岛，一路是所罗门群岛。

1942 年 8 月 12 日

下午法文读不进，翻出旧文稿我的第一篇小说来看，觉得还可取，可是要改的地方很多。但这不合时宜的小说终是一个难题，不容易载出。想想只有《西风》适合这种文体，但我不屑于投给《西风》。

1942 年 8 月 16 日

妈妈进城看房子打灶。回来告诉我们让庐楼上的詹主任已搬走了。现在我们把房子修理好就可以搬进去了。

1942 年 8 月 19 日

安姐已考取了武大，真高兴，从此我们四姊妹都在武大，多么好！今天是“八一九”，我家遭难三周年的纪念日。

1942 年 8 月 21 日

中午爹爹回来，带给我三封信，一封是菁的，一封是瑛兰的，一封又是蒋炎武的。瑛兰的信是使我振作的刺激素，使我精神奋发。蒋炎武又是五六页纸，依然一样地夸大，把他的伟大计划告诉我。这一次没有上次那么来势汹汹了，几乎是哀求的口气。我看了烦不过，但幸亏有瑛兰的信在先，增强我镇静的力量。

1942 年 8 月 23 日

昨天晚饭后和妈妈、弟弟到马路上散步，月光很好，我们三人拼了两首诗，录如下：

明月圆圆在高空，（弟）
碧空如洗片云松。（妈）
树色朦胧灯影暗，（我）
流水淙淙梦呓中。（我）

三人同行影依稀，（妈）
衣衫窸窣语声低；（我）
扇儿飘飘轻似羽，（弟）
背载明月议归期。（我）

上午到让庐收拾房子。11 点左右苏先生过来，邀我们三个［宜姐、叔哥］去吃中饭。苏先生做了许多菜，多半是她自己的“产品”。她又生怕我们吃少了，拼命把菜塞在我们碗里，可是她自己却吃得很少，她的身体那么坏，却只管刻苦自己。然后我和

宜姐到白塔街。我先去找干妈，她们住在林春猷先生家。我进去看见干妈、小滢，给她纪念册，她们都惊奇我的画。他们吃午饭时，林先生一定要我吃一块苹果 pie，又强迫我吃半个小面包，最后又是一小块 pie。我看看他们的餐桌，真没有一丝抗战气，还是那么丰富，中西合璧的。饭后小滢带我参观房子。我对那一派富丽堂皇的景色，心里颇起反感。白牧师们真不像传教牧师，这么享受！到家听说弟弟考取了五年级，第一名，白同云［白郁筠之子］二年级，第一名。我们石乌龟地方大生色。

1942 年 8 月 29 日

晚上睡下，想着这是最后一夜在这房子里，以后也许永不会回了。但并不觉得难受，大概因为进城心切吧。

1942 年 8 月 30 日

宜姐来，第一句话就告诉我："婆死了！"我惊得闭不拢嘴。原来前几天爹爹就接到大伯的信，说婆病了。我们相信婆身体健旺，从没害过病，以为会好的。爹爹还寄了钱和药去，没想到她老人家一病就不起了。婆今年 85 岁，算是高寿了，但我们总以为她会再活三四年。这消息爹爹还不知道，现在暂且瞒住他，等搬好家安定下来再说。唉！可怜的婆，可怜的爹爹。

1942 年 8 月 31 日

清早醒来，知道自己已住在城里，有点高兴，有点惋惜。

1942年9月1日

早上送弟弟上学，到文庙取成绩单。拿到成绩单，一眼望去都是甲、乙，仔细一看，果然没有丙、丁，先放了心。爹爹回来，先看信，刚才来了一封大伯伯的信。刚吃几口饭，忽听见爹爹在房里唏唏地大哭起来，我知道是那话儿来了，吓得进去看他。爹爹哭得很厉害，我知道没法劝他。信上讲婆去世的经过，说是临终时查得病已好，只是年事过高，无疾而终。信上又提起一应后事费用大概要五六千，要爹爹快寄去①。

1942年9月6日

下午和小滢同去赴缪敏珍的婚礼。冠瑛先来了。到商会时已满是人，女宾中有许多不认识，最打眼的是一个极高、极瘦穿黄色旗袍黑短外衣的女人。那面孔尤其生得怪，活像上海时装店玻璃柜里摆的蜡人。另一个矮的，也打扮的妖娆。冠瑛告诉我这是两位姨太太，高的是阎幼甫的，矮的是上海银行某人的。丁燮和太太还是像在珞珈山上时一样浓妆，和她们两位搅在一起。将行礼的时候我们挤到礼堂去看，军乐“吧”地响了，把我吓了一跳。那声音真惨。一会儿，新郎揪住（只能说揪，因为他好像把全身都附上去似的）男傧相颤巍巍地先出来。接着是新娘，前面

---

① 我父亲是有名的孝子。我祖父壮年病故，祖母能干，独自支撑着穷家，把六个子女抚养成人。我父亲是她最钟爱的二儿子，八个月时患天花，祖母双手托着他许多天，直到天花出透，没落下一粒麻子。我父亲从小事母至孝，关爱姊妹，发奋进取，六人中他的成就也最大，扶助弟妹子侄不遗余力。抗战期间为安全计把老母送回湖南，以致未能亲自给老人送终，是他毕生遗憾。

是女傧相陈美玉，旁边由父亲搀着，浑身剧烈地抖着，弱不禁风地走出来，敏珍头戴花冠，披粉红纱，穿白缎礼服，那么大而不合身，愈显得人瘦。脸上是尽可能地打扮，可是反不如平时好看。我一看见她，加上那阴风阵阵的结婚进行曲，不由得心中凄怆，眼泪直要流出来。可怜的敏珍，她是被玩弄着的。在这样一种滑稽剧式的场面中，在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群中，在众人看热闹的眼光中，她举行了毕生最隆重、最庄严的典礼。像这样演戏似地做着，俗套地举行着，别人在看戏，她自己也甘愿做剧中人。冠瑛也回头灰白着脸向我说："我觉得真惨，真惨。"我想起鲁迅说的"结婚是性交的广告"，同时又想起 Edmund Burk① 在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中的话："All the decent drapery of life is to be rudely torn off. All the superaded ideas, furnished from the wardrobe of a moral imagination, which the heart owns, and the understanding ratifies, so necessary to cover the defects of our naked shivering nature, and to raise to dignity in our own estimation, are to be exploded as a ridiculous, absurd, and antiquated fashion." 这两种表面上似乎相反的论调，仔细想想，并不一定相冲突的。后者责备法国的暴民破坏一切所谓 drapery of life [生活的帷幔]，破坏一切"遮盖赤裸的战栗的人性"的"道德想象"，我想他如果参加这婚礼，恐怕不会将它列入他的 drapery of life 吧！他所指的是一种优美的、崇高的、脱俗的、完全属于性灵的，所谓 the heart owns, and the understanding ratifies 的人生

① 爱德蒙·伯克（1729～1797 年），英国政治家、作家，反对法国革命，其名著《法国革命回想录》代表了当时欧洲复辟主义思潮。

仪节，并不包括这一类世俗的、强作的表面文章。其实，这种赤裸的人性，是不可免的，但怎样将它用自然的美掩饰起来而不显粗劣呢？那是惟有懂得风韵的人才能做到的。但世界上这样的人何其少呢？行过礼，新人们照相去了，我们坐下来吃“席”（许多人的目的），听说有16桌。一点多钟以后新人们才转来。我们见了敏珍一面，就辞谢回去了。回到家，他们还在吃饭。我坐在门口。清凉的夜色，将我昏涨的脑子洗净了，我很满意回到家里。刚才的经过像另一世的事，但又似乎离得很近，那乱哄哄的声音还在耳边震荡哩！

1942年9月7日

韦家昨天搬到楼上来了①，我们又多一新邻居。我没和他们来往过，也不想来往。看着韦先生我不由得想起白先生，他们是多么明显的对照。白先生的风趣，有味的谈吐，可悦的面容，使我无限留恋。

1942年9月10日

上午看完 *Sleepy Hollow* [欧文的《见闻杂记》中的名篇《睡谷的传说》]，接着看狄更斯的 *Oliver Twist* [《雾都孤儿》]。这书不如 *Sleepy Hollow* 的文字易读，句子长长的，处处含着诙谐。我只看两三页，已经感动得哭笑皆非。晚上，有人在外面喊

---

① 让庐是城西陕西街尽头（49号）一座中式两层楼房，楼下住着苏雪林先生家和我家，楼上住着经济系的韦从序教授家。

苏先生，说是张先生[①] 来了。果真是张先生。他休息一会就坐在门前谈话。我觉得他一点也不是那个据说凛若冰霜的人，很热闹，很健谈。他讲了一个故事，我认为是很动人的材料。那是他自身的经历：在昆明时曾患一次极重的胃病，吐泻黑血块，所有的西医束手无策。最后有朋友介绍一位名国医。他去求诊，医生说病很深，叫他慢慢治。先给他开了一种很热性的药，吃了五副后，不见好，又吃五副，稍见好，于是继续请他诊。吃了五六个月，病好了。医生给他配了一种丸药，告诉他以后继续吃就可以不再发作。他回去后三天，一日看报，忽见大字标题《名医×××被刺》。他大惊，原来这位名医就是以前的范石生[②] 军长。他大概在年轻时作恶太多，得罪了许多人，结下仇根，年老后自己忏悔，行医救人。但仇人终不放过他，把他杀了。我想，这就是悲剧。仇人要报仇也是合理的。范军长已经改邪归正，并且做过许多好事，如果不死，更不知要救多少人。错在谁？在以前的军长，那已不复存在的军长。这情形就和《原野》相近。仇虎不能向活着的焦阎王报仇，只得向他无辜的儿子、他的好朋友施毒手。妈妈说她要把这故事写成剧本，我很赞成。

1942 年 9 月 13 日

陈仁宽的哥哥、嫂嫂来了。他告诉我这学期他们要组织一个

---

① 张宝龄先生，苏雪林先生的丈夫，应聘来武大机械系任教授。两人因性格不合，长期分居。

② 范石生，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十六军军长，1939 年 3 月被人枪杀于昆明。

chorus［合唱队］，印了很好的歌篇，有专人指导。看样子他很想要我参加。如果真弄得不错，我倒愿意参加。

1942年9月18日

爹爹下乡回来，告诉我们一个消息，从王［星拱］伯伯那里得来的。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向来亲苏，很想把新疆划入苏联。他有一个儿子，老四，太太是共产党人；最近老四被谋杀了，调查出来是他太太杀的。于是盛写信问斯大林为什么要杀他的儿子，斯大林回信说他并没有意思要新疆，现在更无暇理会新疆的事，老四的死与他无关。盛知道苏不可靠，才决心归附中央。苏联的军队已自动撤退若干，现在中央军已派往新疆了。

1942年9月23日

上午上英诗，朱［光潜］先生确实讲得好，我快乐极了。

1942年9月24日

今天是中秋节，可是阴天，不能赏月。上午上了一课英诗，朱先生叫我学他的腔调念诗，我念不出，窘得脸通红。下午是两堂干爹［陈西滢］的英国文化课。

1942年9月26日

今天是弟弟满九岁的生日，真快！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矿冶系教授王胡子死了，是因为贫血症，实在是营养不足。据说他预定的十年计划，连新鲜蔬菜都不吃，只吃腌的咸菜，肉类更不用说了。这是武大教授中死去的第二个，以后呢？唉！

1942年9月28日

干妈告诉妈妈，熊佛西的太太［已离婚］朱君允来了，她是新聘的女生指导。

1942年10月3日

晚饭后似乎听见有人叫“杨伯母”，以为是 fancy［幻觉］。过一会，真正有人在叫，我惊异地叫道：“大概是松姐姐来了！”哈，一点不错，是他们俩来了①，我喜欢得大叫起来。他们的行李都留在木船上，因为明天就要走了。妈妈、弟弟同他们到馆子里吃点心。回来后给他们打水洗澡，谈了些话，大都是生活（新婚生活）方面的琐事。松姐姐结了婚真是谈话都不同了，尽是柴米油盐家务事。

1942年10月4日

早饭，相当丰盛，可谓琳琅满桌，除我们六人，又加上李皓培先生和刘秉麟伯母，他们都是得到消息后赶来的。饭后坐着听他们谈话。我发现陈先生是个自信心极强的人。由于家庭环境的关系，养成大少爷习气，永远是自己对，别人意见再也不能容纳，心直口快，爱辩论，不怕得罪人。脑子清楚，见地的确不俗，学问想必不错，是学生物的，在农业改进所做事。日常生活方面，毫不落“现代青年”之后，电影、扑克都拿手；对于女性

---

① 周鲠生先生的长女周如松，留英回国后和陈华癸教授结婚，两人都在成都工作。后来周如松一直在武大教物理，陈华癸在华中农业大学任教，中科院院士。

的批评，也是 taste［情趣］不离题；谈话不乏风趣；谈话时带种演说的神气，眼睛不望人，不喜欢自动向对方开始一个话题，所以，有一刻儿当我们两人对坐时，谁也不开口，真是不堪的局面。松姐姐虽害肺病，却看不出，精神好，极健谈，新婚之乐给她注射了兴奋剂，似乎希望无穷。她已有三个月身孕，也看不出。午前我同他们去看顾先生，又去看陆先生和她的小毛毛。我看毛毛倒不如看陆先生自己多，我觉得她那种无言的微笑的注视，含着无限的满足，真是甜蜜极了的母爱，人性是多么奇妙啊！晚饭后我去开英文会，欢送刘景芳。有一个节目很特别，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自我介绍，这是有一点价值的。回家时，进门第一个感觉就是冷清，我忙问松姐姐走了没有，妈妈说走了。我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心顿时沉下去了。我躺在床上，说不出的悲伤。我想：松姐姐来了，又去了！她的面容、声音只在我眼前一晃，立刻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时间这么短，把它称个梦都嫌太匆匆，真是昙花一现！

1942 年 10 月 7 日

下午蕴文给我两条白绫绢，要我画画，然后大家签名，送给景芳作纪念。晚上画好了。一张是一只燕子衔了一封信，上面印有红心，下面三片枫叶，旁边写着“The winds will carry back……”［风将带回……］；另一张是一只红帆船，岸上有人招手。都是用白先生送的三色笔画的。

1942 年 10 月 10 日

国庆日，外面热闹非常，我一天没出门，坐在家里看书，过

得寂寞而惨淡。下午爹爹清东西，要到重庆开参政会。这次要搭周凤久① 的汽车。

1942年10月11日

顾先生来了，和妈妈谈起新女生指导朱君允先生，说学生们和她大吵。妈妈同情她，顾先生却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晚上吴洁如和陈俊来了，她们告诉妈妈一个消息，说陈上晓也死了。我听了张大嘴，几乎不能相信。妈妈也惊得说不出话来。我想起陈太太的苦命②，觉得人生无味，又想起上晓可爱的容貌，天啊！她是我平生见过的最美的女孩，那么娇艳，笑起来像太阳一样灿烂，怎么就变成土了呢？她的未来该有多少无量的美梦，该是个多么无忧的可羡慕的人儿！红颜多薄命，我又怎能否认这句俗话的定论呢？

1942年10月18日

和菁先到牛耳桥看乐山地区运动会。回来时走得很快，赶过冼岫③ 等。菁告诉我，那是冼的男朋友，他已和某女子非正式结过婚，有了小孩子，现在把妻子丢在五通桥，和冼玩在一起。

---

① 周凤久，20世纪20年代赴法勤工俭学，学土木建筑，曾任湖南公路总局局长，湖大工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南公路修建指挥部总工程师等。

② 陈太太的丈夫先死于肺结核，九个子女相继被这病夺去生命。最后死去的是一对姊妹花，上皞是武大外文系的高才生，毕业后不久就死去，剩下最后的也是最美的上晓也死了。陈太太后来出家当了尼姑。

③ 武大外文系三年级同学，因貌美被公认为武大的“皇后”。

我说冼真可惜，长得那么美而不知自重，菁说她不可惜呲。

1942 年 10 月 20 日

听说今天运动会很热闹，上课的人已寥寥无几。妈妈回来，同苏先生买了二百捆柴，还有一些零碎东西。钱不够了，要向学校借钱哩！

1942 年 10 月 21 日

文学史换了罗念生先生教，他的发音也怪极了。到图书馆借书，写了 *David Copperfield*［大卫·科波菲尔］和 *Nicholas Nicleby*［尼可拉斯·尼可尔贝］两本，只借到后者，有八百多页，真够我看的了。

1942 年 10 月 22 日

下午陆先生叫住我，告诉我平价布已到了，爹爹、妈妈每人一丈五，叫我写一张条子请总务处不要剪断。走到白塔街，碰见安祥、方蕐、冯家禄、余宪逸四人，她们拉我去看运动会。到会场时正赶上武大女生和技专女生赛排球，看得真开心，我们大胜，3:0。归途，落日的余辉在前面引路。晚上，接到《世界学生》，发表了我的第二篇翻译《我一生的大转折》，高兴之下，又鼓起文兴。

1942 年 10 月 24 日

今天天气极好。早上出去，坐在一块草地上背英诗。太阳抚着我的背，露珠在前面的草里亮晶晶地变颜色，真是世上最美丽

的珠宝，但是，不用钱可以得到，而有钱也不能将它占有。下午我们一同到山上去看武大正在盖的教职员宿舍①。那山上风景却是美极了。站在城墙上，一眼望去是寂寥的群山，山间和峪中垦着梯田，像一层层的楼梯，山上的梯田好像盘在头上的发辫。田边，镜子般发光的一小片，是一口小塘。城墙下是草地。城上的红土、石阶，引人遐想。我不能抵抗那发狂的好奇心，一定要从一处断壁上爬下来。那石级很陡，被太阳晒得发白。我爬下来，禁不住心底泛着野性的喜悦，好像变成了一个神仙。背后，远处的山巅上就是老宵顶，有一个灰色的圆形堡垒，颇富中古传奇故事的神秘森严意味。我简直疯狂地爱上了这地方，但也许房子造好后它就要变样了！

1942年10月26日

韦先生告诉我们，邮票加价到一封平信需要1.16元。真岂有此理，以后信都不能写了！晚上赵师梅伯伯和戴铭巽先生来了。赵伯伯刚从巴东回来。现在他们两个bachelor［单身汉］同居，倒也有趣。

1942年10月27日

妈妈看了我给仰兰的信，说我英文进步了。她又告诉我邮票不加价了，因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不批准。这就好，还能写写信。

---

① 陕西街尽头山坡上一处叫万佛寺的平地，武大借来为无房教职员盖了几排简易平房。干妈凌叔华自费在此盖了几间带一小楼的房。

1942年10月29日

下午第一次上经济课。先生是彭迪先，四川人。叶至美［叶绍钧先生之女］坐在我旁边，此外都是一年级的新同学，不认识。下午接到健哥哥［李荣梦，我大姑妈的独生子，父亲曾帮助他留学美国获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博士］送来的帖子，我们惊喜地看到那是张结婚喜帖，和一位叫赵一恒的女士。真有趣，他居然结婚了，我多想看看那位新表嫂！

1942年10月30日

早上菁悄悄地告诉我："蒋炎武被开除了！"我惊问为什么，她说是为了这次运动会上和人打架。他和老师吵，又殴打同学，校方认为"不堪造就"，开除学籍。我听了很生感慨，为自己放心，又为他摇头。下午接到雪华［王世杰先生的长女］的信，我站在走廊上凑光拆信时，心跳得多厉害呀！看完信，心沉重得像铅一样，想不到她长成这样了。她说得不错："我渐渐觉得自己心里的童稚之气已消磨殆尽，虽然我仍然嘻嘻哈哈如前，可是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已不再有少年人的眼光了。"什么使得她的热情化成冰呢？这是年轻人应有的现象吗？我很惋惜，几乎是悲痛，在我们之间的这一道沟是不容易搭桥的。她永不会再"年轻"起来，而我永不会走上"老练"的路。最后一个消息更重地打击了我："Deana Durbin① 死了，生儿子时死的，20岁！"有着一切幸福条件的人也会死！命运是什么东西，这么可怕！

---

① 狄安娜·杜宾，美国少年影星，以甜美的歌声著名，我们上中学时喜爱的影星之一。

1942年10月31日

今天是武大校庆，放假一天，并且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像球赛、书画展览、菊花会、平剧、话剧等等。但是我呢？一天没跨出大门。我还是被昨天雪华的信缠绕着，心里不痛快，只得在书里找安慰。她不能同情我，甚至拿我当孩子，讥笑我的不成熟。对于一切事感兴趣在她眼里是那么傻，我简直对她绝望了。她，朋友是朋友，但不会情投意合了。

1942年11月10日

下哲学概论课回来，碰见陈仁宽，他告诉我这次来的目的，是因为他们的英文剧① 有困难，找不到女主角。刘蕴和方蕐虽已答应加入，但不肯担任女主角，因为这角色太重要。前思后想，觉得只有我适合这角色，想请我演。我先推不会演，缠了半天，就说没有时间。实际上我未尝不动心，但明知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不能丢下功课，不能使爹爹不快，尤其不能让自己陷入昏乱的心理状态，我得保持冷静、清醒。我自知理智不够坚强，不能把握在某种场面下不被 spoiled［宠坏］。所以，让虚荣心受一次创伤吧。老实说，在我们等妈妈回来的时候，我很动心，很希望妈妈能答应，似乎有一股不顾一切舍身为艺术的狂热。但妈妈回来后，也替我推托，说我父亲不喜欢我参加活动。陈说如果我不答应，这剧就不能进行，只得换一个剧本了。问 *Miser*［莫里哀的喜剧《守财奴》］可不可以，妈妈说 *Miser* 很容易演，但没

① 原拟演王尔德的 *Lady Windermere's Fan*（《少奶奶的扇子》），因找不到演员而作罢。

有意味。他走后，我费很大的力才把自己的情绪压下来。晚上，正要读书，忽听窗外有人叫我，我一听是爹爹，快乐得跳起来，赶快下去接。果然爹爹回了，走了恰一个月。我们把他的东西清理好，有些是朋友送的，有些是他买的，价钱是不用提了，一小瓶白喉丸，就花了800元！他还给我们买了两包棒头糖，每块1.5元哩！我真惭愧，但又庆幸没有答应陈仁宽的要求。我宁愿做爹爹的好女儿，不要做名女主角！

1942年11月11日

吃过晚饭听爹爹讲重庆的各种故事、新闻，听得津津有味。然后回到桌上写*Oliver Twist*的报告。真困难。我有满腔的想法不能表达。当我要写一个重要的意见，不知从何说起，在摸索如何表达时，那意见已飞逝得无影无踪。我想如果让我用中文写，该有多省心呢！

1942年11月13日

饭后叔哥陪我到中国银行去取汇来的稿费54元，路上他告诉我一桩骇人的新闻：鄢××做贼被发觉，席卷而逃了。现在学校要开除他。我才知道鄢××就是鄢教授的儿子。回来我告诉爹爹，他也很吃惊："这真是奇怪得很，教授的独生子做贼……可见现在的教育，现在的大学是什么东西了。"晚上白先生来坐了很久。他说现在法国维祺［即维希，法国亲德的政府］政府已反德了，贝当已自动向美国投降加入同盟国，因为德军不遵守和平条约，开入法境。他们又谈了些国外的战况，最近形势很有好转。但一谈到国内，都叹气。爹爹讲了些军界吃空饷的事，说到

处都是一样，一层层地瞒上去。像公共汽车“带黄鱼”① 就是一例。

1942 年 11 月 14 日

晚饭后，我们到苏先生房里听她的侄子苏经国讲他从腊戍［缅北城市］逃回的经过。他是西南联大机械系毕业的。他说到日本坦克怎样夹在成千上百的汽车中混入中国国境，在惠通桥隔岸向宝山开炮，敌机怎样肆虐宝山城，他们又怎样在纷乱中弃宝山逃走，把自己的东西都丢在宝山了。他说桥对岸的敌兵，被一营国民党军队抵住了，终不得过河，最后桥被我们自行炸毁。他们逃难曾四五天没吃东西，饿得吃生豆子。在缅甸我军死亡无数，而英军保养得很好，逃进中国受优待。美国现在已有八九架运输机从印边飞到昆明，但完全由美国人管理，不许中国人插手，并且飞机到昆明下货后就起飞，因为美国人不信任中国人，说如果让他们自己管理一定要带化妆品之类的东西。我们觉得这也是事实，中国人应该惭愧。回来后，我的感情起伏。我想象战场上的悲壮，比较我们后方的死寂，觉得自己简直是个无用之人。我渴望着去前方，亲眼看看战斗中的祖国，亲自做一个战斗中的一分子。我要面对战争，不要让战争拖着我跑。战争啊！这以无可计量的物质、精神、热情、生命的牺牲换取来的无价的 treasure of pain［痛苦之宝藏］！我对我的祖国产生了无限的爱，祖国！这胸怀广阔、能够容纳一切善恶的慈祥老人！我爱它，因为我只看见它的美丽，不在意它的缺陷，如果用得着我报国，我

① 汽车司机收受贿赂夹带非法乘客。

不再吝惜自己的生命。

1942年11月15日

全家同赴湖南同乡会。九点半到江边，坐船到对岸，我们越过卵石滩，到目的地——楠木林。会场在河边沙滩上，就在一所大宅的门前。这房子以前是保育院，现在似乎驻了兵。会场围成一圈，布置得很好。只是江边风大，坐久了很冷。上午的节目多是硬性的，有爹爹、刘秉麟伯伯、妈妈、杨人楩先生讲话，有欢迎词、答词、选举、介绍等。休息时我和安祥跑到河边的高芦草里玩，手里抓一把，身子软软地倒下去，落在草窠里。在草里，看不见外面，只有一派江水横在眼前，给芦草切成一段段的。对面的山，像笔架，影子在水里。身下的芦草又干净又厚，躺在上面，对着景色，真有世界变成 unsubstantial［非实体］的感觉。

1942年11月16日

中午我们请苏经国吃饭。我很喜欢他的随便，不拘泥。他的眼睛很亮、很灵活，面色很新鲜，整个模样长得不错。我见了他就觉得怪亲热，好像自己的哥哥一样，不感到生疏不可近。

1942年11月18日

苏先生开教授会回来，说开会的结果，要打电报给教育部反对加薪制度（院长加400元，系主任加300元，普通教授加0）。

1942年11月19日

秋雨梧桐，愁杀人。可是这满腔说不出的情绪，又怎是愁字

可以表达的呢？整天都想哭，但哭不出一滴眼泪；我发狂地唱着悲歌，也不能把我的伤感送出一些。灰色，世界末日般的灰色，笼罩了一切。压在心头的惆怅，有谁了解，又有谁能慰藉？父母不了解我，同学更无知己，书本呢？不知怎地也失了效用。这孤单，这内心的寂寞，叫我到哪儿去申述！读 Wordsworth [华兹华斯] 的诗，几句便摄住了我的灵魂，我对它有一种突然的顿悟，而在以前我是不能领略的："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 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Some natural sorrow, loss, or pain, 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① 这，对于一切不可解释的无名烦恼可以包罗尽了。早上吃点心时，听见苏先生对妈妈说："我侄子今早走了，因为太早，所以没有向你们辞行。"如果是离别，我宁愿做行人。行人是有前途的，许多分心的事使他忘去离别。留下的人，却是伴着留下的空虚，闭起多余的嘴，垂下失望的眼，埋着寂寥的心，吞下无限的幽怨。我永不会忘记三年前的秋天，在那静僻的闭塞的黄梁子乡间② 经历的一次离别。我那时正患脚趾炎，痛得不能穿鞋。我趿着鞋走到门口，目送那行人的背影，直到看不见。回来，看看一切都没有变，只是缺少了生气。我待在窗口，向着一片广阔的田野，幽幽地唱歌。那情境是多么可怜。虽然现在情形又两样，我不过刚认识他，说不上什么感情，但我是那么喜欢他，觉得他和蔼可亲，富有朝气。但他去

① 华兹华斯的诗《孤独的割禾女》："要么是一支平凡的曲子，唱的是当今的寻常琐事？常见的痛苦、失意、忧愁——以前有过的，以后还会有？"译文录自杨德豫的《湖畔诗魂》。

② 1939 年大轰炸后，我家先搬到离城 40 里的敖坝乡间住。

了，不知不觉间，连送别的机会都没有，我怎能不有所失？妈妈告诉我好消息，说奶妈① 给我做了两双皮鞋，我听了欢呼："那我真成了大阔佬啦！"看了奶妈的信，我哭了。感谢她的一封信，居然把我郁了一天的哀情发泄出来。我再也不能怀疑世上有好人。奶妈，一个稍有知识的民间妇女，无论她的信写得怎么不通，她的感情是崇高的优美的。尤其使我心痛的是她仍旧按旧礼节和我们分主仆，这在我来看简直是社会的讽刺。我有什么资格被她称为"小姐"，她怎么就是我的仆人？我不过仗了我的幸运，生在"上等人家"。她是我的朋友，是的，我要把她当朋友对待。

1942 年 11 月 20 日

晚上，给这期新来的《文艺先锋》迷住了。我觉得里面的每一篇都很值得一看。严正的批评和精彩的描写，都给我的艺术良心一种正面的刺激。毕竟这个时代里还不乏头脑冷静、思想清晰的人。我应该怎样振作自己才成！睡前忽然心血来潮，把三年前黄梁子的一段别情写了一首诗，当然是不成样子，但确是真情的表现。

1942 年 11 月 25 日

昨天叔哥告诉我生活指导组有我的快信。信封上写的成都金陵大学蒋云成［蒋炎武］寄，还有谁！我气得不想拆，丢给菁，她一看就笑。又是那一套，以为我不回信是犹豫不决，还说他在

① 在珞珈山时我弟弟的奶妈，姓刘，湖南湘潭人，和我家感情极好。抗战之初回老家，开皮鞋作坊，一直和我家保持联系。

这学期看见过我三次，我也看见他，并且似乎想找他说话。这真是滑稽，我根本没有看见过他。他说这次被开除是学校的师生排挤他，与我的父亲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天晓得，爹爹直到别人告诉他才知道开除的事。信一共五张，不外是疯狂的自夸，他怎样有希望，怎样已在文坛上做了一颗光荣的星，将来对于世界的贡献会有多大！呸！我把信给了爹爹。爹爹说他真蠢，骂别人的父母而又希望别人和他做朋友！妈妈说“简直是个疯狗”。

1942 年 11 月 26 日

下午上英国文化课，干爹[陈西滢]的笑话真多，每课都要讲几个，我们笑得要命。晚上剖开了韦太太送的大黄柚子。我每天看着它呆呆地坐在桌上就心痒，到底把它开了，味很好，水多。

1942 年 12 月 5 日

晚上，受不了这几天良心的鞭鞑，终于下决心，动手写文章。我的材料早在心里，就是上崥、上晓的母亲。我又怕那不够，就把我那篇被弃的小说重新拾起来，和这篇拼在一起。我开始写了，直到打过三更以后很久才停止。

1942 年 12 月 11 日

上散文课方［重］先生带我们到图书馆去看百科全书和西洋文学丛书。我们在书堆里钻来钻去，快活得不得了，又自己悲伤，觉得生命太短，不能把这些书都看完。回来时安姐告诉我女舍出了一件可羞的事：老姚管挂号信，忽然发觉丢失了一封，他知道里面有一千元的汇票，急得要命，去邮局通知，叫他们不要

付款。邮局说后来是有一个女同学来取款，他们没给她，并且把她认清楚了。现在决定在星期日全体女生排队，让邮局的人来认。

1942年12月13日

江云娥说，那偷汇款的事还没有结束，不过人是知道了，多半是万××。

1942年12月14日

峨眉剧社要演《莎乐美》和《群鬼》［王尔德和易卜生的剧］，出了很引人注目的预告。

1942年12月17日

今晚女生宿舍开座谈会，讨论《莎乐美》和王尔德。请了苏先生、妈妈、朱君允先生讲。开始由陈玉美讲《圣经》里莎乐美的故事，然后丁景云（女主角）讲剧情。然后妈妈讲王尔德研究，像活图书馆一样，她把每个剧本请一个同学介绍内容，如《少奶奶的扇子》、《*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名叫欧内斯特的重要性》］、《不相干的女人》等，她才开始讲王尔德的生平、教育的影响、环境的影响、唯美派的主张。讲完以后，朱先生也讲了她的意见。相形之下，她讲得显得拉杂、不充实、没有系统。回来后，心里很满意。

1942年12月23日

我们班讨论这次郊游的计划，决定每人出25元，到乌尤寺去玩。可怜家里这一向正闹钱荒，学校里预支薪水，还有20天

才有新的，所以每天算就了只有 30 元以下可以用。今天一天装玻璃、买电灯开关等已用了近百，紧得很，可是钱还是得出，真是苦！我的画名一出，问题又来了，好多女同学请我画小人头、贺年片，拒绝又却不了情面，接受实在是吃亏，我已连着几晚耽误在这些事上，而且，我的心机、我的精力花在没有价值的工作上。她们拿它送给朋友们贺年，只把我当作一架制贺年片的机器，一点也不尊重、不鉴赏我的艺术！

1942 年 12 月 25 日

晚上没灯，我伏在窗口唱歌，窗外的景致打动了我，唱完歌，我拿了纸笔在黑黑的窗洞里写起来。我要练习在黑暗里写字，以后可以多多利用时间和地点，并且黑暗里幻想最集中。妈妈很赞成我这异想天开的办法。她似乎也很惊异，说："咦，奇怪，为什么这样一种方法，从来没有人尝试过，倒给你发明了！"想想以后可以躺在床上写作，多么可贵的能力①！

1942 年 12 月 26 日

午饭后赶到宿舍，同菁等一同来到河边，班上同学都在等着，于是坐船直下大佛寺，在一个半亭子半屋子式的楼上开宴。我们每人交了 25 元，所以东西很丰富。菁预备的游戏很有趣，有两个猜谜游戏是她事先和我商量好的。一个是由她猜数，她用手指按每个人的太阳穴，按我的时，我就闭嘴咬牙，咬几下，太阳穴就跳几下，结果她次次都猜中，大家惊奇的了不得。第二个

① 在黑暗中写字的方法，我一直持续到老。

是猜人，她猜时我模仿那人的姿态，她看谁的姿态和我一样就猜谁。除了一个 nobody [无人] 外，也是回回猜中。还有一个好玩的是每人在纸上写一问一答，然后交换纸条，交错中，凑成极可笑的问答。可怪的是居然有许多很对得上号，比方："你不吃饭吗?""我要吃粪。""你为什么卖弄风骚?""人家说我像猪八戒。""妹妹我爱你，你答应吗?""我只爱那大渡河的流水。"把我们肚子都笑痛了。

1942 年 12 月 27 日

下午天气很好，我们全家和张先生、苏先生到山上去看已完工的武大新教职员宿舍。房子虽不好，上面的空气、风景却好极了。晚上妈妈宣布，她的五幕抗战剧《饮马长城窟》告成了。我为她高兴，但想想自己一篇可怜相的小说还在不死不活地拖着，又急不过。

1942 年 12 月 29 日

向菁借了一本鲁迅的《坟》，那是一本短文集。我觉得他的思想和我的常常很吻合，我常想到而说不出的，他都替我说得很透彻，像《我的节烈观》，简直是把我常常愤愤不平的意见发挥出来了。我愿意看他的书，不是为了他的主义，而是借他的文字疏通我自己的思想，把我一团乱丝般的思想梳理出一个头绪，成为系统。

1942 年 12 月 31 日

1942 年的最后一天。我明知这种主观地分割时间是可笑的，

但也不得不在习惯前屈膝，于是，我居然伤心了。我悲哀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 1942 年，除非再生一个耶稣，不过那个耶稣并不是这个耶稣，而那个 1942 年当然不是这个 1942 年。我哭丧着脸向人诉苦："你看我连 1942 年都没写熟哩，现在又该换 1943 年了。"但时间是无情的，它要来终是要来。

一九四三年

1943年1月1日　星期五

在我的日记本里，这是第二个新年了，我的日记已跨进第三年度。若数数这两年里有什么进步，第一件就数我记日记的习惯养成了。到现在我已和它成了不能分离的死伴。我对它愈来得坦白了。我相信它不会把我的心事告诉别人。新年给我的第一棒是忙闹，早饭刚吃过就来一屋客。下午大家都出去了，我闷闷地坐在家里，洗头洗澡，弄到天黑。自己也觉得不甘心，于是一个人跑到山上，经过新宿舍的空房子，跑到我所 favour［钟爱］的城墙头，高高地站定。谷的一边传来可爱的牛叫，那一定是送牛奶的老王的家了。老王是个好人，我以后可以找他做一个淳朴的朋友。想想，在干草的芬芳里静听牛叫，看它稳重地嚼干草，看农夫妇默默地工作，偶尔给他们帮帮小忙，是很惬意的乐趣。但这种乐趣的可爱处就在它是偶然的点缀，好像吃惯了肉鱼的人，尝一口清甜的菠菜，觉得口中爽快。如果永远是菠菜菠菜又菠菜，恐怕味道要和草相近了。在深乡中过五年隐士的生活，我没有那么超逸，我承认！

1943年1月2日 星期六

晚上看话剧《莎乐美》。到浸礼会①，我们的座位在第四排中央，最好的位置。看后觉得不错。我喜欢莎乐美（丁景云饰），跳舞好看极了。灯光、服装、音乐合成很美的情调。在战时能看到这种软性的舞蹈当然很不容易，也就不用苛求了。

1943年1月3日 星期日

晚上摸黑路去白塔街看陈仁宽他们办的音乐夜，也可说是联青歌咏团的新年联欢会，感觉相当不错。有个人表演，有团体表演。丁景云的七面纱舞也来了，可惜舞得大不如昨天，也许因为缺少灯光、服装、舞台的关系吧。女声独唱，彭××，我要说她学得一身美国歌舞明星的皮毛，唱些酒店女招待的歌，态度既嫌轻浮，声音也不稳重，唱时耸动肩膀，觉得肉麻。刘啸云比她像样多了。数人合演的有宜姐们的《十六岁的小姑娘》，李惠英等人的《乱七八糟》，完全是凑趣。刘蕴、常绍温等人的《秋子》[日本人民反战歌舞] 还好。

1943年1月8日

奶妈给我做的两双皮鞋寄到了，一黄一黑，黑的样子好看，

---

① 就我所知，乐山的基督教会有三：位于白塔街的美以美会（卫理公会），没有大教堂；位于铁门槛的内地会属加拿大，是封闭型的；位于嘉乐门的浸礼会有座大教堂，武大常借用来演戏、开音乐会等。

我非常高兴，黄的太小只得送寄卖行① 了。寄鞋的邮费贵得吓人，共 100 多元哩！下午借了一本 Pepys［皮普斯，17 世纪英国日记作家］的 *Diary*，预备做报告交罗先生的。晚上看 Pepys 的日记，觉得别有滋味，看别人的日记！如果我死后我的日记被别人看了，如何是好！

1943 年 1 月 9 日

我喜欢 Shelley［雪莱］的诗，他的诗比华兹华斯的要甜，要浓，可是比 Byron［拜伦］的要深。他的感情柔极了，我如果生在当时，一定喜欢他。回来时我们几个开玩笑，我说："华兹华斯的诗也好，可是总不如 Shelley，为什么？因为雪莱又年轻又漂亮，而华兹华斯是个老头子。"她们都笑了。下午到文庙听朱光潜讲"文学与政治"，是给政治学会讲的。

1943 年 1 月 17 日

英诗课结束了。这学期我的功课自问最得意的算是英诗了，对于它，我可以说了解得相当透彻，这是先生抓得紧、讲得好的结果。从午饭后到临睡我一直坐在桌边写，写，写，抄报告。大功告成了，一共 14 页，不可谓不多矣，而且也不是"王婆婆的裹脚，又长又臭"。

---

① 大轰炸后就在鼓楼街我家原址上开了一家寄卖行，名"八一九"，武大师生纷纷送物寄售，补助生活。

1943 年 1 月 19 日　星期二

早上跟爹爹去买鱼，买了四条青波，261 元，14.5 元一斤。回来后帮忙清洗内脏，挂鱼，刚刚歇一下，爹爹叫我去买豆腐炒鱼子。一出门心里就急得发烧，心想一上午就在街上跑掉了，书也没看，越想越急，路又滑，走不快，气得要哭。好容易到白塔街拿了 pie，又买了豆腐，气冲冲地回家，就大哭一场。今天的报来了，上面载着中美中英新约的条文，爹爹念给我们听。中美的还没发表，中英的正文已发表了，无非是取消一切在华特权。真不容易，抗战以前我们只是希望着，没想到今天实现了。可这是胡适的功劳，现在给魏道明一手拿去。

1943 年 1 月 20 日　星期三

一上午又没完成计划。到文庙交了两个报告，抄了考表，我的八门课全堆在四天，星期三有三门，要累死了。晚上有文斗和石滰来吃饭，饭后他们就在爹爹房里谈话，门也没关，我在这边看哲学书，怎么看得进，二更后他们才走。我烦躁得用一根尺死命敲桌子。妈妈不许我敲，我更生气，爹爹过来把它夺走了，还骂我不爱惜东西，不懂事！我最恨听的就是这“不懂事”，于是我哭了。妈妈告诉爹爹是因为我不能看书的缘故，爹爹就说：“现在的教育是完全失败了，最好的学生也不过读了死书，其余一切不管。静远长到 20 岁也不算小了，应该可以帮家里很大的忙，现在是还要别人侍候，早上不起来，等人家东西预备好了请上桌吃。”这虽一部分是真的，但我早上起不来，实在是因为晚上睡得晚，睡得晚也是因为白天没有工夫做功课，而一家人来来去去地跑，心也静不下来。说我不帮忙做事吧，我一天到晚上

课，怎能在家里做事？不上课的时候，我也有功课要做，不能把我求学的时间全都贡献在管家上。像这样考试的前夕，所有的学生早就关在宿舍里用功了，我还要整个上午在街上跑，难道还不够牺牲的吗？这样的话，我住宿舍好得多了。

1943 年 1 月 30 日　星期六

戴铭巽先生送来一张东西，是许多毕业学生为爹爹发起的“端六奖学金”，发起人有一百多，可见爹爹对于学生的影响。

1943 年 2 月 1 日　星期一

下午去找冠瑛［蒋思道教授之女］，我们又一同去看何海平［何定杰教授之女］。她趿着一双破布鞋在一寸深的烂泥里踩，环境真是够坏的，连她自己都弄不清院里住有多少家，四川人，女人，小孩，还驻了一队兵。我们就在海平房里谈，门外就是天井，也是厨房，她妈妈在熬药，药气满房。可是海平还是那样有讲有笑，也只有她这样随遇而安的好性子人才能忍受这样的环境。她说下半年也许转到武大，我高兴极了。本来川大太不是读书的地方了，连先生都没有。她说朱光潜骂了程天放［川大校长］后，带了一批先生到武大来，川大只剩下一些脓包了。

1943 年 2 月 5 日　星期五

又是一天又忙又闹的日子。上午宜姐、贺今心、金根德、叔哥来了，在家吃中饭。下午爹爹、妈妈出去拜年，我们出去散步，雨渐渐下大了。回来后，听见远远的锣鼓声，知道是火炬提灯会的行列来了，打伞跑出去看。就在铁门槛看见他们走下来。

队伍是相当热闹的，各种的灯笼、纸屏、旗子，花花绿绿。最有趣的是几乘纸扎的花轿，抬着一个个很小的小孩，扮成军人、农人等模样，怪神气的。还有一条大龙，是绸子扎的，可是还没点灯。这是庆祝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活动，可是恰巧定在旧历大年初一，恐怕一般民众还以为是庆祝新年哩！

1943 年 2 月 8 日 星期一

今天是我 20 整岁的生日，是我的日记里第二次记生日了。如果在战前，20 岁的生日该是多重大的一回事，可是现在已不成一回事了，我自己也无意"做生"。但爹爹、妈妈还是请了客，不过并不专为我，因为干爹和桂质廷要到美国去，上午忙着洗地板，到厨房切菜、切肉，到 12 点才弄得像个样子。小滢、干妈来了。干妈送我一个订做的大蛋糕，奶油很多，好看极了；又送我两支小洋蜡，预备插在蛋糕上的。最难得的是一把小折刀，银色，很精致结实，正是我所没有的。我又把我的画挂在饭厅墙上，一共大小 15 帧。不久桂先生、太太也来了，就上桌。先把糕上的小蜡点着，然后吹灭移开，吃饭。最后的鸡汤是用我们喂了一年的大母鸡煨的，足足六斤半重。天天看见的那只又笨又驯又可怜的大鸡，不一会就到我们的肚里去了。人待其他动物既是这样不留情，又何必怨天公待人太苛?！晚上妈妈睡在床上，说："静子 20 岁了。"我说："马上就要到 40 岁的。"她说："那到底还要很久。你看我过了这一世，还不到 50 岁。"我说："一个人的生活真正的开始大概要在十几二十岁以后，以前不算。我以前过的可说不是生活。"妈妈说我太没有生活了，劝我下年还是回宿舍去住。我说下学期想参加陈仁宽他们的歌咏团，她也很赞

成。她说我是被爹爹管得太紧了，其实小孩子应该有他们的生活，不能弄得像个老太婆。我们谈起爹爹的性格，他既不为名，又不为利，更不为势，而 immortality［不朽］他也不见得希望，不懂他有什么目的。他回来后，我们问他，他说为什么，生下来不能死，就得活，而活有各种的方式，他采取著书立说一法，什么也不为，而国民生计和个人的 immortality 都是附带条件。我说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志气野心了，名利权势当然我不问津，而 immortality 又极空洞，我之所以想从事写作，并不为什么，只是不得不如此，因为我自忖也许还生就这种能力。后来我又说，如果我真有什么野心的话，我想也许是要影响中国人的心灵，使他们向好的方面走。妈妈说这就是 Spiritual power［精神力量］。

1943 年 2 月 13 日　星期六

下午妈妈叫我和弟弟去看干妈，昨天干爹走了，她一定很寂寞。我们走到县街，就看见街上塞满了人，街心停着一乘乘的花杠子，抬着穿彩衣的小孩儿，有的小极了，乖乖地坐在上面，有些还摆着姿势。到干妈家，小滢听说有龙灯，一定要拉我出去看。过一会队伍来了，的确是相当可观，彩杠不知有多少乘，没数，还有两条龙，一些镀金的古兵器，许多罗伞、旌旗，满眼花花绿绿的，夹着震耳的锣鼓，真够一般民众享受的了。原来今天是阴历初九，农民节，特地庆祝的。据说款子是商会捐的。

1943 年 3 月 17 日　星期三

午饭后我们出去看农民节的提灯会，和上次差不多，只是更扩

大了。通江坝有一条草龙很精彩,花费既少,又脱俗,非常聪明。花杠子里有小孩扮的签订新约、同盟国外交阵容等,算是新东西了。

1943 年 2 月 18 日　星期四

妈妈从顾先生那里回来，给我借了一部《红楼梦》，我很高兴，这部世人皆知的名著我还没有过过目，我一定要好好看。

1943 年 2 月 20 日　星期六

下午和宜姐、安姐、叔哥去五通桥，伍善冈大哥请去玩。到对河已两点钟，我们飞快地走，我的脚又磨起了泡，只得忍痛快走，因为非在天黑前赶到不可。到牛华溪才三点多，吃了一碗豆花，又拖了痛脚走，一路说说笑笑，还不算苦。到竹根滩天已快黑，五点多钟，我们吃了些面，然后过河。船夫要 10 元，也只得由他。到河中央天已墨黑，只听见水哗哗地响，前面是西坝的光，后面是竹根滩的光。到西坝走了一截路就到焦油厂。他们的职员宿舍很好，房子小而整洁，年轻夫妇们住很够。伍太太（丽姐，杭嫂的妹妹）是个矮胖个子，却非常灵活。皮肤粗黑，大眼睛，细长眉毛，牙齿有一颗歪得很动人。人极和气殷勤，很会交际，但和蔼可亲。她的小毛毛才七个月，可爱极了，皮肤莹洁，亮眼睛，小撅嘴，有一个圆圆的小酒窝，很懂事，顽皮，一点不怕生。我们一去好像到了老亲戚家，大家谈笑，十分融洽。

1943 年 2 月 21 日　星期日

上午下小雨，我们同丽姐到地里摘菜，中午就吃这新鲜菜，又甜又嫩。下午雨止了，伍大哥陪我们到小河坐船。一路绿色晃

晃，非常舒服，回来时经过西坝街上，买上肉，回来包饺子。

1943 年 2 月 22 日　星期一

下午参观工厂。伍大哥带我们看筛焦煤，又上一个大炉子看烧煤。我们跟他小心翼翼地跨过一个个的烟囱，走过一处正在冒烟的火口，煤烟把我呛得几乎跌下去。然后焦油出来了，经过一个个大管子，高塔，分解成汽油，现在大桶大桶地出产了。晚上参观厂里的集团结婚。

1943 年 2 月 23 日

一早就收拾起程。我们恋恋不舍地和他们道了别，伍大哥送我们到船上。想起这热心诚恳的主人夫妇他们困苦的情形而为我们大大破费，觉得歉然。想起这几天无忧无虑的自由生活，觉得这样的日子不可多得，永远是回忆中光明的一段了。途中吃甘蔗，歇息，看旧式盐井。这种装置我极喜欢，最富 rustic［乡土］风味。我们看的是一对鸳鸯井，就是两个井，共一根绳打水，一上一下。两井相隔很远，粗的竹索子从空中挂过去，中间是牛房，用牛拉绳。井是菜碗口粗的一个洞，深约数十丈到一里，我们看见竹索子下到洞里，上面大轮子转个不停。等了十几分钟才见竹索子上升，升了很久，看管的人知道快到了，就拉一下铃绳，通知那方的人，于是轮子转得慢些。果然不一会儿竹筒子吊上来，一直上升，冲到顶上的管子里，长约五六丈。筒底出来后，看守人把它移到一个浅浅的半圆石槽上，拔开塞子，盐水就倾出来。上面的压力大，所以泻得很快，水声大震，白沫满地。石槽里有竹管通出去，一直流到煮盐的房子里。这是最旧式的盐井，我真爱它的 primitive

[原始]味。看守人说这井已有几百年了。沿路都是盐井,最新式的上面有棕顶,盐水经过棕顶流下来,密度加大。

1943 年 2 月 25 日　星期四

上午去注册，顺便看成绩，公布了语音学（85 分）和英诗（62 分）。我一见英诗分数，又羞又好笑，到大学来得“丙”还是第一次，而且是英诗，我自以为成绩不用担心的。谁叫我做题太慢，以致掉了一整题哩！蕴得了 36 分，朱先生真厉害，彭说她和蕴去找过朱先生，朱先生很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先把英诗放在一边，把普通文法拿来看看再说吧！你的基本文法都不够！”那么，我掉了一整题还能及格自是不容易了。

1943 年 3 月 3 日　星期三

阴惨惨的天，死沉沉的空气。上午四堂课只上最后一堂英诗，好不泄气。听说罗念生先生到成都去了，因为一位美（?）国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学者久仰他的大名，特来拜访他。也许他就不再回来，到燕大去了。回家后，妈喊我一同到苏先生那边听故事。苏先生的故事真的有趣，讲的是明末一个遗臣独孙的遭遇。这是一篇真实的自述，作者在写成后就病死了，还不到 20 岁。苏先生把它改编为白话文，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法写出来，把他经历的事在临死时回光返照的一刹那重演出来，根据柏格森［法国哲学家］的时间主观学说。这真是很特出的趣题[1]。回来后，

---

[1] 这篇小说大概就是《回光》，载《文学创作》1943 年 6 月号，后收入《秀峰夜话》。

妈妈忽然说："如果你真有聪明的话，可以试着写一种有趣的离奇曲折的小东西，倒可解解闷，又可试验自己的能力。"我说我总有一种成见，好像不是抗战题材的作品就不合时宜，而八股不合我的性格。她说，一个文学家的思想不能太严肃，有时也要写点轻松的东西调剂一下。虽然我口里还在分辩，然而心已活了。我发现自己对文学还是有极浓的兴趣。现在的郁闷不过是一时的不如意，遇了阻碍以致活水凝滞罢了。可是要写小东西也真不容易，虽然不要深刻的思想，可需要熟练的技巧和灵活的想像力，我是否真具备呢？

1943 年 3 月 4 日　星期四

昨夜半夜睡不着，给小故事激得兴奋了。我想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很要好，可是女孩子的狗的名字被男孩子怀疑是另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最后才弄明白。这真是个异想天开的故事①。

1943 年 3 月 8 日　星期一

国际妇女节。上午月珥塘市民开会，妈妈还被请去演讲。到图书馆借 H.G.Wells 的 *Short Story of the world* ［威尔士：《世界史纲》］和 Hudson 的 *Green Mansions* ［赫德逊：《绿庐》］，一本也没借到，失望极了。晚饭后妈妈、苏先生和我去女生宿舍开会，请的先生有朱光潜、赵师梅、叶孟安，还有桂太太［许海澜］、Mrs Hockin［韩牧师］等，主席方秀如，司仪刘珍宝。宜

① 后来我写出来，名《义麟》，未发表。

姐微愠地告诉我：安祥又答应了南友剧社演《日出》，无论怎样劝她也不听。我了解安姐的心理，她是不能抵抗引诱的。我的弱点和她一样，但我能约束自己。

1943 年 3 月 9 日　星期二

上午陪彭智慧去方重先生家问书。方先生告诉我们，罗念生先生在成都一家英文日报做事，文学史改由他教。晚上刘弘度［刘永济］伯伯、伯母和戴先生在家吃饭。刘伯伯大夸我的画，真是没想到。他这样一位崇拜国故的老夫子居然欣赏西洋美人画，我真不胜荣幸。晚上妈妈发现我贴在书底的一张画 Evening Twilight［黄昏之光］，大大惊奇，说好得不得了，expression［表情］微妙极了，一定要把它裁下来装在相框里，说这是我的画里最好的一张。

1943 年 3 月 12 日　星期五

总理逝世纪念，放假。南友剧社演《日出》，请我画广告画，我向鲁巧珍借了一本《日出》做参考。看了一会《语堂随笔》，觉得无聊，就回来了。不一会陈恩沛、鲁巧珍送来纸和颜料、画笔。我对着这些大纸觉得心惊，但我决定好好地干干，试试自己的能力。

1943 年 3 月 17 日　星期三

下午试着画《日出》广告的小样，异想天开地画了一个太阳脸，下面一群青色小鬼往洞里钻。然后设法把六张大纸拼起来，可是纸太大了，爹爹帮我设法用竹竿挂了纸再挂在墙上。下午是

教授座谈会，和 Dodds 教授座谈，张先生和爹爹都说有许多先生发问幼稚，使 Dodds 面子上不好看。我们决定星期六请 Dodds 来家，爹爹要我画一张画送给他做纪念，妈妈提议画“East and West”［东方与西方］，以两个女孩子做代表。真奇怪，爹爹现在对我的画很感兴趣，非常关心的样子。

1943 年 3 月 18 日　星期四

第三堂又是 Dodds 的，题目是 Modern Poetry［现代诗歌］，可是我们听不大懂。试着画送给 Dodds 的画，画了两个小孩坐在树上同看一本书。

1943 年 3 月 19 日　星期五

上午的演讲不去听了，在家赶了一天的广告画。先用炭片在纸上打粗稿，成个样子了，用毛巾轻轻擦去，用铅笔打稿。先画陈白露，跟着就上色了，白露的脸画得美极了，皮色、眉毛、嘴唇，都可爱得禁不住我喜欢，尤其是眉毛，我认为那正是林黛玉的眉。下法文课后立刻回家，吃了两个饼就到团契室参加联青合唱团唱歌。陈仁烈先生和黄干事是指导，各声部都来得很多，唱的是《我所爱的大中华》、《垦春泥》、《胜利进行曲》和男声二部的《行军乐》，唱得非常起劲，我喉咙都唱哑了。

1943 年 3 月 20 日　星期六

回来后不久，房子已布置得很好，一会 Dodds 教授来了。干妈和林春猷先生也在场，我简直不敢启口，没有说一句话。Dodds 似乎不很欣赏画，当我把画送给他时，只客套地夸了两

句，并不十分感兴趣。吃饭时他们尽讲些 cooking［烹饪］，很没意思。他走后我回到我的广告画上。安姐要赶回去排戏，她饰《日出》中的李太太，角色虽不重要，但一直没让爹爹、妈妈晓得。

1943 年 3 月 21 日 星期日

加紧画《日出》广告画，午前画好了。最得意的是白露的衣服。本来上的浅绿，不好加花，我就用黑色画黑白半圈，用红色画全圈。这么一来既够艳，又不太俗。可是别的都很不理想，也罢，反正我完成了它。

1943 年 3 月 22 日 星期一

我画的广告已贴出来了。听鲁巧珍、章宁华等人的口气，似乎都不满意。他们说："不画人，只画些风景作背景，淡淡的，再在画上写大大的艺术字就好了。"我心里当然不高兴。我花了几天的工夫，累得手酸背痛好不容易画好的，他们不说好就罢了，还要吹毛求疵，太不近人情了。既然以为那样画法好，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问他们怎样画时，只说"随便你画好了"。现在我依自己的意思画了，又东挑西拣。我心里虽不快，但也不表示出来，何必跟他们计较呢？幸亏我画它有我的用意：我是为了检验自己的能力到底怎样。如果我一心为讨好某些人，那我这一回岂不惨了吗？

1943 年 3 月 23 日 星期二

上午到宿舍找蕴，她抓了一本圣歌集和我合了几首，我觉得

她人很可亲，爽直、坦白、温厚、随和，以前我老是把她看成交际花式的女孩子而不屑于和她交往，现在我渐渐地很喜欢她了。我得到一个新观念：不一定只有不平凡的人才能做朋友，只要她待人诚恳，总是很可信的朋友。下午和叔哥、宜姐一同到千秋照相馆取相片①。一看，不由得吓一大跳，我的头歪得不像样。但看久了，渐渐不觉得了，而且越看越觉得好。并不美，但有一种娇憨神态，是我的相片从来没有的。我极喜欢这张相片，因为它包含我们这一家。我有这么多姐姐哥哥在一起，是从前所希望不到的。在我的生命中，这样亲热的一段总是极可留念的。

1943 年 3 月 24 日　星期三

姜裁缝来了，给我量了皮袍尺寸。这是沪舅舅留下的旧皮袍，现在改了给我穿②。

1943 年 3 月 26 日　星期五

我们四人在教室里胡扯。我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快乐，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痛苦。菁在旁以哲学家的姿态评论说："就是因为你不知道痛苦，所以你不知道快乐。"蕴说菁最爱看俄国小说。菁说是的，她不喜欢 *Oliver Twist* [《雾都孤儿》]，也许是它不合我们现在的时代需要。我心里想，真正的文学是没有时间性的。彭说菁有她的理想，所以永远活得有意义。我说如果我到将来不得已的时候，要求宗教的安慰，我一定信佛教。蕴天真地

---

① 我全家四人加上三位堂兄姐的合照。

② 那时穿衣除了亲手缝制简单的单衣，就是请裁缝来家成批地做。

问："为什么？"她奇怪我为什么不信耶稣教而要信那土里土气的佛教。菁冷笑："我永不会在宗教里求安慰。"我们四个人的 type [类型] 是非常明朗化的。彭是个懦弱的 sentimentalist [感伤主义者]，蕴是个无所谓、没有目标的"女人"，菁是个积极的、入世的、主义的追求者，而我是消极的怀疑论者。我从没听过菁一句心里的话，或是任何把自己剖露给别人的行动，也许她对"同志"不是这样吧！她永远隐藏自己，使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一个神秘，一个谜。彭笑着说："我了解你，你有你的理想……"她泼辣地说："你就不能了解我！"我很不快，但我不作声。我的嘴软，不愿意说出伤人伤己的话，不然我真会说："菁是只能让自己看透每一个人，而不能让别人看透她的。"我以前太信任她了，我把一切关于我的事都和她谈，和她商量。她几时也回报我？她几时对我表示一种由衷的同情？没有！我再也不伤心了，再也不痴心了。以后多半是各走各的路，互不相涉。我永远不会走进他们的"队伍"，也不希望他们闯入我的天地。

1943 年 3 月 29 日　星期一

黄花岗纪念日放假。全家过河到刘［秉麟］家过一天。天气是明净的春天，舒服极了。上午我在厨房帮忙，饭后天更好，我们到东山小学去玩，一路上看不尽碧蓝的冰天，雪云，满山深翠浅绿的树和红得透明的叶芽。小学的许多先生都是武大的学生，出来招待我们。又到刘廼诚先生家吃春卷和面。到家七点，还没坐下，就被顾先生找去看《日出》。今晚预演，附带招待［南开］校友家属。我和妈妈去了。到浸礼会，我又给拉进去提词。提了一幕，累得不亦乐乎。第二幕我就下来看。以他们的经验来说演

得的确不算差。

1943 年 3 月 31 日　星期三

几天来郁在心里的积念终于突破阻碍出来。我要开始写一篇新小说，就是早就决定了的题目，一个轻松的有关孩子的故事。开始写就觉得很成功，我一定要完成它，然后再写那个悲惨故事，同时寄出去。晚上妈妈把安祥演戏的事告诉爹爹，他们都说没有办法。我们又谈到各人所学，秋华、雪华［王世杰先生的两个女儿］学理工科，因为她们家轻视文学，以为文学本是消遣的东西，不必下工夫去学，随便写写玩玩就行了。小松［周鲠生先生的次女］是除了文学就没得可学的，她是个重情感的人，理性极少，恰和松姐这理性的头脑成对照。妈妈说我的情感是内向的，心思深刻，并不是如我所说的冷冰、无情。而她自己是外向的。干爹说过这话："静远是 emotional［情感内敛型的］，兰子是 sentimental［情感外露型的］。"

1943 年 4 月 1 日　星期四

看《大卫·科波菲尔》，看到全书最惨、最紧张的地方了：tempest, shipwreck［风暴、翻船］，斯蒂福兹和汉姆之死。这结果我早有预感，却不料是如此惊心动魄！看了这，我才认识到狄更斯的伟大。和《雾都孤儿》一比，难怪有人说后者是 immature［不成熟］。看了这，我看到自己的卑微贫乏。

1943 年 4 月 4 日　星期日

继续写小说，越写越有劲。不论它会不会给我带来名和利，

单只 m' amuser［法文“自娱”］就够报偿我的辛劳了。我现在知道一个文学家之所以为文学家，不一定求外在的好处，只是为了本身灵性发泄的需要，为了满足创造欲！至于结果，往往不必顾虑，也不及顾虑。笔不停尖，一直写到 12 点，这篇小说完成了，我的轻松可想而知。下午到东山小学开英文会。天气只能用 fine［美好］一词表示。河水清平，水底是蓝天白云，船在云上浮着，我简直想往下跳，跳到那松软的云堆里。安祥来告诉我明天南开校友会校友到马鞍山郊游，每人只出两元，马鞍山水泥厂的校友请我们吃两顿饭。又是一天不能做事，可是我的小说恰好完成，而文学史又考过了，两天春假，该当慰劳一下，痛快地放怀要耍。

1943 年 4 月 5 日　星期一

今天是张伯苓校长的生日，马鞍山的校友请我们武大的校友去吃饭。女校友除刘珍宝、张凌燕外全体出动，有焕葆、安祥、余宪逸、冯家禄、鲁巧珍、章宁华、翟一我、钟可仪和我九人。在安澜门等齐了人，坐船直下马鞍山。船上我们大声唱歌。焕葆和余、翟邀我加入她们的小歌咏队［南风合唱团］，我也高兴地答应了。上岸后，一会儿就走到水泥厂，胡先生、太太招待我们在运动场上玩各种设施，最有趣的是“四人飞”，谁都爱玩，可是不容易玩好，力气不足的就在地上拖。然后在沙滩上开会，会后就划船。然后上岸到一位杨先生家去吃面。杨太太长得很惹人喜欢，丰满的身材，可是小巧玲珑，脸上笑容可掬。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她是个聋子，和她说话只要在空中画字她就懂了。我为她惋惜，她打扮得相当 smart［入时］，可是很合身份，我觉得她对

于美一定非常敏感。胡太太却和她风度不同，她非常雅淡，不加修饰，和蔼可亲。她也是满脸笑，是发自内心的自然的笑。她脸的侧面迷人极了，眼睛、睫毛、鼻子、下颚搭配得十分可爱。我欣赏杨太太的娇媚，我亲近胡太太的大方。鲁巧珍今天十分沉静，但她那慵倦的大眼睛和灿烂的笑使我常忍不住要看她。她是我所见的女孩中最懂得风韵的，而女孩中除了我也许感觉到这一点的不多。回来时是走路，一路唱歌，不知不觉就到了蓖子街。我仰头望着前面墨绿的山，感到那是我小说里的背景，正是我想象中的山。天已全黑了，路旁草里和崖洞里萤火四处飞，我一定要想象那是小仙人提着灯笼游来游去。我十分满意今天的郊游，因为我自己的兴致始终是高的，因为我决心过一天放怀的日子。

1943年4月8日　星期四

《大卫·科波菲尔》看完了，心里的感觉是说不出来的。狄更斯在序里说："在经过两年的想象工作的结尾，这枝笔是怎样悲哀地放下；或，当著者头脑中一群人物就要永远离开他时，他怎样地觉得仿佛把自己的一部分投入了淡忘世界……"① 也许我的感觉可以用这一句来表示，所不同的只是他是创造者，而我是欣赏者，他的感觉要比我深切得多罢了。我没有看完时，是多么渴望翻到最后一页，但当我合上书，又希望我仍旧在看它，而且永远看不完。我翻到 G.K.Chesterton [切斯特顿] 的 Introduction [导论]，觉得他的偏见很深，他几乎暴君式地垄断别人的思想。他说狄更斯这书的结果是个 fault [错误]，因为他不该"依从英

① 日记中抄录原文，译文采自董秋斯译的《大卫·科波菲尔》。

国关于移民的乐观观点”。他说科波菲尔自私，把一切于他不利的角色都远远地送到澳大利亚…… [下面大段引原文，从略] 他这样一说，我似乎也不得不随他的思路走去，觉得他是对的。但他的导论是太偏了，还有一些我感兴趣的他没有提到，比如Miss Dartle [达特尔] 和斯蒂福兹、摩德斯通兄妹我极感兴趣。Miss Dartle 的强烈的性格、野性的爱情、残忍的愤怒都是在狄更斯的平和的人物里稀有的，我把她当作珍宝。斯蒂福兹的死是全书中最感动我的一节。我不是痛惜他死得惨，而是惋惜没有看到他活着面对他的过错，或面对他幼时的好友。他一句话都没说就死了，使我心里生了一个填不满的空缺，我为大卫最伤心的也就是这一点。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处理方法叫我惊奇又佩服，这是舍得，这是决断！摩德斯通兄妹是黑与重的象征，对于这种极端的性格，我怀着一种带恨的爱好。其他人的性格，我不是嫌平淡就是不够了解，像米考伯这人我永不能了解，所以我讨厌他。

1943 年 4 月 9 日　星期五

下课回来吃了一个烧饼去联青合唱团，今天新学 *Come where the lilies bloom so fair* [《在那百合盛开的地方》，汤普森词曲]，我早想学的歌。

1943 年 4 月 10 日　星期六

开始看*Pilgrim's Progress* [班扬：《天路历程》]，一本小小的绿皮书，非常玲珑可爱。我明知内容不会有趣，但我认为应该看它。晚上练歌后他们送我回来，一路在陕西街高歌。到家爹爹、妈妈说我们不该在街上唱，扰乱治安是其次，这陕西街不是

安静地方，时代不是太平时代，街上的驻军［“三二补训处”］对我总有不利。我自己也感到有危险。我崇拜前线打仗的兵，但痛恨后方驻扎的兵！

1943年4月13日 星期二

昨晚三更后很久才睡着，因为想起一篇新小说的题材，我想以《疯子》作标题写一篇社会讽刺小说，以讽刺大学生为主题。想得兴奋了，恨不能爬起来写，因为我知道不记下来，睡起来就忘干净了，但我终于没有勇气这样做。以后真要实行枕下放纸的办法了。今天的工作是看 *Mill on the Floss*［《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第一个印象是 George Eliot［乔治·艾略特］专好发议论，写一段故事，必发一顿议论。幸亏故事还有趣，而且文笔流畅，不然真看不下去。记得南强从前看过译本［《河上风车》］，写信告诉我这悲剧的结果，所以我现在看起来处处都有一种 tragical［悲剧的］的预感，时时想哭而且预备着哭。第二件工作是抄完我的创作《义麟》。晚上妈妈看了，竟大笑，说写得好。后来又送给苏先生去看。爹爹这一向很不舒服，那个胆的毛病又在作祟。我很难过，悔恨自己常跟他作对，使性子，不想想他已是近六十的老人了。自私的人是该遭诛灭的，何况自私到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知爱护。我想起自己小说里的一句话：“反省，反省，平心静气地反省，别让盲目的冲动将你的真性蒙蔽。”试吧，试试自己的价值！试着变伟大些！

1943年4月14日 星期三

看 *Floss*，对它发生很大的兴趣，因为同情 Maggie［麦琪］。

我非常爱她，因为她和我有点相像。晚饭后全家人到城墙上散步，到白家坐了一阵。白先生讲了一件奇事：最近领的平价物并不是学校要求来的，而是私人用学校合作社的印去冒领领来的，哪知不机密，落到学校手里，学校将错就错照收了。现在那人已查出，但不知道是谁。

1943年4月15日　星期四

向邵浩借了一本徐讦的《鬼恋》。看完后，觉得写得还不错，并且大体上算有趣的，但美中不足的是，他不该把一个凄艳的神秘的故事插进一段现实情节。像这样一个故事，最好是 out from the darkness, and returns to the darkness where it comes from [来自幽冥，仍归于幽冥]，来踪去影都模糊，才衬出一种超凡意味的美。但他把一个好好的鬼故事硬插进一段人间的革命事件，足以破坏整个的和谐，是画蛇添足。整个故事大体说来是种唯美的文字，如果要找一点意义的话，那就是对话间流露出来的一丝哲意，对于人和鬼的观念的看法，这一点写得很好。妈妈看后也这样说。她说像“美得过分也就是不美”、“美也有美得可怕的”这些句子就很有意味。她又说后来那小护士的出现没有必要，对于故事的发展没有一点影响。我想作者所以加进小护士是为了加重鬼的迷人，可是却来得 awkward [笨拙]，反而成了一个累赘。

1943年4月19日　星期一

上纪念周听杨东莼讲“谈生活”。听的人真多，许多人没位子坐，站在旁边。他讲得很短，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论点，不过很动听，穿插一些逗笑的句子，叫人不得不笑。听完和张韵芳、刘

琅一同下来，张说他好像没讲出什么来，可是实际上是讲出来了。我补充道："他不下定义。"她说是的。我笑着说："下定义是不容易的，很危险。"张大笑道："对的，危险，这两个字用得好极了。"

1943年4月22日　星期四

晚饭前全家人到城外散步。河边的风景有一种透明的美，淡红、淡蓝、玉绿、乳白、可爱的嫩色。Mill看出味来了。现在我偷巧，遇到长而无味的描写文字就跳过去，专门找对话看。看到Maggie和驼背孩子Plilip的相遇，起先担心他们两个以后会相爱，因为我不喜欢驼背，但我渐渐感到自己的自私和卑下。Maggie的爱多么伟大，她对于残废人有更深的同情。她注重精神的美，忘去形体的缺陷。我和她一比，显得多么渺小！我爱形体的美，说不定更甚于精神的美。

1943年4月26日　星期一

上经济课彭迪先大谈通货膨胀，讲得有声有色，眉飞色舞，的确相当动听。听说他要到川大去做系主任哩。下法文课后陈仁宽叫住我，他说Lily歌里女高音和男高音duet［二重唱］一段想请我唱，男高音已请了朱明，我答应了。

1943年4月29日　星期四

下午三点钟黄干事和陈仁宽领我到女舍后面的外国人家，大概是那讨厌的老洋婆子的房子。陈告诉我她一个人住这一大幢房子，我心里很不平。过一会儿朱明来了，我们开始练duet一段。

回来后爹爹神秘地笑着告诉我："王嫂偷嘴，被我发现了。"我帮他拣米里的稗子，因为明天请客，不好让客人吃糙米。他一面说王嫂靠不住，一面埋怨妈妈不该把苏嫂遣走，苏嫂手脚干净。吃饭前不知他和妈妈因为什么又争吵了，爹爹赌气不吃菜，很快就吃完了饭。我端了一碗鸡血汤给他喝，他说："我绝对不喝，你们自己喝好了。"我洗过脸，看见他很不痛快地坐在摇椅上，就过去和他亲近亲近。他似乎伤感地对我说："你们以后……你是不要紧了，有这样大，以后好好做人就好了。"我觉得这话奇怪，问他为什么，他只说："不必讲了，没有办法的事。"我只得走开。我心里万分沉重，觉得爹爹太可怜了，辛苦一世，到晚年还事事不如意。妈妈也是，总要拂着他的意思做事，但这能怪妈妈吗？她是一点错都没有。谁造成的？悲剧的制造者！他们年龄的差距，兴趣的不同，见解的分歧，同时两人都具有强硬的个性，造成不可避免的悲剧，我想去和妈妈说说，请她以后不要逆着爹爹的意思，但当我走出去，只见妈妈拿着锄头在锄地，矮小的身体好像要给锄头带倒了似的。我心里发酸，就在走廊上流泪。痛苦的人生，可怜的人类，矛盾的感情，一切，一切，总结起来都是悲剧！没有一个人是罪过的，但没有一个人不受罪。过了一会儿，妈妈走来忽然发现了我的眼泪，悄悄安慰我道："不要管他，他就是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可怜的妈妈，她误解了我的心情，以为我为爹爹拒绝我的汤而生气。我没有解释，只连说："不是，不是。"无辜的人啊，一切不睦都出于不能互相谅解，哀哉！

1943 年 5 月 2 日　星期日

晚饭后去听陈仁宽和黄干事借 Hockin 的留声机唱片。我们

听了三套片子，第一套是舒伯特的 *Unfinished Symphony* [《未完成交响曲》]，由黄介绍作曲者的生平，共四张片子。第二套是六张，英国圣歌作曲家所作，表现耶稣受难的经过。第三套也是圣歌，只有一张。我最喜欢 *Unfinished Symphony*，听后感动极了，尤其是心灵在渴了这样久以后。

1943 年 5 月 3 日　星期一

今天接到一封很厚的信，署名是中国青年社。我很奇怪，拆开一看，令我大吃惊的是我那久违的失踪的稿子——我的第一篇小说。里面附了《中国青年》给我的一个条子，说我的文章在措词结构上都没有疵瑕，但可惜他们不是纯文艺刊物，所以不能登载，退还给我。妈妈说这一定是徐仲年自己停了杂志就把这文章随便往别的杂志一送，请他们代载。我心里却有说不出的安慰，但又伤心。安慰的是这篇我已不喜欢的、不成熟的文章，终于回到我手里，没有被载的危险；伤心的是我的处女作竟如此被人作践。

1943 年 5 月 6 日　星期四

晚上没灯，我们和苏先生、张先生坐在廊下闲谈，谈到孔祥熙要来嘉定，又说起他在成都同各大学开谈判的故事。我们都恨他恨得要死，我骂他是董卓，肚子可以点灯。渐渐谈到中国民性的不可救药，张先生说日本人的长处是认真，有纪律，守法。我心里着急，就说："我们尽替日本人宣传。"他说："这并不是宣传，人家的好处我们应该虚心学。"

1943年5月7日 星期五

中午吃饭时爹爹说:“现在米涨成8元一斤,外面很不安静,抢劫的事出了不少。你们晚上常出去,总有一天要出事的。你现在好像每星期出去唱一次歌,我看你们也唱得够了,将来又不靠唱歌吃饭,要唱那样好做什么!”我默默地听着,决定要说话。我说:“唱歌也是正当的娱乐,一星期一次也不算多。”他冷笑说:“娱乐!打仗打了六年还讲娱乐,真是唱高调。”我说:“做人不必这样胆小,什么都怕,什么都做不成,并且并不危险。”妈妈也帮着我说:“年轻人不能不让他们有点活动,有点social life [社交生活],不然他们的energy [精力] 放到什么地方去?”爹爹说:“算了,我讲这话也是为你好,听不听只得由你,没有哪个故意跟你作对,用不着流眼泪。”我很生气,反嘴道:“一个人流眼泪也有他的自由。”

1943年5月9日 星期日

爹爹搭张伯伯的车去成都查病,晚上宜、叔、安来读英文,因为太热,妈妈就叫我们讲英文故事,她自己最后讲了一个法国悲剧,就是那大鼻子诗人的故事 [《大鼻子情圣》]。

1943年5月12日 星期三

下午看《红楼梦》,晚上看*Floss*。我现在愈来愈心野,只不想把时间花在正课上,好像可惜了似的。*Floss*看到最好的地方来了,Maggie和Philip的秘密约会被Tom拆散了。我没有料错,Maggie和Philip一定会相爱的,而结果是Tom从中破坏。站在各人的立场上来看,谁都没有错,错在哪里?错在人的性格不

同。Tom 的人格是社会性的，是制度性的，而 Philip 和 Maggie 是个人性的、本能性的，这儿，就是社会科学与文学的分野，也就是爹爹和我们的意见不能调和的原因。

1943 年 5 月 14 日　星期五

看 *Floss* 看迷了。我觉得 G·Eliot［艾略特］比狄更斯要深刻，她的人物都是真实的，合乎人情的，是每天可以看见的性格，由于一种特殊的结合而造成非常个性化的人物。狄更斯的人物是典型的，几乎可以说是抽象的，所以我想狄近于 romantic［浪漫派］而艾近于 realistic［写实派］。但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因为我是个女子，同性间的心思比较接近。我只觉得艾句句话说到我的心坎里，把我们平常混杂的思想分析得头头是道，她的惊人的观察力和表达力是我永远的楷模。但我怕我永远不能赶上她，我是近于浪漫主义而远于现实主义的性格。我感受到她对我的教育，她使我走向心灵的更深处，啊，但愿常与她为伴，免得我内心生活的空虚影响到外在生活的浮躁。

1943 年 5 月 15 日　星期六

看了一整下午的 *Floss*，哭了好几次。我不能不哭，心里的绞痛使我陷入 despair［绝望］。内心的冲突，还有比 Maggie 忍受得更厉害的吗？一面是爱情、舒适、享受，一面是放弃、平静的感情、艰苦的生活；她终于选择了后者，为了责任感、感激和怜悯心。我的心在滴血，我忍受着 Maggie 所受的一切痛苦。我私下忖度，如果我是 Maggie，我多半不能抵抗 Stephen 的诱惑，我太自私，太为自己着想。它刺透了我的灵魂，激起我本性的共

鸣。啊，我多么需要同感，需要有人分担我情感的压迫！

1943 年 5 月 16 日　星期日

早上是外文系欢送会，不想去，因为这种勉强的结合不会产生真实的情感，而更大的拉力是 *Floss*。到 12 点钟，我把它一口气看完了，中间哭了无数次，直哭得天昏地暗。我从来没有看一本书如此被感动过，简直是自己整个进入故事里去了。艾略特，你的影响力确实伟大，可是你使读者花了太多的代价。我恨不能扑在艾略特怀中。只有她，这残酷的 creator［创造者］，才能解除我的痛苦。但不可能，她永不会出现了。她永不会晓得她的小说在几十年后摧残一个这样的心灵，在那遥远的中国，在那六年生死抗战的大时代，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脆弱易感的心！*Floss* 是一杯圣水，特地来洗刷我的灵魂。我还能否认文学的功能吗？还能怀疑文学的价值吗？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坚信文学的意义，文学，我生命的寄托！下午为寻求摆脱，到宿舍找同学谈谈。到安祥房里，只见一个个穿红戴绿，擦油抹粉，镜子不离手，满口是："你看我这衣服好不好？我的头发乱不乱？你也穿白鞋！让我再擦点红……"我心里一阵恶心，老毛病又犯了，不由得想到"一群粉妆的肉团"。并不是我嫉妒别人的快乐，因为这时我的心情已达到那种 distress［忧伤］的高度，使我的情感远超过世俗的悲喜。这是团契的欢送会。我又禁不住暗笑："什么团契，借宗教的名义结交异性的场所。"我对于他们也许过于苛刻一点，但我的心已被一群远超过他们的空想人物的不幸占领着、侵蚀着，使我产生一种骑士式的愤怒与不平。我以淡漠的外表和讥讽的内感目击她们走了。我骂她们并不是因为我对她们任

何人有恶感。对她们每个人我是喜欢的。她们是很坦白的、有生气的女孩子。我的牢骚是针对她们行为的一种抽象而发的。

1943年5月18日　星期二

上课回来后我仍不能安心念书，restless［骚动不宁］的情绪使我从柜里翻出*Jane Eyre*［《简·爱》］来，我对小说产生了疯狂的嗜好，一刻不能缺少。我告诉妈妈，从小到现在我所看过的小说里最令我感动的只有两本，就是*Floss*和《冰岛渔夫》，而后者还是译文。《冰岛渔夫》的刺激和*Floss*相近，可是比单纯，只为一个人的痛苦而痛苦，然而*Floss*是复性的，涉及里面几个人的感受，所以刺激更大。

1943年5月19日　星期三

我看《简·爱》，也许是因为我早熟悉这故事，它竟不像*Floss*那样吸引我，引起我最敏锐的兴趣和最深的同情。勃朗特的风格显然和艾略特不同，我觉得她就像简·爱自己一样，平平稳稳，不慌不忙，永远胸有成竹的样子。而艾略特却是汹涌澎湃，尽全力以求造成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艾略特比较适合我的胃口。

1943年5月21日　星期五

妈妈已把我的小说看完，写了信给熊佛西，要寄给《文学创作》。

1943年5月23日 星期日

今天是“张镜澄先生[1] 教学三十周年纪念会”。张先生是生物系教授，自武昌高师时就开始在这里任教，直到现在，没有一天离开过，而生活极清苦。像这种正气确实值得提倡。这样大大庆祝一下，不但给老先生一种精神安慰，也振兴这种坚贞的风气。听说贺礼很重，送了他一双青缎鞋，一床红被面，一根拐杖，还有对联之类的东西。

1943年5月24日 星期一

还是不下雨，也是中国人活该遭殃。社会已开始生乱。这一向街上有人拐小孩，说是卖给苗子[2]。弟弟似已有人对他起意了，爹爹说以后还是送他上学。一个孩子长到上十岁了，还有这种危险，真想不到。晚上焕葆等人的南风歌咏团开成立音乐晚会，散会后菁和孟勤送我回来。路上他们谈音乐，孟说他不欣赏声乐，比较欣赏器乐，不懂声乐。菁说声乐一样可以寄情。我没有作声。但我躺在床上时想，也许你没有听过真正好的声乐，所以你不欣赏。至于懂不懂，我觉得音乐根本不能懂得。它是一种直觉的，纯属情感，而不能以理性去解释、分析。我觉得器乐近于天籁，声乐近于心籁，听声乐觉得和人类更接近些。两种各有各的好处，看欣赏者一时的情绪而定。他们又谈托尔斯泰恨贝多芬，因为他了解贝的音乐，受他的感动，而同时他不愿自己被感

---

① 张镜澄（张廷），留学日本，曾任安徽省教育司长，武大生物系主任。著有《植物生态学》、《植物生理学》等。

② 指彝族，用捉来或买来的汉人做奴隶。

动。我又不作声。我为什么不可以提出抗议——向托尔斯泰：这种想法我反对，托尔斯泰凭什么要恨贝多芬？他既然承认自己深受感动，就得承认这种感动有无上的可贵价值。音乐是人类最高灵性的发泄，为什么不把人类从一般动物中提高出来？为什么抑制自然的倾向，而使每个人成为一式一样的钢铁模子？嫉恨世界上最美、最高尚的艺术杰作，而强使人类平庸，为了什么？如果托尔斯泰活到现在，我要问问他。

1943年5月25日 星期二

晚饭时妈妈说刘啸云上课时忽然晕倒了，大概由于贫血。我心里一阵酸，想到同学们多少可怜的，我在家里比她们舒服得多，就说我下学期要住校，要和他们共甘苦。爹爹骂我愚忠愚孝，害了自己救不了别人。我大哭不止。晚饭后妈妈叫我陪她去看刘，并送一点猪肝精。回来后我一面独自坐在客厅里好好地哭，一面深思。我感到真正的 sharp distress [强烈的苦恼]，并不完全是自怜，因为我渐渐由自己的痛苦想到别人的痛苦。我可怜一切人，同情一切人，愿意安慰一切人。当一阵怒潮过后，渐渐平缓过来，我的 self-devotion [自我奉献] 的意志又加强一层。我得承认自己缺乏这种精神，总是想自己想得太多，虽然从没想到要害人，可也没想到为别人牺牲。我得承认，*Floss* 对于我的心灵是一副清洁剂，但我的性格这样倔强，我的脾气又不习惯于柔顺，要使我在不快的时候忘记自己真不容易。换言之，我是不能忍受、不能拂意的。现在我的决心也就是训练自己容忍，练习忘记自己。我要在痛苦与悔悟中锻炼崇高美丽的坚强灵魂！不这样，我永远没有资格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我反省又反省，直到眼

睛的疲倦稍稍恢复，就以一种凄惨的平和的快慰翻开《简·爱》。我看《简·爱》，以一种相应的平静心情去领略它。它是和 *Floss* 迥然不同的。*Floss* 使我情感沸腾，像炼铁炉里的火，而它使我激动的心平稳下来，坚实下来，像那锻铁的锤子。我能先看 *Floss* 后看 *Jane Eyre*，真是巧极了。我现在才想起狄更斯没有给我什么东西。我从他那里得到艺术，得到文字的美，而没有得到精神方面的启示。

1943 年 5 月 28 日　星期五

今天剑桥大学的生物系教授尼达姆［李约瑟］① 来了，10 点钟在大礼堂演讲，我赶过去听。晚上是联青合唱团音乐会。我在家等吃饭等迟了，但我不能不去，今夜的音乐会少不了我。当我赶到时，一听见里面女同学的声音，她们的亲切和关心，以及男同学的礼貌，我像个孩子一样急切地道歉，却也没有一个人怪我。我和朱明匆匆练了一遍二重唱，我觉得唱时他不时用眼睛望我。今天男同学都穿白西装，女同学穿浅蓝褂子，很整齐。朱光潜先生训话后，开始音乐节目。唱 *Lilies* 时女同学都鼓励我好好唱，我唱了，可是好不好我一点不知道。《我所爱的大中华》*encore*［再来］了一遍。中间插节目的，有凌忠扬和常绍温的独唱。我爱听凌唱的第二个 *Serenade*［舒伯特小夜曲］。常绍温第一个《点绛唇》唱得不好，《教我如何不想他》比较好。提琴二

① Joseph Needham，李约瑟，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学教授，名著《中国科技史》的作者。他两次访问乐山武汉大学，第二次是在 1944 年下半年，与武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石声汉教授结下深厚友谊。

重奏是我最欣赏的，刘年美的提琴不由人不承认拉得好，很少破绽。散会后留下选干事，我投了票就由宜姐等送我回家。唉，我颇沉醉于这样的生活。如果生活真像一支歌，只有和谐优美而没有一切顾虑多好！

1943年5月30日 星期日

今晚是欢送毕业同学的第二天游艺，有话剧和一点音乐，我们参加两个唱歌节目，唱《我所爱的大中华》和 *Lilies*。礼堂早已挤得乌烟瘴气。第一个独幕剧是南友剧社的《湖上悲剧》，我在南开高三班会那次演过的。今夜的白薇由安祥演。演完后，我们已累得站不起了，就集合上台唱了歌。今天唱得格外好，尤其难得的是声音大，表情也不错，比五月歌咏团的好多了。原因大概是台好，聚音，连我们的 duet 声音都很大，据说一直传到最后排。我今天唱得很上劲，吃力的地方全身发抖，可是心里很痛快。唱完就走了，没有精神看冼岫他们的《千方百计》。

1943年6月2日 星期三

看完了《红楼梦》。作者的聪明才智是可惊的，组织能力也强。为什么不能感动我？许多人读《红楼梦》哭，我却从没哭过。中国小说对我的影响远不如外国小说大，为什么？

1943年6月6日 星期日

今天是爹爹的六十寿诞庆祝会，其实他才满58岁。武大毕业同学创设了端六奖学金，大举募捐，校内于是也响应来这么一个庆祝会。我没去，一则明天考文学史，不考，也不会参加这样

一个半公半私的会。

1943年6月7日 星期一

今天端午节，中午宜、叔、安和金根德来过节。市上开屠已两三天，买了两斤肉，吃粽子。借了一本渴望已久的 *Peter and Wendy* [《彼得和温迪》，即《彼得·潘》]，一面看，一面笑个不住。Barrie [巴里] 真有趣，写得那么富于幽默，而幻想的离奇美丽令人入神。看过一些冗长严肃的小说后，也轻松轻松。

1943年6月10日 星期四

看完了 *Peter and Wendy*，别是一种味，和看完 *Floss* 后的情形迥然不同。这个小小的美丽的童话是一个象征，Peter 象征童心，gay and innocent and heartless [快乐天真没心没肺]，最后的结束有一种 slight melancholy [淡淡的忧伤]，表示童年的逝去是不可免的，然而孩子继续不断存在着，不断与 Peter 为伍。当 Peter 责备 Wendy 长大时，她说："I couldn't help it。"[我没办法] 这短短的几个字包含多少辛酸，多少失去的甜蜜！从古至今没有人不惋惜童年的逝去，童心的消失，但 who can help it [谁又奈何得了]？我本不惋惜我的童年，因为我的童年并不如诗人心目中的那样富有诗意，我的童年是在无昧的浑噩中过去的。本来一切都是实际，诗意的空想终是空想。但也许因为我的童年并不够天真，或是我现在仍未完全脱离天真，所以我不留恋它？不但如此，我感觉自己愈走向真诚的路。这种天真是磨练出来的，它的价值非天然生成的天真可比。虽然人们每每以天然的胜过人为的，然而在这里，就如同勤苦工作而得的积蓄与不费力得来的

遗产之比。一切人都歌颂儿童的天真，我却以为成人的天真更可贵。

1943 年 6 月 18 日　星期五

昨晚躺着睡不着，inspiration［灵感］却来了。我的脑子又开始活动，一幕幕生动的情节掠过，我又在计划一篇小说了。这是我真实感情的表现，不是《义麟》那种小玩意，不是散文诗那种非发自内心的勉强的苦作。这是我看 *Floss* 后的反应。我想写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一个患肺病的女孩子爱上她的好朋友的爱人，也得到他的爱情，但为了好朋友的幸福，决心牺牲自己，故意让自己在那男子面前表现得堕落了，使他对她灰心，因而成全了那一对，断送了自己。这题材很平凡，但我希望在里面尽情发挥我的思想，使它成为不很肤浅的东西。我苦思睡不着，又从枕下摸出纸来写。我真有这毛病，一动手就话如泉涌，越扯越多，不容易截断。

1943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一

昨夜又在床上写了一点。半夜从梦中惊醒，一种奇怪的恐怖的 sensation［感觉］攫住了我，原来是地震！那震动猛烈极了，像炸弹投在一里以内的那种摇撼，如同拔牙齿的那种摇撼。我们都清醒了。地震持续了差不多半分钟，这时间内我只觉得有一种紧张的待命的心情，等待着一声巨大的爆炸，我们就毁灭了。但结果没有毁灭，地震停止了。停止不久，再次震动起来，印象不如第一次深，因为我完全清醒了。我听见桌上的瓶子、杯子撞着响，想到人类到底是渺小的，无论什么英雄好汉、老奸巨滑在这种

情形下也只能听命于天，有什么争斗计较的必要，到头来总是空！不一会地震又停了，我们都庆幸还活着，又该计较明天的生活了。

1943年6月24日　星期四

原南京审计厅的杨科长杨稚吾先生来了。饭后他们谈天，从青年的长短谈到为人处世的不容易，对于年轻人的教育不知采用什么方式好。如果教他们为人忠厚诚实、热情直爽，以后到社会上必定吃亏，好的吃了亏容易灰心消沉，坏的吃了亏就跟着学坏了。如果教他们人情世故耍手段，他们固然可以"成功地"生活，但是否合理很成问题，所以非常困难。

1943年6月26日　星期六

爹爹告诉我们一个可怕的消息：萧絜被打。文化印书馆①的一些工人偷了武大的大批铅字工具等物，脱离印书馆另开一个生产合作社。这事被发觉了，学校派萧絜带了校警、巡警去搜查，不提防被一个工人头领用铁棍从头上打下来，打得满身鲜血，现在躺在医院里，据说幸而没有内伤，可怜他为武大无故受这么大的灾害。想不到他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会遭殃。这案子非好好办一下不可，不然社会简直没有法规公理了。

1943年7月1日　星期四

上午考文学史和哲学。家里来了一堆客，什么商会会长，一

① 武大下属的一个印刷厂，专为师生印教材。

些本地巨头，哈哈打得又脆又亮。我讨厌他们，恨不得叫王妈开饭催客。萧絜的消息真叫人气破肚子。那被偷的学校东西放在社里，只等学校下个命令就可取回，但学校已两天没动静，也许预备放弃。为什么？大概是有的经手人偷学校东西已习已为常，如果这次追究，难免不牵涉到其他事件。于是，萧絜挨打算白挨了！

1943 年 7 月 6 日　星期二

弟弟已退烧两三天，天幸不是伤寒。宿舍里病了好几个女同学，有一个化学系四年级学生叫陆道蕴的，伤寒很重，高烧 106°（F）①，肠子已出血，我和菁正讲到一半，听见楼上有人狂哭，接着有人跑来跑去，说她已死了。陆极用功，这次毕业是带病硬撑着考的，考了第一，可是送了命。我虽不认识她，但为她自己可怜，为她父母可悲，为中国可惜。为什么死的总是好学生，有希望有造就的学生。苦命的中国啊！这一向伤寒流行得厉害。苏先生的侄子苏经雅也得了，苏先生要把他从全华公司接回来。张先生的烧还没退，苏大姑姑还没有恢复，只有苏先生自己没病，也只是没病而已。再累下去，非倒下不可，怎能照顾一个伤寒病人？而且经济能力也不够。真的，艰难的时期一步步迫近了。我们家目前还过得去，以后也要紧了。今年的收成，又是干旱的现象。回到家里，看见下面棺材棚下有人讲生意，一定是陆的棺材了，呜呼！晚上江云娥、王佩荇来了，是来送结婚请帖的，我非常高兴，真正欢迎有这么一个喜庆的日子来调节调节这

① 相当于摄氏 42℃。

死水般的日子。他们两个我现在很喜欢，他们为人都好，沉着，亲切，诚恳。以前我不很欣赏江，觉得她一点不 romantic［浪漫］，现在我知道我的观点错了。真正的朋友不一定要性格相同，只要大家以诚相待就够了。

1943年7月7日　星期三

最后一天考试。雨下得极大。考完法文后，顿觉被解放了，被解放到闲适中，是快乐吗？只可说是一种 passive happiness［消极的快乐］，从不自由中出来，并没有 active happiness［积极的快乐］。一想到我计划多日的小说，才有一点真正的快乐。可是附带有一点担心恐惧，生怕灵感消失了，写不出来。

1943年7月9日　星期五

到文庙看成绩，满以为考得不坏，谁知一看，冷了半截。五门功课除英诗80分外，都是七十几分。我失败了，被自己的虚荣欺骗了！妈妈安慰说，像×××这样的先生，你在他手下得100分也不足为荣，得70分也不足为耻，他的评价不能作标准，反而你能得到朱光潜先生的80分是无上的荣耀，因为他是真正的学者，他的标准不轻易定的。我当然知道做一个大学生还为分数苦恼是可笑的，但我太自傲了，经不起拂意，这是我的过错。我的自信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挽回，那就是这暑假预定的工作——写好那篇小说。我知道它的价值，它的价值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一个最高最伟大的至情——为爱情而牺牲，将狭小的爱扩大到广大的爱。这酝酿多日的题材几乎在我心上发酵，不写出来，我会烦躁而死。下午给妈妈抄一篇《大公报》上的短文，还是在珞珈山

写的，《玄武湖滨》。

1943 年 7 月 11 日　星期日

今天干妈搬家，答应了去给她看守这边的房子，因要开英文会不得不失约了，妈妈代我去。这个英文会决定不解散了，因为大家似乎都很宝贵它。要在武大找出第二个这样单纯、健康的学术团体恐怕不容易。一年半的相处，我观察到我们会员个个都抱着正当光明的心思来维持它，而且都是比较有为的青年。不看它的工作有没有成效，单是为了将来事业上取得友谊的帮助就够有价值了。晚上练歌，很高兴见到朱明，他坐在我后面，也许是我神经过敏，我觉得他也注意我。果真我的歌声能倾倒一个男孩子的心吗？可是我不敢这么想，也许别人没有半点意思，我自己倒先坠人自张的情网里去了。我，一个天生的情种，具有不在人下的才能，竟一直没有和真正的爱情成交。我设想不出我的初恋该是什么情形，说不定非常动人，说不定小说里的美丽永不会临到我身上。少年时甜蜜的美梦，也许只给中年以后提供一点回味的资料。

1943 年 7 月 12 日　星期一

午饭后预备做客吃喜酒去［江云娥结婚］。到女舍，天晓得，这些小姐们真够磨蹭的，个个都在小心着意地打扮自己，我在旁看着，十分不耐。等了一个多钟头，有人来催了，才一个个收拾完毕，再加一点红，再掠一下卷发，姗姗而去。婚礼是行宗教仪式，非常庄严郑重，有一种神圣感。礼毕我们去看新房，只见客厅墙上正中挂着我的礼品——小布人。到楼上看新娘傧相整妆照

相，然后去全家福吃席。一共 12 桌，多数是同学。女同学到底斯文，男同学桌上闹酒闹得我头昏。全家福的菜的确不错，没有馆子菜的油腻，样样都是真货。回家后苏先生和爹爹叙说今天去牛华溪和房东商量续租的事，圆满解决，连订三年约，一并付 1 万元，于是三年内住房不成问题了。

1943 年 7 月 14 日　星期三

冠瑛来家找我玩。她讲到在成都看过的一个电影，那是贝多芬的八部狂想曲用卡通的形式演奏出来①。卡通的色彩、形象完全依音乐的节奏而变化，单只想象一下已美不堪言了，何况那是我所想象不出的！她说这是美国一位最大的音乐家指挥的，事前遭人反对，最后完成了，博得好评不鲜。我想单有贝多芬的交响乐听已是无上的幸福，哪经得住加上色彩的配合。冠瑛说她看过两遍都应付不过来，简直耳目不能兼顾。我的天！我怎样的发抖啊！我想象当一个个有灵性的人从剧院出来时，他们的精神会美化到怎样的程度。我以后会不会有福气享受这种 heavenly bliss［天赐之福］呢？

1943 年 7 月 15 日　星期四

叔哥明天要到五通桥去办一个补习班。宜姐也要走，是团契

① 片名 *Fantasia*（幻想曲），是 1940 年迪斯尼将音乐作品卡通化的名作，收有贝多芬的《田园》、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杜加的《魔法师的学徒》等名曲，由费城交响乐团演奏，斯托考斯基指挥。

分派的工作，一共六个人，到夹江过去的洪雅，差不多快到西康境了。他们都离开了，找新的生活去了。我如果不是这篇救命小说使我的心时时燃起希望的火焰，怎么忍受得住！可是现在我有藏在心底的快乐，谁也不曾察觉。宜姐说起女舍伤寒流行得更厉害了。死了两个化学系的学生，又有几个发烧的。

1943 年 7 月 17 日　星期六

到宿舍找安祥，她和方蓁想去重庆走不成。出宿舍，到陈仁宽家，陈美玉害伤寒。仁宽的妹妹美安过来陪我。我借了两个歌本，如获奇珍。妈妈和宜姐也来看美玉。

1943 年 7 月 18 日　星期日

时时翻美安的歌本，学几个熟知而不会唱的歌。我最喜欢 Serenade、Elegy、Ave Maria [小夜曲、悲歌、圣母颂]，唱得开心极了。今天是阴历十六，大明月。晚上全家人上万佛寺，爹爹、弟弟到白家，我和妈妈、苏先生到干妈家，听干妈讲她小时候大家庭的纠葛。我和小滢到小楼上开窗望月。月亮大极了，照得很凉。

1943 年 7 月 19 日　星期一

今天小说写了一个收尾，可是中间还落下好几段。我感到我的文章有一个毛病，就是 formal，literary [正规化，文绉绉]，流利也许够流利，但不够浅近。下次我要写一篇通俗化的东西，看能不能免除这种章句式。

1943年7月24日　星期六

小说写不出，看屠格涅夫的《前夜》，丽尼译。

1943年7月25日　星期日

没看报，却听见他们谈起战事很顺利，盟军已打下三分之一的西西里岛，罗马大遭轰炸。美机炸千岛群岛，这是继去年4月炸东京后的第二次炸日本国土。

1943年7月26日　星期一

又死了两个女同学，一个是生物系一年级的李芬鼎。陈美玉的病重极了，已在打强心针，真危险，不知能救得转来不？小说写完了，并不松快，因为以后改比写更难。

1943年7月28日　星期三

安祥26日去重庆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晚上在床上和妈妈大谈，从安祥谈起，谈到女同学。我说有些女同学虚荣心重，爱出风头，可是并不会出风头。如果我要出风头，我就选那最精彩、最高超的出一阵，然后退隐，让这名声永远在人心上占一个光荣的位置。妈妈说，出风头不应该在一二年级时出，到三四年级一切都有把握了再出不迟。我笑她不懂人们的心理。出风头就是要早，因为愈到后来比自己高班的学生愈少，给低班的学生捧得再高，又有什么趣味？我们又谈到几位美人，都没有什么头脑，没有理想，成天混混，找男朋友，就完了。我忽然想起一个奇怪的念头，说："我想一个真正美貌的人，在忘记自己的美貌时，也就是她最美的时候。"她回味一下，大加赞同，说："你这

样深刻，你的同学怕没有几个抵得上你。”我说，所以我没有朋友，苦闷。我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没有人了解。比方一般的痛苦，总有人同情；一个最高的天才在不为人所了解时，他的痛苦是没法解脱的，所以天才往往要发疯。爱因斯坦一定非常痛苦，因为全世界只有几个人能了解他的相对论。她说，不过他知道世人都承认他的超人处，所以还可忍受。

1943 年 7 月 30 日　星期五

一夜暴风雨，早上果然凉快了。往外一看，原来那棺材棚子整个塌成平地。吃晚饭时韦太太忽然在楼上说：“陈美玉死了。”她是今天死的。我呻吟起来。简直想不到，怎么得了，想想她的母亲兄弟姊妹，还有她的爱人，想想一对双生子［陈美大、陈美玉］养到这么大了。大学刚毕业，忽然一下死去一个！人力竟不能挽回天意。

1943 年 7 月 31 日　星期六

吃过早饭就和妈妈去陈家。一进花园就听见走廊上有人哀声唱歌。一具大黑漆棺材旁，一个人坐着唱。那是陈美玉的爱人（后来我知道他叫范乐善，也是联青的）。仁宽、美安都红着眼睛出来，大家说不出话，妈妈痛哭起来①，大家各自抽泣。过一会儿，美大和陈老太太也出来。那母亲的老脸因哀痛都扭曲变形了，她谈了一会美玉生病和死的情形。我们出来，商量到顾家去做一个花圈。到顾家，用细叶柏和木槿花扎成一个素雅的白花

---

① 陈美玉读外文系四年级，是妈妈的学生。

圈。我把它送到陈家。一进门又听范在幽幽地唱歌。我默默地送上花圈立刻回来。下午1点钟送殡。我们步行跟棺材出高西门，翻过几个山头，约四五里路，到一个山头上，那就是教会公墓。四周看得很远，西边的峨眉，东边的大佛，山脚下连片的松树，山顶上也有不少柏树。牧师和人谈造碑的生意，然后棺材落土，做祈祷，由牧师撒上三撮土，最后就盖土了。我一直注意范，起先他抽泣，等到盖土后似乎反倒安心了，帮着踏紧松土，他向那牧师说："新牧师来时请你嘱咐他留这块地给我，我事情完了还要回来。"我猜他的意思当然是这一生为她守节，最后还要葬在她旁边。人家告诉我，他和美玉本要一同去教书的，如果她不死，也许他们已结婚了。现在他不去教书了，要到成都金陵大学入神学院。所谓"事情"大概就是从事牧师的事业吧。大概他也觉察到我同情的眼光。临走时他谢来宾，单独向我说："Miss杨，请你回去吧。"他的微笑的确有感谢的意思。

1943年8月3日　星期二

赶抄小说，下午抄完了，一共38页稿纸，大约两万字。我的快乐真说不出。下午干妈来，我给她拿去看。干妈和妈妈谈起许多太太们的性格。她说女人有两种：一种有野心而浮躁；一种没有野心而沉着，所以女人总做不出大事来。

1943年8月4日　星期三

小滢来了，告诉我她在看我的小说。我问干妈看了没有，她说没有，又说："妈妈说干姐姐写这些男女事情的小说一定写不好。"我笑着说："没有经验是不是？"我想："干妈还一点不了解

我哩！她把我看得那么简单，只能写写小孩子的故事，等她看了，会怎么想，看看这没有恋爱经验的作家写恋爱小说比恋爱老手写的如何！”我寄了信，上山去，妈妈、苏先生、刘太太都在，听小滢、干妈谈她们今天看见的一位航空员（副大队长），听她们夸他。到家后下大雨。晚上没电灯，我心绪不定，分析原因有二：第一是小说写好了，还没有被人欣赏，一时又没有占据心上空缺的工作；第二是听了她们谈航空员引起的。我听到讲许多年轻的好男儿，我自己却一个也没有。天晓得我对于青年异性的安慰感到多么的需要（这话敢说出来，在30年前还是骇死人的无耻、厚颜、不贞。可是现在算什么，而且我的意念多纯洁，我用得着脸红吗），于是，我烦躁了。

1943年8月5日　星期四

上午去文庙看分数，一个人招呼我："暑假没到哪里去？"原来是朱明。他脸色灰白，嘴显得很阔，只有眼睛神极了。我大胆地长久注视他的眼睛，他也盯住我，他像有许多话要说又说不出来。我几乎确定他在爱着我了。要是他是个很自重的青年，他不会轻易向我表示的。我知道别人都怕我，怕我的严肃不苟，怕我的家庭，他当然也不敢冒昧。可怜人，如果你永远胆怯，你永不会和我熟识的。下午和妈妈、弟弟出嘉乐门去杨人楩、朱光潜家。我向朱伯伯借了两本小说 *Sons and Lovers* [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 *Old Wives' Tales* [贝奈特的《老妇谈》]。

1943年8月6日　星期五

又去借书，借到两本，*Bride of Lammermoor* [司各特的

《兰默摩尔的新娘》], *Crime and Punishment* [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1943 年 8 月 8 日 星期日

看了一天《儿子与情人》，觉得自有一种趣味，丢不下手。通篇有一种古怪的 sentiment, between mother and sons [母子间的情感]，一种 intimacy, attraction, attachment, anguish, pain, love, passion [亲密、吸引力、爱、痛苦、激情]，很不寻常。因为这母亲不是寻常女子。这书不像 *Floss* 那样夺我心魄，不过我也很爱它。

1943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二

Sons and Lovers 看了一半，觉得有兴趣，可是不很懂。我不懂里面的人物，他们对我都很生疏，无论在小说里还是在实际生活里我都没遇到过这种人和这种心理状态。最特别的是 Miriam 和 Paul。我不懂他们的爱情。我不懂为什么 Paul 要恨 Miriam，为什么 Miriam 老是在痛苦的状态下，为什么她爱 Paul 又不愿爱他。莫瑞尔太太恨 Miriam，因为她摄取她儿子的灵魂，把他从自己心里夺走。然而 Paul 因为爱母亲，就恨 Miriam 吗？他们的谈话我也不懂。我奇怪世上真有这样的人。他们显得那么 abstract, spiritual, unreal, unsubstantial [抽象的、精神的、非真实的、非实质]，总之，古怪。劳伦斯的写法也和我过去看的不同，是一种散漫的叙述，没有一条明显的线索，似乎东点一下，西摸一把，有时以为他会写下去，忽然发觉他又换了一节。运用人物，也不严格。他随便扯出一个人物，又随时丢开他，不再提

起，不把人物当作珍品般节省地用，这和十八九世纪的小说不同。他们，比方狄更斯、艾略特，故事里只有那么些人，每个人都占一个重要地位，似乎缺了他们故事就不能衔接。劳伦斯的人物可以丢掉一两个而不影响故事的完整。妈妈说这是现代小说的type［模式］，但我还不习惯。

1943年8月13日　星期五

Sons and Lovers 看完了，我很怀疑，我究竟看懂了没有。我和妈妈说这小说很怪，有点不合人情。里面许多特别的 sentiment［情愫］，好像变态心理。她告诉我这是受 Fleud［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我觉得很对。因为全篇主题是莫瑞尔太太和保罗的母子爱，爱得那么奇怪，简直两人的灵魂、生命都合二为一了。莫瑞尔太太一死，保罗就像失去生命的精华，没有精神寄托，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他的恋爱也使我迷惑。我看，Miriam 和他的爱情是属灵的，Clara 和他的爱情是属肉的。他和 Miriam 恋爱时，觉得整个的心魂被她 absorb［摄取］去了，一点自我都不剩，因此他恨她，不愿和她结婚。同时她不能整个占有他，她占有他最高的部分，却放下别的部分空着。于是，他不满足，就在与 Clara 的交往上追求那部分的满足。他和 Clara 之间没有真正的灵的交流，他们在一起只是 lovemaking［做爱］，他对她美丽的肉体的饥渴，她对他的依恋，完全是一种 sex-instinct［性本能］，一种 passion［狂热］。莫瑞尔太太和她们两人的关系也很难理解。她恨 Miriam，因为怕儿子被那女孩整个夺去了，不留一点给她。她宁愿让保罗和那么一个已婚而年龄又远大于他的女子要好，她知道 Clara 永不会从她手里抢去保罗。Miriam 是保罗

的良心，而 Clara 是什么呢？本能吗？这样说，母亲怕儿子有良心而甘愿他走向本能，这是事实吗？我怀疑。总之，作者的结论是：儿子和母亲的 tie［维系］是完整的，不可分的，虽然有时他走出这圈子，漫游一会，最后还要回到这里来。他生命的本质不是良心或本能所可能代替，这是一种天生的强烈的吸引力，把儿子紧紧地系在母亲身上。一旦母亲去了，儿子也就无异于死了。我几乎不相信这种学说的真理性。这种现象存在于少数特殊的性格中，倒也可能，可是要拿来普遍应用，恐怕得考虑。

1943 年 8 月 16 日　星期一

一天没精神。看 *Crime and Punishment*［《罪与罚》］。妈妈被我缠不过，就看我的小说，看完说写得好，商量改几个字，说还是寄到陈铨编的《民族文学》。

1943 年 8 月 21 日　星期六

晚上和宜姐坐在走廊上细声谈话，谈到自己的对象问题。她说她希望要一个在学问和才干方面有一长的，当然二者兼有更好。同时她也希望在兴趣方面有共同点，生活可以快乐些，比方都喜欢音乐，一同唱唱歌多好。我希望她能幸福地遇到她理想的人。至于我自己，我总不相信我的理想会有实现的可能，似乎预感到我的一生是悲惨的。妈妈开玩笑说："我这个女婿还不容易选哩。"

1943 年 8 月 23 日　星期一

又下一天雨，愁煞人。我这一向又是 restless［骚动不宁］。

有时看书，听听国家大事，我的大人格就站起来踩倒小人格，我觉得平静，有把握，胸襟大，气魄壮了。可是一失去这种大力量的影响，立刻变得小，小得和一般女孩子无异，成天只想到自己的外貌，怎样吸引异性！真没出息！看《罪与罚》，越来越有味。那前面暗杀一节我总觉得不是文字，而是一段疯狂的音乐，夹着血腥气，在耳边轰过，正像电影里演到最紧张的情节时那配音的调子，渐紧，渐高，高到顶点，一下落下来，好极了。

1943 年 8 月 29 日　星期日

早上 8 点和宜姐、金根德三人动身去永利［制碱厂］。永利离五通桥镇有十几里路，一路上天广地旷，风景很有气魄。到永利后，歇在郭蔚小姐（郭霖教授的妹妹，他们叫她么姑）房里。郭么姑是这里卫生院的护士，是个新旧参半的女性，有新式的科学知识、生活习惯，可是保持旧式的温厚精神。金根德说她生活太孤单，最欢迎年轻的朋友去住。她相貌长得不错，梳着中年妇女的头，脑后一个卷，前额头发紧贴着，看去非常清爽。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东西用得很考究，可是雅淡朴素。她是个基督教徒，具有所有真正教徒的品格。饭后么姑上班，一个电三的同学领我们看了动力室、铁工房、木工房。

1943 年 9 月 9 日　星期四

妈妈叫我给她抄《法国文学》里的一节，预备先登出。晚上看《罪与罚》，我喜欢最后的结局，沉着而有力。全书精彩的地方并不见多，对于犯罪心理描写繁冗，而且重重复复，有些该特别加重的地方反而显不出了。人物显见是精选过的，没有一个滥

用的。每个人都有他在故事里的重要性，几乎一个不能少。这和 *Sons and Lovers* 的散漫式差远了。

1943 年 9 月 10 日　星期五

《诚报》消息：意大利投降同盟国，大家都觉得战事不出一两年就会结束。连素来悲观的爹爹都不做声，好像表示默认局面的好转。

1943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二

青还给我小说［《素》的原稿］，说有点意见，就是觉得太有说教气味，我同意。我说它缺乏亲身体验，她点头说："都是从书本里得到的知识，不是从实际生活里得的材料。"她翻翻眼，又说："我看了这个以后，觉得可以多了解你一点。"我连忙注意听，她翻到里面的一句"我才知道被了解是多么的幸福"，说这正是我自己的话。可是这能帮助她多了解我吗？她不知道全篇的话都是我自己的话吗？原来她还不很了解我吗？我总觉得她早把我看透了。今天她的态度我非常喜欢，似乎诚恳得多，不像平时说三分话，令人可望而不可及。关于文字，我自己批评说太雕琢，不够通俗。她说虽是那样，却不拖泥带水，语句很俏皮，表现我的个性。我们谈到××和×××，我叹道："这种人生来是图安乐舒适的，一点苦也吃不起。在运动场上是健将，却经不住走长路。这不是装饰品是什么？所以像她和他这流人，只是升平世界的点缀，最好生在美国，现在中国这种状况不适合他们。"她说："正是点缀品，他们存在了没什么大关系，可是没有他们，这世界也就太……""太枯燥"。我们又说这种人只生活在青春

里，一旦老了，就小到看不见了。所以和这种人结婚也只能和他们的年轻时代结婚，老了是不堪设想的。

1943年9月15日　星期三

看 *Bride of Lammermoor*［司各特：《拉莫摩尔的新娘》］，希望开学前看完。那么，这暑假算是看了三本半书，写了一篇小说，给妈妈抄了两篇文章，温习法文，打一件毛衣，游一次五通桥，害一场病，成绩不算菲薄吧！

1943年9月16日　星期四

妈妈忽然问我这一年到底住家里还是住宿舍，我正在犹豫，妈妈力劝我住宿舍。她说年轻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应该多和年轻人接触，结识朋友，不该关在家里和社会隔绝。我一想，大学已过两年，一个朋友都没有，再下去只有越过越孤独。两年一过，立刻踏入社会，必定茫茫无所适从，并且真实的大学生活一点没尝过，在一生里也殊属可惜。于是我立刻决定：住宿舍。同时可以申请贷金，和别的同学一样。我想到又可以回到生气勃勃的生活，更有，可以自由得多，不禁雀跃。妈妈真懂得年轻人的心理，不像爹爹抱成见。下午到宿舍，菁陪我到三楼找到朱君允先生。朱先生翻册子，最后找到四楼7号，有一个空床位，八个人，那七个是蒋淑瑾、葛德玲、刘啸云、金力平、郝桂芳、桂裕馥、丁金雁。我看了看房间，虽然西晒，可是冬天尚无妨，便满意了。

1943年9月25日　星期六

给苏先生画一张画，是春逐冬去的意象画。冬是个冰雪般的女子，春是个娇美的小孩，妈妈赞口不绝。

1943年9月26日　星期日

弟弟整十岁生日。开始为白先生画画，用他送的纸，拿Ovaltine［美国麦乳精品牌］广告做模子，画一张农妇晚归，坐在牛背上，抱一捆金麦。

1943年9月27日　星期一

画好了秋收图，果真可爱极了。爹爹说，牛比人还画得好。妈妈也欣赏。我喜欢那一片金黄色和农女的风姿。下午送给白先生，他似乎非常欣赏，可他不是个爱夸赞的人，我只由他那举着给小弟弟看的姿势看出。小滢爱得要命，赞不绝口。妈妈接到陈铨的信，说我们的稿子收到了，说起我："杨小姐绝顶聪明……"妈妈非常高兴。我心里也高兴，可是不像她那样兴奋。他说我的小说将登在第4期10月号里，不过《素》这题名太不醒目，劝我改一个。

1943年9月28日　星期二

回了陈铨信，题目左思右想，取了一个《大江东去》①，我以为不坏，虽然意思远一点。下午上小说选读课，新女教授孙家琇教。她非常男性化，衣服穿得像个医生，声音低低的，可是很

① 发表时仍用《素》为标题。

好听，态度爽快，干脆，又很和气。我想我们会喜欢她的。妈妈告诉我，她遇见朱光潜，他说陈铨写信给他提起我的小说，说写得好极了，希望他鼓励我以后多写。这一下真说到了我心坎里。我惟一快乐的是这篇小说出来可以让朱先生看见。我需要他的赏识，也只有他才能了解我。让他知道，在他班上念过一年英诗的平凡学生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平庸。

1943年9月30日　星期四

看 *Pride and Prejudice*［《傲慢与偏见》］一直看到深夜。妈妈骂我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我也明知自己专横骄纵，可是自己不能改正。睡在床上，懊、恼、愤，压在我心上。我恨自己恨到入骨。我是有着过人的智慧美，可是没有丝毫性格美。我恨自己，并不是因为缺乏性格美，而是明知缺点而改不掉的那份根深蒂固的顽固。这无止尽的人为善和先天恶的冲突，使我永远陷在苦痛里，而且越陷越深。因为我越来越会分析自己，挑剔自己的丑恶，我是枉生有一副聪慧的心智了。我是枉受他人称道了，枉受妈妈的宠爱了，枉受自己的抱负了！唉！那无可救药的自私！我不是一度要磨练自己吗？不是抱定自我牺牲的宗旨吗？我的努力都哪去啦？为什么百分之一的我努力向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我把它拉下来，难道我命定是个罪人吗？不容许自己纠正、赎罪？没有人能了解我的痛苦，没有人看得出我在一个平稳的外表里藏着怎样恶风险浪的心境。几个人会这样和自己作对？几个人同时有许多自己！

1943年10月2日 星期六

下午4点多赶回宿舍，到菁房里玩，听萧银娥的侃侃高谈。萧是个不平凡的女孩子，外表不引人注目，可是听她说话，可以发现她表情里有一种老练丰富的东西。她说她的一段经历，从前线跟军政部的一个剧社一路抢险工作到后方，中间有一段戏剧性的活动，即审判汉奸，真令人神往，她们的生活是那样富于动力啊！我希望以后多跟她接触，我想知道她。

1943年10月4日 星期一

上午没课，为死去的女同学画遗像。一寸照，放大八倍，若不是照得清楚，简直没法画。

1943年10月5日 星期二

上午上妈妈的戏剧［近代欧洲戏剧］课，下午上孙家琇的小说选读课，都是重课，不过都有兴趣。我现在住得并不舒服，房里一对对的①，我夹在中间显得格格不入。房里白天光线平射，晚上灯光又黑又昏，没法看书，所以我成天不落屋，生活非常不安定。

1943年10月7日 星期四

余宪逸告诉我，齐邦媛来了。可不是，在南开同过寝室的。我很高兴，马上同余到饭厅楼去看她。齐邦媛长高了些，也胖了些，

① 那时女同学中有一些成双结对相好的，形同情人，但不是现今意义上的同性恋。

样子还没变。她一看我就说我变了,不像以前那么皮了。我实在也皮不起来,在人前我一定显得 reserved、deep minded[含蓄、深沉],其实我并不希望这样。她考取哲学系,她说孟[志荪]先生劝她来找我,我才晓得孟先生是接到我的信和译文来着。

1943 年 10 月 9 日　星期六

晚上和菁聊了一夜。谈到生活问题,从她们吃菜不够说起,说到我的环境和她们不同,影响性格很大。比方我完全受家庭的影响,而她就完全脱离家庭,凭自己的意志行动。她说我的环境太单纯,将来要是改变,一定会大碰几回钉子。说实话,我非常佩服她,羡慕她的精明能干。我必须从她那里得到我所缺乏的东西。我得和她多谈,才能逐渐了解她。可是每次这样的谈话却很少得到满足,她总像含蓄隐晦,不给我明确的断语。我告诉她,我常自觉有两个"我"在心里斗争,一个求骚动的"大我",一个求安乐的"小我",将来不知谁战胜谁。现在"小我"常掩住"大我"。这里"大我"是指工作、事业、责任等,是硬性的;"小我"是爱情、艺术、罗曼蒂克精神的俘虏等,是软性的。也许她有点误会我的意思,说我现在的家庭环境近于"小我"的养成,其实我倒认为相反。

1943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日

街上很热闹,庆祝双十节。吃过晚饭爹爹预备了一些小碟子,我上山去请白先生全家,再加上苏先生家三位,挤了一桌子,喝酒庆祝国庆日,其实是为庆祝明天妈妈生日(阴历 9 月 13 日),不过没人知道。

1943年10月11日　星期一

晚上在宜姐房看Ibsen的*Wild Duck*［易卜生《野鸭》］，非常有味。

1943年10月12日　星期二

焕葆找我，一定要我参加南风歌咏团，我先不想，她说反正吃过晚饭后，不耽误自习时间，我就答应了。

1943年10月13日　星期三

开始画雷启明的遗像，也是一寸相片放大八倍。晚饭后，余宪逸等来叫我们参加南风练习。我们开始唱《歌八百壮士》，又唱了两个老歌，听了三张唱片，七点散会。

1943年10月14日　星期四

今天轮到我和郝桂芳买菜监厨。我才知道女舍一百多人每天只吃100元钱的菜。厨房又湿又脏，厨子油腻腻的，穿来穿去，油烟呛得喉咙痛。我一面监厨，一面看戏剧讲义，等饭菜做好了，我就回家。晚上又是南风练唱，因为明晚是联青练唱。我现在每星期有四天唱歌，我一点不嫌多，因为我实在爱唱。

1943年10月15日　星期五

和蒋淑瑾们借了*Rebecca*［杜莫利哀：《丽贝加》，又译《蝴蝶梦》］，她们都说好看。仰兰来信说她正看这本书。晚上去联青，一共来了28人，选举结果是陈仁宽为主席，朱明为干事。唱了一首歌，温习两遍《我所爱的大中华》。

1943年10月16日　星期六

下午和菁到团契室找许干事［许由恩，基督教青年会社会服务处干事］，我们申请基督教学生救济金，去交调查表。菁说，如果许干事看了调查表，知道我的情形，一定不会批准的。我非常不快，说如果他知道我的情形，就应该批准。说完我就沉着脸不作声，我气菁对我说这种话。难道我的家境她不明白吗？我的父母这么大年纪，这么劳苦，她看不见吗？可是，和她的处境一比，我不得不承认我要好些。

1943年10月18日　星期一

南风练习完后，黄建权提出几点，其中一点是会费。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每人先交50元，因为买蜡纸和纸非常贵。我没想到要那么多钱，心里叫苦，晚上躺在床上想起许多心事睡不着。我没有钱，应该退出南风，并且功课也太忙。可是怎么好意思开口呢？想到自己一个钱也不能赚，太不中用。我的文章怎么还不出来？稿费还不寄到？我很想请谢菁吃一次，可是我绝不用家里的钱。基督教救济金也不知准不准，不然又可多得400元。我还得继续写小说，可是时间一点没有多，南风就占三个晚上，非想法退出不可。

1943年10月20日　星期三

晚上联青茶会，欢迎蔡绍序先生。蔡先生是国立音专毕业的，现任川大音乐教授，四川人，以男高音独唱著名。我们在团契室围着长方桌坐下，茶点很精致。他给我们讲声音的基本原

理，说唱歌三个条件最重要，就是深、亮、×。深是气的作用，亮是共鸣的作用。讲完，我们请他唱一曲，他随便唱了一首《满江红》，声音是好，可惜歌词都是四川口音，未免美中不足。他唱完我们就大献其丑，唱《我所爱的大中华》，糟到不能再糟了。他诚意地批评我们不看指挥，并且四部不匀，alto［女低音］太多，bass［男低音］和 soprano［女高音］太少。随后，大家随便谈。有人提议同学单独唱给他听，请他指正。我一听就吓得不敢动，果然逃不脱，黄建权、刘年美、常绍温唱后就逼我唱。我唱了一首《巾帼英雄》，声音紧张得和心情一样，尤其唱每一句的末尾时，气也没有了。我知道唱得不好，可是和大家比较起来还不算差的。我最高兴的是蔡说他已分别做了 notes［记录］，预备个别作书面批评。他说有几位很有希望，易淡如们都说一定指我，我也不否认。

1943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四

晚上给陈美玉画遗像。本来不是我画，但美安不要别人画，一定要我，托了许多人和我说。我先苦苦推托，可是昨晚忽然转念，觉得我必须画，如果这次躲了懒，以后会没脸见美安。

1943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六

今晚是蔡绍序个人独唱音乐会，我一直犹豫不决不知去听还是不去听。去听就得买 24 元的票，我不愿这样花钱，终于没去。金力平回来说，蔡说那晚唱歌的以我最好，是能唱歌的嗓子。我听了不禁喜形于色。我快活，是的，非常快活。我从箱子里翻出小本子，写下三个小说题材，我又有写作的冲动了。

1943年10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9点到文庙开追悼会。我和葛德玲抬一个花圈去。会场在第六教室，外面壁上挂满了挽联，里面更是堆满了花圈挽联。七张遗像一排挂在中间，简直可怕。开会后由同学介绍七位生平。到宣读祭文时，听见那七个名字连串念出来，我心里痛起来，滴了几滴眼泪。陈仁宽告诉我蔡绍序要好好地唱唱，随便请几个人一起玩玩。我心想幸亏昨天没去，今天不是可以听到更好的吗？在浸礼会等了很久，同学们来了不少，都是音乐爱好者。蔡却等不来，原来他吃酒席去了。刘年美见蔡不来，就发起玩游戏。孙家琇先生也到了。朱牧师招待花生和糖，刘年美做主安排节目，叫许多人表演。我被排在第二个，独唱。我推不脱，就唱了一个 *Sweet and Low* [英国古典名歌，丁尼生词，巴恩比曲]。冼岫和常绍温唱了两首二重唱。

1943年10月25日　星期一

午后陈仁宽来找我，说蔡绍序写了一个名片特地请我们两点钟去听，昨天不到非常抱歉。我说我有课，陈说那就算了。下课回宿舍吃饭时，蕴见了我就说："报告你好消息，蔡先生说你唱得最好，说你很聪明，善于运用嗓子。从你唱到最后就可以听出。"后来她又说，蔡今天唱了几个歌，非常好，因为场子小，声音聚。同学们每人都唱了，他一一指导。又说蔡问起我，问那个高高的同学怎么不来。我大笑。

1943年10月26日　星期二

上午上戏剧课后，太阳出来了，我非常高兴地走回家。走在

铁门槛，看见前面有个高高的个子，上身穿一件灰西装上衣，肩膀很宽，衣服很大，越显得腿细而长。我一点没想到那是谁，就低着头赶过去。谁知他忽然叫我名字，我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朱明。他提起那晚唱歌，说我唱得很好。我笑着说："我吓得好厉害，我从不习惯独唱的。"他问蔡怎样批评我，我只说他批评我声音不够宽。他说无论如何，总要练才行。我们一面谈一面走下铁门槛，到分手处了。我们似乎很熟了，谈得很自由。我怀疑他从铁门槛走而不走县街是有意的。我不知道男孩子的心痴到什么程度，我更怀疑自己敏感到什么程度。我的观察是否有误？可即使是幻想，也够甜的。我实在没有把他算在我的理想中，我只想和他做朋友，那就是，比较 romantic［浪漫］的朋友。晚上在宿舍门口碰见刘年美，他交给我蔡绍序的名片，上面写了四点批评：1. 加强 diaphragm［横隔膜］之力量；2. 嘴要自然；3. 多练 a 字音；4. 声音要集中。

1943 年 10 月 27 日　星期三

晚饭后我鼓足勇气和余宪逸说，我不去南风了，理由是时间不够。她见我意志坚决，也不再多说了。晚上灯极黄，看了一个独幕剧 *Rising of the Moon*［《月亮上升》］①。我心极不安定，想写小说，文思又不集中。试写螺丝钉的故事，觉得不合我的口味，于是毅然放弃，着手写那 *disillusion*［幻灭］，如果写成并如我所求的话，那将是一篇极美的、飘逸的、富有诗意哲意的童话。房里不安定，我又用老办法，拿了铅笔和纸坐在楼梯口过道

① 爱尔兰格莱哥里夫人的爱国剧。

的窗口，眼望着西方的夜。我的幻想开始集中而活动。等到熄灯睡下时，我心里舒服了。

1943 年 10 月 28 日　星期四

吃过晚饭后跑到后面操场走走，一个人也没有。走到那一头，看看短墙那边非常好玩。那是 Mrs Hockin [韩牧师] 的房子，她还没回，房子空着。园子在黄昏中显得十分诱人。我扶着一颗树跨过短墙，在一片小小的草地上玩。那儿是个 romantic nook, sequested and secure [浪漫的角落，隐秘幽深又安全]，有些棕树芭蕉，草很乱，丝毫没有人工气味。我高兴起来，胡乱跳舞，没有被人看见的危险。我得意找到这样一块地方，以后一定常来，只要洋人没回来。

1943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五

晚饭后为了满足自己的 fancy [幻想]，跑到街上买了两个柿子，带了纸笔，又翻过短墙去那禁地。我有一种孩子气的冒险的乐趣和孤独的甜蜜。我坐在石头上慢慢吃完柿子，就在园里探起险来。我穿过树丛，来到屋子走廊下。一只猫在那边廊下叫，也许有狗呢？也许有人住在那边呢？分明没有。我轻轻走到靠宿舍这边的一条横廊门口，发现门是开着的，穿过黑而高的走廊，就到了宿舍三楼。我才恍悟原来这两栋房子是这样相通的，我还翻墙过来，多么傻！这一来我发现这么多没人到的奇怪地方，高兴极了。我坐在屋廊的石阶上开始继续写小说。

1943 年 10 月 30 日　星期六

下午整个花在做麻花上，因为明天宿舍开放①。宜姐、金根德预备每人出 100 元买茶点招待。宜姐不要我加入，我只好自己做点吃的。

1943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日

早上带了麻花和窗纱赶到宿舍，我一拿出窗纱，她们都喜得乱跳。我们立刻把这些漂亮东西挂起来，桌上铺起来，配上黄黄白白的小菊花，非常素净风雅。9 点钟开放，男同学像河水一样涌进来。同菁出门等英文会的人，没想到错过了。等再赶上楼去，我的麻花也完了，我很不快乐，因为没有看到朱明，但我希望他吃了我的麻花。据说今天我们房里最得好评。刘年美来闹了一通，送给每个南开校友一具鬼脸，讥笑我们的整洁是假面具。

1943 年 11 月 1 日　星期一

这个月开始白饭伙食团②。看 *A Doll's House* [易卜生：《玩偶之家》]。

1943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二

果不出我所料，上星期二的一幕今天又重演了。我下课后在铁门槛走时，朱明从后面赶来，叫住我。他穿一条深蓝裤子，上面是一件黑绒茄克。他问我这钟头有事没有，我说没有，他就邀

① 女生宿舍每年开放一次，供老师和男同学参观。

② 厨房只供白饭，菜由各桌自备。

我去山上。这时我已完全 assure［肯定］，他开始追（这动词太不美）我了。我除了使自己冷静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实在太 inexperienced［没经验］哩！他说那天宿舍开放他看见我的房。又给我猜到了，他一定专为想见我而去，没有见着我，把一腔热情寄托在我的东西上。我们在城墙上走，我低着头，什么话也说不出。他又谈到音乐，这是他 favorite［偏爱的］的题目，也是我的，他想。他说唱歌还是要练，不练不行。他给我讲了一些练唱的法则，我像个白痴般地听着、笑着、首肯着。走到城墙缺口了，再下去就是陕西街，我们都站住了，找话说。他问我是不是常一个人来这里，他有一次看见我坐在对面山上。当说这些话时他时而望我，时而望地。我总在逃避他的眼光，一只脚在地上不停地擦。他想向我借歌本，我说没有。他告诉我他有《长恨歌》（黄自作）全套，不过都是合唱，我没作声，变得懒洋洋的。到家门口，我说一声再见，掉头就跑回家。我说不出是什么心情，只拼命咬嘴唇。我并不快乐，只是紧张、兴奋。我心里念着："我胜利了，我征服他了。"可是我满足了吗？不，我只要得到他的心，并不想把我的心给他，我根本不爱他，不过对他起了幻想。可是现在我要得到他的心了，却不安起来。以后怎么办？做朋友是不成问题的，可要是他另有企图呢？以前没有确定他的态度时，我曾梦他来着，现在，幻想既成事实，我的心却冷了一大半。我暗暗觉得对他不起，因为他之所以敢这样表示实在我得负一部分责任，我的确 encourage［鼓励］他来着。

1943 年 11 月 3 日　星期三

今晚写小说非常顺利。先坐在石廊上，隔着棕树，冼岫、常

绍温在唱歌。她们在短墙那边唱，我也唱，冼听见我唱，加进来一同唱。她们走后，我一个人唱了很久。天黑下来，树色已由绿变黑。我开始写。我庆幸我有在黑暗中写作的技能，不然坐在房里，还能做什么事呢？我走下石廊，到草地上，忽然想跳舞。于是我疯狂地舞起来，舞得满身发热。我是在想象《玩偶之家》里娜拉跳 Tantarrendon 时疯狂的样子。跳累了，仍旧回到石廊下，继续写，直到宿舍熄一次灯才回去。

1943 年 11 月 5 日　星期五

晚上联青练习，刘年美指挥。我们练了 *Song of Volga Boatmen*《[伏尔加船夫曲》]。7 点我回到楼上，看易卜生的 *Lady from the Sea* [《海上夫人》]。团契室的歌声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唱 *Call John* [《呼唤约翰》]，吵得我一点书也看不进。

1943 年 11 月 6 日　星期六

啊！我坐在这儿写日记，我的心绪骚动得厉害，手有点发软。刚才的嘈杂混乱不留痕迹地在我身边逝去，同样也在我心上逝去。关于南开校友迎新会的一切：下午的采买布置，晚上的开会，吃，玩，叫，笑，都过去了，就像每次这样的会一样。我回来，进房就看见桌上一封信，里面只有一个条子，两三行字，署名“朱明”。这两个字对我是那么生疏，以致看了半晌才认出。信上约我明早 8 点在“我们上次谈话那里”会见。我看完了，默默不作一声，再看两三遍，放进信封。坐下来，轻轻拿过镜子来观察我的脸色，有一点发红，可是随后就消了。事情终于来了，我心情又镇定又慌乱。慌乱，是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镇定，是为了要

试验自己的把握能力。我要向他表示我们的关系只限于友谊。我不能不去赴约,因为那样就显得我心里有不正当的念头。

1943 年 11 月 7 日　星期日

早上下一点微雨，我打伞出去。到城墙不见人，等了 20 分钟左右他才来。他提议到城外走走。我们下了山，沿城墙走一段，然后爬上另一个山头，绕一个圈子，走上一块平顶山，一边可以望见大渡河。唉，事情竟和我昨晚希望的不同，他什么也没提，只谈些不相干的话，我又怎能说起呢？我又变得 spiritless、dull [无精打采、呆滞]。他问什么，我答什么，他说什么，我听什么，不然我就直直地望着前面的山发呆。我非常不快乐，觉得好好的时光这样闲度太可惜，而我所希望的问题不得解决。而且就这次谈话来看，我和他其实谈不来。他不适合我的趣味，勾不起我的 fancy [幻想]，总之，他不够刺激。更有，我不知道我这样随便和他出来是否做错了。他时常回头望我，现在他的眼睛对我失去了魔力。他的眼睛虽大，可是没有神采，没有强烈的个性。他没有摄去我的心魂的能力。以前我对他的痴情完全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所以，我是被自己欺骗了。晚上我告诉宜姐这事的经过。我告诉她，我对他没有半点意思，不过觉得他这人很好，做做朋友也无所谓，要是他有旁的想头，他是决达不到目的的。她说："本来是没有关系，不过武大的风气不好，只要有人看见你常和他在一起，包管议论就来了。并且，我们还不晓得他究竟有野心没有。不过我看多半是有野心的。所以你这样一约就答应，容易引起对方的误会。不过，他这个人也很……很自尊的，对他，你当然不能像对有些不知趣的人一样，可以随便刮

的。你这个问题倒是难了。”我苦笑着说：“是呀！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我真恨武大这种风气，只许有‘男朋友’，不许有‘朋友’，而且只许有一个，而且这一个就必定是对象。”她说：“办不到，风气已成，我们少数人不能打破它。”她劝我索性坦白地向他表明态度，我连忙摇头：“说不出，并且他并没表示什么，我倒先提出，这不是显得我……”她又说：“要不然你写信给他说明。有些人认为不能有书信落到别人手里，我觉得像这样的信就是公开也没有错可以挑。”我说不行，那过于严重了。没有商量出结果来。

1943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四

晚上联青练习圣诞节 choir［圣歌队］的歌，*And the glory*［亨德尔《弥赛亚》中的《光荣颂》］。今天人特别多，除联青团员外，还有教会的洋人和几个非团员参加。中间休息时有刘年美小提琴独奏，然后陈仁宽、王宗华、朱明、凌忠扬四人四重唱。他们都是雅礼［长沙的教会男中，耶鲁大学的子校］毕业的，唱了三个耶鲁大学的歌。一个歌描写耶鲁大学学生生活，有一句“Making love and winning hearts”［谈恋爱，赢芳心］，大家都笑。他们笑，是因为王宗华和朱正清正应这句话。我却暗笑，要是大家晓得另一回事，会怎样想！

1943 年 11 月 13 日　星期日

早上我们英文会会员一同照相。我穿了夏天织的绿毛衣，因为我想把它留在相片上，做个纪念。下午同爹爹去“八一九”［寄卖行］提箱子回。心情沉重，因为和妈妈生了一顿闷气，由

我不小心丢失东西说到家里的困难情形。我恨恨地说，宜姐三个都请着救济金，只我一个人没有，就因为背一个家庭的虚名。我说我毕业后一定不像焕葆那样念研究生。妈妈说焕葆眼光远大，宁愿目前受点不自由的苦，为将来发展着想。

1943年11月16日　星期二

真可笑，好像星期二成了我们定期会面的日子。下课后在铁门槛又见他一个人在前慢慢走，他回头了，我笑笑，可是我的坦然不能持久，等到我们走在一起时，我感到抬头望他一眼都很困难。他又要同我上山走，我推说家中有事。我真不舒服，要对付这么一个敏感的人，要解脱自己，还要不伤对方。

1943年11月19日　星期五

晚上女舍自治会请孙家琇和朱君允讲曹禺的《家》［改编］和契诃夫的《樱桃园》。孙先生讲得非常动听，同学们对她印象都很好。轮到朱先生讲，许多人都沉不住气，只听得凳子响，坐在后面的都溜出去了。我真替她难为情。讲完回房，大家都很兴奋，大谈文艺方面的话。要是这样的会常开，也许可以挽回女同学日趋贫乏狭窄的危险。

1943年11月23日　星期二

我现在又注意另一个人，外四的考昭绪①。他的文名我早有

---

① 考昭绪，笔名蒂克（T.K.），作家，当时小有名气，写过《小兰花》）（朱光潜作序）、《秦淑的悲哀》。1957年被划为右派，病逝于下放地。

耳闻，现在有些课我们外三和外四合班上，我常看见他。我很喜欢他的样子，高高大大，俨然北方男儿气概，一看就不是庸俗之辈。他很少说话，从不笑闹，含蓄而不尖刻，看样子是有头脑有深度的，可惜我还没见过他的文字。这样一个朋友正是我所需要的。试想，找到一个能谈些比较深刻话题的人，该多快乐！在妈妈以外，我还没有遇到一个，而妈妈究竟是妈妈，不是朋友。

1943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一

画好了《文坛》[乐山武大一份有影响的壁报]报头。下面叫我会客，是朱明。他一见我就是："到外面走走好吗?"我劈头就拒绝："不，我有事，要作文。"他僵住了，我也僵住了。我们站在门房门口，他显然受了伤，说："我几次想找你谈谈，好像你总有事，你们忙得很啊!"我笑了："是忙。"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他站得很近，眼睛逼视我，我又不好对望，又不好逃避他的眼光，好一阵 suffering [难受]！我神情非常倔强，他满脸是难堪，似乎有点气愤。他说："我不晓得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说："那难说定，我也不晓得。"他说："那么我希望如果你有空，由你来找我。"我笑而不答。他说："那我就走了，耽误你的时间。"我说："再见，对不起。"他走了。唉！我怎么没有勇气直说？老像这样总不是办法。可怜人，他不晓得他对我已没有一丝吸引力。我是残酷，但我只能这样。我怕我在作孽了，把他引到火坑边，忽然一撒手，让他在里面转侧，烧毁。这并不有趣，这是罪过。

1943年11月30日 星期二

9点钟在大礼堂听冯玉祥演讲①。冯是个高大壮汉，穿的衣服是那种北方乡下佬的，上衣是长袍又嫌短，是短褂又嫌长，打膝头那么长。下面棉裤，裤口扎紧了的，一双大棉鞋，头上一顶小毡帽。他提倡俭朴，所以故意穿成这样。他的脸是梯形的大块，愈到头顶愈小，好像头部的肉都往下坠，造成一个极厚重的下巴。他有军人的粗黑眉毛，小而亮的眼睛，嘴唇上尖下圆，不说话时紧闭着。口音是天津保定一带的河北土话，听起来很爽快。他讲话时两手扶住讲台两角，微微挥动，没有什么激昂的姿势。态度从容亲热，尽讲些逗人笑的话，惹人笑个不停。他讲得很动听。那种本真纯朴的话很能感动人。他讲的两个故事最好。我觉得他的确是个很风雅的军人。

1943年12月2日 星期四

晚上宜姐叫我到楼梯口，满脸羞笑，说："今天下午郭季洪来找我了。他跟我讲了……"我忙问："怎么讲法?""我说不出……他告诉我两年前他就注意我了。在他那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现在就看我的意思怎样。咳，我简直一句话都说不出……他说要写信告诉爹爹妈妈，我要他等一等……"太快了。郭季洪，想不到他会成为我的姐夫，天啊！但他的确是好人，而且非常"能干"，宜姐常说的。只要宜姐自己满意，我为什么不为她快乐？我频频问她："你觉得满意吗?"她笑着点头。她说："他和

---

① 冯玉祥将军来乐山是为抗战进行募捐。讲话中对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尖锐讽刺，博得同学们赞赏。

我同年，只大月份。”我笑了：“你们倒巧，同班同系同年同乡……他倒是靠得住的。”她说：“他靠得住是吗？他说他不会变心的。”我说：“不会，当然不会。”她说：“他和我谈了一下午，把他家里的情形都告诉我。他家是业农的。”我说：“好快，一下就决定了。”宜姐的“大事”，就这样解决了吗？就这么平平地、实际地，像一篇应用文？而不是激荡地、奔放地，或微妙地、抒情地，像一篇小说或一首诗？我早该知道宜姐是杨家的人，她全身流着杨家的血，她的思想代表杨家的思想，而她的行为是杨家行为的典型。是的，她做得很对，正是爹爹所赞许的。郭季洪，忠厚老成，精明干练，脚踏实地，靠得住。这是成功的婚姻，圆满的婚姻。谁知道，也许这都是对的，这是经验之谈。可是我可不愿把自己的一生造成一条平坦笔直的马路，我喜欢崎岖的山路。我宁愿受些痛苦，换取我所认为甜蜜的东西。

1943年12月3日　星期五

晚上忽然召集同学到食堂开伙食会议。因为11月吃白饭伙食团，大家觉得不方便，而且煤费比前月超出两千多元。于是有人提议恢复有菜伙食团，每人交200元，让老姚经理。可是有一部分人反对，仍愿维持白饭团，因为她们吃不惯公菜。于是大打其仗。我可是除外，我站在白饭团一边，因为我不愿交钱。但客观地评说，的确有菜团的理足。战线是这样划分的：有菜团以萧银娥、杨俊贤、杨安祥言论最激烈，新同学站在这一边。反对派就是我房里那几个，还有刘珍宝、叶学文、常绍温等。主席邱泰宁是好好先生，没有威严，镇不住争吵。起先是辩论，后来变成吵架。杨俊贤一开始就给主席声明的理由补充一点，说起集团生

活精神的重要，刘珍宝立刻打她一炮。叶学文脾气暴躁，和萧银娥直接冲突，但萧的话显然是清楚明白的，而叶根本不合逻辑。所以表面上似乎反对派势力雄厚，实际上理亏。最后闹得不可开交，正面派提出表决，反对派坚决不肯，会场乱哄哄的，人声鼎沸。有人（自然是反对派）提出组织两个伙食团，明天票决，这才散会了。

1943 年 12 月 5 日　星期日

白饭伙食团终于打败了。我房里几个无论如何不肯输这口气，一定要自己组织小伙食团。我自己的事还不知怎样解决。

1943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二

上戏剧课时妈妈讲到 *Wild Duck*［易卜生：《野鸭》］里面那个 Relling［瑞林］的哲学“Human being must live under an illusion”，“the so called ideal is but a lie”［人类必须生活在幻觉中，所谓理想只不过是一个谎言］，她忽然又说起 inspiration［灵感］，所谓 inspiration 不过是一种启发，比方在现在的情形下，就 disillusion［幻灭］这点主题，我们谁觉得有可能写一篇东西的话，就是 inspired［引发灵感］了。我听了真无可奈何。我何尝没想到，而且是在这以前，可是什么结果也没有。我沮丧极了。我不能总处在 creative mood［创作情绪］之下，有时一阵兴奋，可总不是时候，等到是时候了，我早冷下来。我希望在今年做出点什么来，可是眼见一年完了，算了吧！

1943年12月8日　星期三

昨晚《傲慢与偏见》论文还没赶出，早上起来抄，直到上课还剩一些，我只得一面听讲一面抄，最后我也交上去。孙先生念我的念到一半就下课了，她说："I am sorry, this paper is so good!"［真对不起，这份论文太好了］，她说下次再接着念。我非常高兴，到底苦功没有白费，用过心做的东西总有表现的机会。

1943年12月10日　星期五

我现在对于和四年级合班的课很感兴趣，因为可以看见考昭绪。我非常希望认识他，更希望他不会使我失望。女同学只到我一个，他们在谈外四明天郊游的计划，李靖亚、章振邦等说，欢迎我们外三班参加他们的郊游。我笑着说："恐怕我们要破坏你们的空气。"李忙说："哪里，只会使我们的空气更加热闹。"我参与他们凑趣也无非显得自己随和平易些，因为平时那种不苟言笑的冷态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果然我的尝试立时见效。上课铃摇后戴镏龄先生没来，他们预备走时，考昭绪走过我旁边，忽然问我："你那笔记完不完全?"我说："我回去看看，把我的填满了再借给你们。"这是第一次考和我说话。哼，要不是我这一手maneuver［计谋］，保证他不敢找我说话。但愿这次我没有欺骗自己，但愿他不使我失望。

1943年12月12日　星期日

看《被侮辱与损害的》，从头到尾只哭过一次，就是看到娜塔莎回到她父亲那里的一节。我不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总是那一套。也许是翻译不好，我觉得文字粗得很，永远是那几个触目惊心的形容词，好像非常 sentimental［多愁善感］。吃过饭妈妈和我到团契室开托尔斯泰座谈会。女同学到的和男同学一样多。每一节目由一个同学担任讲，然后大家发表意见。可是他们讲得太长，而且单调乏味。到 5 点散会时还只讲完一个帽子，真正讨论著作要等到晚上继续。我已听得头痛了，晚上没去。

1943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一

我现在加入公菜伙食了，因为吃客饭太不上算，而且每天回家带菜又麻烦。我想试一个月看，不会太苦的。主张私菜制的现在一步步退让，今夜大会就要决定怎么处理。青劝我看《风雪夜归人》［吴祖光剧本］，从从剧社公演的。我问她票价多少，她说 30 元，我笑着说我不买票。她责怪说：“少吃一次零食就可以了。”我说：“我根本不吃零食，你叫我哪儿少去？”过一会儿她说：“其实看戏是很有益的，你老不看，而且这个戏很有名。”我微叹：“我何尝不想看，可是一个人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的态度已明示 renunciation［克己］的精神。她只说：“这不算什么。”我就不再说了。晚上伙食大会，请余炽昌、徐贤恭先生调停。余说话清晰有力：“现在有四个办法，一是白饭，一是公菜，一是公菜私添，一是继续现在的临时办法：公菜团每天四锅菜，私菜团也是每天四锅菜，各不相犯。但第一、二两办法都不适用，第三办法太麻烦，所以就是第四个办法最折中。有没有异议，如果没有就算通过。”于是无提议也无表决就通过了。

1943 年 12 月 14 日　星期二

晚饭后坐在房里，邵正玉忽然问我是不是在写文章，我摇头。她说："很奇怪，写文章是外文系的多，中文系写的是老朽，没有意思。我的一个同学在二年级就开始写东西，她真有本领，尽在晚上写，已写了几本小说了。"刘啸云说："我们学校外文系只有男同学写，女同学一个都没有。倒是中文系还有几个。"我听了默不做声，心里好笑。

1943 年 12 月 15 日　星期三

晚上我决心拿了纸坐在横廊里重新写小说。今天心境别有天地，故事的轮廓已出来了。我希望在这半个月里完成它。这次改得颇合我的口味和能力，前次写的根本不真实，完全是牵强造作，写出来一定可笑。

1943 年 12 月 16 日　星期四

下散文课，和菁走下金花巷时朱明叫住我，问我要《音乐月刊》，因为他们的"田园"［合唱团］要用。他走后菁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忧愁的样子，好像有什么痛苦的事。"我说："你怎么晓得！"我庆幸她看不出我和他的关系。可是天哪，他忧愁到这步田地不是我造成的吗？

1943 年 12 月 17 日　星期五

下午好太阳，和菁逃了一堂法文课，到蛤蟆口外的沙滩上晒太阳。带了一点花生、桔子，我们躺在细沙上，她看书，我告诉她我在写信，其实在写小说。不过一下午只写了一小页。太舒服

了，像 *Lotos Eaters*［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因食 lotos 乐而忘返的人们，丁尼生据以写长诗］一样，听听江声，看看天空游鹰，觉得没有忙碌的必要。太阳下山了，我们从沙上跳起来，大打其滚，翻筋斗，疯得不成形。

1943 年 12 月 18 日　星期六

下午在家给弟弟洗了澡，洗了衣服，很快就天黑了。我现在拼命努力写小说。取材很得意，开始是利用妈妈小时候被人诬赖偷东西的故事，引到这小女孩的 illusion 和 disillusion［幻想和幻灭］。

1943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一

上午在食堂一角写小说，这里比较清静。写信给陈铨，问他为什么《民族文学》第 4 期不寄来。

1943 年 12 月 22 日　星期三

上小说课时发论文卷子，孙家琇说诵读 The best one［最佳作］，拿起我的来念了一遍。发下来时我的分数是 94 分，真是光荣得很。

1943 年 12 月 24 日　星期五

又是一度圣诞前夕。教友们兴奋忙乱，准备过一个美满的晚上。可是对于非教徒来说，“圣诞不是我的”。相形之下，格外冷落。我并不嫉妒他们的快乐，但我心上总觉得怪别扭的。一方面是事情堆积如山，时间不够，比方说我非得在年底写完小说，于

是功课就不得不停下来，而报告又不得不交。上课前我叹气，菁问我为什么，我说心里烦乱，没有头绪。她说她也是。我却想，我比她还要好一点，我还有一个目标，一个希望在眼前，她有什么呢？晚上带了小凳到二楼走廊，把这篇小说结束了。修改是下一步的事。上楼时头昏得几乎绊倒在楼梯上。

1943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六

晚上是联青参加圣诞音乐崇拜的第一天。女同学都穿了蓝布袍，挂一个粉红纸项圈表示神圣。进场时分作两排，每人手持一枝烛，唱着歌穿过听众。唱得不算失败，不过前后都不太成功，只有 And the Glory 好些。其他节目要算黄贻训的小提琴最好，不过也全亏俞太太［浸礼会俞牧师的夫人］的钢琴伴奏好。

1943 年 12 月 26 日　星期日

下午女生自治会请孙家琇先生［用英文］讲托尔斯泰，在团契室，欢迎男同学听。我和冼岫做记录。人到得意外多，屋里坐不下，改到院子里。她讲《安娜》、《战争与和平》、《复活》。晚上是圣诞音乐崇拜第二天，成绩和昨天差不多。散会后有一点 refreshment［点心］，是珍珠圆和汤圆。这时出了一桩意外的事：陈仁宽提出辞职，通过了。接着蕴提出解散联青，刘年美附议。大家顿时沉默起来。表决结果，决定解散。回来的路上，蕴、郝大谈团里人心不齐，宁愿解散了重召集一个。今晚还有一件可惊可笑的事：我们都在吃汤圆，许［由恩］干事一个人掉到井里了，呼救没人听见，幸亏是干井。后来郝桂芳和陈权盛经过，才想法丢个凳子下去拉他上来。我正端着一碗汤圆，听见她说，笑

得把汤都泼在身上了。

1943年12月27日　星期一

这一向宿舍里饭坏极了，尽是稗子，每餐饭要吃40分钟，一碗热饭挑到后来变得冰冷，而饿着的肚子也不想吃了。可是不得不耐下性子挑，因为不挑有得盲肠炎的危险。

1943年12月28日　星期二

听蒋淑瑾说，Rainer说冼岫写的《往事》很得好评，别人一向以为她不过是个漂亮小姐，不料她也有brain［头脑］的。我直觉得一阵热冲上脸来。我怕我是在jealous［嫉妒］了，可是我并没有嫉妒她的理由，因为我看过她那篇《往事》，虽然文字还算好，可并没有什么意思。那是她的一段经历，有点“西风”式，看来似乎很漂亮，实际上没有内容。我的东西和她的就大不一样，可惜我没有福气听到别人对我的评论，那篇小说还不出来，一想到这就急得出汗。

1943年12月29日　星期三

晚上学生合作社开干事会，我和菁被选为第十届理事。分派职务结果，我担任百货股进货，菁是饮食股进货。经理是经三的金柱，还有11个各有职务。

1943年12月30日　星期四

我所期望的终于来了！午饭后回家，妈妈说：“《民族文学》来了。”我立刻拿到手。天哪，是粉红封面，比前几期都难看，

可是再难看也无足轻重了。我翻出我的 child［孩子］，看见《萦》这题目下自己的名字，我看内容，它对于我却好像很陌生。我奇怪："这是我写的吗?"可是我无心细看，翻着其余的文章。一篇方重的译文，一篇戴镏龄的译文。我的小说在第二篇。妈妈说："陈铨真是给你最大的 honour［荣誉］，把你的放在前面。"妈妈显然很高兴，眉飞色舞地频频问我："快活吧！快活吧！"我翻到编后的作者介绍，天晓得，陈铨太抬高我了。有一大段是关于我的评语，其中还录了一节我的文字，关于"情感"问题的。我又翻到前面看别人的文章，可是我无心看。快乐填满了我的脑子，不能再接受什么东西了。我只觉得放心，东西总在这儿，还怕以后没机会细看？妈妈说："你将来是有希望的。一连在一个杂志上登几篇，名誉就造出来了。不过志向要放远大些，不要有了一点小名就满足了。"真的，这是最要紧的。不过，暂时忘记一切，让自己沉湎在甜蜜的幻想里也无妨吧！我等着瞧，看引起什么反应。天哪！我会怎样惊奇了他们！我想到孟先生，他会如何快慰他的学生的进步，我一定要寄一本给他，让他晓得他的学生没有一时忘记他的教诲。我想起在远方的朋友们，我想起本校的同学们，不久他们会用怎样一种眼光看待我。唉！我的 vanity［虚荣心］飞得太高了，可是这片刻我却不去抑制它，可怜的老毛病，也让你解放解放！我想起考昭绪，这儿却不是虚荣了。我要他了解我，也许这会带来我们接近的机会。妈妈无意地说他今早来和她谈了很久，谈到写作的乐趣；他说由此可以结识许多文字之交，有素不相识的人，因为读到他的文字，和他做朋友。我乘机问妈妈他的东西写得怎样，她说没看过，不过她晓得他的诗写得很细腻。我的思想像野马，想到的多着哩！我不怨它来得迟

了（为了机器坏的原故），甚至我庆幸它没有早来，不然我的快乐不是早 over［过去］了吗。美上加美的，爹爹似乎也 infected［受感染］了，他对我特别和气起来，说："这篇东西可以弄到千把块钱啰！"爹爹永远是爹爹，可是就他这典型的爹爹式的几句话，对我有多少甜蜜！他又问我下个月伙食预备怎样，我说还是照样。他问菜还可以吃得吗？我说将就过得去，要是感到油水不够，可以带点猪油去拌饭。他说那多麻烦，实在要，用香烟筒子装也可以。我嗯了一声，说不下去了。我觉得有点惭愧，爹爹这样的关心我简直不习惯。我这破文能使老爹爹也喜欢吗？我们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他决不能欣赏我的文字，可是 just the same［仍是一样］，看到女儿有前途，父亲总是宽慰的。我预备洗澡，他看见我的一双鞋放在那儿，问我要不要擦，最好是先擦，免得洗澡后又弄脏手。我马上放下手里的工作就去擦鞋。我是这样 wistful to please［渴望讨好］！晚上开联青会，这次重新召集，已有 15 个女同学和 10 个男同学签名。选了郭朝胜做总干事，他没有推辞。此外六个干事，三男三女，其中有我。

1943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五

今年最后一次记日记。下午回家，妈妈告诉我稿费已寄到，1 000元。本来早一月就寄了的，因为汇款人忘记汇票。幸亏我去信问，才查出来。晚上楼上没灯，我一个人孤寂不堪，擅自参加菁们的聚会。小小的房里生一盆火，挤了许多人，有萧银娥、杨俊贤、熊毅龄、王树藏①、涂主珍、卢菊如、方秀如等，都是

① 萧乾先生的前妻，即"小树叶"。

那一派的人物。她们先来了些表演唱歌讲故事之类。钱霖先生也来了，玩了一个“碰球蛋”，然后就随便聊天。熊、王、涂三个做先生的讲她们学校的情形，萧银娥谈到南开校友给她的印象。谈话是散漫式的。一直坐到9点半才各自归房。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

一九四四年

1944年1月1日　星期六

上午回家，帮妈抄文章。她的《法国文学》一书① 已完成，现赶着抄好就要给一个学生带到重庆去。

1944年1月2日　星期日

Wild Duck［易卜生剧《野鸭》］一个题目可算起好了稿子。晚上做完题目，看 *Rosmersholm*［易卜生剧《罗斯马庄》］，记下要点，预备用它做报告。

1944年1月4日　星期二

上午下课后到邮局取了稿费一千元，我第一次得到这么多钱。晚上下雨，冷飕飕的。听说"田园"［歌咏团］开音乐会，我和郝桂芳、焕葆出于好奇，不顾泥泞跑去听。

1944年1月5日　星期三

上午下小说课后我们三人到县街吃了一顿叶子馍馍②，我

---

① 袁昌英著《法国文学》，商务印书馆1944年8月初版。

② 乐山的大众化小吃，又名叶儿粑，用糯米粉裹着豆沙馅，外用粽叶包成长方形，又糍又甜又油又香，既解饿又解馋。

请。两块钱一个，花钱不多就可吃一饱。

1944 年 1 月 6 日　星期四

爹妈问我那一千元打算作什么用途，爹爹建议：一个公文包，一只箱子，一只金指环，问我要买哪一样。我想，公文包可以不用，箱子不要中国式的，金戒指不是纯金的，也不容易脱手。最后我却想要一双皮鞋，脚上的已穿烂，而新皮鞋又小，穿不下毛袜。妈妈就叫我马上跟她去买。在土桥街试了一双合脚，车胎底的，900 元，买下了。又到一家买了一双，850 元，我想再不用买鞋了。晚上看 *Mysteries of Udolpho*［拉德克利夫夫人的怪异小说《幽多尔佛的奥秘》］和 *Castle of Otranto*［华尔普尔的哥特式小说《奥特兰多古堡》］，神奇怪异，很有趣。

1944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二

晚上在冼岫房里看书，因为易淡如生了一个火盆，我可以烘手上的冻疮。

1944 年 1 月 12 日　星期三

晚上又在她们房看书，她们挂了一个罐子在火上煮烫饭，我也吃了一碗。

1944 年 1 月 15 日　星期六

晚上到冼岫房看小说笔记，一个晚上看不了多少，因为她们总是说话，闹。将睡时常绍温说她要宣布一件事，是冼岫说的话。冼不许她说。我早有预感，冼对我有种特别的关注。我想也

许是说她喜欢我哪一点，如“天真，朴实无华”。这在一方面固是赞辞，换个说法也就是“傻气”。她们把我当个呆瓜瓜的娃娃逗着玩。我不是说她们对我不好，她们真正是像爱护小妹妹一样爱护我。我做小丑，心里有苦说不出，表面上装得嘻嘻哈哈，懵懵懂懂，无忧无虑，何苦来哩！

1944 年 1 月 16 日　星期日

晚上到冼房里看小说史。我们到底逼常绍温说出那话来了。她说：“冼岫说她喜欢杨静远，她那次坐在桌边上，就是为了让位子给杨坐。”冼急得要命，幸亏那时熄灯了，她和我都没有被人看见脸色的危险。油灯点起后，我看见她伏在桌上，不抬头，不作声。常怕她生气，叫我去劝，我就走到她后面，笑着说：“这有什么关系呀！”她很久不抬头，笑了一阵，轻轻的，有点像呜咽。后来我们都坐在火旁就油灯看书。她们笑她，她也让笑掩饰羞色，很快地仰起头，望我一眼，又笑得低下头。我觉得脸红了，她也脸红了。她望我的那一眼非常温柔，有点媚人。随后大家都看书，不再开玩笑了。我觉得幸福，觉得快乐。这时，我才承认我一直是喜欢冼岫的。为什么这几晚每天都来看书，借口是烤火，其实是为了她。真的，要是她不在这房里，我绝不会来。我是被一种力量吸引着去的。我并不一定要和她说话，只是觉得她在旁边坐着，我就舒服了。她对我时时流露的柔情和关怀，我敏感地接受着，我感激，我简直爱她了。在这儿，还没有人这样使我动情过，因为没有人对我用过感情。她是聪明的，她和别人不同，对于我很适合，因为我想我们很相像。虽然她有我所没有的缺点——她有物质方面的虚荣，可是这些不能造成我们精神相

通的阻碍。

1944年1月17日　星期一

考小说史时陈登恪对一位先生大声说："黄方刚[①]死了，今早死的。"我心里难过，没心考试了。黄方刚给我的印象太深，我上他一年课，把他的样子记得清清楚楚。印象没消失而印象的主体已消失，这是难堪的。他害的肺病。我将永远后悔那时我讨厌他的态度，和他那又肥又发红光的脸，鄙薄他"吃得好"。我不能饶恕自己。他的外国太太，三个孩子，是别人同情的中心，但他死了我只为他伤心。

1944年1月18日　星期二

晚上到冼岫房看书。她借到 Simons 的 *Study of Dante* [西蒙斯：《但丁研究》]，她看过我就来看。因为睡了一下午，精神特别好，到11点钟时都看得差不多了。我放下书，坐在火旁烘手，舍不得回去睡。冼岫坐在旁边，我只想倒在她脚下，让她抚我的头发。她的眼睛多亮、多美，她的笑多灿烂、多可亲，回来躺在床上，睡不着。我想着这种 Sentiment [情愫]，分析它。我不能否认我对她的这种情感是一种 passion [热情]，形体过于精神。与其说是朋友的爱，不如说像母女的爱。这种爱是需要不断地接近，形体的接近，甚至接触。我担心这是不健康的感情，我想这也许是直觉的，冲动的，不是经过互相探索而互相了解的人

① 黄方刚，黄炎培之子，武大哲学系教授，教一年级的论理学（逻辑学）。

为友谊。我从不想她的人格、灵魂、品德、学问，我知道她有许多缺点，但谁没有缺点？我爱的是她，并不是一具完美无瑕的灵魂。于是我发现了一个事实：我爱妈妈最多的时候不是她在讲台上发挥高深议论的时候，而是坐在家里取下眼镜像个普通家庭妇女的时候。这时，我觉得她是整个的，温暖的，矮的，近的；而当讲学时她是那么远，使得我的一切情感都冷了。

1944 年 1 月 20 日　星期四

下午我不能安心，因为晚上要搬回家。我把被盖打好，箱子理好，找李则民给我找挑子。上楼后就拿书到洗房里。暗暗的光线，熊熊的火盆，静静的空气，那最后的一刻，造成一种温柔而又凄清的甜蜜。我沉湎在这情景中，我全部意识里只有一个人，她坐在我旁边，和我一样烤火，一样看书，那对美丽的眼睛时时注视我，我却趁她不望我的时候长久地回视她。我根本没心看书，让时间在我身旁不声不响地滑过。晚上睡在床上想冼岫。真古怪，我从没有像这样想过一个朋友，我简直被她迷住了。

1944 年 1 月 22 日　星期六

考完小说出来的感觉简直是痛快，一则这道关过了最后一重门，二则小说考得也不坏。吃过中饭同弟弟提着篮子到蛤蟆口下河边取沙，炒花生用。乘天色还早一溜烟到宿舍。左敬睦给我两个歌本，里面还夹着一封信，是冼托她交给我的，她恐怕见不着我了。我上楼，冼正坐在床上，见我进来，一把抱住我。她嘴唇涂得鲜红，把我吓了一跳。我没料到她用这样热烈的方式迎接我。她明早 6 点就走了［去成都］，我们相抱着坐在床边，没有

说话。过一会儿我就走了。在路上我拆开她的信："几天不见你了，说不出的不惯和惦念！……想到一星期来安静的读书生活，不禁留恋！对于大考我竟不愿抱怨了哩！"难道她也为我痴情吗？她可晓得，为了她，我不得不感谢这次大考，是它把我们带到一起的。她答应给我信。天，怎样的幸福啊！

1944 年 1 月 23 日　星期日

晚上睡不着，和妈妈谈话，不知怎么谈到冼岫。我真想把我们的事告诉妈妈，可是禁住了。不懂为什么，我宁可瞒着她。她说冼真可爱，又长得美，又聪明，她写的东西很活泼，有才气，她喜欢冼。我笑了一声。她说："你不喜欢她吧，我晓得。"我说："你怎么晓得？""我从你的口气听出来。""要是我告诉你我喜欢她，你会不会惊奇？""我会惊奇。""要是我告诉你她也喜欢我，你会不会惊奇？""我不惊奇。"我忽然全身一阵热潮，痉挛地大笑。她说："我晓得，你喜欢她……"我全身的力量都用来压制冲到喉头的话，终于没有说。我无力地躺着，手脚出汗，好像害过一场大病。从这以后我更发狂似地想着冼岫，很久兴奋得睡不着。

1944 年 1 月 24 日　星期一

又是昏天黑地忙一天过年。切年糕，做花生糖，切得手都酸了。4 点钟没吃晚饭就走了。今晚是七个男同学请女同学过除夕，在团契室。七个人是蔡伏三、王宗华、朱明、陈造福、杨永炎、萧斯铭、蒋宗祺，除陈、萧外，都是湖南同乡。女同学有 14 个，也以湖南人居多。团契室里布置得非常精心，是蒋宗祺

设计的。分两部分，一边是餐厅，一边是会场，借了幕布隔开。每人发一份艺术化的节目单，一面是节目，一面是白纸留着签名的。蔡伏三是主席。开会介绍时我由杨永炎介绍。他说："这位杨小姐太好了，好到我没有形容词可用。"他提起我的小说《萦》，我于是知道同学里已有人看到。玩了几个游戏后就开始到那边吃茶点。他们弄得真讲究，完全西餐式样，借了刀叉等餐具。中间一个极大的蛋糕，旁边几盘糖果。吃完是歌舞大会，节目已派定，大家乱唱乱跳，热闹自由，空气一团融融。我给派了一个 Solo［独唱］，我就玩笑似地唱了一个妈妈的《小放牛》，很受欢迎，又 encore［再来］了一个小调《西洋镜》。歌舞大会完了已 11 点，我和宜姐、安姐先告辞。我本以为宜姐等会到家一起玩，谁知她们另有活动，派了朱明送我。这一下我急慌了。我不要他送，宁愿一个人打火把回去。并不是对他不信任，而是这样深夜单独和一个男同学走会引起误会，要是爹妈晓得了也会大不以为然。可是宜姐说这次我非让他送不可，不然太让人家失面子。我拗不过，只得叹着气随命运摆布。他拿着火把，我们一直没说什么话。近家时他说："我想寒假里约你出去玩，写信来你家不很方便吧？"我鼓足勇气说："我想我们出去玩可以多邀几个人，比方宜福她们，人多些好玩一些。"他连忙说："是的，那也好。"我不禁又想起冼岫，我和她好是不怕人议论的。朱向我借《民族文学》，他没看到我的小说，可是听到许多人讲。我不愿他看，怕会使得他更为我发狂。他们今晚节目一直排到明早 6 点，通宵守岁。我却愿意回来安安静静地睡着，反省反省，念念冼岫。

1944年1月25日　星期二

旧历大年初一，一早就有人拜年。吃过早点就忙下厨房，新年其实是“吃年”。中午宜姐三人来吃午饭，爹妈叫叔哥去邀郭季洪来，因为他们对宜姐这事暗示赞同。

1944年1月31日　星期一

叔哥来，为湖南同乡演戏赈灾的事请求爹爹同意。爹爹先问别的湖南教授是不是答应了，叔哥说是的，爹爹就说：“那当然没有话说。”随后又说：“这当然不能和为娱乐而演戏相比，这是有名义的。”选定了《雾重庆》，女角请了安姐、左敬睦和周芳。上午朱君允先生［熊佛西前妻］和刘伯伯来了，我们留他们吃中饭。饭后苏先生也来加入谈话。妈妈讲那麻子的故事，苏先生讲《无边的黑暗》里的故事，原来那是真事，是苏先生认识的人。朱先生听了这两个故事，嚷着“不好听，没意思。这两个故事都没有中心，人物没有个性。”我笑着说：“朱先生的意思是说这两个故事不过是 incidents［事件］，没有 interest of character［性格的趣味］，不过它们之所以悲惨也就在这 incidents。”她连忙点头：“只有 incidents，没有 character，没有意思，没有意思。”她不要听，却和弘远闲扯，要和他出去跳绳。五十多岁了，跳起来还灵活得像女孩子，我颇惊奇。我后来和妈妈说：“她的确不是平凡人，她的性格非常特出，一般人所以不能谅解她，也就因为她和他们太不相同，是在他们的 scale［尺度］以外的。她的个性实在强，我不得不说，她对那两个故事不感兴趣，也正因为只能对和她同样强的个性感兴趣。她的 ego［自我］大极了。她的毛病，就是 arrogant［傲慢］，其实她心地倒很正直的。”妈妈

说："她本事也真大，这样年纪了，身体精神还这样好。"我说："这也是她的 ego 大的原因之一。因为一个人自己不感觉痛苦，就不能体会别人的痛苦。所以病弱的人往往同情心比较重。"蒋淑瑾告诉我，那天方先生请他们班五个女同学和我们班五个同学到他家谈话，是为了他要办一个英文补习学校，请他们出头组织，教书却不要他们，只需他自己和方太太。她把这有趣的新闻告诉妈妈。妈妈鄙夷地说："他完全是利用学生给自己赚钱。让他们在外头撑台，自己得实利。学生迫于威势，当然不得不依从。你晓得吧，大概韩文源要调走了，他不得不另谋生财之道。"

1944 年 2 月 5 日　星期六

上午给妈妈看我的小说，她看到最后，竟唏嘘地哭起来，又觉得自己可笑，同时哭笑着。我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动人。她替它取个名，叫《童心》。随后一想，她一定误会了我的主旨，以为不过是描写儿童心理。我告诉她我的本意是要写一个象征，以 disillusion［幻灭］为主题，用一个孩子来表现，并不专为写孩子。果然，她没看出这层意思。我失望地说："我失败了。"她安慰我说："不过这也很好，最后动人得很。那小孩真可怜，而且回味起来还是有那层意思。只是开头学校一段比较差，比较松懈。"

1944 年 2 月 7 日　星期一

考昭绪来了，妈妈陪他谈话。他大谈他的写作计划，俨然自视甚高。他有一股傲气，可是我现在还不讨厌他。不过我大概不能希望他有很高的天分。我颇喜欢他那北方男儿魁梧的体格和雄

厚的嗓音。我相信无论怎样，他会是很有意思的朋友。他临走时向我借了《民族文学》，原来他还没看过，只在朱光潜先生那儿听到说，真有趣，我的小说一出来简直哄动全校，没有人不知道。文学家的生涯是比较别样，味儿浓些。他现在和历史系刘盛亚先生合编一个刊物，请我们写文章。他走后我同宜姐她们切花生米做元宵馅。我们坐在廊下，边工作边谈话，所谈不外男女同学问题。我告诉她们最近的遭遇。我说："将来要是遇到我真正喜欢的人则已，不然我宁可不结婚，绝不降格，为结婚而结婚。"安姐说："客观地看这当然不错，不过也许到那时候情形就不同了，人是会变的。"我说："不错，也许到三四十岁感觉有家庭的需要，不过我相信我大概不会变。"宜姐说："我宁愿早些决定了，也不愿做老处女时再结婚。"爹爹妈妈又谈到现在经济现象的危险，物价在这次过年后涨得骇人。照这样看，物价每年成加速度增长，以后更不堪设想。整个国家的现状既可怕，个人也很难维持。个人不能不贪赃枉法，而使得整个局面更糟。爹爹的见解是，罪过完全在孔祥熙一人身上，都是他一人把中国财政弄糟的。

1944 年 2 月 9 日　星期三

考昭绪送来 *Master of Man* [《人杰》]，还有他的一些作品。我看了两篇小说，一篇《秦淑的悲哀》，写得可怕极了，还不错。《小皮包的故事》就很差，连故事情节都不清楚。

1944 年 2 月 10 日　星期四

晚上看考借给的 *Master of Man*①，他想翻译，征求妈妈和

① Thomas Caine（凯因，1853～1931 年）的畅销小说之一。

我的意见。他还来了一封信，在给妈妈的信里大大赞赏《綦》，和他的作品作一比较，说他的缺乏 grace［优雅］。

1944 年 2 月 12 日　星期六

又是好晴天，洗了澡，写信给熊佛西，请他不要登《义麟》，因为我现在羞于见那幼稚的东西。

1944 年 2 月 16 日　星期三

晚饭后，考昭绪来了，带着两位客人，原来是刘盛亚——他的合编者，和刘太太。刘办《文锋》、《星期文艺》，又是群益书店的经理（?），他要出一种集子，请妈妈和我译书。

1944 年 2 月 17 日　星期四

看了一天 *Master of Man*，有几次差点哭出来。对它还算满意，不是喜欢文笔，不是喜欢思想，而是喜欢那高昂的情绪。它不是一篇老练成熟的伟著，它的好处在它那股青年的气势。文笔不够细腻，思想也不够深刻，可是这两个弱点正是造成那一个优点的特质。故事是够紧张的，叫人不停地往下看。有一种 childish solicitude［孩气的焦虑］，明知结果无害，还要拼命着急。

1944 年 2 月 18 日　星期五

下午同妈妈去洙泗塘刘盛亚先生家。刘家房子又小又黑，比我们的还差。刘先生不是那么浮嚣的。他相当自负，一种不得志的才子的自负。他对自己的言论颇持信心。他谈出版界的情形，这是作者们所应晓得而不常晓得的。他最爱谈他的朋友，郭沫

若，批评他写作有点拆烂污［上海土话］，自诩天才。不过，“这个人的私德是了不得”，他能够抛开日本太太和四个孩子，这精神实在难得，“现在他又有四个孩子了”。这是刘太太第一次参与谈话。从刘家出来，出嘉乐门到朱光潜家。气氛大不相同。朱先生的态度非常谦和，对别人的话很尊重，永远在赞同。我却心悦诚服地信任他。妈妈和朱先生谈到我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他也想不出什么清闲而又厚酬的工作。至于出国，他劝我停战后再去，因为现在外国也没有学术空气。他提起研究院，武大外文系是没有的，联大怎么样？我不禁心动。真的，我非常想去那边看看，而且我也想离家远一点。

1944 年 2 月 19 日　星期六

考昭绪讲方先生补习学校的情形，廖可兑是校长，谢菁任会计主任，方先生是名誉校长，不出头，太太是教授，同学们完全尽义务，不享权利。可惜报名的人很少，因为学费太贵（2 500 元，3 个月），同时又有朱牧师竞争。谈到 *Master of Man* ，他有一个见解我很同意：“人物没有深度。”我把一封上午接到的信给他看，征求他的意见。那是从成都一家“大明出版社”寄来的，想给《蒙》出个单行本，问我是愿以 100 元一千字出卖版权，还是以 20％收版税。妈妈似乎颇有意应承，爹爹想一想觉得不好，一则不认识的人靠不住，二则太小的东西不会引人注意，不如等以后集了许多篇成一册子，还有点意义。考的见解和爹爹的一样，并且他也不知道这出版社。他以过来人的资格告诉我，他上过一次当，所以后来各处要求他都辞退了。

1944 年 2 月 21 日　星期一

这学期第一天上课。上午上小说课，孙先生要我们这学期做五个报告。下午上戏剧（二）①，考昭绪借给我屠格涅夫的 *Spring Current*［《春潮》］，要我给《星期文艺》写稿。晚上挨了爹爹妈妈一场痛责，原因是我不用功读法文。爹爹归咎于我活动太多。我很庆幸这次的刺激，因为疏忽法文是一年来的事实。我下决心，以后要在法文上多下工夫，绝不可怠惰。

1944 年 2 月 23 日　星期三

考昭绪一定要我给《星期文艺》写稿，我不得已找了一篇散文课本上的 *El Ombu*［树桑路，Hudson（1841～1922 年）描写南美农村风情的小说（1902 年）］来翻译。我非常喜欢这故事，Hudson 的风格我也欣赏。可是一着手，才发觉翻译的困难，不过我很快乐，积极的工作都给我快乐。

1944 年 2 月 24 日　星期四

昨天吴其昌先生去世了。今年于教授不利，一开始就去了两位。刘年美送给我明晚的音乐会票。我一面走，一面咬唇："Temptation! Too much for me to resist!"［诱惑！太强了，我无法抵抗!］晚上连接四封信，两封是意外的。林同奇是南开初三时的同班，他给我的《萘》道喜，其他没说什么。我颇赞同他这种态度。一封也是《萘》的读者和崇拜者来函。

---

① 戏剧（二）是近代欧洲戏剧，袁昌英教。戏剧（一）是古代欧洲戏剧，戴镏龄教。

1944年2月25日 星期五

晚上去听音乐会，全部器乐，张舍之的小提琴，朱崇志的大提琴，×××的琵琶和南胡，俞雨辰太太伴奏。我喜欢大提琴比小提琴多，而且张舍之态度不好，倨傲矫矜，盛气凌人。琵琶中有一段我很欣赏，真像跑马声［《十面埋伏》］。俞太太的钢琴弹得实在好。

1944年2月26日 星期六

下午考昭绪来找我，在街上走走，不觉到了高北门，他请我进第五宿舍他房里坐坐，我觉得无所谓，就进去了。我们谈得可多了。I am sorry to say［很遗憾］，我不得不承认我又失望了。他的 mentality［心智］比我浅得多。他谈到《萦》，想写一个续篇，以荻为中心人物，描写他在萦走后从军，最后重伤，死在萦面前。我听了觉得 romantic［浪漫］得可笑。不过他说现在不能写，要写总得在几年以后。为什么？因为不方便。我当然懂他的意思。我和他谈苏先生，我有意替苏先生鸣不平，说她如何伟大，如何热诚，如何命苦。我晓得他们这些青年作者对她都有点歧视，我希望我可以使他改观。我们谈到当前党派问题，我毫无忌讳地说自己的意见：左右各有缺点，现在一派也不加入，等到以后自己见识深了，看得清楚，再作打算。他承认他曾经差点走到左的路上，后来看出左派也有缺点：太重群体，抹杀个体。

1944年2月27日 星期日

晚上刘年美送我一张票，去听张舍之个人小提琴演奏会。张

舍之今夜情绪恶劣，简直把一个个曲子狠狠地打发掉。仗着自己技术熟练，蛮不当一回事，同时也表示他轻视听众。不过我还是饱听了一顿。俞太太钢琴太好了，听说她还是成都管夫人［俞宜萱］和凌安娜的老师哩！夜里在床上睡不着，想了一个小说题材——以一位老教授作主角表现现在的教育情况，这是一个satire［讽刺作品］，同时也是热诚的劝导。

1944年2月28日　星期一

回家时，朱明一直跟到井边。他又约我明天下午出去谈话，我不肯，说不方便，学校风气不好。他认为这不成理由。我坚持，一面狠狠地折断树枝。我的确很不客气，不顾他的脸面，因为他实在把我惹烦了。我说："本来是无所谓，不过何必要反对环境来做事？为什么一定要使别人起误会？""误会"两字还不够表明态度吗？"我觉得全校同学都可以一同出去玩，说到单独出去，一个都不能。我不愿意，你何必勉强我做我不愿做的事？"我急着要回家炒菜，他也够韧的："我明天下午一定在城上等你。"我说："我没有答应，一定不去。""那我就等下去。""那只得由你。"这两天头上不断过飞机，恐怕预备积极反攻了，今年热天不会像去年那么平静无事，可是能反攻总是令人兴奋的。

1944年3月6日　星期一

吃中饭时忽被一人从背后抱住，回头一看，天，是冼岫，她回来了。我真喜欢见到她。可是old embarrassment［腼腆］又来了，阻止我表示什么。我只和她谈谈不相干的话，几乎是客套话。她要我马上搬过去住，我说："过几天，不然别人要笑。"她

说："鬼家伙！"晚上我到她房里看 *Sea Gull* [契诃夫剧《海鸥》]，她写信，告诉我成都的情形：一种病态的繁荣、浮躁，看得心里着急。我更喜欢她了。接到考昭绪的信，附四张《星期文艺》，我的《菩提坪》登出一半。不过他的语气太亲密了，我很不安，我怕我又惹上什么麻烦。我把这些人驱向癫狂有什么好处呢？仅仅为了自己一时 vanity [虚荣心] 的满足，使得别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样痛苦，我太罪过了！朱明到底来了一封长信，披露他的情感，很有怨怪我的意思。他说那天下午我对他那样"冷淡和残酷"，第二天下午又让他白等了半天后，他"从一个最高的峰际，坠入了一个绝深的峡谷中，带着说不出的沉重的心情，觉得自己纯真的感情第一次遭受了意外的摧折与迫害"。可怕的是，他竟在晚上走进酒馆，想用浓烈的酒精来浇熄满腔沸腾的情感。他是被我摧毁了，被我这毒狠的自私的人！我有这权利吗？他，一个同胞，一个中国的青年，纯洁，诚实，也许将来也是国家建设的一个基本分子。我还说什么爱国，说什么挽救危局，担负振兴民族的大任，我的私人行为在破坏，在毁灭！我错了！在我心里"女性"的要求战胜了"国民"的要求，我不断地在攫取爱情，而当我得到它，又无情地撕碎它，好像从纯粹的破坏中寻求满足！我就像 *Sons and Lovers* [《儿子与情人》] 里的 Paul，专门获得而毫不给予。我是"爱情的吸血魔"。我的动机并不是纯正的，可是，在行为方面我却无可指责。我 encourage [鼓励] 这些男孩子，只限于友谊的进展，我做得很得体，可是谁叫他们自己太冲动，不能像我一样镇定呢？他们只看有机可乘就拼命钻进来，盲目昏聩得像扑灯的蛾子。我能同情他们，不能体谅他们。我也烦恼，为这些事扰乱我平静的心绪，而说实话这

不是我自找的吗？不是我成日要求的刺激吗？而我的烦躁比起另一些人受到的精神煎熬又算什么！晚上到齐邦媛房里坐了半晌，取回《民族文学》。她很坦白地告诉我她不喜欢这里，简直过不惯。她看不惯这小小的封闭的地方，瞧不起这些狭隘猥琐的人。她想转学。

1944 年 3 月 7 日　星期二

上午在大礼堂听黄炎培（黄方刚的父亲）讲宪政实施。听得没趣，几乎坐不住。又接到一封读者的信，同济大学工科的学生。得，得，得！我索性放开自己，走进更宽阔的人群里去吧！我的生命似乎开始走到极盛期：一个年轻的女作家，谁不瞩目！

1944 年 3 月 8 日　星期三

三八妇女节。宿舍开一个晚会，来宾有黄炎培、叶孟安、陈耀庭，女教授除朱君允外一个未到，就因为下雨。训话很长，尽教我们做贤妻良母，没有一点新意，叫人听不入耳。最后是游艺。我今晚大耍活宝，先和蕴二重唱，有小四弦琴伴奏。然后我们两个再加上杨俊贤演一出笑剧《家教》，我饰老头子，借了马褂、瓜皮帽，画一脸黑胡子，蕴是我儿子，杨是他的爱人。没有准备，可是临时乱凑倒非常成功，把观众笑死了。我一直弯着背，成了习惯，演完都不记得直起来。大家都夸我做得好。然后吃八宝粥，我吃了三菜碗。最后一个正剧《最后五分钟》就不行，谁也没看，都吃粥去了。我玩得高兴，演得痛快，吃得舒服，每个女同学似乎都可亲。冼岫更宠我了。

1944 年 3 月 9 日　星期四

在床上被女工喊醒，因为轮到我买菜，现在只有一个人买。公菜钱每天 640 元，有三斤肉。小女仆华容不辞而去，这看似天真的孩子也是一个谎，骗去了我们多少信任和宠爱。我开始干活，在太阳里洗了四件蓝布长衫。

1944 年 3 月 10 日　星期五

多快活，我搬到冼岫房里了。一切都舒服，很亮的电灯，她坐在我对面，感觉非常 homelike［自在］。七号的老同房见我走了，说风凉话，我只得逃开不听。随他们说去，我爱她，从今我可以不离她了，多么幸福！

1944 年 3 月 11 日　星期六

晚上团契室开唱片音乐会，学生服务处主办，放全部 *Faust*［古诺歌剧《浮士德》］。一共 16 张片子，听了三个钟头。小小团契室挤了一百来人。我给妈妈弄到一张票，她也来听。音乐本身好，唱得也好。只有一点我认为可惜，就是一个角色 Siebel［席贝尔］是男子，却因他性格柔弱，用女中音唱，听起来怪别扭的。

1944 年 3 月 13 日　星期一

今天和朱明来了一个 clear breast［开诚布公］的谈判。我们在城墙上走了一趟，我实说了："我们的感情不同，我对你的是一个普通朋友的，而你对我的要超过些，所以我不能接受。"他说："我觉得彼此接触了解能够增加感情。"我说："那是可能，

不过性质不会改变。你是不是希望我有和你同样的情感?”他说:“我当然希望。”我说:“那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因为情感是不能勉强的。”我的答复很肯定，他没有话说。

1944年3月14日 星期二

考昭绪给了我《菩提坪》稿费，共300元。

1944年3月15日 星期三

晚上朱明来找我，一见就说:“我这一向很冲撞了你，请你原谅，以后就忘记它，算没有这回事好了。我给你写的信可不可以请你还我?因为那是一时情感冲动写的，很冒昧，想你现在也不要了。”我就上楼拿下来还他。我说:“我觉得对不起你，请你原谅，不过我希望以后我们还是朋友。”他说:“哪里，我请你原谅。”他的语气好像没有心平气和。我想他一定想过很久，决定和我断绝交往，连最低的友谊，也没有连续的意思。我们生硬地对站了一会，他就走了。我松了一口气。完了，这段悲惨的因缘。

1944年3月16日 星期四

一天太阳。我现在住朝东的房，早上一睁眼就能看见太阳出来，非常舒服。下午看 *Adam Bede* [乔治·艾略特:《亚当·比德》]，我要用它做报告。我还是喜欢艾略特的小说，简直 stirs my soul [心灵震撼]。

1944 年 3 月 17 日 星期五

我和冼岫现在越来越亲密，我们常常搂抱着，脸贴脸，我从没和哪个女朋友这样过。每晚灯熄后我必到她床旁 caress［缠绵］一会，然后回来睡，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甜甜的，thrilling［震颤的］，想起来又不由得一阵羞愧的晕眩。

1944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一

常绍温这两天非常 moody［郁郁不乐］。晚上岫又不在房里，温和我斜对面坐着，似乎有某种灵性触动，她找我谈起来。我们平时很少谈话。可是世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不可思议，似乎我们之间有种自然的了解，虽然话很简短，各人都能深切地领会对方。也许她，正是我灵魂所要求的同伴！我问她为什么不快乐，她说厌倦环境。我会意地笑着说："我要不是对书里的世界发生兴趣，真不知道怎么忍受，这样小而陋的环境！"她说她不满意她学的这样东西——历史，因为她的性格中除了现实的、既存的以外，还有一部分是空灵的、诗意的。她也希望学哲学或文学。我说她尽管学历史，还是可以从那些方面发展，因为这几门学问是彼此不能分的。我们谈得极轻，像美的梦。我觉得她在我眼里变得特别可爱。我发现我对岫的情感完全是 passion［热情］，我对她不能严肃，或说一句正经话。我变得可笑地嫉妒。可是当我们单独在一起，又没有多少话可说。却不料在温身上我找到一个可以沟通的心灵。我不要亲近她，就在远远的、轻轻的谈话中我得到平和的安慰和满足。

1944年3月22日　星期三

考又送我两张戏票，让我找一个朋友一同去。今晚是《水落石出》，根据梅特林克的剧本改编的，我们以为总不会差。我拉常绍温一同去。温和我一路讲蒋炎武，说他也曾麻烦过她，而且正是在他写信给我的时候。我才晓得他那一番忠诚热心的话全是假的。今天的戏一点不好看，剧本被改编成抗战剧，间谍八股，编得既平庸，演得也拙劣。青白剧社没有一个像样的演员。

1944年3月23日　星期四

晚上联青练习，人到得极稀，光景惨淡。练毕开干事会讨论下星期六开晚会的事。蕴心不在焉，她这两天陶醉在新的爱情里。她是幸福的，她能够心满意足地爱一个人，受宠若惊地被一个人爱。我却悬额过高，永远不会有满足的时候，我羡慕她，可是我宁愿做我。

1944年3月25日　星期六

上小说课交了报告，也算松了一口气。回来后，考昭绪来找我，我答应不在。岫怨声说："他讨厌，怎么总是找你的麻烦！"我当时也非常讨厌他，我讨厌一切男子，让我依在岫身旁，现实的 *harshness*［酷烈］都融化了。瑛兰来信说看了《萦》，很鼓励我一番。我真高兴，得到她的赏识比什么恭维都强。

1944年3月28日　星期二

黄经畹告诉我，岫在成都和杨修伦住在一起，他们订婚是因为不得已。杨对她一点不忠实，她一离开，他马上就找女朋友。

我听了非常难过。我为岫愤愤，像她这样漂亮、聪明的人，配给一个空军已是委屈了，他还做对不起她的事。至于岫自己也会糊涂一时，不能把握，我不能想象她已不是一个清洁的女孩子①。

1944年4月2日　星期日

上午看 *Lord Jim* [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我不甘心被这本书打败，非征服它不可。晚上参加音乐崇拜，听全套的 *Crucifixion* [《耶稣受难》] 唱片。比起《浮士德》来可差远了。宗教音乐是平和温厚的，没有刺激性。

1944年4月3日　星期一

晚饭后同岫、温出高西门散步，走得很远。我很烦恼，告诉他们考昭绪已从峨眉回来了，明天又得和他玩，因为黎耘② 要走了。要不是为了黎，我绝不和他出去。温说："我就讨厌他。你怎么也这么不喜欢他？人家还以为你跟他好哩！"这是我早料到的，也是我最担心的。我恨这些爱挑缝的贫嘴家伙，专门无中生有；可是也不能完全怪他们，我这一向和考常在一起，而我们又都是众目睽睽之下的，怎不引人猜疑，更糟的是考的态度并不正常。我已经厌倦他。我奇怪没有人能长久地吸引我，使我心灵激动；那起初的一星火还是由我自己的幻想生出来的。考不出一般平庸的水准，而他对我的态度颇引起我的反感。他好像对我有

① 岫在一年级时因去成都公演《原野》(她饰金子) 和杨结识、相恋并订婚，后杨将她抛弃，与别人结婚，岫受打击极深。

② 考介绍认识的重庆女青年。

一种 claim［权利］，可以随意要求我贡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求我一时做这，一时做那，根本不尊重我的意见。说实话，这种态度本身并不是我所反对的，要是换一个人，一个令我全心倾倒的人，使我甘愿屈服在他的专制指挥下，也许这屈服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可是对他，我不能发生情感。冼也连声说："讨厌，这些人！"我喜欢这些女孩子，也许真如贾宝玉所说的：女儿是水做的，一股清气；男人是土做的，一股浊气。也许是我对男子的标准太苛刻了点。岫、温两人尽谈毕业后就业问题。我非常凄怆，她们一走我的快乐就所余无几了。

1944 年 4 月 4 日　星期二

今天、明天是春假。早上想起要去找考昭绪，不高兴，可是为了黎耘不得不去。我向黄经畹借了 100 元，到福荣买了糖带去，总吃他们的太不成话。11 点我们动身过河，到楠木林杜家祠，因为那里比较清静。过了河，快到楠木林时，回头一看，不远处茅屋起火，虽在白天，通红的火焰还看得见。似乎没有人救火，也听不见响动。我觉得非过去不可，我们不一定能救火，不过眼见而不顾是不可能的。起火的地方离我们大概有一里路，在沙滩上望起来很近。那时太阳正大，我们不顾热，拼命跑去。赶到那里，只见一间瓦屋已完全烧坍了，一间烧得正烈。方方的木框子，通明透亮，火贪婪地吼叫着。我们走到两丈以内，热气逼人。这时乡下人已在抢救东西，破罐破坛都扔出来。我和黎搬了一点东西，发觉离几丈远的一家草屋顶上又在冒烟。只有一个火洞，在屋顶上。就钻进那院子。考已从木梯上了屋顶，许多乡下人也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从水池里提水。抢救了半个钟头，居然

熄灭了。我们浑身是汗，心里却很松快。回头经过那火屋，已经坍倒。我们离开向楠木林走去。半路遇见一个老太婆，背着篓子，惊疑地问我们那儿冒烟是怎么回事，我们告诉她事实，问她家是瓦屋还是茅屋，她说是瓦屋。我们说："你回去看看吧，也许没有烧。"她直直地望着冒烟处，没有表情，过一刻说："害怕烧了！"说完匆匆走下去。那空洞、绝望、冷冰冰的四个字正好给一刻前的烈火一个对照。不多时我们就在楠木林前河边草坡上坐着。考从口袋里掏出鸡蛋、烧饼扔给我们。我们离开水边，进楠木林去喝茶。整个大围墙里，圈着 68 株大楠木，笔直，粗的我们抱不拢。顶上叶子长得密密的，只有中央一块空，露出整齐的一块青天，像从井里望上去。叶间白色的鹭鸶、黑色的乌鸦不停地闹。除我们三人外，一个人也没有。我们坐着喝茶，吃烧饼夹牛肉。看着太阳从树叶里降下，东边月亮升起，淡淡的一薄片，下方缺着，像一片圆冰溶在蓝水里，又像切萝卜片切歪了。我们坐到月亮比太阳高了，就离开林子，在大沙滩上走。沙上各种足迹，牛、羊、犬、鸟、人。晚上是英文会大会，会后大家一起出去步月。他们谈韩文源今天结婚的情形。胡寿聃刚游了峨眉山，生平第一次见雪，有三尺深。

1944 年 4 月 8 日　星期六

下午 3 点钟有内地会① 外国小孩的音乐礼拜，下去找菁，她在写信。我两肘按在一堆书上，忽听见一声响，从我肘下书里发出。我心想不妙，战战兢兢地翻开书，发现一只眼镜盒，颤颤

① 乐山的三个教会之一，为加拿大人的教会。

巍巍地打开盒子，几块碎玻璃出现在我眼底。我当下冷了，无意识地问：“是我压碎的吗？”我望着菁的眼睛是那么的可怜无助啊！她也吓住了，低声说：“大概是的。”我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幸。我把眼镜拿在手里摆弄，像玩木块一样设法把三块玻璃拼拢来。最后她说：“要不我们现在拿去亨达利问问能不能配吧？”我怀着死灰般的心情走出去。到亨达利一问，可以配，要850元。我回家，走进家门，妈妈正在院子里，我一副愁容，见她就说：“我做了一件大倒霉的事。”她叹着气：“运气真坏。说老实话这也不能怪你，哪个想到书里会有眼镜。”我不能忍受这样慈爱的安慰，眼泪流下来。我问她是否可以托点人情，她说：“没有熟人，也不必了，赶快拿八百块钱给她配起算了。”我立刻回到亨达利把眼镜交给他们。进内地会时，已快开始。我坐在岫、温后面。Easter Program［复活节庆典］开始了。四十几个小孩，都在12岁以下，最小的不过五六岁，穿着各色浅色衣服。女孩头上戴各色结子，配着她们浅色的皮肤和头发，娇嫩得像小糖人。他们唱着，诵读《圣经》，许多人背诵表演，甜蜜的小嗓子叫人听了要下泪。我头晕晕地坐着，忽然想到一些玄虚的事，难受得很，不过这种难受是温文的，甚至有点甜。我想到这群姣好的孩子现在还在混沌半开的童年，他们生长在异国，像一株株西方的植物移植在东方，虽然接受东方的阳光、雨露、泥土、空气，他们还是会依着本性长成。可是他们的根性里已种下某种不同的因子，他们是人群中特殊的一类，和他们本国的人不同。每个人长成后都有一段美丽的生命，也许有着罗曼蒂克的故事，也许有小说里壮勇的事迹，也许平庸无奇、无声无息地长成和他们爸妈一样，仍然做个传教士。谁晓得30年后，这儿又开一个孩子音乐

礼拜，而站在旁边招呼主持的严肃中年男子不就是今天睁圆眼睛东张西望的粉红色的小囡囡呢？生命，梦也似地滑着，一代又一代，从泥土里钻出粉嫩的芽子，迎着春风微笑，那笑里含着无限的自信："天地是为我存在的。"芽长大成树，树老了，枯了，回到泥土里。一切颠簸，一切动荡，美的，丑的，流不完的眼泪，追不回的悔恨，陶醉的欢乐……都像魔术师魔瓶里的五色烟火，放在空中旋转一阵，终归被收回那黑暗狭窄的归宿地，没有痕迹，没有记忆，甚至像一片薄云投下的影子，也被时间的风吹散了。这不是奇异吗？你们这些异国的孩子，今天在远方和我们有这么一段缘，说不定以后我们再不能碰在一起了……淡淡的忧郁，多情的眼泪老在眼眶里转动。爹爹听说压碎眼镜的事，只说运气不好没有办法，劝我以后做事慢一点。妈妈安慰地说："你这一回命定要破财，上次笔失了又找回来，这次就免不掉。"过一会儿她悄声说："不过，世界上有些厉害人……"我懂得她指什么，连忙接着说："我晓得，我早想到的。我一听见书里响，就想过：一定不妙，要是我当时不做声，走开，谁也不会晓得。不过我不能，因为无论这事我有没有错，事实上总是我做的，我不能让那个同学受损失。"妈妈忙说："当然，你这样做是对的，我是说世上有那种人，那种厉害人哩！"我说："我晓得有那种人，多得很。"回校时妈妈送我几步，挽着我的手，兴冲冲地说："这是一篇好短篇小说材料。""什么？""你可以这样写：你压碎了眼镜，没有做声，以后那个同学发现了，没有钱配，于是眼睛一天天坏下去，后来快瞎了……"我说："不，写她因为没有钱配，就做了一件坏事，以后，这个人就慢慢堕落下去，毁了。"她说："这好，这好。"我说："以后再写，现在把它记下来。"不

料这思想打动了我一线灵感，我忽地兴奋起来。我一个人在朦胧的月光下走回宿舍，双手捏紧，眼前光明起来。我不舍得打断这思路，走过宿舍门前，不进去，趁着狂兴直冲到高西门，又回来，又过去。夜是新鲜的，这一带人很少，灯很少。我陶醉在创造的烈酒里了。

1944 年 4 月 12 日　星期三

上午去取了胡××的眼镜。她好像若无其事，连一个同情的微笑都没有，甚至有意避开我。也许这正是她不舒服而又不好怎么办的表现。不过如果是我，我的态度会不同些，至少令对方在蒙受损失之后还感到一点温暖。有些人会因一点遭遇而接近起来，我和她却因这次事件完全隔阂了。

1944 年 4 月 14 日　星期五

拼命赶看 *Lord Jim*，明天就要交报告。这本书真磨够了我，不过我到底克服了它。我想，看了它以后什么书都看得下去了。晚饭后买了两枝烛，预防晚上熄灯。七点钟开始写报告。这本书虽难看，却好写，因为特征很多，故事又简单。我一开始就思流源源而来，材料丰富。十点钟熄灯了还只做到一半，于是点上烛，免得明早起来赶。抄好看看表，1 点半。我把报告压在书下，上床睡觉。

1944 年 4 月 15 日　星期六

一夜没睡好，脚冷，耗子闹通宵，清早又被军号吹醒。我躺在床上养神。易淡如起来，轻轻问我："你书下压的是报告吗？"

她慢慢地说："都打湿了……"我顿时惊起，第一个联想是雨，难道漏雨了吗？"统统湿了吗？""都湿了……""请你给我看看好吗？""你不要看啰！"她真可爱，细腻，体贴，又带一点孩子式的同情。她给我拿来那黏成一张的报告，完全湿透，字都洗得看不见了。一阵钻心的不幸从我胸腔里冲出来。我坐在被子里扭着身子哭叫起来。可是我马上跳起来，决心背负起我的十字架。怪谁呢？是耗子作孽，偷吃花瓶里插的烛，把花瓶打翻了，还是我自己的错。我起来，立刻坐在桌旁动手抄。我忽然得到一个启示：我太任性了，不能忍受任何挫折。这是给我锻炼自己涵养的好机会，我应该心悦诚服地把它认作是我的 trial［考验］，于是我平静下来。一个人一辈子将遇到多少挫折，以后的不幸多得是，比这大得多。可惜当时没想起 Carlyle［卡莱尔］的 *French Revolution*［《法国革命史》］被 Adam Smith［亚当·斯密］的仆人烧毁的故事。看看人家的不幸是怎样的，人家怎样默默地接受它、背负它，在永不能弥补的损失下设法重新创造！我该永远记住这动人的故事。起初手指抖得写不成字，写了几行后心情完全镇定了，我已能够对床上的冼岫笑着说话，这笑是真的，我尚且感到一种快乐，战胜自己的快乐。到九点一刻才抄好，这才下去洗脸，空着肚子上课，精神格外好。在家吃过晚饭同妈妈一起去开会——全体外文系师生欢送方重到英国讲学。会在团契室举行，一共到了 57 人，先生六位：朱光潜、方重、李纳、朱君允、戴镏龄和妈妈。起初方重要我们每人站起来讲一段话，为什么要学外文，以及毕业后的计划。要是真这样做，五十几个人非但讲不完，还会把气氛全破坏了。幸亏菁提出停止来玩游戏，才挽回那不堪设想的危局。

1944年4月16日　星期日

起得晚，早饭没得吃了，岫陪我到对门[①]吃 pie［派］，新出的樱桃派好极了，又酸又甜。她一星期以来天天头疼头昏，下星期要考莎士比亚，不得不念，每天下午还去教书，累极了。经济困难，不能吃点好东西。看她那样我心里好疼。下午回家，陪妈妈去刘盛亚家。他的《续水浒》请妈妈做导演，妈妈推辞了，去道歉。刘近来受了一次大打击：《续水浒》是青白剧社要演的，不料剧还没写好，已卖掉十几万元的票，剧社卷款逃走了，连同上次为乐嘉小学募捐的钱一并带走了。听说已经追回，可是三青团受了贿，又把他们放了。现在幸亏中华剧艺社来，帮他先演这戏。应云卫指导，而演员大半是丛丛剧社的，缪敏珍演主角。

1944年4月17日　星期一

晚上开英文会，我讲 *Cyrano de Bergerac*［爱德蒙·罗斯丹的名剧，中译《大鼻子情圣》］。我们讨论友谊。我说："初进大学以为除了能彼此了解的朋友外不交，渐渐发觉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之间也可以存在纯真的友谊。"我有一段话是针对菁说的。伶俐的她当然听出来了，于是她回我的话："要是在做人的态度和见解上两个人不能相同，就不可能成为最好的朋友，只能成为次好的朋友。"我感到十分沮丧。菁理解力和我相当，性情又温和，可是我们终不能相通。

---

① 白塔街的一家下江人呇司开的小西点牛奶铺，以自制的水果派和肉桂油大蛋糕最有名，味美无比。

1944年4月18日 星期二

9点以后文庙挂红球①，我回到宿舍，已放空袭警报，我收拾一点东西回家。晚上全房都去看五彩卡通《小人国》。温怂恿了岫，又来引诱我，我坚决不动心。本来是够诱人的，可是一想，除了饱一时眼福外能给我什么呢？我不能为它花钱。

1944年4月20日 星期四

方菶交给我两张票，是刘盛亚送我和岫看《续水浒》的。岫头疼，把票让给桂裕福。戏在大岷电影院演。敏珍演桂英，桂裕广演占罕，其余都不认识。戏本身完全是情节，没有性格、思想等。对话也不精彩。休息时间路齐跑来告诉方菶："冼岫的哥哥来了。"我本来伏在椅背上养神，一听见就跳起来。冼群② 是和中华剧艺社一同来的，现住中山堂。我高兴之极，明天叫岫带我去见他。

1944年4月23日 星期日

和岫一同到中山公园见她哥哥。到中山堂门外，他们坐在茶馆里，冼群非常矮，肩宽，脸黑，蓄两片小胡子，有点像 Clark Gable [美国影星克拉克·盖勃]，也有点像《简·爱》里的罗切斯特。眼神机智、讽刺。我们坐了半上午的茶馆，不一会儿中艺许多人都参加这圆桌会议。没有谈什么具体题目，有时长久没人开

---

① 空袭警报挂一个红球，紧急警报挂两个红球。

② 传说岫的哥哥是冼星海，是误传。岫的哥哥是冼群，进步话剧导演、演员，20世纪50年代初在北京病逝。

口，可是气氛一点也不紧张，他们都是熟人，自有一种融洽，我们融在其中，也不显特殊了。十点以后大家散去，我们六人（三个女同学加上冼群、刘郁民、陈君）开始参观武大。先带他们到文庙，再出高西门上工学院，直爬上电机大楼。这一段旅程完全轻松，彼此开玩笑。我们拼命吹，他们拼命泼冷水，每看完一所房子就说："说句老实话，你们贵校这房子呀，很平淡。"这是戏仿朱君允在外文系欢送会上的名言："方先生呀，我说句老实话，很平淡。"于是大笑大闹。看完到女生宿舍会客室休息。已过12点，他们请我们上馆子，到全家福吃了一顿，刘郁民付账。我心里极不安。他们平日薪水不上一千元，这一顿就花去大半月薪水。回到中山堂，参观他们的住处，女演员们睡一间房，打地铺，生活极简陋。两点钟他们赴一个茶会，冼群不想参加，同我们坐茶馆。这一段谈话非常 serious [严肃]，主题是岫的择业问题。冼群对他妹妹的态度完全不是姑息。他说她不能吃苦，不够下狠心，说她既不打算做一个普通职业人，想做作家，就该早作打算——大学四年里奠立一个基础。现在还得走这条路：随便做什么事，维持最低生活，拼一两年内做出一点成绩。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现在根本没有作家的便利。他坚决反对她在成都或重庆做事，任何青年进入那种环境都会中毒糜烂。我觉得他的见解很正确。茶会一散，他送我们回去，刚走两步，妈妈从下面走上来，岫给他们作了介绍。晚饭后我们六个人（方葦、安祥、左敬睦、常、岫和我）去看《孔雀胆》[郭沫若剧]。我们不买票，随中华剧艺社人员混进去，站在旁边看。这个剧社在管理方法上真精练，每幕换景只要五分钟，而且听不到里面笨重的声音。演得非常好，比剧本本身好。最后使我感动得喉头梗塞，

眼泪要流出来。虽然是属于一种 melodrama［煽情］式的伤感，不过亏他们演得深入人心。我总觉得他们的能力超出剧本供给的材料以上，可惜得很，路明是电影明星，可是演得不行，除她以外都不错。

1944 年 4 月 25 日　星期二

下午冼群和刘郁民来问冼岫的病，我和绍温下去见。冼群说我妈妈昨天去看了戏，请他们去我家玩，我就领他们回家。他们走后我看 *Silas Marner*［乔治·艾略特：《织工马南》］，到底把考昭绪的事向妈妈说明白了。我打开窗子说亮话，责备她看不出考对她献殷勤是有 design［企图］的。我把一切告诉她，请她以后注意，免得引起考误会，以为她鼓励他。

1944 年 4 月 26 日　星期三

中午收到一封读者来信，高兴得直笑。这是读者来信中第一封文思均佳的。他想问一个问题："萦是否真有其人，他愿意认识她，帮助她。"他在上月还来过乐山，向一个同学打听过我，并且碰巧看见我走过。我觉得有趣。上午白崇禧在月珥塘演讲，出了一件乱子。王校长的车子被宪兵推翻，人摔在地上。武大同学围着讲台大闹，一定要处罚宪兵。当时压了下去。可是等到白上大礼堂讲演时，学生还是不罢休，当面给韩文源下不了台，不许他进来。白讲军训，就以这事举例，训斥学生不守纪律，当他提到韩处长时，底下咳嗽声大起，白误以为是针对他自己，顿时沉下脸，责备武大同学没有校风。讲完后，同学想再提处罚宪兵的事，他不听，走出去。韩文源一出门，学生大喊："打倒韩文源！"

1944年4月27日　星期四

中午唐存齐［我班同学］为Rainer生日请客，请女同学作陪。只请了三、四年级全体，二年级只请了三个漂亮的。我们悟到他是为了单身男教授请的，当然不去。下午我和岫同冼群、刘郁民他们到茶馆坐。刘盛亚带赵慧深来，请我们带她看医生。晚上我们六人看《金玉满堂》，坐楼上第一排，刘郁民送的票，100元一张。这个剧本写得毫无可取，就是一个家庭败子的一切乱行。张逸生演败子，吕恩演祖母，赵慧深演母亲，刘郁民导演。

1944年4月29日　星期六

上小说课发报告，果如我所料，这个报告［*Lord Jim*］得到96分，外加一个评语："Allow me to congratulate you of your discerning power。"［请让我为你的辨识能力向你祝贺］回来看*Wuthering Heighis*［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庄》］，晚上同岫、温去看《天国春秋》［杨村彬剧］。这次是混进去的，坐在很后面，看不大清楚。情节极紧凑，兴奋，sensational［激动人心］。在演出方面我觉得比《孔雀胆》匀称，苏绘演杨秀清，张逸生演韦昌辉，吕恩演洪宣娇，金淑之演傅善祥，都不错。

1944年4月30日　星期日

九点多钟冼群等来了，请我们三人在对门吃早点。我和绍温私下叫苦，总是他们请客，我们又没能力回请，真不好意思。吃完一同到公园，坐茶馆，因为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玩了一会儿牌，仍坐着谈天。冼群向我要作品看，给他《民族文

学》，只不让他当我的面看。他偶尔瞄一眼，笑着向绍温做眼色："很美，我看得出。"温点头："写得很美，而且富有诗意，也有很多哲学意味。"她的话是诚恳的，她说看第二遍时发觉到看第一遍时没注意的东西。这儿我要补述前天晚上的事了：冼群送我们三人回宿舍后，又站在会客室门口谈起来。他在室里，我们在室外。不过主要是向绍温一人说话，以我和岫两人为题。冼群责备温："你这一两年来有一件事没有做。"他是指没有在思想方面影响岫。他说我和岫有许多相同点，我知道他是指个人唯美主义的生活态度。他说他还没看我的作品就可以想象那是怎样一种内容。我不辩，我承认他的观察有部分的正确性，可是我相信他绝没有把我看透。然后我们又到对门喝豆浆。于是我们面对面正式谈起来。我告诉他我的小说登在《民族文学》上，他坦白地表示反对，理由是："这家杂志是大家公认带有色彩的，代表某种立场。我想你当然没有什么浓重的色彩，你把文章发表在这上面，容易引起读者误会，这又何必嘛？而且你做一个作家，当然希望拥有多数的读者，现在这种杂志看的人很少，比方我就从来不看。现在我们用不着站在任何立场，还是维持你个人独到的见地，择杂志就该择比较中性的。"我说："现在杂志不在这种立场就在那种立场，没有什么中性的。"他说："怎么没有，还是多得很。"我说："那我怎么知道呢？你给我们介绍几个吧。"他想想说："《中原》，郭沫若编的就不错。"我没作声。其实《中原》就是左派文人的大本营。难道这是他散的一点烟幕吗？我烦恼极了，因为我现在被迫面对我一向所逃避的问题。是的，我不应该永远逃避下去。我既有疑惑，为什么不自己去寻找解答？只因为一个习惯上的隔绝，使我陷在自欺自愚中。为什么不钻进我所不

敢信任的东西里，用自己的判断力去决定它是正是误？这正是检验自己站稳足跟的机会，我不去研究它，怎么肯定它就是我不能采纳的？我一方面存着戒备心理，怕和冼群接近，怕自己失去平衡；另一方面存着冒险的心理，想插足一个新的人群、新的见解，再把我所得和已有的对照一下。但今晚的相遇是半偶然的。我和岫走走就到了大岷电影院，我们坐在对门茶馆谈话。今晚的谈话是严肃的，完全是冼群一人在开教，我和岫默默听着。他说看了我的文章后，对我的印象变了些，发现我内心有一种矛盾，在文章中无意地流露出来。在意识上层的是经过理性的思想，就是我所提出的哲学思想——对于做人尤其是一个作家应有的态度；但潜伏在意识下层的是由家庭环境影响而生成的底子。他已经看出我和妈妈不同的地方，他认为这是一个进步，是一个不同的时代给我的。因为妈妈他们那个时代以及适应于那个时代的观念是已经过去了。"有些人把艺术和实际人生分开，艺术家是超凡人，现在你已经认清这一点是错误的。你说一个作家应该是一个医生，不错。可是你没有把这个观念发挥，你没有指出怎样做才是一个医生。像你这篇小说，就不是一剂良药，而是一杯很好的龙井茶。我并不反对美的形式，不过太美的形式有时会破坏内容。你这篇小说就不能达到你要唤起同情的目的。因为它太是一个 romance [罗曼史]，不能使人相信。在那个环境的人物里，事实上是不会产生像蓁那种女孩子的。我看了以后就不感动，我只把它当作一个很美的传奇看，觉得很有趣，可是一点不能相信。你的失败也就在这里。现在大家都在生活的压迫下，紧迫需要的不是你那一套美的东西，换句话说，爱情不是一般人所关心的问题，你去向他说，当然唤不起同情。你的真正目的也就达不

到，所以取材很重要。你必须面对现实，从切身的生活里提出问题来解决它……”我问：“可是我们现在接触的面很狭窄，要是勉强去写那些我们了解不深切的，怎么能真实呢?”他点点头：“这一点我很能谅解你们，这就要看你们的观察力了。在你们简单的生活里并不是没有很好的题材，是要你们想法捉住它。你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些，自己先建立一个哲学观点，任何事件你都从这一观点去看。这方面绍温比你们强，她已经有她那一套思想，而杨小姐又比岫胜一层，因为她虽没有找到，可是她已经在摸索，在竭力求它。岫根本还没想过。我很不赞成她那两篇文章，年轻轻的就回忆起来了，学的谢冰心那一套，谁要知道你有过什么经历？那除了你自己、你的儿孙外，别人不感兴趣……关于文章本身、技术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只有在结构上有一点意见：我认为最后蒙的出走来得突然，和整个趋势不调和。要是让她郁郁地一直到死（你已经有个很好的埋伏——肺病），而那个女孩子仍旧不知道，一样天真，一样快乐，同时那个男孩子痛苦到极点。这样，悲剧的效果就可以产生了……我劝你们两个多看些枯燥的书，尤其是关于近代社会科学的……我们一些人的观点和你母亲的以及另一些人的看法不同就在这里：他们认为个性是生成的，每个人有他特殊的个性，他们就本着这个性着手去写，可是我们更深入一层去探讨所以产生这种个性的社会背景。因此，每个人有他与别人不同的先天的性格，可是你不能否认一个环境对于他的一切见解、态度、人生观等有决定作用，比方蒙用了一个更伟大的爱，牺牲一个小的爱，她怎么懂得这样做？还不是从她所受的教育得来，而这教育等等就是一种社会背景。每一个阶层的人有他们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也产生共同的见地。我们现在

就要探讨为什么会有这种种阶层的差别。这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分歧之点。”回到宿舍，我心头烦闷，忧虑，有点怕，有点勇敢。我觉得我正面对一堵墙，墙上一个洞，我的身体站在墙这边已经习惯了，这儿我被经年的情感、教养、平顺的已往的记忆维系着；而墙的那一边是另一个世界，粗犷，艰难，可是丰富。这堵墙已关不住我的心，可是还限制着我的身体。现在，有人在那边从洞口招我过去。这一步决定权完全在我。要是我退避，我将永远被他们拒绝。要是我闭上眼迈过去，我将被直到现在还视为正统派的人们遗弃，而且将失去我最可贵的温情——不含渣滓的天性之爱。不可能，任何铁石的理性不能消除我对妈妈的爱，即使我自己发现从历史的观点看，墙外的世界是应该应时而起代替墙里的世界。于是我就只好跨在洞口，同时冒着被双方拒绝的危险。真的，最厉害的 trial［考验］现在落在我头上了。我不能逃避,逃避不能根本解决，只是拖延时间。我非迎面相对不可。

1944 年 5 月 1 日　星期一

晚上宿舍又没灯，我正呆坐，岫叫我下去，冼群、刘郁民、绍温都在下面，我又不由自主地跟着走。月亮很好，他们到玉堂街大世界茶馆坐。刘要回大岷料理剧务，我们等他。茶馆里人极多，声音嘈杂。可是我们谁也不说话，各自想心事，或哼曲子，最后还是冼群开头。我们讲到刘郁民，他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好到自己永远吃亏。但他又生性沉默，把所有的痛苦都藏在心里，一个人抑郁着。凡是名利他都不沾，凡是苦干的他是第一个。可惜他有一种最不好的心理，就是 inferiority complex［自卑

心理]，总不信任自己，觉得自己不行。我听了他的故事以后，非常感动，不禁另眼相看。刘和冼是完全不同的，冼锋利，刘温厚；冼讥讽，刘真诚；冼多言，刘沉默；冼目中无人，刘谦虚；冼任性，不顾忌别人的感觉，刘中平和缓，处处为别人着想。当然冼聪明机灵，谈锋逼人，我却不很喜欢他。我最不赞成的是他的不容纳人，不原谅人，也就是没有气度。岫也和他有同一毛病。

1944年5月4日　星期四

下午妈妈请茶，请应云卫（中艺社长）、冼群、刘郁民、李靖亚、考昭绪、刘盛亚、冼岫，连她自己和我共九人。我们已在前天做了些麻花、豆子，今天我又买了12个pie［派］。应云卫这人是个江湖老油条，没有实学，凭一张嘴和随时开玩笑的姿态，倒混得过去。晚上我们又看戏，最后一出的最后一场是《胜利号》，这是一个fantastic comedy［狂想喜剧］，写抗战胜利后第一艘从重庆开往南京的船上的情形。因为船上有些凑数的乘客，我们一干人就被“带黄鱼”带上台去，坐在角落里。大家笑我们也笑，大家闹我们也闹。总之，随便得像在排戏，滑稽无比。演员里我最喜欢张逸生、金淑之夫妇，演技又好，平日为人又和气。最可笑的一场是开幕时后台人声嘈杂，我们都挤在里面乱嚷，极像开船时的情形。我笑得直不起腰来。

1944年5月6日　星期六

妈妈告诉我这两天米价突涨，每天涨5元，今天已55元一斤了。形势非常严重，叫我少做些梦，多看看现实生活的艰苦。

我满脑子都是那件事①，直说："气死我了！"她骂我，我一句也没驳，默然承受了，反而奇异地产生一种平静的心境。她骂我不做事，我问有什么事可做，她说厚被太热，更换薄被又没工夫钉。我拆了厚被，妈妈默然地帮了一手，钉了两床被。我身体极疲乏，腿痛难忍，可是心境活泼得像林中泉水，一个新的小说题材不断在脑中翻涌。我想写一个骄纵的女孩，自以为任性是意志强的表现，最后受到真实的苦难，而炼出一副坚忍的性格。最后一句话我要她说："生活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不是……不是……而是制服你自己。"晚饭时爹爹说起生活，直叹气："如果停止发米贴，那就不得了。这个小女孩［小保姆］也请不成了，只有自己做。"妈妈说："静子也搬回来住，帮着做事。"弟弟问："那怎样读书呢？"爹爹说："还读什么书，教什么书，吃了饭再说。"若在平时我一定阴郁起来，今天我却特别明朗。我准备接受那苦境，也甘心接受它。我幻想要是那一天来了，我一定不怨尤，尽力做事，抽空读书，我一定更欢乐，把灰暗的家庭空气明朗化起来，使生活的趣味和美丽不致在压迫下屈首。我一定把笑和幽默带进枯燥的日常琐事中。

1944 年 5 月 7 日　星期日

一天没动，腿痛，肠胃又不好。报告做不出，书也没看，乱翻杂志，看冼群的《飞花曲》。从妈妈抽屉里翻出一封信，大吃一惊，是戚光的，还是去年 2 月间的事，我一直不晓得。信是写给妈妈的，说看到她的信，很悲伤，不过决定依她的意思做。我

① 武大开运动会，我参加跳高，本应得第一，因腿部扭伤只得第三。

问妈妈，她才告诉我。戚光为了我闹自杀，她写信去教训他一顿。而他给我的信也就没有转给我。我拿出看，他说我对他有了误会，就因为我的问题没有得到诚恳的回答。于是在这封信里他彻底披露了他对我的爱情。这是我希奇的一点，为什么孩子时期的一点 fancy［幻想］会延长、巩固到成年，而又没有丝毫实事作根据。这样的情感虽古怪，倒也是真实的。不过至于自杀之类的举动未免缺乏男子气，我不同情。

1944 年 5 月 8 日　星期一

下午没上课，和岫去听孙家琇给中艺演讲。她讲的是俄国在革命前后戏剧的发展，是关于舞台技术方面的，所以我们平日不常听到。中艺明天要去五通桥，刘郁民要请我们。回宿舍找了绍温一同上滋美，就坐在里面谈。冼群谈他所佩服的几个中国现代文人，一个是批评家胡风，《七月》主编；一个是战争小说家；戏剧界比较好的是曹禺。

1944 年 5 月 9 日　星期二

晚上和岫、温在高西门外散步，碰见冼群和路曦①。路曦刚到乐，冼群请她来演他排的戏，大概是《清宫外史》。她很爽快，一看就使人喜欢。年纪不轻，有成熟风味，很容易和人接近。我很满意她。

① 著名话剧演员，后与冼群结婚。

1944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三

晚上冼群在团契室演讲，分析《孔雀胆》和《天国春秋》。他先讲了一大段理论，就是他据以批评的观点：写实主义。这里他答复了我一个问题：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区别。他说，自然主义只是写实主义的一部分，纯粹描写现象而不去研究它的意义、它的根源。这一段话很不好讲，因为要避免许多名词。可是精彩的却在后面的分析。对《孔雀胆》的批评真精到，许多破绽我们看时感觉到不合理，可是说不出所以然，经他一说，就水清见底。而他语气又幽默，叫人听了不由得要笑。对《天国春秋》因时间不及，没有仔细讲。

1944 年 5 月 11 日　星期四

岫今天同冼群等去五通桥玩。晚上在房里隔着桌子和绍温谈起来。我们的谈话总是一开始就进入正题，没有废话。说起苦闷。我说我思想不成系统，对一切怀疑。她说从我小说里看得出我从根本上怀疑究竟有没有一个真理。她和我不同的是已经相信有真理，可是还没找到。我说我自己性格上的矛盾不断使我恼，我性格的一部分简直是没出息。她说："你真好，把自己批判得这么苛刻。"她也一样，时常在日记里痛骂自己。她说我在我这样的环境里能够不满足，要求一些更大的，足见我的过人之处。她说以前以为我和岫很像，现在才晓得不是一样的。岫没有我们这种不满和要求。她偷偷告诉我她也许不走了，有一个事情预备接受。我听了真的很高兴，我们应该成好朋友的，我们的mentality［智力］深度相差不多，可以相互了解得更透彻。她说我们暑假可以看看哲学社会科学之类的书。

1944年5月12日 星期五

时局恶劣极了。苏联在新疆进攻，河南战事吃紧，湘北又要开始一次大战。据说英美对中国不满。要是郑州失陷，恐怕就要议和。天哪，议和就完了，再辈子也别想翻身了！我还在这儿为个人的得失烦恼着！

1944年5月13日 星期六

吃过晚饭我回家取菜。考昭绪来了，一直坐到很晚才走。他们坐在廊下谈，我坐在堂屋门口听。起初我不做声，因为我今晚脾气不好。后来我也不想做哑子了。起初谈到国事，妈妈仍旧乐观，考好像还不晓得情形的严重，觉得“没什么”。苏先生则悲观，觉得就要打到四川来了。我也一样悲观，不过我悲观不单只为了目前，我认为我们这个民族这样下去根本没希望。我满心郁闷、愤怒，好像考就是中国没出息的青年的代表，我所有的怒气都向他发。幸亏妈妈在旁边做好人，不然真不知他怎么受。我很愿意多谈国事，可是不能制止话题转变，最后转到考毕业后就业的问题。他说到有两个 old lady［老太太］愿意供他生活，让他安静读两年书。苏先生赞成，妈妈婉言反对，说这样会破坏感情，最好还是自食其力。我忍不住了，爆发起来：“我说这不是一个实际问题，这是一个 principle［原则］问题。根本一个人应该抱定独立的 principle，没有考虑的必要！”妈妈附和我的意见。考好脾气地领教。他走后我也不想睡，心像火烧，听雨声等爹爹回来。

1944 年 5 月 14 日　星期日

早上和宜姐、安姐、叔哥到鼓楼街千秋照相馆照了一张三寸合照。回到家，只见戴铭巽先生在和弟弟下棋，他告诉我妈妈在萧家，因为“萧［君绛］先生过世了”！萧伯伯死了！这样熟识，他的声音、说话的态度、姿势，他那谈笑风生的豪迈气概，他的才能、气节，他那硬脾气，可是又那么好心肠。我们这一家被他救过多少次命！我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死！据说是肠痨。累死的，饿死的。他这些年来把命换了一部大著作，现在著作印出，他的命也付出了。我立刻到铁门槛萧家。妈妈在房里，安慰萧伯母。她倒在床上哭诉，她诉着：“丈夫呀，丢得我苦，何得了呀！”江西土音，我不全懂，可是我不见她流泪。直到她摸到灵前，伏在死人身上，把脸挨着他的脸——没有感觉的死人的脸，高突的颧骨，深陷的眼眶，嘴张开，闭不拢，这就是谈笑风生的萧伯伯——然后她坐在竹椅上，身子前俯后仰地摇动，眼睛闭着，我才看见一两滴眼泪迸出来。我站在旁边，毫无办法。妈妈太伤心，我劝她回去了。我意识到我正面对着“死”。想到也许可以说点什么，使她忘记哭，因为这样哭实在太伤身体。我于是温柔地扶着她的头，说：“萧伯母，不要难过，萧伯伯上天去了。他到好地方去了。这个地方不好，他在那边还快乐些，你不要难过。”这一来她哭得更厉害：“萧伯伯是好人哟！他是上天去了。好人命不长，一生救别个的命，自己的命救不了……留得萧伯伯在，有用人哟，留得丈夫在，好做事哟……救得别个命救不得自己哟，好人天不保佑哟……”我不做声了。随后蒋、涂太太来，她们各滴了两滴泪，都利落精明地吩咐事务去了。男先生们到底不同，好像不感一点悲哀，泰然处理一些事。

1944 年 5 月 20 日　星期六

下午回家同爹爹、妈妈、弟弟去萧家给萧伯伯灵前行礼。晚上学生服务处第三次开唱片音乐会，放意大利 Puccini 的 *Madame Butterfly* [普契尼：《蝴蝶夫人》]，有二十几张片子，大体不及 *Faust*，因为男音都差，只有女高音好听。不过配音极好，极富东方色彩，神秘情调。

1944 年 5 月 21 日　星期日

早 8 点到萧家为萧伯伯送殡。门口站着许多人，教授们最多，男同学少，女同学只几个。到出发时涂允诚带着全体附中学生来，于是成了极长的一个行列。我和几个女同学走在后面，牵着棺材前的白布带。爹、妈、弟在最前的教职员家眷行列里。一路由得胜门走出去，大部分在得胜门口散了。我们一直跟上公墓山。萧伯母坐在轿子里，一路哭去，声气都没有了。到山顶，不一会就下棺，点了香烛，由阎幼甫司仪，孝子行跪拜礼。我看见萧而将小小的身子裹在浑身白布里，在棺材前跪了又起，起了又跪。他镇定地依从别人教他的去做。晚饭后在楼上房里，岫忽然告诉我："我已经有九天没接到杨修伦的信了。"从这里开始，她第一次和我谈到她和杨之间的事。她说："我从不和任何人谈这些，因为不必，这是第一次。我们的感情开始冷淡是从上个暑假起。我们一见面就吵架，都是为了些小事情，但这些小事积多了对于感情影响很大。他这人个性太强了，我个性也强，彼此都不肯让步。他是个比较实际的人，很精明，也非常聪明，而我就比较爱幻想。他总说我自视比他高。"我虽不认识杨，却直觉地感到他和她不相同也不相合。我问她："你是否在某方面——不是

全体——看他是向上看？就是有一种敬意的存在？”她摇头：“没有，他当然有他的好处，他人聪明、机警、理解力快，可是我对他没有那种感情。”我说：“唉，那不成。”她急说：“你觉得这样不行呀？你跟绍温意见一样，她认为一个女子应该崇拜一个男子。”我说：“绝对的崇拜不能结婚，不过部分的崇拜必须有。”随后她提起今天顾耕来找她谈过。她很赞赏这孩子，到底新从北平来，有朝气。他看不惯后方的现象，恨不能再回前方去。我听了很感动，我就喜欢这样的青年，看了他们才觉得中国还没有绝望！

1944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一

晚上英文会开会。胡寿聃告诉我们吴学义在堂上讲孔祥熙辞去财政部长职了，大概由宋子文接手。我们都兴奋，如果是真的，中国财政也许可以开始整顿一下了。

1944 年 5 月 27 日　星期六

下午 1 点合作社结账。一会儿，岫在外面叫我出去。我开门看，她和一个男同学在外。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把那双大眼睛向我一瞪，吞人的眼光！我低声问岫他是谁，她把眼一睁："他？顾耕呀，不认识啦？”我大吃一惊，他原来就是联青练唱时坐在我后面的那个新来的男高音。我向金柱告了假，和他们走到紫云街冼群等住处，都在家，又新来了一个王戎。冼群非常不乐，因为他的朋友江村死了。有一阵子房里只有顾耕、王戎和我三人，彼此都不认识，而且都不熟练于社交场面，那几分钟颇难堪。我知道顾也在找话说，他和我同时开口，然后他忙住口问我，情形

十分可笑。

1944年5月28日　星期日

清早6点多就有人来找岫，是顾耕。我起了一种想法：这孩子莫不是 plays a Platonic love with 岫［对岫产生了柏拉图式的恋情］？岫说他很纯，那么这是可能的。我从没羡慕岫和杨修伦的关系，却对这个非常羡慕。这种男孩子在中国不是顶难得的吗？岫说他和我都有小孩的心①。

1944年5月29日　星期一

和冼群、路曦、王戎及岫在高西门外散步。群和王在前面激辩，我紧跟在后面听。他们今天看了一本《新艺术论》。他两人意见不同之点在于：群说现在一般青年缺乏内在的热力，根本不能接受一切文学戏剧等给他的启示，今天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要使他们先产生生命力，对于生活有要求，然后再告诉他们理论观点。要想法使这东西在他心里生根，然后才能希望它发芽生长。因为在目前的各种环境里，外来的别种影响太大，他每看一本书，刚种下一点种子，给外面的洪水一冲，就冲掉了，于是再种，再被冲，始终不能生根。王戎说这不是质的问题，是量的问题，还是看得不够。群说如果他没有把心窝放开，再多的量他也不能接受，所以现在首先要使他们的心放开。随后他们谈到演员，批评路曦。群说这个月和她相处的结果，发现她完全人情世

---

① 在一次游峨眉山时，平津同学和四川同学发生龃龉，扩大成斗殴。后顾耕主动站出公开道歉，平息了纠纷。此举在女同学中颇得好评。

故化。没有内在的生命力，她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演技方面她已达最高峰，然而心灵没有那么一股热力能达上去，于是她就止于此。至于表演角色，也只能表现一种概念性的，而不能表现一个真实的具体的个性。叫她演慈禧太后，她能成功，可是如果演安娜·卡列尼娜，就不成了。群回头问我："你抓住我们谈的没有？"我点头，接着说："关于你们争的那点，我同意你的见解。"群笑着说："这是旁听席的意见。"随后转向我："你自己就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我说是的，"不坚固"。

1944 年 5 月 31 日　星期三

10 点钟听英国教授［Grewick］讲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渥兹渥斯和柯尔里治］。我虽每次去听，却感到毫无所得。他讲得没有力量，不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而内容又没有系统，东拉西扯。看了《大公报》上一篇社论《认识苏联》，不禁又勾起我的千头万绪。那篇东西是给社会主义作反宣传的。说苏联现在又渐渐由极端的社会主义缓和下来，一度改制还原。今日苏联仍旧恢复国家意识，对德作战是以俄对德的态度，而不是以社会主义对纳粹主义的态度出现。我看了很迷惑。我半意气地和爹妈讨论起来。我毫无顾忌地说："到底中国政府能不能代表国家？是不是有改组的必要？"引起爹爹大发议论，他说："固然现在政府缺点很多，可是转过来想想，如果现在没有它，我们还能好好地在这里过日子吗？日本人早把中国灭了。现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有什么变动的。国民政府虽不好，我们完全靠它撑持，才打了这七年仗，而且要说它没有做一点好事也是不公平的。自民国以来已经有相当的建设，你只和清代比一比就可以看出这进步。"我说：

“现在政府压制自由言论是笨办法。我觉得越是忌讳的题目越应该公开讨论，使人民看清楚，他们自有判断的能力。现在一味蒙蔽，反激起人民的好奇心，越想知道它，可是又知道得不彻底，于是造成许多错误。”爹爹说：“大凡做事总不容易做到恰到好处，容易做过头，政府本应该禁止一般捣乱分子，思想本不应过问，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说到宪政：“现在怎么能行宪政？人民知识太低，所以教育实在是最重要的工作。”这又引起我的牢骚：“这责任主要该由大学生来负。如果每个大学生出去都真正做到他能力限度以内的，那快得很。可是现在有几个人做？不但不能教育别人，首先自己要别人来教育。谁教他们呢？大学教授吗？他们自己也需要受教育哩。谁又来教育他们？所以我说现在大学教育是失败的。专门读书，读书有什么用？一点不能和现实结合起来。”爹爹说：“说完全失败也是不公平的，不过应该还要好得多。你说读书没有用，这就是错误。一个人不读书怎么能懂得世界上的事情，怎么晓得分辨对与不对？人对于问题的看法完全要靠他的脑筋来判断。而脑筋不经过读书怎样训练？”我暗中认错，因为我忘记自己之所以知道这些还是由看书得来。我说，我对于种种政治理论太不清楚，只想懂得它们就好。爹爹说：“你想知道这些我倒可以帮帮忙，不过这不能性急。别人专门研究几十年还闹不清；你想一两天就懂了，那是不可能的。不过你们学文学的还是业务要紧。”我说：“现在文学和社会科学已不能分了，单学业务，没有思想，是空的，思想非充实不可。”

1944 年 6 月 1 日　星期四

晚上南友剧社演《天长地久》，由《茶花女》改编。这次弄

得非常糟，一直到最后，悲剧的氛围不能造成。其实把《茶花女》拿来适应抗战，等于把沙龙里的太太、小姐们捉来下厨房，只好让她们穿上白缎子围裙坐在电炉前烧咖啡。演技方面，鲁巧珍不错，几乎全戏就是看她。糟糕的是男主角太差，简直不能演戏。孙家琇说他“never be in love himself, and had no imagination at all”［自己从没恋爱过，一点想像力也没有］。

1944年6月2日　星期五

爹爹给我看王伯伯［王世杰］的信。短短一封信，只说一件事，而这事就是关于我的《綮》。罗志希［罗加伦，中央大学校长］伯伯一天拿给他看，他已十年不看小说了，这次一气看完，连王伯母也看了。他说：“此子思想能力进步如此之快，殊属惊人……”可见他十分赏识。他预备送我一本从英国带回的小说，这真是我的荣幸。妈妈喜形于色。爹爹虽不表示，我晓得在他心里，对我的信任加强了。

1944年6月3日　星期六

菁带我上大礼堂，听六个壁报团体①的联合讨论会，题目是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的确值得一听。大会气氛非常紧张、严肃，每人发言时间限五分钟。一个人刚坐下，马上四五只手同时举起，主席指定一个。有时不免发生争执，不过大体秩序维持得很好。讨论程序分三部分：一、言论自由与历史演进关系；二、

① 六个壁报团体大概是政谈、文谈、风雨谈、课余谈、海燕、现代春秋。

与抗战关系；三、我们应该怎样做。第一、二项都是空泛的理论，无非论证言论出版自由如何必要，如何重要。第三项涉及实际问题，大家提出的积极进行办法分全国和校方两方面。对校方，请求停止检查壁报；对全国，则响应并发起各大学及文化界当前言论出版自由运动。言辞有的激烈，有的冷静，偶尔也有意气之争，大体态度都公正。学术空气浓厚。教授只到了两位：朱君允和陈家芷，每人各贡献一条意见。女同学到得不少，可是除萧银娥外没有人发言。会散已快12点。我向菁表示满意。她说："这就是武大的好处，如果在川大或中大，哪能有这样一个大会？"

1944年6月4日　星期日

下午没离房，写小说。大考就快来了，课内工作堆积如山，我还依自己兴趣去做，这大概也是我不善应付实际生活的表现。岫一天没在房，她有好几个约会。我和绍温有过一段谈话，关于岫和顾耕。我说我觉得顾是在单恋岫。她说她也感到奇怪，可是不清楚。我的看法是：顾的动机是纯正的，因为他明知岫已订婚，他来找岫，不会有什么企图。而岫这方面，显然很喜欢他，可这是一种上对下的欣赏，她把顾当作小弟弟，而在控制他这种关系中得到乐趣。但她不会在这种关系里得到完全的满足，她需要一个力量来控制她，所以，即使与杨修伦的关系了结了，她也不会在顾耕身上找到代替。

1944年6月6日　星期二

岫告诉我她暑假留乐山，因为她哥哥不走。她什么地方也不

愿去，尤其是成都，倒是乐山还有朋友，有“家”的感觉。很明显，杨对她已失去 attraction［吸引力］。但她之所以留乐山，究竟谁的吸引力最大，却是问题。前一回她对我说的话，我确信，现在却起了怀疑，尤其今天看了顾耕给她的信后。他显然在热恋她，而她也颇 amused［开心］。可是我为什么对他不满呢？因为“你的生活和感情里有某部分我不能参与”。我不在乎她和哥哥玩，也不在乎她和 Darkie① 玩，更奇特的，我从不嫉妒杨修伦，只有他——顾耕，我可笑地以一种 rival［情敌］的敌意对待他。为的是：他不容我参与他们的社会。晚上岫去看《天长地久》，我陪她去，就代替他们提一幕词。归时雨下得很大，我们共伞走。她说：“暑假哪天我们俩穿双破鞋，打把伞，在大雨里满处乱走，多好玩啊。”我也高兴地附和，可是奇怪，我的高兴总带点淡淡的悲哀。有一次我问她：“如果二者不可得兼，你宁愿要哪一种：一种是被热烈地爱，一种是热烈地爱？”她选第二种，因为“这样自己的感情可以得到发泄”。我当然同意。我才晓得她也没有满足过这种要求。

1944 年 6 月 8 日　星期四

早上看 4 日的报，三个标题触动了我：《德军撤出罗马城》；《美空军产量惊人，每五分钟出机一架》；再看我们自己：《禁烟节》！

---

① 杨恩泽，电机系研究生，岫过去的男友。

1944 年 6 月 10 日　星期六

岫又和我谈她的爱情问题，说杨修伦怎样和她不相合。我觉得她这点未免太狭隘，好像除了恋爱其他一切无足轻重。有一次她说："做一个这样的女人好不好？专门 capture [俘虏] 男人的心，一个一个得到了，丢在一边。又不害人，不是很好玩吗？"我连忙说："那样也并不能使你满足。"她接着说："还是空虚得很啊！"不过我相信，玩弄男性对于她也是一种取乐，她不会替别人的痛苦着想的。绍温病重了，发烧 38～39℃。起先她不肯卧床，一定要念书，屈义乔等劝她不要考试了，她又挣扎要起来抄论文。好不容易把她按在床上，她烦躁大哭。我了解她的心情。如果我处在这地位，也会一样烦恼。她性子极好胜，本来这次考试好好准备一下，说不定得个院系奖金之类，给这四年大学一个光荣结束。可是这样一来什么计划都落空了。

1944 年 6 月 11 日　星期日

一早和岫上电机楼看书。Darkie 领我们到一间光线、空气极好的小房间，让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上午。11 点他送个条子来，留我们吃午饭。吃过饭，他们两人又为文学科学争起来。Darkie 说："我不说你们吹牛，我说你们完全沉醉在自己的幻想里。"岫厉色对他说："你根本不能了解，你把人看得太浅薄了。"岫很不痛快。她想到前途（此刻只限于恋爱方面）茫茫，很沮丧。提到 Darkie 的无趣，她就拿顾耕相比。回宿舍后才知绍温已入中心卫生院。商倩若等看她回来，说大概是伤寒。我心沉了下去，她身体太弱，只怕经不起。万一怎样，我不敢想下去。我和她在感情上并不浓，可是理智上我知道这样一个头脑在现在中国是不可多

得的。但愿她平安无事。我退出公菜团，加入岫等一桌，每天菜钱 25 元，吃得好一点。

1944 年 6 月 12 日　星期一

和菁到紫云街中心卫生院看绍温，岫和屈义乔已在。她早上退了烧，精神很好，可是病还没诊断出来。来过两次客，印度研究生 Sinha［辛哈］和陈耀庭，还有冼群四人。下午下课回来，见水西门上围满了人。我们跑下河边，只见小船里一张篾席盖着一具尸体，那是最近飞机失事摔死的美国空军。我看见他的腿，还有一只肉里露骨的大手，真惨！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在异国，他一定不甘心。

1944 年 6 月 13 日　星期二

岫等看绍温回来，说有肺结核的可能。我吓一跳，心想如果是真的，那还不如伤寒。我想到王梦兰。晚上听说她爸爸［常燕生］从成都赶来了。她这爸爸对她不但不是安慰，恐怕还使她不安。她曾告诉我：“我和爸爸之间距离远极了。他对我很冷，我对他也是客客气气的。加以我又有一个继母，所以我的家庭是极其无味的。”可怜的绍温，我和她一比简直是天之骄子了。无怪乎她成熟得这么早，这是用痛苦的代价换来的。

1944 年 6 月 16 日　星期五

今天是三天考试的最后一天，也是最苦的一天。这次我们随四年级考，把重课提早了，到月底正式考试时只剩三门轻松的，倒也舒服。考完戏剧（二）去看绍温。她现在已没有力气开口

了，几天来瘦了一半，恹恹地躺着，嘴唇包不住牙齿。她大概清楚自己的病势，由那不见一丝笑容的脸可见她心理上承受的压力。我和岫说："这种人真正的生活还在将来，现在不过为将来而活着。你不能想象未来那一长串日子怎么没出现就消失了。"

1944 年 6 月 22 日　星期四

暑假还没开始，我就感到它那冗长单调的影子了。这个暑假我要看许多书，还得做点成绩可见的工作，可是我对自己的能力又失去了信心。我不能希望在书里得到什么快慰，因为我要读的是些枯燥的书。岫不久就要走了。她一走，我就整个失去了感情上的安慰。湘北战争恶化，湖南有整个丢失的危险了。盟国战事节节好转，我们自己却一天天逼紧了。人们还在自欺，高唱德国一败日本必败，束手等英美来帮助我们打走日本人。且不问它们将来打不打日本，目前就没法对付过去。这形势使人更沮丧、绝望。我怕我学的这门东西远水不救近火，急切需要的不是我！我不信任自己工作的价值了。火烧到头发了，我还在做梦，梦见月亮里美的世界。无怪乎文人招人轻视。走怎样的一条路就能最迅速地对国家尽一份力？我的心似箭，我的步子如蜗牛。叫我怎不急死！

1944 年 6 月 23 日　星期五

晚饭后我们和张先生在门口聊天，又谈到中国人的不争气、人类战争的不可免。苏先生、妈妈和我都是理想家，觉得世界也许有一天会走到大同之路，因为就文化、交通的发达进步，国家间的界限会渐渐消失。张先生讲现实，说世界的统一只有用武

力、用战争才可能获得，而维持多久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最后妈妈说她想地球如果不遇到一个共同的敌人，战争永远不会停止。张先生很是同意。于是这样一来就把所有的希望都挂在一块不能达到的高空了。

1944 年 6 月 28 日　星期三

这一回国内战事恶劣。湘北战几天内转成湘南战，长沙失守还不久，衡山、蓝田也丢了，衡阳能否守得住很难说。下午随便翻一张《生活导报》，发现几首郑敏① 的诗，我很感兴趣地看了一遍。郑敏不是庸才，我多年来寻求的深邃灵气，现在在她身上找到了。我最喜欢《盲者》和《死》两首，在这里面我看到纯哲意的探讨，正是我感到极迫切而表达不出的。比方这几句："从你漠然的脸上，读到了那命运所写下的奇特的文字，和看到一幅描写着荒原的图画。""每秒是一个世界，穿过多少个世界，我们向无穷旅行。待望到生的边疆，却又像鸟死跌降，松舍了天空万顷。"这最后一句，气魄来得多大！由此可见作者的 mentality［才智］之高。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一个这样能和我心灵契合的人，我感到幸福，又不禁大大兴奋起来。记得在南开时，她念高二，我念初三，我们由雪华介绍而认识。她似乎很喜欢我，我也一直保持着一个美好的记忆。这次机会重新勾起我的一腔热情，我竟眷恋起她来。这样一个头脑是难得的，我要向瑛兰打听她的情形，好给她写信。

---

① 西南联大"九叶派"诗人之一。

1944年6月29日 星期四

下午岫来了，她要去图书馆还书。她承认她还是不能完全丢开杨修伦，只要他保证以后对她好（就是忠实），她愿忍受一切和他结婚。可是目前两人互不肯低头，僵局不知怎样解决。她说："算了，一辈子不结婚，交朋友，恋爱，完了一丢！"她这样想是危险的。她把恋爱看作人生的全部而非一部分。她要求最高的理想，可又晓得达到这理想的可能性极小。所以，一旦爱情失意，她将失去生活的意义。她说："我对一个男孩子总不能长久地发生兴趣。"这就是导致她的恋爱悲剧的主因。因为她的目标就在对方本身，此外别无更高的理想和追求作为两人共同前进的目标。

1944年7月2日 星期日

郭季洪带来坏消息：衡阳已失守。我陷入更深的忧愁。真正的关头逼上来了。国运步入这么一个狭窄的黑洞，越走越深，连维持现状都不能，几时才能好转？

1944年7月11日 星期二

晚上同岫和Darkie去大岷电影院看话剧《清宫外史》。我们都没票，靠着岫身上带的凌云剧社证章混进去。凌云的两个后台大老板——成都银行经理很客气地把我们领到第四排坐。整个戏大体成功，冼群的导演有他的风格。徐缓，从容不迫，有节奏。剧本身也很完整匀称，不像《孔雀胆》和《天国春秋》那样闹哄哄的。路曦的慈禧太后很有分量，可是我却不觉得她是慈禧，太

爽利落拓，倒像西方角色。郁民的李莲英并不能表现那个刁钻险恶的老狐狸的本色。反派角色都显得怪干净，不十分引人嫌恶。剧中把李鸿章写成一个既不正又无能的人，和历史不符。不懂作者（杨村彬）用意何在。这次演出花了一百多万，一切是新置的，都归那两个巨头包揽，真是有钱没处用。

1944 年 7 月 16 日　星期日

上午和菁、金柱、毛明章等逛乌尤寺。乌尤寺我大概有五年没去了。这地方比大佛寺好得多，真是古木参天蔽日。很大的太阳，我们走在石阶上完全晒不到，湿阴清凉，舒服得很。逛了一会庙，数了数罗汉［这里有五百罗汉］，休息一阵，九点半向大佛寺走。这一路树少，爬坡时热得逼人。在茶棚下玩牌。11 点半涂永绥提了食盒来，几样菜，大饼、包子、饺子，还有一小瓶酒。我们用茶杯盖喝酒，我剥了一两颗葡萄放在里面。吃过不久下大雨了，风扫着雨横地直地乱射，满山的树狂舞，风吼雷鸣，气象万千。刚到家，妈妈说岫来找过我，她明天就走了。我马上带一条手帕去找她，她正在地上理书箱。我们没有说话。很久，我说要回家吃饭了，冼群不让我走，因为今天剧社全体聚餐，一定要我也去。那些胖经理也来留我，我只得跟着去，打算到时候溜走，不料没走成，在全家福门口硬给他们拖进去。全家福里三桌酒席，我们在中间一桌，和银行界的人一起。我一上来只和岫干了一杯别酒，以后再也不肯喝。岫却比较放松，一连喝了十来杯，脸通红。我不喜欢这种场合，一句话不说。闹过酒，大家都饱了，吃饭时人都离桌了，郁民推酒，说醉了明天不好走。他是要和岫同行，到自流井回中艺。那位刘经理留他，说明天给他们

饯行，再去大佛寺吃素席，星期三一定送他们走。说着把支票递给对面一个瘦精精的人，托他办理。这种市侩气息只令我嗤鼻。他还想把我扯进去，我敬而远之地说声：“谢谢。”酒醉饭饱，大家散的散了。我和岫先退，出门我就说：“我希望你还是早走，和这些人混没意思。”

1944 年 7 月 17 日　星期一

昨晚和妈妈谈现在年轻人不关心低层的农民，中国教育离普及还差得远。忽又得一题材，接着就在脑里写起来。这篇比上篇短，单纯，可是写得好会是一篇极美的教育作品。那篇是散文式，这篇是诗意的。今天起来就开工，写了一整天，还不感觉有多少困难。想起去年这时写《蒌》的情形，一年到底不虚度，我感觉自己的思想、情绪、笔调都成熟多了。

1944 年 7 月 19 日　星期三

写一天小说，写到最难最重要的地方，写不好，全篇就是失败。陈俊来了，她明天和女同学一同上灌县参加夏令营，邀我同去。这次女同学去得最多，一共七八人。本来我也曾动过心，去，可免费游一次成都灌县，可以混到较大的一个社会里看看，多知道些人，各校的情形，开开眼界。但权衡一下，留在家里可以写篇把小说，多念些书。那些地方随时可以去游，但我的写作计划却不能长久拖下去。我已有的一点小小名声会被人忘记。我不能不加把火。

1944 年 7 月 20 日　星期四

下午顾先生来了。她从重庆回来，受青年团委托，想找妈妈、干妈、苏先生等合办一个刊物，由青年团每年补贴四万元。我自始就向妈妈表示不赞同她们和团部发生密切的关系。我说现在大家只要看见一个“团”字，或者“青年”什么的，就头痛，就不要翻那本杂志。可是她们的事我无权过问。我带了一把扇子、一枝铅笔和我的稿子，和弟弟说声“不要等我吃饭”，就溜上城墙。天还没黑，各色云彩布满天空。城墙上风很大，把山谷里麦田的凉气吹上来，非常清新。我站在墙上吹够多时，昏热的头脑渐渐洗净。山谷里牧牛孩子怪声呼哨，拍手，笑。四周云景真奇幻，美不胜收。当我向东边老宵顶望去，偶掉头，发现西边日落处天边悬着一块极大的乌云，好像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下端离小山只有极短的距离，慢慢往下移动，好像马上就要落在地面上。那可怕的黑色面目，狰狞如同一个兽头，我称它“黑色恐怖”。久之，云渐渐散开，不像初时那样凝紧了。我把扇子垫在墙石上坐下，开始守候天黑。这时我已恢复思想的纯净，同时对面幽深的山，一层层的梯田，气象雄伟浑厚，给我启示。我把脸支在手上，慢慢地想。我的思路通了，觉得可以回家。偷偷溜进睡房，开了电灯就写下来。我很快活，因为写出来的颇满意，尤其是我竟在这一晚把这篇小说完成了。我自己估计，这篇比《莱》成功得多。无论思想上、结构上、风格上都比那篇老练。不很长，大概五六千字，很适中。

1944 年 7 月 23 日　星期日

早上把《静水》给妈妈看，想不到她竟表现出看不下去的样

子。到 10 点钟，她要和爹爹出去了，今天是武大欢迎张群主席。她淡淡地说："这个看不完了，下回再看吧。"我苦着声调说："我晓得你看不下去。当然啰，这里面又没有爱情故事，有什么意思！"① 她好脾气地笑着，轻描淡写地说："你这个要仔细看看，斟酌斟酌，不能随便寄出去。"她飘然而去，留下我一天嚼着这句话的苦汁。一整天我的精神落到冰点。难道我自己估计那么高的东西竟会在旁人眼里成问题吗？我没有完全失去自信，可是自信像害了一场大病，奄奄一息。不，我这篇东西是好的，至少比《蒸》好。她不能鉴赏，是她眼光浅。为什么她对《蒸》的评价那么高？不管她怎样看，我一定要登它出来，让社会公众来作我的裁判。如果谁都看不下去，我甘心认输。爹爹回来，告诉我们两个消息：德国发生内乱，美军关岛登陆。爹爹现在也乐观起来，说德国这种国家"垮"起来也快，不消两三个月。德国一完，日本就没有办法了。

1944 年 7 月 24 日　星期一

妈妈到底看完了《静水》，说写得还好，只是发挥不够。她要我把吴老先生的过去生活写清楚些，把他那种光明的生活意识和另一方面的黑暗相对照。我接受了，可是仍然很颓丧。我觉得一篇东西完成以后，思想就暂时停止，要再起火，真不是容易的

① 《静水》写一位学富五车、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故乡农村，发现他幼时的玩伴，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愚钝蒙昧与他无法沟通的老妪，借以表现农村经济文化的落后和城乡文化的悬殊与脱节。

事。而且经妈妈指点，我觉得它已不是一篇成功的作品。我的能力还太差，所想的不能表达，痛苦的事！下午干妈和妈妈谈起编杂志的事，她表示不热心了。她说事实上恐怕很困难，这是青年团办的，名称又叫什么女青年月刊，一定没人看。干妈又提出另一层困难：因为这是属于团的，一般清高的作家都不愿意在里面登文章，弄到后来，拉不着稿子，来来去去都是她们三个人的名字，读者当然不爱看了。到中心卫生院找绍温。她开始说到冼群和太太黄宛苏的事。现在黄随中术［剧团］来了，不知会发生什么，因为冼群和路曦很要好了。她说郁民很生气，岫为这哭过几次。随后谈到岫。她听说杨修伦在成都结婚了，岫受了他的骗，把真感情交给了他，他不过玩玩而已。她说武大同学，无论男女，没有一个对她印象好的。人们都奇怪我和绍温为什么会和她好。我们谈到岫的种种缺点：虚荣、争胜、self-centered［自我中心］，这种种使得她的声望比她自以为的低得多。她还以为在别人心目中留下一个美丽高贵可望不可及的影子，哪知别人把她看得这么低。我非常难过，觉得她弄到孤苦伶仃的地步，失去爱情，也失去一切人的好感。我应该格外对她好。

1944 年 7 月 25 日　星期二

下午开始为朱馨远临摹 *Mona Lisa*［蒙娜丽莎］，纸不好，是土制图画纸，洇水，可这也是种好处，小心些，可以画得像炭精画。画了嘴，就完全不像了。

1944 年 7 月 30 日　星期日

修改《静水》吃尽苦头，把新加的一段草稿整理好，归进初

稿，于是全篇完成。的确，这一来比原来的像样多了，中心思想明朗化，而且这一段特别精彩，哲学意味也最浓。我不得不感谢妈妈逼我改，不然又将成遗憾。

1944 年 8 月 1 日　星期二

上仁济医院看绍温，她搬来几天了。知道我接到了岫的信，难过起来。岫一直没给她写信。自绍温病后，岫对她就冷淡了。岫向我说，每次看绍温出来，心里就压得很。最初我以为她替绍温担忧，后来才知她怕自己传染。绍温和我却渐渐近了。她把写的几首旧诗给我看，她说这些都是发乎自然的，我想它们所以平淡也就是情实。我告诉她我写了一篇小说，她要看，我说等登出来再给她看。她说："人家不很深知你，总觉你就和你的名字一样，可是我晓得你要比名字多些东西。我总觉得比别人多了解你些。"我诚恳地说："我也这么觉得。"

1944 年 8 月 2 日　星期三

下午请妈妈给我看最后一遍稿，她说这样就完全了，于是替我写介绍信给罗书肆［武大外文系毕业，在《时与潮》任编辑］。我曾想自己闯，她说那样要慢得多，我图早出，就让步了。

1944 年 8 月 9 日　星期三

上午妈妈去看新生试卷。中午刘［秉麟］伯伯来，饭后谈起孔祥熙和宋氏姐妹弄钱贪得无厌。爹爹说："不懂他们弄那些钱有什么好处，一个人总只有一世，最后大家都是一样的。"我说："他们就是要享受这一世。"他说："固然不错，但一个人的享受

也有限度，钱再多些也只能享受那样多。”我说：“这是一种比较的心理，只有越爬越高，没有限度地扩充下去。”刘伯伯非常赞同我的见解，他说这正如中国一句格言：“口渴了喝盐水，越喝越要喝。”下午去看绍温，她已起床。她谈冼群、路曦的事，说他俩关系固有感情因素，也不是单纯的感情。为了双方利益，一个导演和一个大演员合作是必要的。从绍温口气里，我可以听出她对冼群也看低了。她说：“他就是言行不符，文化人的通病。”六点钟她忽然望着门口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一个同学拿着拐杖进来，戴眼镜。她介绍的名字我没听清，只听见：“你们是同乡。”随后她洗脸去，把我们丢在一边。绍温洗完脸，坐过来继续和我小声谈冼群，把他丢开不理。我偶然回头，看见他一手搁在手杖上，低头在看什么报，于是我了解他们熟识的程度。我要回家吃饭，就告辞了。到楼梯口，她告诉我他是彭泽益，就是商倩若她们竭力给她撮合的历史系研究生。

1944 年 8 月 10 日　星期四

衡阳血战苦守四十几天，终于失陷。这样的牺牲，这样的苦难，这样的英勇，是历史上少见的。我生在这样的时代，怎能自己不伟大些！

1944 年 8 月 11 日　星期五

中午妈妈和朱光潜先生回来吃饭。下午萧君绛伯母和女儿萧而兰来了，我出去陪。萧而兰刚从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为了父亲的死，特从昆明赶来接母亲、弟弟去。起初爹爹和她谈走不走的问题，照她说来，一切似都轻易，爹爹也同意她带母亲回昆

明。妈妈回来后，话题就转为谈联大的情形。联大的活泼空气，经她那快而爽利的音调一说就表现出来了，她这个人就可以代表一部分联大的风采，到底是大场面里过来的人，和我们武大女同学的小家子气大不相同。我喜欢她对问题都有许多解答，而她不清楚的地方就莞尔一笑，坦白地承认不知道。妈妈问她闻一多、潘光旦被解聘究竟是为什么，她也不知道，不过她把他们平日言词激烈的情形说了说，并且说联大先生许多都很激烈，常公开演讲骂现状、骂政府。学生也有很多活动，开会，出壁报，热闹极了。这次 Wallace［华莱士，美国自由派政治家］来，到昆明时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向他诉说政府的过错。她又说学生中三青团愚蠢的活动，和其余学生对他们的不齿。我兴奋得很，觉得她可爱极了。

1944 年 8 月 13 日　星期日

今天姚贤镐请我们去乌尤寺玩。回来后姚陪我去中山堂看画展，赵少昂和黎雄才的。赵的画非常好，有 atmosphere［气氛］，我们都认为几张桂林山水和鱼最好。他是用西洋画的方法来画国画。

1944 年 8 月 15 日　星期二

上午到仁济，把岫的信给绍温看了。她很难过，痛骂杨修伦欺骗了岫。我乘机把心里的一个谜吐给她。说听见有人讲岫和杨订婚是事实上不得已，我不信，问她觉得怎样。她说她也早听到这种谣言，女同学都说岫“不上算，把一切都给了杨”。这话的意思当然很明显。岫是可原谅的，但吃亏太大，杨却真该死。

1944年8月21日　星期一

妈妈下午同我配眼镜，在亨达利配的，价2200元，明天去取。觉得心上去了一大重负，但似乎命运已决定，生命的欢乐消失罄尽。失去了目力，失去生命的光彩，今后我的一生将在永远的昏暗模糊中度过，颜色、线条、形象的享受不是我的份。但要我架上一副重而丑的眼镜来补救，我不能忍受。我的青春，我的活力，我的丰富的attraction［吸引力］虽因目光迟钝而减损大半，却将因这架沉重的眼镜而完全被毁。人家将以另一种眼光看我，像我以另一种眼光看所有戴眼镜的人。人家也许会钦佩我，我的学识、才华、品德，但不会为我着迷。人家也许会夸我是个有为的青年，但绝不会觉得我是魅人的少女。我虽需要第一种，可也不甘心放弃第二种。这就造成我一生的悲剧。

1944年8月22日　星期二

朱馨远告诉我文庙有我一封快信，我心一动，也许是关于稿子的回信吧。天哪！这是什么消息！罗书肆说他和［《时与潮》］文艺主编孙晋三谈过，因“题材不甚合适，不拟刊用”，问我是将原稿寄回还是转其他刊物。我看了直觉得头晕目眩，一时没了主张。我反复地想，得到的推论是：我那篇小说提倡民众教育，思想过于激进，在他们那些在政府翅膀下过日子的杂志看来是左倾，不免有井绳之惧。其实真冤枉，我写它是由良心出发，立场公正，不想那位孙竟如此胆小，不辨真伪，可惜可痛！到家时已决定来一步绝路。他们不要，我寄给《中原》［郭沫若主编］，这真叫“逼上梁山”！回来后把信给妈妈看，她也大出意外。经我分析后，她也不禁很愤慨，说：“这般人胆小如鼠！那篇文章实

在思想很正，是每个年轻人应有的思想。”我提出寄给《中原》后，她也不阻止，反替我建议寄给刘盛亚。

1944 年 8 月 23 日　星期三

早上没洗衣，因为昨天把手搓烂了，妈妈洗了一天。在厨房理完菜，回来写两封信，给刘盛亚和罗书肆，请罗把稿子转交刘。去仁济看绍温，把小说的事告诉她。正想谈一些重要的题目，彭泽益来了。他思想很左，每次给她带来大摞《新华日报》，也无意掩饰。他说起我在《民族文学》上的小说，直率地劝我以后不要登在那上面。他说那刊物不好，等我再追问，他说：“陈铨这人……”没说出来。他对我大概很诚恳，念及我是绍温的朋友，而且真心表示佩服我的文章。我和他谈职业，谈写作，谈研究。他研究中国近代史，明年和我同时毕业。我问他有什么杂志好寄文艺作品，他提出《时与潮》，又说“从前有个《中原》”。我吃惊地问他《中原》现在是否停刊了，他说不知道，好像没见出来。我心下叫苦。似乎命运总和我作对，什么机会轮到我就变了。

1944 年 8 月 25 日　星期五

下午接到《时与潮》月刊、副刊各一份，注明我收，我相当喜欢，希望以后每期都寄。晚上愁思极重［为了眼睛］，他们在门口谈天，我开开大门出去吹风。我觉得整个生命陷入了无聊之极的状态。下午妈妈为我伤心到哭起来。她说我不知道她多爱我，对我抱多大的希望，想不到我会为一点小不幸忧郁成这样。她说我自私，只想到自己，不肯替别人想想，不给别人一点快

乐。她的话都对，我的感情是麻木了，我竟不十分关心妈妈——我最爱的人。但我的真感情一点没有死，我想象如果妈妈过去了，那才真是人世间的一切都从我心上死去了，即使最圆满的爱情也不能代替我对妈妈的感情。那将是什么黑暗啊！我也死吧，可是我不能死，对爹爹、弟弟的责任，强迫我活下去，那是比死还黑暗的生存！

1944 年 8 月 26 日　星期六

看了一下午《时与潮》，袁俊的《山城故事》不错。晚上忧心似海深，感觉颏下生一疡子。妈妈说："就是这样，要苦恼嘛，再这样下去你会得肺病的。"半晌她叹口气："儿女自己不争气，也是没有办法。"睡在床上，我想了很久，忽然爬起，并膝跪在床上，双手合十，做我平生第一次祷告："上帝给我力量，给我决心，使我开始一个新的明天，一个光明快乐的明天代替这些黑暗的日子。"我默念了许多遍，异常专诚。然后我躺下，觉得心中平静了，继续念着入睡。

1944 年 8 月 27 日　星期日

从早起我就履行自己的诺言，敞开胸襟，让阳光和快乐流进来。我成功了，我活泼地做着事，我轻唱不绝口。我这才发现音乐并不能表达最深的情绪。当我稍有淡淡的忧伤时，我能唱着极哀怨的调子，但真正的忧伤是无声的，我已两三天没唱出来了。妈妈敏感地察觉我的突变，我想她以为是她的话生效，怎么也不会料到我求助于神吧！其实哪是什么神，神就是我自己。她快乐极了，我也快乐极了，我们谁也不提一个字。现在，一回头，生

命又轻易地跳进我们的身体。这个战争只在我个人心上打着，现在胜利已明归一方。这是上帝与魔鬼的恶斗，我先倔强地反抗上帝，因为人类原和魔鬼更接近。但我一旦打定主意归附上帝，魔鬼就近不得身了。

1944 年 9 月 2 日　星期六

爹爹明天要下重庆开参政会，同行人很多。他一直不愿意去，妈妈竭力怂恿，直到今天票买好了他才死心。

1944 年 9 月 3 日　星期日

清早起来，收拾好，送爹爹上船。福泉门码头上人很多，都是同学。巫山号泊在水里，有小划子接送。我同叔哥送爹爹上船，顺便也上去看看。这船就像武汉轮渡，没有舱位，只在船头甲板上放一排排的长凳，坐客人。刘修荣、姚贤镐找着经理请他弄一间房，最后在船头弄到一间小房，有椅子。王［世杰］伯伯送给我的书已由马叔平先生带到，是萧伯纳的 *Irrational Nock*，一本小说，漂亮得很。

1944 年 9 月 6 日　星期三

和安姐谈择偶标准。正如我平日所料，她对择偶的想法有一部分和我符合，是那浅层的、superficial［表面］的一部分，像不要文法学院的，要高个子的，要外表过得去的，要聪明的，要懂风趣的，要善解女人心理的，要有诗意的，对艺术有兴趣的，不要戴眼镜的，不要呆板的……最重要的是："要他肯牺牲，就是他对我的感情有点近于狂，不是无所谓的。"但除此以外，我

还保留了一些重要的基本观点，她的恋爱理想是轻松的、小说式的、诗意的，我的理想除此外还有严肃的、沉重的、论文式的。她是以游戏人生、享乐人生的态度对待，我虽不忽略享乐，但也不忘记工作、责任。她大概很惊奇，原来我也这么 romantic［浪漫］，却不知我已是 superromantic［超浪漫］了。

1944 年 9 月 7 日　星期四

晚饭后同叔哥、安姐到团契室听唱片音乐会。人多极了，里面坐满了，外面草地上排着椅子。我们搬一张椅子到窗下黑暗里坐着听。唱片好得很，我最喜欢一个口哨，一个歌剧的 prelude［前奏曲］，一个歌剧的一节。讲解员是顾耕。我不知道他也在团契里，为这我对他看低了些［他不在团契，是在学生服务处工作］。

1944 年 9 月 10 日　星期日

一上午，把 *Don Quixote*［《堂吉诃德》］看完了，我又占有了一部名著，这是一部解闷的书，供给的趣味倒是不少。下午张维明先生、太太来了。张先生说，Walace［华莱士］说，中国人在美有一亿美元以上财产的有十人，千万美元以上的有几十人。真该充公！

1944 年 9 月 12 日　星期二

菁已回，和我谈了些川大和华西坝［成都几所教会大学的大学区］情形，她说川大是一团乱糟糟，华西坝在学校管理方面是无可指责的，只是人很浮，所以比起来还算武大好点。英文会在

陈家座谈，离乐山的都说了些见闻，都是摇头叹气的。讲到战后的党政问题，陈、朱一致认为中国不能再来一次社会革命，否则必定亡国，胡也附议。女同学闭口不谈。我极想知道菁怎样想，因为她保持着一种坚忍的沉默。难道她看不到这点危机？无论立场怎样不同，这共同的存亡利害应该是每个中国人所关心的。

1944年9月13日　星期三

写信给王伯伯谢书，并请他代我留意考公费留学的机会。

1944年9月14日　星期四

收到雪华和罗书肆的信。罗说稿子已转给刘盛亚。雪华的信给我无穷安慰。她写得很动情。我们还是好朋友，我还是爱她。长久的隔绝造成误解，真危险。

1944年9月15日　星期五

看陆蠡译的屠格涅夫的《烟》。英文会约好下午去团契室打木棒球。团契室热闹非常，许多人比赛桥牌，许多人在图书室。图书室经过改造，整理得清爽可喜，留声机也在这里。团契室突然有生气，是新来一位王仝干事的成绩。他是一位中年的河南人，有着北方人诚挚的面孔。他和黄、许二人都不同，大概因年长一点，对学生有一种 patronal regard [长者的关怀]，而且在表面上不分教徒与非教徒，同样热诚对待。我们听了一会儿唱片。因只有五颗针，我选了几个最爱的片子，如 *Chant de Rosignal*, *Ave Maria*, *Anvil Song*, *Woodland Echos* [《夜莺之歌》、《圣母颂》、《铁砧之歌》、《林中回声》]，还有一个歌剧。

1944年9月16日　星期六

下午到仁济看绍温，商量星期一同去凌云剧社看刘郁民。我们都想生活得实在一点、有效用一点。她劝我看看高尔基。她把她日记里的一首词给我看，是抒写“凭栏怅望”的寂寞情调。又给我看屈义乔给她的信的一段：“我们都有一种认识，一条路线，是坚实的，可是很模糊。”她们之所以苦闷是由于“模糊”，我却因为根本上找不到这条路线。

1944年9月18日　星期一

三点去找绍温，和她一同出来，这是她病后第一次同她上街。她告诉我预备不等补考就走，因为王干事答应她接洽到异地疗养，照样补贴住院医药费，但必须保留学籍，因为这是学生救济性质。我们在街上走着，一种酸楚又来到我心上。岫走时不也一样情景吗？依然是这熟悉的老城，仍然是走厌了的街道，一个已成陈迹，另一个又将退入记忆。我呢，还得天天在这小城的街道上走来走去。但一年以后，说不定我也飘然而去，此生此世，再不回到这老而黑的角落，我一生最好时光的消磨处，我成长的孕育地，我无穷感情的活动舞台。我又感到生命的飘忽和神秘。我和温说道，她的留恋是为了这许多熟人，我说我离开时大家都走了，却是为了这一度深深印下我足迹的地。走到凌云附近，正遇冼群、路曦走来，郁民和岫的二姐随后。我们就在街旁茶馆坐下。郁民说岫一到内江就惹一身麻烦，无非是那些倾慕者的纠缠。冼群说：“老实说岫要找事还不容易，她要是肯和别人好，马上一切都解决了。”他们还想劝她回乐山，我说她不会再回，我也不赞成她回。这老环境于她是太不利了，至少太无意味了。

这一阵《大公报》好看极了，因为参政会空前未有的热闹。由于言论自由了，参政员纷纷质问各部长，揭穿一切黑幕，来势极汹。每天报上都有特别报道。可是实际上不过是出口气，不会生多少效。国内战事却糟极了，湖南的敌人很快就打到桂境，桂林恐怕守不住了。欧洲战事节节胜利，把我们扔下这样远，真不可附和着乐观。法国的收复，保、罗、芬的相继投降盟国，都是德国末日到来的先声，也许年内欧战就了结了，然而我们？

1944年9月19日 星期二

刘伯伯来吃中饭，谈了一个下午。他劝妈妈把石乌龟的房子卖掉，明年送我出国。妈妈说："我正在打这个主意。"刘伯伯说："这是最好的机会，投下最少的资本（20万等于战前200元），而获得最大的收获（培植最有希望的人）。"我起初很不情愿。我不是不愿出国，而是不愿自费，不愿让家庭负担。我自己心理上也不愿做个幸运儿。我和妈妈争，说如要出国，非考公费不可。她说我拘泥，一个人应该抓住各种路，当然有机会考公费最好，可是现在根本不送文学学生出去。如果呆等下去，几年一过，年纪一大，一生就完了。还有关于我的婚姻，她看来非到外国去物色不可，现在优秀分子都在留学生里。女孩子年纪一大就困难了。我仔细一想，的确不假。为事业学问着想，我毕业后无论做什么事，都会使自己陷入停顿状态。于是，一切高的理想、希望都成泡影。渐渐地，我的利害观念妥协了我的愚忠愚诚。如果我的命运比别人好，为什么要故意和它作对？而且我有责任，我的家庭全靠我来支持，如果我沉沦没落，弟弟怎有希望出来，爹妈晚年靠谁？我报国的热情怎样实现？以前一切都是梦想，现

在轮到付诸实行了。顿时我振奋起来，我前面有一条充满阳光的路，我必须紧紧抓住它。我问妈妈房子可卖多少，她说大约60万，我咋舌。但到了美国就好办了，我可以考 scholarship［奖学金］，可以兼差，可以写作，一切都似乎有办法。

1944年9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到文庙注了册，四年级了。有希望就不会留恋以往。我非常热烈，但同时非常镇定。想到前途，我变得成人气多了。戴铭巽先生来谈了一下午，我现在很喜欢他。他的风趣、豪放、坦白和很高的理解力都使他成为良好的谈伴。他10月10日结婚。以41岁的年龄结婚，在他是件憾事。

1944年9月22日　星期五

程廼夷先生［哲学系教授］和太太来了。他们离开武大两年，终于回来，可见武大虽差，比起别的地方还可留恋哩！程太太［刘君素，我的南开同班刘君若的姐姐］说君若在联大已自己赚钱过活了，她给美军教中文，每月有1万多。我暗暗羡慕，不是羡慕钱，而是她有机会练习英文，她的英文要比我说得好多了。

1944年9月24日　星期日

下午看完《衡阳四十七天》，感动得流泪。16日的报却长篇大论地登出参政会讨论国共问题，有林祖涵和张治中发言。现在有五位参政员被推选到延安视察。无论如何，事情公开了总是一个进步。我把《衡阳四十七天》仔细剪下，贴成一小本，保存起

来，将来有机会译成英文到外国去登。

1944年9月25日　星期一

上午到文庙找朱光潜先生签字。朱先生辞了教务长，这星期不办公了。

1944年9月26日　星期二

爹爹来信说为了“增加士兵和公教人员待遇”提案，政府要增国库开支600亿元，物价又将暴涨。今天的*Faust*［《浮士德》］唱片会是联青为纪念成立二周年而开的，完全是由于陈仁宽和Hockin熟识才借到唱片。两点起到五点，坐三个钟头，浑身酸累，可是太好听了，尤其在有了一次初识后，更能领略它的美妙。

1944年9月27日　星期三

黄昏时妈妈、干妈同一位远归客来，那是刚从美国回来的刘廼诚先生［政治系教授］。他这次出国一年多，走遍了美国，到各大学演讲，联络中国学生，思想也更新了不少。他说起在美国看见熊秉苓，给她弄到一份奖学金。妈妈乘机问情形，他说容易得很，有人介绍就行。

1944年9月28日　星期四

刘盛亚来信了。原来他害脚病没到社里，所以我的文章直到两天前才看到。他说我能写，很聪明，不过这里面“回忆”太多了一点。文章已交郭沫若看，他回乐山后希望和我面谈。我总算

放了心。如果《中原》给我登出，虽不及《时与潮》，也替我争一口气。

1944年9月29日　星期五

妈妈从刘廼诚那儿回来，打听到美国Michigan［密歇根］大学申请奖学金的手续，叫我把读书报告寄两份，请周鲠生叔叔帮我接洽。我马上捡出一份易卜生的*Rosmelsholm*［《罗斯马庄》］，一份康拉德的*Lord Jim*［《吉姆爷》］，这是我最好的两个报告。我预备寄原件给他，自己抄一份留底。早上去文庙取贷金证，第一次戴上眼镜出门。我现在已渐渐和"戴眼镜"这桩不可能的事妥协了。我不得不承认这妥协大部归功于那光明的前途，有了那个promise［远景］在前，一切都不很重要了。我不在乎这里的人看我戴眼镜，我的眼光越过他们望到远方。

1944年9月30日　星期六

昨晚黄海化工社的方先生来给我们报信，说爹爹已到五通桥，黄海留住演讲，同行的还有皮公亮［皮宗石教授的儿子］。将近中午他们回来了。我跑下去，首先看见一个又高又大的男孩子，细看面孔，还辨得出是公亮。我们八年不见，他已长得比爹爹还高，身体颇壮，面色也健康了。他很惊奇我这样高，又戴了眼镜。他在雅礼中学毕业，这次湘战逃出来，一路经桂林、贵阳、重庆，到叶［雅各］家，李［四光］家，在重庆找到皮伯伯。被分派到武大经济系，于是爹爹带他回来。我们拉拉杂杂谈了一些熟人、琐事。下午我连缝了两床被，把帆布床开在爹爹房里给他睡。我很喜欢他，因为他似乎懂得不少，也很有分寸，很

沉着，不露锋芒。他的眼睛是诚实的，表情还不脱一点天真，尤其是一笑，孩子气毕露。他还只 19 岁，头脑却像更成熟一些。我对他一向保留的印象——一个娇惯的、坏脾气的小孩子已不复存在。

1944 年 10 月 1 日　星期日

今天是个特别日子：十月第一天，星期日，中秋佳节。下午英文会成员全体到第五宿舍的胡、邵处过中秋。九个人坐在他们的小房间里，东扯西拉。沈变得更沉默、更深思了。他说这次在重庆、成都过了一暑假，深深体会到出了学校以后一切都是苛刻的现实，才觉得我们这一部分人真可算幸福，能在普遍的芸芸众生中受高等教育，“我们的幸福是建筑在其他人民身上的”。他深切感到一般人生活的痛苦。我最注意他的两句话：“在全中国，能得到我们这种机会的人不过一万中的一个；而在我们中间真正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有认识的人又不知多少人中有一个。”正是，我一向有这种感觉。同时他表示对“生活的充实”、“智性的生活”感到的迫切需要，这正是我那篇《静水》的主题。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在思想上的接近。陈仁宽说：“我觉得一个人不能太朝深处想，想到底人生根本什么意思也没有。我也并不是不对一般人民表同情，可是我不愿像他们想得太多，那样，就没有一点快乐可言了。”我折中地说：“想是应该想，用来反省是可以的，可是平时还要照常生活，不要专门去想了。”但我真实的感觉是，如果一个人真正对人类关切，他不能用理性调节自己不往上想的。陈是个享乐主义者，而沈崇奉的是一种苦行的人生哲学，不属肉体，而属精神的 stoic [斯多葛派]。

1944 年 10 月 2 日　星期一

时局形势极恶劣。悲观者的论调是，日本不打到重庆则已，只要一打，是没法抵抗的。国民党军队的腐溃已如此严重。爹爹到重庆一次，眼见甚于耳闻，更增加他的悲观。妈妈和他提到我的出国问题，他说哪里想到这样远。石乌龟的房子最好不要轻易脱手，以后将有怎样困难的日子不能逆料。我那股热情不禁消沉了些。妈妈安慰我说，我们只管尽人事，至于成不成功，听天命吧。

1944 年 10 月 8 日　星期日

昨夜 12 点来警报。坐在外面听张先生他们谈话，无非是悲观论调。张先生说："连宗教到中国来都失去作用了，可见这民族没有希望了。"坐到两点多钟，大家说不会来了，睡去吧。我又脱衣上床。谁知躺下不到十分钟，一种远远的声音传到耳中。隔壁爹爹惊疑的声音说："飞机声吧？"我们大为震惊，跳起来披上衣，拖着鞋，袜子也来不及穿。我不顾一切，把生病的弟弟连被抱起，不料又多抱了妈妈的被，拖在地上，绊着脚。我们把他抬到洞口，我又搬过竹躺椅，韦太太等帮忙让他睡好，我又忙着扣散开的衣服，回去拿袜子穿上。当这一切正在忙乱中，飞机声始终很远，最后竟消失了。妈妈出来，见洞口又阴又冷，坚决要把弟弟弄回去，于是我和爹爹、韦仁民三人把椅子抬到房门口，过一会儿又抱回床上。原来那飞机声远，听不清，后来两次飞得稍近，就听出不是轰炸机，大概是我们自己的飞机。

1944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三

上完莎士比亚课，菁陪我去千秋馆照相，我要照张戴眼镜的像。两寸的两张就要 450 元。

1944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四

上翻译课，朱光潜先生为我们细细推敲一字一句的译法，很有兴趣，我们才知道翻译之难。下午上仁济和绍温凭栏谈了很久，谈岫，谈爹爹，最后还是归结到生活无重心上。她说："我吧，还是要去找出一种最好的东西，一种真、善、美合起来的。"当说到我家庭的种种纠葛时，她试探地问："假如你认为怎样做是对的，而你家庭反对，你会不会给家庭拖住?"我踌躇半晌答不出。她的意思大概是把我放在一个革命小说里女主角的地位，一方面是主义，是所谓"真理"；另一方面是感情、义务以及一切旧的传统的关系，而我身处这样一个矛盾中。她以为我的家庭如一般的旧式家庭，代表旧势力，反动势力，必定和新的潮流敌对，而这新的潮流，却是"无可避免的世界将要走上的必然之路"。但我现在的矛盾还在于根本找不到一个信念。

1944 年 10 月 14 日　星期六

晚上爹爹、妈妈低声谈论很紧急的问题：如果日本打到四川来，我们怎样图生存。爹爹是一万个不耐烦，妈妈说什么他都顶回去："不可能，你这些办法都是做不到的。"妈妈耐住性子和他解释："你听呀！你听我说啰!"爹爹在房中间来回踱着，像被困的囚徒。妈妈说我们要拿出一些钱来投资做点小生意或别的，到哪一天日本鬼打进来，可以隐名埋姓暂时混过难关，不然学校一

解散，只有死路一条。爹爹说行不通，最大的问题是看不清形势。我们现有的这些笨重物件，到那一天反正带不动，就可赶紧出脱，换成小的贵重的东西。可是如果日本人不来呢？就不能这样做。

1944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一

冼群送来两张票，他的《忠义之家》演出了。本来妈妈说和我去，下午弟弟烧高了些，又下雨，把票送给苏先生。剧场在东大街，进去，举目尽见军人、商人，武大熟人只发现几个。这戏有四幕，又分许多景，可是十点半就演完了，换幕换景没花多少时间。这是个抗战剧，写某地沦陷后一忠义之家的故事。主角婉颐由路曦饰。冼群自己也上台了，饰一个流氓陈老五，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演技。他在台上说话，我觉得就和在台下说话一样，只是换了一个身份，使我见了陈老五，忘了冼群。路曦在这戏中比演西太后时演得好些。

1944 年 10 月 18 日　星期三

和叔哥同去拜访戴铭巽先生。他结婚后搬到玉堂街住，和韦润珊同院。找到韦家，韦衍钟［韦润珊之女］出来带路，她已考取武大电机系。这女孩以前就喜欢 social［社交］，现在还是会说话，可是我并不喜欢她，也许因为她装大人气，失去天真和自然吧！戴先生有三间房，靠左一间的卧房，是花大本钱粉刷过的，布置得够称“教授新房”。新娘已回五通桥永利了，因为只请了一星期的婚假。我们坐了一点多钟，听他一人摆老事，发牢骚。他的风趣加上那幽默的表情，逗得我们大笑。他爱说、爱骂，可

是乐观。临走时他还说青年人不应该考虑太多，要不怕事。他的精神是近于年轻一代的，虽则在年龄上他恰够做我们的父亲。说起青年团，他毫不顾忌地劝叔哥："这些事你还是越少沾边越好。那些人（三青团员）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他们做不出事业来的。"韦在旁说："戴伯伯自己还是国民党员，说这样话！"我笑着说："正因为他是党员，才说这种话，不然他就不说了。"戴说："就是呀，你父亲是主席，我还敢在他面前说哩！"韦不自然地解释："我说着玩的，戴伯伯别当真呀！"

1944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四

晚上爹妈谈起那紧急事。考虑再三，还是说躲到乡下不是好办法，城里反安全些，尤其是物资丢不得，只好留下。妈妈说和苏先生商量到那时候把箱子藏在防空洞那间堆煤的小房里，把门关好，外面堆煤。谈了一会，又有一条新路。他们揣测韩文源这几千军队恐怕会退到雷、马、峨、屏［雷波、马边、峨边、屏山］彝族地区去躲，就在里面经营安生，等反攻复国时再打出去。我们何不随着进去，躲他几年？留在外面，将来总有不断的麻烦，日本人不会放过的，而抢劫也不会一遭了事的。渐渐地，这新 suggestion［建议］在我心上展开一片生动的情景。我想到如果真成了事实，我们约许多教育界人士进去，把那片荒地开发成了 Utopia［乌托邦］，我们可以教育这些兵，做种种开垦工作。我变得有些勇气了。未来不见得是漆黑一团。爹爹说这要等方壮猷回来，向他打听这次"三二补训处"到马、峨"调查"的情形。

1944年10月20日　星期五

今天爹爹说起昨晚那计划："那是做一个梦，甜蜜蜜的梦。仔细再想想，事实都不会像我们所料的。我们自己一片好心，以为别人也和我们一样想法，大家合起来，努力把事情做好。人家哪里会这样想哟。比方说，你说到彝族区去开垦，假如他们乱来，做土匪，你也跟着一起做？弄得不好甚至我们自己一点东西都送给他们了。这事断断做不得。"于是，我的一场美梦也破了。左思右想，还是想不出比不走更安全的路，但愿鬼子不打四川。这一派的揣测也有人，说鬼子急着打的是滇缅路，抢救缅越几十万的日军，其次是打昆明。因为美国现已发动菲律宾攻势，猛炸台湾，加紧在中国海岸登陆。爹爹说："这是赛跑，看谁快。当然最后日本是要吃亏的，不过先吃亏的还是中国。"下午陪爹爹到高西门外访董医生，送他一条火腿，算是酬谢他给弟弟看病。在他家谈了好半天，谈到国事，他属于放心派。爹爹说假如鬼子来了呢？他说他大概会躲到洪雅，那儿有关系人。他满脸"没问题"的自得神情，对于爹爹的焦虑面色毫无感受。从他家出来，再走几步上坡就是韩文源家。我跟爹爹进去，我的目的是要瞧瞧这乐山的大人物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为了满足这点好奇心，我没有被一种对于巴结权势的厌恶感阻止住。这小小的王宫倒也布置得颇适意。卫兵通报后，我们到客厅里坐，韩太太出来了，韩文源自己还没回。那客厅一眼望去尽是东西，尤其多的是空花桌布。没有一律的颜色、格式，于是显得驳杂、小家气味。中央茶几上一个紫红大花瓶，插着几枝化学制过的叶纤维，四壁挂满字画，都是喜联。韩太太穿蓝布袍，也没打扮，倒很朴素，可是她那一身过度丰满的曲线却流露肉感。她的脸是张福相，表现一个

少思虑、满足于物质舒适、爱好安静的纯粹的女性。她爱笑，笑声比说话声更脆，几乎有点腻。她有同情心，是属于一种局外人不负责任的同情。她放在这样一个地方，好像一团软棉花塞在什么硬器中间，极其自然而令人满意。韩回来了，我专注地听爹爹和他谈话。但韩文源坚决认定日本不会打四川，对爹爹所要探的口风闭得很紧。韩这人可算机灵，口齿也漂亮，很具有使对方信任他的力量。回来时爹爹说："他在打官腔，不肯说真心话的。"

1944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六

下午到大夫第参加联青练习，却想不到今天有这样辉煌的成绩。一进那外国人的屋子（以前 Brimingstoll 家，现在住一位高大的英国太太），只见陈仁宽和另一个不认识的青年在客厅。他是我们的新团员，武大附中教音乐的毕某。陈向他介绍我："我们的 leading saprano [头号女高音]。"毕是江苏人，人很客气，会献殷勤。他长得并不出色，但整个人颇讨人喜欢，尤其笑起来嘴唇和一排整洁的细牙齿有几分迷人。陈说以后我们的会址就在这里。这美丽的、舒适的洋人住宅，一间房里有风琴，一间房里有乐山惟一的钢琴。小小的温暖的房间，充满一种 Luxurious tenderness and mellowness [奢侈的温馨]。渐渐人来多了。顾耕也来了，我们互相打了一个冷冷的形式的招呼。他从不理我，连望也不望我。毕 [宜生] 却时常接近我，我不很喜欢他那不必要的恭维话，但我喜欢他的关心。蕴、安姐、左等都来了，还带两个陌生女孩，大概是新同学吧。我们温习了几个老歌，因为新请的指挥黄某没到，毕暂代指挥。大家高兴，乱唱一气，欢欣热闹的情绪实在难得。中间休息时女主人请茶点，用过再练习一会就

散会。这是什么一个世界呀！像沙漠里一朵粉红的嫩花。

1944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日

晚上被一种念头扰到二三点还睡不着。我忽然想到顾耕，我觉得我还是喜欢他的，我不能忍受他的冷淡。我必须主动找他谈一次话，否则我会永远失去他。我相信他不凡俗，而我也得用不凡俗的手段得到他的友谊。为将来事业计，我也必须抓紧这样一个得力人才。我喜欢他的严肃、他的沉默。我将要做的是件难事，我怕我会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去尝试。但我必须试验我的力量，我得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我要在平凡的现实中创造真实的动人的戏剧。天哪，我有胆量吗？不能怕失败，即使失败也是一种体验，是丰富的生活和丰富的情绪中不可少的要素。

1944 年 10 月 23 日　星期一

去半边街找孙家琇先生谈毕业论文的事，告诉她我的题目：比较哈代和乔治·艾略特的人生哲学，她觉得这题目很有意思，值得一做，给我指定了几本参考书，说："我想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的。"

1944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三

叔哥带了一位同乡同学来。他是河南大学转来的，读经二。他讲河大遭荼毒的情形，完全因校长要保持自己的地位，不肯迁校，以致葬送许多青年生命，牺牲整个大学物资。他和几个同学、教授们步行二千里到四川，到重庆只用几千元，但从重庆到

乐山这一段因汽车夫敲诈却花去一万五千元。这是什么世界！

1944年10月26日 星期四

正当满天银月时，来了警报，不一会听见城里打钟放紧急警报，我急忙回家通知他们，料理料理东西。在屋里坐了一会儿，我忍不住溜出去，这时路灯已灭，天也黑了，但月光中依稀可辨过路人。差不多全是本地商家，背着箱子包袱走。有一次我看见方重太太同两个军人模样的人走上坡，听说话，才知道那高个的是外国人。在上坡时，那人用手搂着她的腰。我回来告诉妈妈，她说那恐怕是个美国空军，把她当作 handsome maid［陪军人玩乐的女郎］看待。这位夫人真越来越 rotten［腐败］了。

1944年10月28日 星期六

昨夜通宵下雨，加上雷电。今天还是断断续续雨淋淋，冷极了，但我却干了一件平生最痛快的事。我不但收到实际效果，而且在精神方面，也表现我的果断，我的意志，证明我确是一个想到做到的人，不是专门幻想得天花乱坠轮到实行时就裹足不前的懦者。一星期以来，我一直在准备，等着今天那一步。这样的事，别说我没干过，恐怕凡是理智的、谨慎的女孩子谁也没干过。下午到大夫第时是第一个，Mrs. Arterbridge 接我进去，跟着葛培根和毕宜生来了。客厅里生一炉火。不一会儿陈仁宽和 Miss Eliot 来了，然后是两位新团员。我们都围在风琴四周听毕唱，Eliot 伴奏。顾耕来时，人差不多到齐了。今天我们练 *Behold the Lambs of God*［《看，上帝的羔羊》，《弥塞亚》中的一段］，然后复习一个《玉门出塞》［罗家伦词，李唯宁曲］，散会。

散会前改选主席和干事。散会后的一刻，人纷纷离去，也有人留下清理歌单之类的东西。我站在蕴后面看她找歌，其实是想找机会和顾耕说话。啊，那临头的一刹那！不是三分勇气七分孟浪绝达不到那一步。他向毕借了一篇歌单，朝门口走来。我走近他，低声说："你可以慢走一步吗？我要跟你说句话。"他的态度救了我，他也低声说："好。"他的声音和表情证实他很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急急朝门外走，他跟着，问："在哪儿呢？"我带着他转到屋侧，那儿一个人也看不见，于是靠着冷冰冰的壁站定了。从那暖烘烘的室内、那音乐氛围所形成的一种半神志昏迷状态中出来，走到这冷的、清醒的现实，刚才所做的一切都显得不可能了。但事实已造成，就得做下去、做到底。我第一句话是照所准备好的一模一样："你不愿意理我，是不是？"他说："没有，那是你太 sensitive [敏感]。"本来也是，这句话问的有什么道理呢？他当然没那意思，不过不这么说，我实在想不出怎么开头。于是，不知怎的，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愿意和你做朋友……我到大学三年，说老实话没有交到什么朋友，可是为了将来，事业上需要许多朋友，就觉得非有不可……我认为你是……是……叫我怎么说呢？反正，不是无聊的人。我觉得你是有希望的，不是完全为个人打算的。同时，我们的兴趣也很相近，你对人生的态度是严肃的，我们都喜欢音乐……当然，我想你不会用一种庸俗的眼光来看……"他稍稍沉默一下，问我："你接到岫的信吗？""接到的。""她现在哪儿？""内江。""在哪儿做事？""中国银行……你没跟她通信？""我没给她写信，她大概也不愿意写信给我。""为什么？"他稍稍沉默，说："你跟她好是吧……恐怕她有些事你还不知道……我想什么时候找你长谈一下。""我二、

四、六下午没课。”“明天下午怎么样?”“可以，什么时候?”“两点吧。”“在团契室?”“好。”“我也很需要朋友的鼓励。我父亲去年死了，只有母亲，我又没有兄弟姊妹，所以，我的责任很大，无论在哪方面。我总想做点什么，可是我感觉自己能力不够，我还是太不懂人情，太幼稚……”“可是我们现在都还在学习时期，真正做事还谈不上，那要等十年二十年以后，所以我没有交到朋友是很难过的……你愿意跟我做朋友吗?”“那有什么不愿意的?”“那么，现在!”我伸出手，他一笑握住，近乎孩子气。可是让我们孩子气一些吧，我们已经给现实磨得太成人气了。于是我们离开那里，他又说:“我几次想找你谈谈，可是因为太生……”“可是我们现在不生了。”他的 gentleness [温文]，他的 heartiness [坦诚]，使我们中间隔膜完全消失。我们在门口说一声再会，于是分途走开。我几乎是跳着走的。现在，我满脑子是他，连饭都吃不下，报都看不进。我的兴奋、我的热情把四周阴霾的天气、阴霾的氛围都照亮了，好像一个灿烂的太阳!

1944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日

我的生命在这儿遭遇这么一个激变。今天一天要写的内容太丰富，把具体的事实捉下来已经不易，何况那些动荡的、无法固定的情绪。我敢大胆说一句，我在恋爱了，生平第一次真正的恋爱了。要是尽我的兴致写下去，只怕三天也写不完，而事实我也不能忽略。今天是妈妈的生日（五十寿辰），中午将有刘伯伯、伯母和刘迺诚伯伯来吃饭，于是我把整个上午贡献在剖鸡上。我也愿意有这么一件不费脑筋的事占据着，因为我没法看书，我的心是那么震颤地盼着下午。但这不过是种好奇，怀着兴奋紧张的

心情等待一件不平凡的事出现。吃完饭，我洗了脸就和妈妈说一声走了。天很热，我穿着蓝单褂，罩红毛背心。赶到学生服务处，走进阅览室，不见他，只得找一本 *British Digest* [《英国文摘》] 翻翻。大约 20 分钟后，他出现在门口。我把书放回架上，默默地同他出去。我不知道室内看书的同学会如何惊诧，可是当时我丝毫没想到他们。我提议到李公祠。到了那儿，走廊边已有人，我们只得往旁走，转了很久，最后找到一个荒凉的菜园子，没有人。越过篱笆，可以望到对河。我们在那儿站着，我等他说话。他严肃地想想，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叫我先看。那字迹是岫的。我抽出里面另一个信封，写着武大第四男生宿舍 [应是第六宿舍] 顾耕先生。我看完那两页信，简直迷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以一种近乎疯狂的语调来给这么一个"陌生男孩子"写下一封匿名信。她只见过他几次，就为他颠倒，不顾一切地给他写了信。她认为非要他不可，而且有了他，一切就满足了。我看完后交还给他，像受雷击一般喃喃地说："我不懂，我没想到，她没告诉过我。"他说："好，现在我给你解释。"他指着旁边石阶，我们并排坐下，他从头至末把岫和他的关系解释给我听："就在今年 5 月开运动会那一阵前后，我发现岫注意我。起初我还不敢确定，有一天，我就接到这封信。当时我猜是她写的，我觉得希奇极了。这样的人只在小说里见到，世界上怎么会有呢？我认为太冲动了。到南风开音乐会的那天晚上，我在街上碰见她，她眼睛的表情告诉我那一定是她。我就回了她一封信，有点责备她太冲动。接着她又来了一封信，无非几时在哪儿又看见我，说她经历过太大的痛苦，站不起来，要我帮她站起来。我就去找了她一次。以后，我常常劝她，有几次她去跳舞，我责备

她，她说：‘不及时行乐还等什么?’她说我是傻子。我大考的时候，有十几天没去找她。暑假以后，她搬到凌云，真莫名其妙，她对我的态度忽然变了。以前总是写信叫我去找她，这时候我每次碰见她问她什么时候有空，她总说明天有什么事，后天有什么事，再不然就是两手一伸，那表情你是晓得的，我觉得很不痛快。我想一个人怎么变得这么快呢?我怀着一种好奇心理，倒要看这事怎样发展，所以我根本没有什么大痛苦。有一次我对她说：‘你从前说别人抛弃你，现在你在我身上报复。’她说没有这回事。可是事实上她是变了。她说要我做她的弟弟。我简直不了解她，我想你也许比我更了解她，我总劝她把我们这回事讲给你和常绍温听，也不知道说了没有。”我说：“没有。”为了使他多了解岫，我把我个人和岫的关系从一年级时说起，把我对岫的整个印象托出来给他。当我给他解释“控制欲”和“被控制欲”时，他竟不懂。他真是太纯真了，他不了解女性，因为他没有和女性常接触。他之所以不能满足岫，也正因为岫的生活和兴趣里有一部分，他无法插入。我只好给他解释：“你像个小孩”。我笑了：“你别生气啊!”他一脸正色地说：“不，不，我喜欢，我喜欢。”这时天早阴下来，我觉得有点冷。我们起来到走廊里，翻过栏杆坐着。我对他有一种亲切之感，和他挨在一块儿，觉得幸福。我望着他那敏感的薄薄的嘴唇，听着他温柔的声音。他是一个硬性的男孩子，可是他对女孩的态度多温存、多仔细。我从来没有这样信任一个人，把他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我们谈得极多极杂，几乎无所不谈。在哲学、宗教这些方面，我发觉他有很高的悟性。他的人生观是一种不问成败只管干下去的青年精神，他认为人生就在走路本身，而不在目的地。他的宗教观是一种自我上

帝论。他不信教，他相信不一定要依赖宗教的力量才可以使人向善。我才知道他不是团契的，只因为在学生服务处做事，和团契不得不发生关系。他说他学工程是奉父亲的遗命，他的性格也许并不太适合，他爱好文艺，尤其是音乐。我劝他必须把他选定的这门学业当作他一生的基本事业，至于人生，他尽可以随自己的兴趣去充实、丰富。然后他要我说对他的印象，我一时也说不出。我要他说对我的认识，他说只有一个字，那就包含在我的名字里。我笑着说："那你还不认识我。一般人对我的印象都是这样，其实并不。"最后，我们离开时他说："我跟岫的事你现在明白了吧，那我们以后就别提了。"他忽然向我扬一扬眼睛——他从来很少望我，可这顷间的眼神却足够使我销魂："你能原谅我吗?"我连忙分辩："我并没怪过你，我一直相信你是纯洁的。我当初想大概是你看见她那样一位人才，以为内心也必定是美的。当然，现在我知道你完全是被动的，我更能了解你了。"我怎能再怀疑我是否具有热情？我简直疯狂了！我在决定和他做朋友时，怎么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突变。我还不承认我在爱他，我命令自己想我是非常地喜欢他，可是单单喜欢会使人神魂颠倒吗？我头脑里，一切不存在，只有顾耕。我如醉如痴地独自坐在黑暗里，晕眩，饥渴，非常痛苦也非常甜蜜。正是警报时间，月色那么美，我念着他的名字，感觉到五内都被他挖去了。他现在哪儿？在干什么呢？我跪在书桌上，推开窗，朝高西门方向轻唤他的名字。我明知他不能来找我，却忍不住跑出门，跑下陕西街，在街上慢慢地走，好像希望遇见他。人们都奇怪地注视我，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荒唐，失望地回到黑洞洞的屋里，坐着，紧捏着手，扭动身体，呻吟。我的灵魂害病了。这样的 Passion

[激情] 我没经历过，也从来体会不到。我上床睡，没法摆脱对他的思念，我脑中重复温习着他所说的那些话，同时幻想我和他的未来。我丝毫没想到任何实际的问题，我只要能够爱恋他，也得到他的热情，让我死在这种感情的狂涛中！

1944 年 10 月 30 日　星期一

天还没亮就醒了，一想到他，瞌睡消得干干净净。清醒地躺了一两个钟头，等天一亮就起来了。我不知道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我一点东西都不想吃。妈妈在赶着打字，把我的成绩和介绍信、申请书寄到美国。我最关心的大事，我的前途，现在简直挤不进我脑子里，那些好像不是我的事。我恨自己的软弱（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是这样不能控制自己），但我毫不挣扎地任凭我的生活被这阵横霸的情绪撕个粉碎。而私心里，我未尝不甘心受它的蹂躏。我不是说过："假如有狂热的被恋和狂热的他恋二者择一，我宁愿要后者。"现在不是来到我面前了吗？我为什么不把它尝个够！晚饭后独自走回宿舍，到门口遇见陈仁宽，他说："我借到三张片子，你来不来听？"我不加思索地掉转头就跟他走。我的生活已出轨，我不想再管束它。让我任性地过一阵吧，让一切来到的把我冲走，让我的神智麻醉吧！同去的还有葛培根和一位新来的德文先生胡，也是南开校友。我们反复地听那张 tenor solo [男高音独唱] 的 Lullaby [戈达的《约瑟林》中的摇篮曲]，实在醉人。不一会儿毕宜生也来了，他滔滔不绝地说："唱得好极了，太好了，简直没法形容……"他挥舞着手，闭着眼，好像推开那些想表达又无法表达的意念。我们都笑。回宿舍后绍温来了，她已来宿舍住，一等有车就走。我无言地领她出房，下楼，

到会客室。我们紧偎着坐在黑暗里，我把顾和岫的事原原本本讲给她听。她当然完全料不到，非常替岫着急，怕她这样下去会落个不幸。我阴沉沉地说："我总有这么一个预感，觉得岫将来不会幸福。她的理想人物是不存在的。我不信有那么一个内心优美兼外表帅气十全十美的人物存在，除非在小说里。"她说："我现在只希望她能相当满足地结了婚，享受美满的家庭生活。"

1944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二

今天校庆日，女舍开放。好在我们英文会已计划去楠木林郊游。我又是极早醒来，睁眼躺了半晌。我实在想念顾耕想痴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才真正懂得那句老成语。八点就得出发，下午才回，我不能忍耐不见他一面。即使交谈两句，听听他那动人的温柔的纯北平口音，靠近他那匀称的身躯站站，证实他还没有从我手中溜脱，就能稍许滋润我燃烧的枯干的心。我以全身活力梳洗了，就径直往高西门外走。可巧，走不多远就见他同两个同学走来。他笑着和我打个招呼，像要走过去，我却止住他，说："我来找你的。"他回头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没事，就是来看看你。"我不管他怎样想，不怕他看出我对他的迷恋。于是我们向城里走去。和他并肩走是幸福的，是骄傲的。我不怕别人看见，我愿意每个人都看见、惊奇、议论，公认我们的亲密关系。可是他好像不很在乎我，甚至不愿表现得和我太亲近。他的声音仍旧那么温柔，可是温柔里带点礼貌。他只和我说联青，好像这才是我们共同的题目。我告诉他我搬到宿舍住了，又告诉他我把他和岫的事告诉温了。我要他以后放警报时来找我玩。今天的郊游，对于我简直是个 burden［负担］。我心飞向乐山城，

找着他。回到宿舍，还只两点钟。在白塔街又遇见顾耕，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觉得他可爱极了。他有好家庭出来的孩子的那一股清气，没有“臭男人”的浊气，可是他又具有完全的男性美，我找不出什么词儿来形容他，姑且称为 harmonious [和谐]。晚上宿舍没灯，他没来，心里的凄苦真说不出，我才懂得单恋的苦味。以前我笑那些痴心的男孩子没出息，现在我看我才是最没出息的一个。

1944 年 11 月 2 日　星期四

晚上，在绍温房里玩，心想这离别的前夕应该怎样尽兴地度过。她要我唱歌，我也不吝地给她唱了一个又一个。她最喜欢舒伯特的《圣母颂》。我心里有双重的暗淡，我让忧郁纵情地散发一下。下面叫有人会她，是她叔叔通知她明早六点多有中央银行的运钞票专车。当她和叔叔说话时，我看见大门暗处站着两个人，一个是陈仁宽，一个像顾耕。我冲动地走上前几步，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同时看见我。要是在亮里，我想顾一定会看见我脸上微妙的表情里有一种怨意。他们找蕴，和她谈联青的事。我绕过陈站在他面前，干脆地问他：“你那借书证什么时候给我？我明天要进图书馆了。”他回答：“一会儿我来找你，好吗？”我心里大释，连忙答应了。他和陈走了，我和温挽着向东走。我两重心事已去掉一重，又是快乐，又是伤感。最后相聚的一刻，我们必须畅心地谈。她告诉我她以后的计划：做一年事，再念一个大学。我从心底佩服她。她读书的精神真高，我承认我没有勇气再念四年大学，也没有这股热劲。她还是极力主张我们要多看书，各方面的书都要看，从中寻求我们所要的真理。她说：“你

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脱俗的一个。有些人不了解你，老以为你是非常超然的，其实我知道你一点不是那种对一切不关心的人。”在宿舍门口，正好陈和顾耕从青年会出来。我喊了他一声，他在门口等。我和他靠得近近地向城里走。他比我高出一些，我的脚步和他的合着拍子，我们不断地谈着，经过公园口、鼓楼街、土桥街、玉堂街，又回到公园口，这样绕着城中心的四方块打转，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圈，我们开始又谈到岫。也许我不自觉地表示非常重视这回事吧，他有一次突然问我：“你为什么对我的过去很关心？”我想了一想，沉重地说：“因为我要更多地认识你。”他说：“你得到什么结论？”我一时回答不出：“不是不愿说，实在是说不出。”是的，在下意识里，我有点嫉妒岫。顾说，他的理智教他不做的事，感情却不由自主；而许多地方都可以证明他对她的确有过感情，虽然他说那是由一种责任而起的。我问他：“假设她到现在还保持当初对你的热情，你会怎么样？”他说：“那我会很痛苦，会永远在理智和责任心里冲突，因为我知道我不适合她，我们太不相同了。”以后我们换了题目，谈些理论的东西，我时常沉醉在这光景中，忘了听他说什么，可是他说得很起劲。最后他笑了：“要是现在有人听见我们谈的话，要说我们在唱高调哩！”我说：“那我们就唱点低调吧。”后来天下微雨，我们谁都没意思回去，又走了很久，直到雨大滴打在我们身上，他说：“我们往回走吧。”因为已经九点差一刻了。一路上他又告诉我他喜欢中国古代诗词。到宿舍门口，正预备分别，想起下雨，就上楼给他拿伞。他接过伞，想起要到青年会整理歌篇。我正在依依不舍，乘机就说：“我陪你去。”我们共伞走。我哀伤地说：“常绍温走了我很难过，在女同学里我可以说没有朋友了。

我和我同房的一点都谈不来。”他很诧异，随后他说：“以后我常来找你啊。”

1944年11月3日　星期五

早上醒来，想到绍温要走，就爬起来，摸黑收拾完，绍温已和屈义乔先走了。我和焕葆、唐静渊三人追上去。我的伞借给顾耕了，她们共一把伞，我只好走街檐下，到中央银行只见三部大卡车整装待发。七点十分时她钻进司机台，我们四人一排站在墙根打着伞看她。绍温坐在那大而硬线条的机器中显得那么娇小、纤秀。她也不住地看着我们，尤其是我，想说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最后，车终于开了。我们跟着它跑到街上，看着那方形尾部向街的一端远去。绍温走了。晚上我正面红耳赤地翻译着，顾耕来找我了。他一见我就说：“你猜我为什么来看你，怕常绍温走了你会难过。”于是我们又出去，走方阵。他给我讲了一个音乐家的电影。他又告诉我他从前爱幻想，常常想一片大海，海边有两个顶小的小孩手牵手站着，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他们的区别只是女孩头上系一根缎带。他们的胳臂和腿又短又粗，以至于伸直了才能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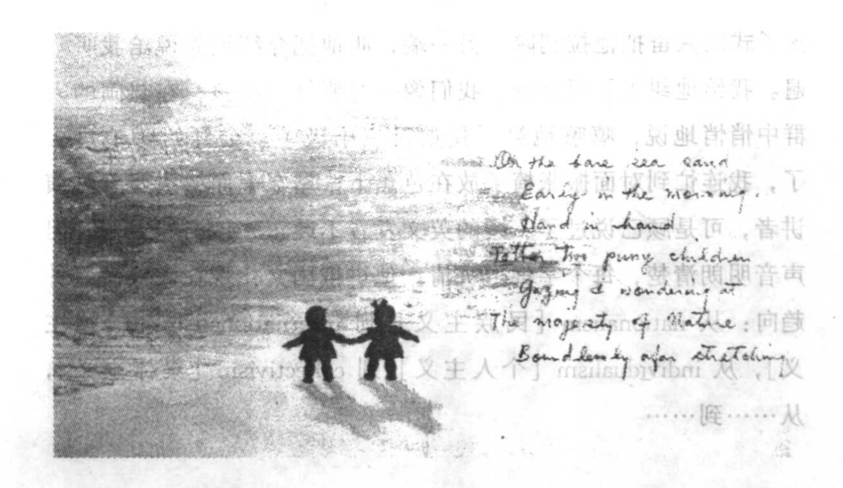
1944年11月4日　星期六

下午去联青。毕宜生在玩琴，见我立刻把戈达的《摇篮曲》歌谱拿出，我当时试着唱。这歌我想了很久，现在终于了了心愿。晚上七点青年会请缪朗山教授讲 Culture Problem in Russia [俄国文化问题]，顾耕告诉我他做主席，用英文介绍。六点多去时，只见室外都挤满了人，里面更别想进去。我找到顾耕，带着

孩子式的兴奋把他拉到院子另一端，叫他把介绍词先说给我听一遍。我给他纠正了两个音，我们像一对要好的小孩，在热闹的人群中悄悄地说，嘻嘻地笑，我觉得快乐极了。会开始时他进去了，我连忙到对面搬张椅子放在芭蕉下，站在上面，正好看见演讲者，可是顾已说过了。缪的英文发音不纯正，俄语味很重，但声音明朗清楚，每个字都可听清。他讲俄国文化现在大致有三种趋向：从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到 internationalism [国际主义]，从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到 collectivism [集体主义]，从……到……

1944年11月5日 星期日

早上回家，用一小方图画纸，从中一折两，里面用水彩画一片沙滩，对着碧蓝的海，地平线正透出一点红。沙滩上手牵手站着两个极小的孩子，黑色剪影，沙上有淡淡的影子，旁边写着：On the bare sea sand/ Early in the morning/ Hand in hand totter two puny children/ Gazing and wondering at the/ Majesty of nature/ Boundlessly afar stretching [黎明空旷的沙滩上，两个小小孩蹒跚而行，凝望着、惊诧着大自然的宏伟壮丽，无边无际地伸向远方]。在封面，我精致地写下我的课程表。三点多回宿舍，接着跑出去，走到第六宿舍。这是我第一次到第六宿舍，更是破天荒地去找人，心情当然紧张得可以。最后他出来了，我把课程表给他，他尽管看外面，我说："翻开呀，傻子！"他翻开，张口瞪目："这是你画的呀？"看到那非诗非散文的句子，他跳起来："Bravo!" [太棒了！] 我微笑，我爱看他那天真的样子。



1944 年 11 月 7 日　星期二

晚上等顾耕，心里定不下来，我竟这样需要他。他终于来了，我告诉他："我从没信任过一个人像信任你这样。"他给我他的课程表，告诉我后面写了几句话，叫我回来再看。他说那是根据我的画和信写的。我把它抄在这儿：

应

海岸沙滩上的晨曦，

我补织一袭罗绮；

梦，覆着轻纱，是无际。

邂逅逼真了虚幻，

我愿把眩目的贝壳赠向你，

虽然那是陈旧的过去。

投一个招呼，遥远的赤子之颜，

披着蓝天，涉水又爬山。
过去了秋空，还抚慰白鸟，
绿波没舍弃了温暖。

喝尽这滴最后苦酒，
沸腾了热，燃烧了火，照亮了未明；
不是漆黑，
什么是我们生命?!
你创造出同一意境，
无怪要把贝壳向你赠。
“星光”已装饰了我们的窗，
我们正装饰别人的梦。
提携着朝阳，
给生命描画上鲜明。

这孩子，没想到他有这样的内在美。可是有许多我还不懂，以后让他解释。他说：“我一直觉得有些人内心真美，越接触得多，越发觉他的美，这种美，也并不一定是善良。”

1944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三

晚上武大广播电台在三育〔原教会中学校舍，武大工学院借用〕举行特别广播，最吸引人的节目是宣布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我们当然都希望罗斯福当选，因为杜威是孤立派，会停止帮助中国。

1944年11月9日 星期四

下午回家洗澡，给妈妈钉了一床大被。我决意把顾耕的事告诉她，一直不好启口。直到她洗澡时我才鼓足了勇气说出来。真没想到她会把这事看得那么严重。我说只是很好的朋友，她却非联想到婚姻问题不可。她再三郑重地叫我自己小心，不要太密切，不要发生太深的感情，因为她对我希望很高。如果美国奖学金能办成，说不定我明年毕业后就可以去美国。无论是学业前途，还是婚姻问题，我都应该留到以后去考虑。我分辩我根本没想到那一层，我不会忘记自己的前途的。她说："就是你没有意思，那一方面你不能知道。将来关系弄得太深，你再把他拒绝，对于他会是太大的痛苦，也许会影响他一生的事业。你在道义上要对他负责的。"我愤愤地说："根本谈不上。难道你不许我交朋友？我看清他好，认为值得做我的朋友，为什么我要疏远他？"她说："我知道你是非常纯洁的——"我说："他比我更纯洁！"她说："那就不晓得了。要了解一个人不是这样容易的事。"最后我渐渐清醒过来。我知道我这一向并不像我口头说的那样理智。我明明是在狂热昏迷地恋爱。我看清我不能确定我们的关系，因为我将来不一定会和他结婚。难道我又把他当作发泄感情的一个目标，过后又把他抛弃吗？而且，我和他已经有了真感情，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危险。我以后得格外慎重了，但愿他还没有对我产生超过友谊的感情。但妈妈要我别跟他单独出去，这要求对我是太难接受了。我只得苦笑着，不作答复。回宿舍一路，我嚼着矛盾的苦果。和他疏远？打死我也不干。即使我自己不在乎了，为他，我也不愿。我怎会忘记他对岫说的那句话："你说你被人抛弃了，现在你在我身上报复。""这回事对我是个创伤，不是感

情上的，而是自尊心上的，我觉得我被人欺侮了。”难道我又让他觉得自己再度受欺？不，我应该永远对他忠实，这关系是我一手造成的，责任全归我负。晚上他托人带封信给我。天哪，我的诱惑已产生实效。他信里表现出一种对我的 longing [渴望]，但最后我想抓住一点安慰，那就是他称我是“能了解他同情他的朋友”。我希望他的意思完全表达在这几个字面上。唉！要是昨晚接到这信，我会怎样发疯地快乐啊！今晚我只觉得不安、恐惧。我追求一样东西，费尽苦心；等到我追求到手，却发现我不能占有它！我把他的信带上床，看了几遍后压在枕下。

1944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五

给顾耕写信。这封信配合着我现有的心情：一种坚定的、清醒的、男性的调子。我劝他放坚强些，劝他用功，劝他注意身体，完全站在纯友谊的立场上愿他好，不流露丝毫女性气质。他会从这里看出一种微妙的变化吗？他太敏感了，我怕我稍不小心就会刺伤他。但我实在爱他，像爱自己的亲弟弟——他的脆弱使我觉得他在我的保护之下。

1944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六

晚饭后顾耕来了，我们往城里走，走出嘉乐门，回头又在城里转圈子。城在我们脚下显得特别小。他告诉我缪朗山开俄文班的消息，我们都决定去听。我暗自高兴，从此，每星期我可以多见他三次。

1944年11月12日　星期日

早上去听壁联总会纪念孙中山诞辰的座谈会，听到12点就离开回家，他们还在继续举行。参加的先生有缪朗山、陈家芷、彭迪先、刘廼诚、余炽昌，每人都说了话，最受欢迎的当然是缪朗山，其次是彭迪先，都是骂政府骂得最凶的。总理诞辰纪念会题目总离不了总理，讨论他的政治理想、革命精神，拿我们今日国家的一切和他的主张相比，以及我们应怎样奉行他的遗教。左派分子现在是借孙总理和三民主义做幌子来宣传。余炽昌说，我们所以落到这地步，是全体的责任，不是哪一部分人的责任，而现在惟一的挽救方法就是意志集中。很明显这是指我们在目前必须服从现政府。所以，这番话引起学生中的反应。一个同学说，我们应该有自主的创造的精神，不能把别国的东西笼统搬过来用，这话也在听众中引起一片不以为然的反响。下午我捡出《民族文学》，预备给顾耕看。我自己先看了一遍，感到一阵羞愧。我怎么写出这样的东西呢？我又翻回旧日记，查看今年5月里岫的态度，我发现一切正如顾所说，那一阵她整个心都飞向他去了，以致对我很冷。而她第一次和我谈杨修伦正是顾来找她的那晚上。原来她以前说毕业后不想离开乐山并不是为了我——至少不完全是。我冷静地探索这一切，发现这一切，像个冷酷无情的生物学家解剖一只美丽的白鸟。我不怪她，但我已不能复燃我对她的热情。我们的感情，也就像6月里一株艳红的蔷薇，火热地开过一阵，就枯萎了。

1944年11月13日　星期一

今天出了号外：《汪逆精卫病逝》。我几乎不敢相信，他真死

了吗？他死了会有大影响吗？下午四时至五时俄文班第一次上课。我们赶到大礼堂，坐得很靠后，光线又暗，黑板看不清。我们学了几个字母。顾耕知道一点俄文①，我可以叫他教。

1944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四

晚上辛来找我谈。我们在高西门和宿舍前来回走。我们之间的气氛绝对理智（至少在我单方面），但也绝对诚恳。我请他先说他的意思。他说他计划自己的将来，分成两部分，百分之六十贡献给社会事业，百分之四十保留给自己的私生活，使它尽量美化、艺术化，所以他需要一个伴侣，有百分之六十甚至百分之八十的艺术素质，和他配合起来，恰好形成完整的人生，就是二百分之一百贡献给社会人类，二百分之一百筑造美满的家庭生活。他在大学三年观察的结果，发现我这个人能适合他的条件，他认为我在艺术上可说是完人。我听他说完，不慌不忙地给他解释。我先确切声明，我对他没有丝毫不满。我撇开他那一套在他看来甚为隆重的理由，转过来就我个人的立场来看这回事。我说我个人对那种感情完全不是以一种冷静的理智的分析方法来看。我相信一种力量，几乎是盲目的，冲动的，而不是经理性分析而产生的。我对许多人有好印象，愿意和他们做朋友，可是有了好印象并不一定就会发生那种感情，所以我和他能够做很好的朋友，至于终身问题则不可能。他问我在武大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说还没有。我最后加上："我想我宁愿独身，绝不让自己在无可无

① 顾耕的父亲严树屏原是中东铁路的高级俄文翻译，顾耕小时跟他学过俄文。

不可的情形下轻易造成某种局面。”我问他是否满意我的答复，他说满意。过了半晌他幽幽地说：“今天是很可纪念的一个日子。今后几天我大概免不了……”“失望是不是？慢慢就恢复了。当然我们以后仍旧会保持以前的友谊，而且还会更接近，是吗？”他说是的，于是分手了。

1944年11月17日 星期五

今天俄文课上学了几个单词，越学越有劲。缪朗山精神真好，教起来卖全身力气，一丝不苟。有顾耕坐在旁边，俄文班对我更是丰富了。他约我后天上午出去玩，我多高兴呀！不由得想起以前朱明或考昭绪约我外出时那种无奈的心情。刘盛亚回来了，他说我那篇《静水》还在他那里，因为《中原》不能出刊了；自衡阳陷落，销路由一万份减到不足四千份。他说很喜欢这篇东西，只是太忧郁了一点。晚上英文会没开成。顾耕从阅览室出来，轻叫一声：“静远！”我们靠墙站着。夜空是那么清，满天星星。室内灯光中青年学生们活动着，一切都有生气。而我们两个默默地站在暗中，有一股和谐的、融洽的暖流包围着我们，我感到不可言喻的幸福，这就叫“神契”，我平生第一次经历到的。他给我一个桔子，多么孩子气的举动，然而又多么纯真！上楼不久，沈来找我谈。他主要是为了我和辛谈的那番话，为我担心，特来给我忠告。他听辛说我表示对终身问题采取一种不问理性单凭冲动的态度，他认为这太危险了。我发现我原来并没有正确表达我的意思。他代我解释：我认为友情是由理性出发的，可以逐渐量变，但不一定会质变。要是有了某种感情的因素渗入，就来一个突变，而产生爱情，所以，爱情还是要经过理智过程的。我

将就接受了他这解释，虽然颇怀疑。他问我，辛的希望，可能性是否等于零，我说是的。

1944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六

干妈昨天到重庆去了，妈妈叫我上山陪小滢睡。干妈去重庆是为了寻求去美国的机会。妈妈跟我讨论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假如日本人打来了，我们（尤其我这样年轻的女孩子）怎样躲避。她想到两条路：一条是到青神去，那儿韦太太有熟人办的一个学校；一条是去洪雅，却没有关系人，叫我向梁玉玲打听情形。一旦贵阳失守，我们就非采取行动不可了。我又想到顾耕。他在联青练习后交我一封信，是在看我的《蒙》以后写下的一些感想。我不能把他的话抄下来，但我可以总括一句：他的性灵本质不次于我。我终于遇到一个能了解我的人。

1944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日

早上醒来就知道是个好晴天。树梢上升起一个通红的太阳，一条乌云从中穿过，切成两半。一切预示着一个美丽欢愉的日子，但什么能使日子美丽，如果没有一个令人心花怒放的希望？我将和顾耕，那新鲜如朝露的孩子，一同享受我们的青春。回家梳洗了，吃过早饭，出门。我一气跑出高西门。太阳已升得很高。顾耕从六舍跑出来。我喜欢看他穿那套黄夹克、蓝裤子，那和他整个人相衬，harmonious［和谐］。我们信步往城里走。他问我看了他写的东西以后怎样，我说："我越来越发觉你和我在灵的方面接近。"其实我应该说："你这个人天生就属于我。"我们混熟了，他和我开玩笑，念我文章里的句子，害得我又羞又

急，笑得几乎闭气。他提议过河，我说没带船钱，他说他带了。从邮政码头过河，在对岸公路上走。公路两旁都是白皮树身的一种树，很好看。一切都美。我的情绪是一片灿烂，一袭织锦。我常想：为什么别的男孩子在我身旁只能使我厌烦，只有他能使我快意？大概如贾宝玉所说“男人是土做的”，所有的男人都有一股土味，浊而重，而他一点不带土味，他整个的人没有一分沉淀，一分渣滓。我想不出他是什么做的，是水又太柔，是火又太烈，是气又太轻。他像一节音乐，惟一的形容词还是 harmonious。我们谈得很轻松、零碎，竟走到公路尽头，路往下倾斜到江边。这儿川中公路和川滇西路隔江相望，有一只汽车驳船接应。我们同时惊叹这一眼望去的景色。江水完全反映成蓝色，江中金黄的沙滩，远处淡青色的山，水上三四只船滑来滑去，船尾微翘的曲线在水中找到一个对称。平和、悠闲，像江南的春天。看到这幅画，谁还能在旁边加一幅画，那上面沸腾着火、血、嘶喊、死亡、仇恨、呻吟、疯狂……我突然感到凄惨。但这种内感有可告之处，也变成莲子一样清甜。汽车驳船靠拢了，我们上去玩。我坐在一个小木砧上，他一时站在我旁边，一时坐在我下面，我们简直像在天堂里过活，谁也不想回去。这时我们念起可忧的国事。我乘机问他能不能在危急时给我实际的帮助。说得不具体，我应该说：“你是不是能不离开我，随我到哪里都跟到哪里？”我所以不能这样说，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家庭方面的意见。我觉得他不能爽朗地应承，也是顾念到这方面。在个人感情上我想他是会舍弃其他机会来陪我的。有一只渡船过来，我们搭过江去。到对岸后，走到那长长的嘉乐门外街道上，我给他说辛的事，只不提名字。他说：“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这么做，这是不

能勉强的。”进城已一点多钟，街上同学极多。我注意到他们怎样注视我们。最可笑的，文法学院的注意他，理工学院的注意我。我们的脸都给晒得红红的，我的头发散乱地垂在肩后，不知是副什么形象：自然，还是浪荡？晚上妈妈为时局的凶险愁得哭了。宜山已失守，军队丝毫不能抵抗。想到国家前途的黑暗，感觉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什么工作也没心做了。

1944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二

早上妈妈对我说：“昨晚和韦先生商量，最好还是往西昌逃，因为这是一条活路，有出去的希望。”我赞成，我一直觉得困守不是办法，鬼子总有一天要知道我们，而生活问题也不能解决。向外面走，就是拖死在路上也比活埋在鬼窟里强。我又觉得光明起来，勇敢起来。我看见我们大队人风尘仆仆地行于公路上、山岭间。我看见我身边走着顾耕，我忠实的孩子。文庙出了号外，政府人员大改组：财政——俞鸿钧，内政——张励生，海外——梁寒操，中宣——王世杰，教育——朱家骅，组织——陈立夫，不知这样是不是能挽救危难。下午去看刘盛亚，他和我谈了一些出版界的情形。我把稿子拿回，心里很凄惨。他原要给我登上《中原》的，号码都编了，真不幸。但我仍不死心，我要寄到《东方杂志》。

1944 年 11 月 23 日　星期四

接到熙芝［李林，李四光之女］从成都来的信，她已经到成都了，我的老朋友！我多想见她啊！另一封信是一个武大同学写的，叫胡钟达。他读了《萗》，问我两个问题：一个是荻的理想

究竟是什么；另一个是关于结构的，萦的离走是不是太突兀。

1944年11月24日　星期五

下午法文课又没上，看了一点钟的壁报。《新闻部队》① 内容丰富，有吸引力。无论国内外校内外，包罗万象。有一条很使我难受：“俄文班上情侣双双，好事者谓学起来格外带劲。”无疑的，我和顾耕是所指之一。这对我们多少是点侮辱，但我不怕，别人越议论我越要做。

1944年11月25日　星期六

胡钟达要我回信由张师韩转。我对张说，胡提的两个问题我不知怎样回答，如果他愿意谈谈，我也无所谓。张说：“那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告诉我胡是历史系毕业，现转入外二。这倒是个有读书精神的人，我想结识他是有益的。下午在三育听缪朗山讲《苏联的科学与国防》。顾耕已给我占了位子。47教室中，男同学多女同学少，理工学院的多文法学院的少。缪今天讲得太散漫，虽有趣，却把时间拖得过长。他提出苏联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的两大精神或特色是：一、为全人类福利而科学；二、实行“计划科学”。听完，我飞快赶回家和妈妈看画展。董伯伯先带我们到中山堂。关山月新近从西北回来，画了许多大漠风光，有几幅祁连山牧场的画我最喜欢。他的画最好的是背景，那色彩的柔润缥缈真能托出西北气息。只是人物脸孔都是一型的，像香烟片上的美女。然后董伯伯介绍我们认识关山月，矮个子，脸型

① 主编是张高峰，后为《大公报》名记者。

一看就是广东人。他的朋友黎雄才也在，比较瘦长，有一对广东人的亮眼睛。他们都很客气，把我们领到嘉林公寓，因为我们要求看关临摹的敦煌壁画。他一共画了一百多幅，只带来几十幅，可是已经够我们欣赏好一会儿了。壁画我非常喜欢，时代有隋、唐、宋等，题材总和佛教有关，可是艺术的胚胎质地很高，笔法简易，属图案型。我认为比中国正统古画都好，实在值得一看。黎先生也给我们看了几幅他的画。我最喜欢一幅“金顶积雪”，简直一尘不染。

1944年11月28日　星期二

两点钟到兑阳小学，胡钟达已在。张师韩就住在以前考昭绪住过的小房间。张问我来过这里没有，胡说：“来过的，不是以前考昭绪住这儿吗?”真不得了，这一点他们都注意到了，可见背地里男同学不知怎样议论我。我们第一次谈话，不免拘束。他随时提到《蒙》，我也不能给他满意的答复。他问我最近有什么作品，我告诉他《静水》的中心思想。他说：“这也就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每个人都认为有这种要求，所争执的就是方法。我们把社会分成三阶级：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中间阶级，中间阶级就是一般知识分子。中国自古以来传统的主张是儒家的自上而下，就是知识分子渗入统治阶级里去，然后设法为下层阶级谋利。可是这方法从没有成功过，所以现在一派学说就主张学者渗进劳苦大众阶层里，和他们一同向统治阶级斗争。苏联就是实行这种方法，不过至今还没有建立一种学说体系。”

1944年11月29日 星期三

今晚“贫病作家救济委员会”请缪朗山公开讲演，题目是《中国新文学的动向》，门券每张20元。我自己买了一张，也替顾耕买了一张，但他因要开工院干事会不能来。大礼堂已坐满，我只得站在窗旁。缪先生讲的是桂林文化人历年来的动态，讲得很多也很杂。主要是替作家们呼吁，反对书稿审查制度。

1944年11月30日 星期四

俄文班改在早七点上。我上大礼堂时，顾耕已站在外面等，容光焕发地迎着气喘不止的我。上课前发讲义，六舍负责人没来，他说：“干脆我代他发了吧！”他拿过登记单，给同学划勾，我在旁替他分讲义。这种小小的帮助有无穷的甜味。下课后我们走城墙，又争辩起来。他说人无论做什么事都由下意识中满足自己而出发。我否认，我的确觉得有时我想为别人好根本没想到自己。他说上意识不为自己，不过下意识中任何善行都是为了一个“自我完善”欲。他说：“你以后想去吧，总有一天会同意我的。”戴铭巽先生来，谈到国内党派问题。戴说他看清了将来国民党和三青团是无可救药的，因内部已腐化得不可收拾了。他说C.P.［中共］在中国一定占大势力，最好能使双方调解合作。他说将来中国惟一的出路是介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在经济上最合适的是“合作制度”。

1944年12月1日 星期五

妈妈偶然提到顾耕，我仍极力为他辩护。我不能忍受她那不信任的神情，不做一声，把他的五封信拿出来，丢在她桌上，

说："要是你不放心，这是他的信，都在这里。"她很感兴趣地一封封看下去。看完了，不说什么，但态度却变得很轻松。她说："I can't judge this man from these letters[我无法从这些信判断这个人]。"可是我感到她对他已有相当的好感，只为了怕我得意忘形，故意表示冷淡。我举了些小例子证明他是一个纯洁的、有血性的青年。晚饭前郭么姑来告诉我们一个消息：陈小滢、郭玉瑛、杨衍枝报名从军了。真想不到这三个热烈的孩子居然这样做，太可爱了，也太可怜了。她们是真正为国事忧心，单纯的热情冲动使她们有所行动。但她们都只有14岁，够不上兵役年龄。当然小滢的事我们家非负责不可。晚上爹妈劝她：年龄太小，去从军是白牺牲。她难过极了，恳求妈妈不要阻止她。

1944年12月2日　星期六

小滢一夜没睡好，这孩子简直把心完全献给国家了。我惭愧，我就不能为国家把自己忘得干干净净。她比我起得还早，在灯下读《正气歌》。我五点多起来，我们在刺骨的风中生火，好容易才生燃，烧了水，我刚赶上上俄文。战事真是步步吃紧，今天广播说已打到六寨，是贵州边境，惟一可守的南丹险要早丢了，眼看就到贵阳了，大家心乱如麻。女同学们讨论着，觉得惟一出路是去从军。可是我们仍旧照常行事，下午照旧去联青练唱。散会后顾耕告诉陈仁宽，"贫病作家救济会"请我们参加表演，我建议把月底那次音乐晚会送给他们，因为在这种时候没有名义开音乐会是会遭人非议的，而且自己良心也不安。小滢这一回可怜极了。一个14岁的孩子，怀着满腔热忱要献身给国家，不料这样纯洁的行动却给她招来人间最丑恶的反应，她的同学们

（尤其是女同学）都讥刺她们三个出风头。她心碎似地说："中国人的心死了，哀莫大于心死。"对于一个有着美丽幻想的孩子，这该是多大的幻灭啊！我也不能安慰她。我的心像铅一般沉重。

1944 年 12 月 4 日 星期一

早上回家后，爹妈严肃地坐下来和我谈怎样计划。他们现在想出一条路：在峨眉县郊有两个乡绅巨户，都是参议员。现由晏孝骐介绍认识，订下几间房子，到紧急时就暂躲一下。这地方有几种好处：不当要冲，鬼子兵或不至于去；依靠地方势力，受当地人危害较少；靠近一个县城，职业较容易找，不致饿死。这样，如果日本鬼打进四川，我们就成了沦陷区的人，等于活埋了，苟全性命，忍气吞声等待光明。如果要走，危险性太大。一则东西全丢了，二则路上颠沛流离，随时可以病死饿死，而最主要的我们不知国民政府会迁到哪里。现在有两种推测：南迁昆明，或北迁兰州，其中有浓重的政治背景。干妈回了，晚上我回家睡。干妈说重庆很乐观，人们都镇定，一点没有慌乱的现象。真不可思议，难道贵阳会来一次大战吗？重庆已到一千美军官，听说贵阳也到了二万美军。我们等着，张大了嘴，像沙漠里渴得将死的旅人等待天下一阵甘雨。晏孝骐今晚来，爹爹具体地和他密谈峨眉计划。他们决定明天一早同去看看情形。事情越来越真，爹爹说："现在还有人乐观，真是骗人骗自己。"晚上一阵抑制不住的忧郁被我发泄出来。我们吃着干妈送的俄国 шокоЛад [巧克力]，妈妈说："俄国人现在还有这样的好东西享受啊。"我说："他们享受，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而我们呢？比方在战前，就只有少数人享受。现在国民党是腐化到无可救药了。国民党自

己太不争气，自己把自己毁了。这样一个政府看来是没有继续存在的可能了，只是苦了国家。”说到这里，我激动起来，忍着泪说：“想想死了多少人！这些人是为我死的。他们死了，我还活着，我这条命已经是一笔血债。我不能在还清它以前死掉。我所以要活下去也就是为了将来好贡献给国家——活到这么大，没有替国家出一份力！我恨不能有一百条命都献出来。将来谁还自私，图自己欢乐，该下十八层地狱！”

1944 年 12 月 6 日　星期三

上完莎士比亚课一个工院同学交我一本《人间词话》，里面夹着顾耕的信。没有写什么，可是给了我很大安慰。我仍念着他，尤其在不见他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他的感情是一种 friendship edged upon love [界临爱情边缘的友情]，二者间的界限薄得可以随时破碎。接到熙芝的信，附一张照片。这老妹子，长变了，电烫头发，看不出什么风度，可是真诚坦白如故。我心里一阵暖，我把它放在嘴上，贴在脸上。啊，人间多少爱！

1944 年 12 月 7 日　星期四

爹爹回了，他对峨眉观感并不佳，最不好的是市面过小，不容易生活。

1944 年 12 月 8 日　星期五

我已不打算搬回宿舍了，爹妈说住在家里方便些，而且可以帮助做许多事。可是不敢把铺盖搬回来，怕惊动人心。走过学生服务处顺便看看广播，不料得到一个好消息：独山、三合攻克。

回来马上告诉妈妈，她们听了都 brighten up a little［面露喜色］，这是湘桂战事以来第一次转机，总算有一线希望。

1944 年 12 月 9 日　星期六

消息稍好，大家都有喜色。这半月来一天紧似一天，每个人神经都给拉得紧绷绷的，随时要断。

1944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日

今天爹爹带弟弟同张先生、赵师梅伯伯作一次远足，到 30 里外的安谷乡，为的是练脚力。虽然这两天战局渐有稳定的趋势，练练身体也是好的。我暗暗高兴爹爹能多出去走走，免得一天到晚闷在屋里不开展，脾气坏。中午吃过饭顾耕来，邀我上服务处玩。我们又谈到做人问题。我总说他太不世故，容易受人利用。他总以为我要他学会和世俗同流合污。说到后来总没有结论。到家时爹爹、弟弟还没回。妈妈郑重而和缓地说："我看你和这个顾弄得太密切了。昨天一下午，今天又是一下午。这样下去不行的。"她说，如果我认为有婚姻的可能，也不能这样快。观察一个人需要长时间才有比较深的了解。我说没有这意思。她说如果单是朋友关系更不能这样密切。因为青年男女在一起久了自然容易发生 passion［热情］，一旦有了 passion 就失去冷静理智了，最后常常走到原来不预备走的路上去。她讲她从前在英国为演戏闹的一个 romance［罗曼史］，还是她意志强，趁早中止了它。我默不做声，心里承认这条自然律。我越来越眷恋他，渴望和他在一起，而这完全由感情出发，理智上我认为绝没有婚姻的可能。如果我不打算和他结终生之谊，这份感情我应该保留完整

给别人。我不懂一个人怎能经过几次恋爱，在我感情似乎只能用一次，用过就完了。可是我现在应该收回已付出的感情吗？那太难了。不管，且让它下去，看它怎样发展。

1944 年 12 月 12 日　星期二

早上冷醒了，五点就起来了。创作欲又开始活跃。我想写一篇小东西，题材就是目前这段经历："大时代里的小插曲。"轮廓已有，但难的是人物性格。这是好现象，我又能把心思用在学习或工作上了。去文庙很早，几乎是第一个。顾耕说他这两天情绪坏极了，因为同房从军的人都走了。我却相反，我的情绪随着战局好转。当看到我军克复六寨消息时，我觉得有无穷的快乐。生命像吃了一剂仙丹，突然变回年轻、光明、希望。中国有了希望，我可以有地方发奋努力了。经过这一次精神苦难的磨练，我觉得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以前的国家意识是人为的，是自己强迫灌输进去的，我无时不想到自我、不为一己打算。现在我把自己看得轻淡多了，我已不在乎替自己追求幸福，我要把自己献给我的国家，我对她的感情已不复是种模糊的、时现时隐不可捉摸的。"我常在一个大的热力里失去自己"，在给顾耕的信里这样写道。

1944 年 12 月 13 日　星期三

昨晚我们同屋三家在我家喝酒庆祝胜利。大家都面有喜色，希望在收复桂林声中迎接新年。今天下午出号外，克复南丹。我们在这后方仍旧生活，但心灵上却像随着大军一同败落，一同挺进。国家真是每个人的啊！我又能开始用心读书了。这种安定、

自由、展望，是人生幸福最基本的条件。下俄文课后从公园下来，下着微雨，我把岫的《邂逅》给顾耕看。我们到茶馆歇歇脚。我突然一阵感慨，半哭半笑地呻吟起来。我说："我想起来难过。陈太太［凌叔华］从重庆回，说在渡船上遇到一个美国兵，开汽车从江西给我们运汽油，从早上六点直到晚上九点，没有停下来吃过东西。你瞧人家国家的人民是怎样在工作！我们中国人又是怎样在生活！美国人真年轻！"他说："真是，美国人精神真可佩，我们应该学。"他伸出手来，我来不及去手套就把手给他握着。他握得很紧，长久地。他说："我想我们要做他这样的人。"我们心灵间有无限的默契。

1944 年 12 月 16 日　星期六

妈妈病虽好了，还需休息，请了一天假。戴［铭巽］先生来，爹爹和妈妈竟在他面前大闹意见。妈妈说这个家简直是个负累，不如拆散，到重庆去做事，加入公共伙食。爹爹说这是唱高调，根本不可能。第一这个家要搬的话损失不可计数。第二那种公共生活一定过不惯。戴先生同意爹爹的意见。妈妈一时感情冲动，哭了起来。由这顿诉苦，引得戴先生请我们全家去他那里吃中饭。他太太在五通桥，他现在还是和赵师梅、陈登恪合伙。今天陈家出城，他又烧了三斤肉，正可以请我们。他们这三家合办伙食说起来真是个笑话。戴是单身，赵是单身，陈一家三口，三家却作三份平分。再看他们那买菜值日表，赵四天，戴两天，陈一天。我笑着说："成等比级数。"今天戴请客也有一段由来：他和董先生打赌，说董的薪水一定超过 300 元，但一查证明他输了。种种都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的小症状。

1944年12月17日　星期日

晚上叶孟安来和爹爹谈起美援华教授救济金分配问题。甲种12万元，乙种8万元。爹爹、王校长和黄海［化工社］的一位孙某是顾问，由他们三人决定名额。

1944年12月18日　星期一

去邮局把《静水》寄到《东方杂志》，这是第二次送我这"儿子"的行。如果再遭回票，只好认命了。

1944年12月19日　星期二

上俄文课时我还那么快乐，想不到一点钟以后遭到一个当头霹雳。下古欧名著课后余宪逸低声对我说："岫要结婚了，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人。"那个中国银行的什么人，也就是替岫转信的王××。我呻吟一声，把余一推，转身就走，靠在布告栏上，心如刀割。余追上来，把一封信交给我。我拿着信走回家，到铁门槛时内地会的小孩们正在唱诗，那一阵柔和、圣洁的幼嫩嗓音传出来，我再也忍不住了，靠在一根电杆上抽泣。家里没有一个人，我坐在竹椅上看信。一封12月9日写给桂裕福的，让我们三人共读。开始她曾去重庆一次，因为没找到事，又回到内江。"告诉你，裕福，你知道了这件事也许会骂我不早向你说，或是说我太快了。福，我将要在元月2日结婚了……我的对象就是宪逸见到那位姓王的。说来感情这东西本来是极微妙的，偏偏我遇到他时正是我与杨决裂的时候。一个人心灵上受了重的创伤总是需要另外的温情来填补。他对我一天天地好极了。我家里也还喜欢他。因为他惟一的好处是很可靠，比我要大好几岁，今年腊月

二十三整30岁。脾气也还好，浙江上虞人……婚后预备蜜月旅行到成都。”另一封12日的信是写给我的。“这儿，我们结婚的事已经办得差不多了。这个时期不好怎么铺张，就是按我们不太奢侈的计划也非五十万打发不了……铮如的朋友大约有四十桌光景，在我这方面能来参加的朋友可说没有。我们印上一千多份帖子，决定等人送礼才补帖子，免得人觉得是敲竹杠……”完了，这就是我们的岫的下场！红颜多薄命。我拿出王的那两张相片，不能相信这就是岫所看中作为终生伴侣的人。王虽算得上端正，可是没有丝毫英气。初看去似很正派，仔细考察，那冷冷的眼光里表现着世故、经验、应付现实的本领，没有诗，没有幻想。那张头像看不出他的身份，却更像一个普通公务员。但全身像的气味就不同了，看他微微侧着头斜坐在新式钢条椅子上的姿态，一只翘着的腿表现自满，脚上黑晶晶的皮鞋还是尖头，握着放在腹部的手表现自信。这里面每一根线条都有银行气味。上帝救我，岫会嫁个银行家！她这一生给杨贼毁了。她的爱情梦破了，她变得可怕的cynic［玩世不恭］。“如果没有真正的爱，那就是物质享受！”物质享受，她走了无数漂亮女孩子最终走的一条路——嫁给了金钱。她完全如绍温所料，被环境包围，不由自主。她屈服了。余说王大约是个营业专员之类的，比行长还高一点，非常有钱，一天到晚坐在茶馆里交际，十足银行界的气味。想到岫和这样一个人共同生活，一种肉体的痉挛使我颤抖，我给绍温写信：“她以后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把自己完全变成和环境一样质地，扼杀她以前和我们共有而现在已不需要的那些什么；另一条是保留它们，忍受着不可避免的痛苦。”也许这中间有缓冲地带，仍旧是很不错的结果。但我不相信岫的精神要求会死去，更不相

信她今后的婚姻生活能满足这一点。

1944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四

上俄文课后我向顾耕说："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岫要结婚了。"我把信和照片给他看了。他的情绪一阵阵地紧，最后我见他眼睛是湿的。他咬着唇说："我觉得这件事上我们做朋友的责任很大，现在是不是不能挽回了呢？"我摇头。"唉，我觉得这回事跟我关系很大，我使她失望了。"我说："主要的是杨。他给她的感情伤痕太大了，以致她对爱情看淡了。"饭后我们同到嘉乐剧院去看欢送从军同学的游艺会。我们继续早上的谈话，比较冷静地分析岫的性格，说她的弱点是不能摆脱物质享受。他说："她有一次要我带她跑，跑得远远的，可是马上又说不可能。'你自己都不能动，你有钱吗？'"她是一种空想和尘俗的结合。两者不能调和，她就成了两者不断斗争的牺牲者。他忽然说："我发现你们两个有个根本的不同点，这可以从你们常说的两句话来表现。你总说，你一切都是承受别人的，自己没给别人一点，你拿这来怨自己。她总说：'我太亏待我自己了，太对不住我自己了。'"我不做声。他在这一点上也许抓到一个核心了。尽管我和她许多地方相像，这里是两个极端的不同，而他就拿这作为一个天平来衡量我们的价值。我们谈到物质享受，我告诉他我对物质无要求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他也说他将来不会有，也不愿有。走到县街时他忽然说："我觉得和你在一块感动极了，就像小时候父亲的大手压在我头上的味儿。这一年真是我的幸福年，能够认识你。"快到家时他变得非常冲动："说出来你会不高兴……我老觉得我不配做你的朋友。""为什么？""我不如你。你给我的太多

了，我什么也不能给你。”“我能使你向上是不是?”“因为我感觉自己不如你，我就总向好的去做。”他说我使他警觉，他什么也没有给我。我说：“有，你给了我一个朋友的了解。”“我能了解你?”“能，因为性格相近。”

1944 年 12 月 24 日　星期日

今天是外出远足最理想的日子。我们全家出动，到木材干馏厂去看谭琼芳［王世杰夫人的内侄女］。从萧公嘴过河，沿牛华溪这条路大约十里，下午一点钟走到。这是个规模极小的化学工厂，琼芳的丈夫严仁荫先生是主任、代厂长。他们结婚才半年，小家庭弄得蛮舒服。他们领我们去参观制木酒精步骤，像这样每月出产 700 加仑酒精的小型工业，尚且遇到销售困难，中国工业的没落可见。

1944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一

安姐给我带来岫的请帖。一看封面上她的亲笔字，那渐渐淡忘的刺痛又回来了。余宪逸她们明天一早就去合江。我翻箱倒柜，想找点东西送她。最后找到妈妈的一双丝袜。妈妈送她一本她新出版的《法国文学》。

1944 年 12 月 28 日　星期四

上俄文课回来，走进院子第一眼就见竹椅上一个灰盆，里面蜷伏着咪咪。我忙问妈妈：“死了呀?”妈妈苦笑一声。我过去摸摸它，硬的，嘴可怕地张着，尽是白沫，眼睛没闭，眼珠上像有一层膜。我进房坐在桌前，渐渐伤心起来。它是我家养过的猫里

最好的一只。它太灵了，太活了，以致必得早殇。我不能再有它蹲在桌上陪我读书了，不会再嫌它晚上睡在我脚下了。我曾热烈地把它压在胸口，叫它妹妹、猫猫、娜娜，以及各种亲昵的名字。它实在是我的 pet［宠物］，但它终于离开它所爱的人去了。昨夜它从火盆边爬出来睡到自己的便盆里，大概自己知道要死了，不然断不会睡进它平日所不愿停留的地方。妈妈叫我去埋它。我用报纸把它包得方方的，捧到下面空地里，在树下挖个坑把它埋了。我沉默地以一种严肃悲哀的情调做好这一切，像办完一件丧事。晚上看完顾耕借给我的臧克家著的《我的诗生活》，真不得不佩服他写得好，他才算得上是一个诗人。天生诗的秉性，热烈似火，激情如涛，敏感如电流。诗是他的生活，也是他整个生命。他的诗都是他的血变的，脑浆变的。但这一切给他的报酬只是痛苦，的确是多苦多难的一生。我因他一些精练的震慑人心的文句而惊，我就托不出那么逼真的印象来。我反省自己，觉得自己永不会成个诗人。我缺乏热情，太冷静，太哲学化了。我发觉作家里有三种：一种是客观写实派，我以狄更斯为代表；一种是主观抒情派，我以夏洛蒂·勃朗特为代表；一种是哲理派，我以哈代为代表。诗人多属第二派，而臧克家除了对于生活以极端敏锐的神经去感受、反应、动荡外，并不能跳出圈子对它作一番思索。如果他能思索，他必定失去许多热情，那么也就不能成为诗人。我今夜兴奋极了，我觉得在某方面我能和他通脉息，那就是他那超度紧张而无时不在震颤的情绪。

1944 年 12 月 30 日　星期六

下午到附中练歌。黄先生已在给毕宜生伴奏，毕预备唱

Malta [《玛尔塔》] 和《满江红》。*Malta* 好听极了。我从没跟过伴奏唱歌，头一两遍合不上，渐渐摸到门路，就非常过瘾了。我的两个歌是 *Ave Maria* 和《嘉陵江上》。

1944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日

1944 年最后一天，准备过新年了。上午他们出动买东西，我在家做麻花，从九点到十二点，累极了，手心骨都给擀面杖压得作痛。看着张嫂把麻花炸好，匆匆吃过饭。晚上甘士杰、蔡伏三等请我们女同学玩。为了交换礼物，我随意包了一包麻花，以为小意思，不料却给我带来莫大的难堪。女同学七个，男同学也是七个，那间小小的长方客厅布置得温暖、辉煌，她们都说像旧小说中大户人家的“暖阁”。没有电，四周点红烛，中央进门一张方几上点两枝白洋蜡，照着一尊石膏女体像，站在松枝间。后面摆着各人带来的礼物。一看之下，我们女同学都急了，因为他们的礼物都是漂亮精致、有相当价值的，而我们都是随便抓一点，相形之下，显得寒酸不堪。我们围着火盆玩，吃糖，说闲话。十四个个性不同的人聚在一块儿，实在不能给我真正的快乐。最后十点钟吃面。吃过面，我精神已倦。我看见自己在一种我极厌恶的情势下：作男人们周到服侍中的一块肉！我们让他们忙着端盆递碗，服侍我们吃，吃完，嘴一抹，倒在虎皮藤椅内不动，懒洋洋不说话。这种肉体的松弛，使我感到心灵的压迫、窒息。可是为什么她们都处之泰然，是传统？是习惯？还是女人生来依赖的劣根性使她们认为当然，而且引以为女性的特权而荣？十二点欠一刻我们回宿舍。我和安姐挤一床。躺了两个钟头睡不着，一则挤得难受，二则精神上不快。我是不适合刚才那种场面

的。我宁愿和顾耕默默地对坐在黑暗中数过这伟大的一年最后几跳脉搏，让我们的灵魂扩大到整个的时代里，作宇宙的主宰，作自己的主宰。

一九四五年

1945年1月2日 星期二

虽然放年假，俄文课却照常上，而且比平日多上半点多钟。九点练歌，来不及回家吃早饭，顾耕领我到服务处，给我买些饼，加上王干事吩咐的两碗豆浆，了结一顿早餐。顾耕送我一张自己画的贺年片，画的松针图案，只用淡棕和粉绿两种颜色，非常雅淡，我真喜欢。它和我的作品是两种味道，我将送他一张在南开画的通草纸卡片，色彩绚烂然而气质高贵，是我一得意之作。今天去浸礼会和琴练习，合唱练完后顺便请俞太太给我伴奏独唱。晚上在家中过年，十个人围着方桌坐，叔哥、安姐、公亮、刘修骥、蕴、齐邦媛，连家里四人。饭后一人一大杯热茶，围着桌子玩起了状元筹。一场玩毕，大家都尽兴了，在告别声中闭幕了这圆满的晚会。

1945年1月4日 星期四

回家见桌上一封信，苏继顾先生［商务印书馆老编辑，苏雪林先生之叔］给妈妈的，说《静水》读过，但《东方杂志》不登创作，于是原稿退回。唉，我苦命的稿子，三度流产了。六点到文庙，联青团员一个未到。不久南风大队人马来了。我在后台小房里和余宪逸谈谈。她告诉我一个坏消息：王铮如结过婚的，还有两个孩子。天老爷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把他一手造成的完美

作品抛在污水沟里。一个月来横在心上的音乐会终于举行了，过去了。我无需描写那期间的光景，重重垂挂的幕，雪白的煤气灯下的前台，台下一排排仰望着的面孔。节目顺利而匆匆地过去了。当我们唱完最后一个《安睡歌》［勃拉姆斯曲］，退回后台，并没有一种功成业就的轻松感，而是一副相对苦笑的可怜相。这次为救济贫病作家捐款的音乐会，名义上虽是南风、联青两团体联合开的，事实上南风居主位。他们邀请了长啸歌咏团帮忙，声势浩大，共唱 14 支歌，多半是抗战歌，轰轰烈烈，最讨听众的好，我们只有四支，没有一支抗战歌。唱完，听众不起反应。我的独唱节目是在第三项，第一次当大众上台表演，尽管镇定自己，也免不了要紧张。但无论为何，我认为唱得并不算失败。当我唱完《嘉陵江上》，台下稀疏的几声掌声，幕就下了。当我们唱完最后一歌，南风正在洋洋得意地唱《抗敌歌》。我轻轻招呼顾耕："走吧？"我们在黑暗中摸下石阶，上面歌声如涛，不绝于耳。将出图书馆侧门时，他们正唱《旗正飘飘》，我和顾耕都站住了，舍不得走开，半晌，他说："我真难过，为什么人家弄得好，我们就弄不好呢？"这时已唱完，我温柔地说："别难过，走吧。"我把手插进他臂弯，拉他慢慢离开，从此就没收回来。奇怪，似乎是很自然的一回事，可同时又有点吃惊。这是我平生第一遭挽着男孩子的手走路，却又像惯常如此。我是在稍稍纵情了。这是对一个朋友的态度吗？这不明明是在鼓励他吗？可是我一切不管，只知道这是够甜的，够兴奋的。妈妈在我回家后才回，她说相当满意。我问她我们是不是很糟，她说并不。不过他们的歌都是比较 Popular［通俗］的，受欢迎，我们的 quality［品位］高一些，一般人听不懂。

1945 年 1 月 6 日 星期六

晚上妈妈和我讲为了美国援华救济金干妈和她呕气的事。救济金委员会指定乐山区三个顾问，王校长、爹爹和黄海化工公司一位孙先生，委托他们全权办理，分派名额。但名额只二十几个，因此学校大起风浪，没有被派到的愤愤不平，干妈也是其中之一。因为他们条例中规定出洋的五个人一概除外。本来兼职的也不能得，不过如果照办，名额就过多，所以定为兼职或兼公司顾问而所得在七千元一月以下的仍可以得。这项金额每年 8 万或 12 万。

1945 年 1 月 10 日 星期三

为美援华教授救济金事，爹爹惹一身麻烦。没有派到的都纷纷吵嚷，现在他们想请求委员会准许把这笔钱平均分配给所有的教授。这两天常有人来，都是谈这回事。

1945 年 1 月 11 日 星期四

下俄文课后我轻声告诉顾耕，叫他去看《新闻部队》上一段文字。我说："骂冼岫的，气死我了。"我是昨天上午看见的，标题是《风花雪月终是一场空，只有金钱万能》。里面用轻蔑的口气略略叙述岫和杨的经过，最后说这位王经理"年近四十，面有麻子……用汽车到成都办嫁妆……用专车到乐山接其友好，不知白宫［女舍绰号］有人去吃喜酒否……"种种不堪的侮辱。我恨这般人专爱趁人穷途末路时来试刀，为什么她在这儿"享盛名四年不衰"时没人骂她？现在她倒霉了，而这些人却幸灾乐祸，只不过因为他们没"金钱"，他们得不到她。我回家写了一张条子：

“死老虎不妨多打几拳！”悄悄贴在那标题上。可是今早去就不见了，我想大概是他们“部队”的人撕去的。

1945年1月13日　星期六

俄文上本学期最后一课。缪朗山说我们寒假继续上课，问有人反对不？有些四川同学说要回家，一个声音带讥刺地说：“回家的不学好了！”缪想了一想，从容不迫地说：“这样，我来一个折中的办法：寒假回家的人尽管回家，留校的继续上课。我们学一些额外的东西，比方学一点容易的文学作品。这份讲义和语法就暂时停止，到开学时再继续，免得回家的跟不上。”于是皆大欢喜。下课后和顾耕分手时我说：“大考以后见。”他说：“唉，还有两礼拜。”自从我们认识以来这恐怕是最久的别离了。蕴告诉我桂裕福和她谈岫的情形，说她很快乐，王也并不像外面所传说的那么坏。岫的往事他都知道，岫连日记都给他看了。这一点我感到非常重要，这是很好的迹象，他们婚姻的基础比较稳固了。但岫却似乎有点变态，以前她和杨好时总想到婚后怎样理家，现在是一味娇惯、享受，役使她的丈夫。她像一个受伤的小鸟，一个生病的小孩，抓住一个可以放纵自己的机会享享福。“我太亏待了我自己”，正是这话的实证。或许事情真不像我们所料的那样差，但愿我们都是白操心。Be the issue fair［但愿结果美满］!

1945年1月17日　星期三

看 *Prometheus Bound*［《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很有收获。希腊哲学和我的论文有关系。我喜欢这样紧张而有效的生活。

1945年1月19日 星期五

听说珞珈山给盟机炸了。那是日本陆军大本营，当然非炸不可。一切都毁了，何在乎这一点。看了一天*Agamemnon*［希腊悲剧《阿伽门农》］。几千年后，我们的后代不也以同样的心情来欣赏我们今天奉为至理的思想吗？难道有不易的真理吗？航空委员会招考空军，武大有六十多人报名，结果只取八名，王焕澈在内。他是不顾父母的劝阻而报考的，可是《诚报》上大登“王校长令子从军”。爹爹讽刺说：“全部历史就是一个谎。”我真愿自己有一个信念，即使不很正确（什么才正确?），只要坚定就好。妈妈到文庙印试题，被学校里办事人的inefficiency［无效率］气坏了。她说：“我不管，只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好，各人自扫门前雪。”但张先生的论调完全不同：“我就把题目向他一交，随他去印。”妈妈说：“那到临考时就会弄得一团糟，题目看不清，错误百出。”“反正我根本不去监考，让他们弄去，大家拆烂污。”我不驳他的话，但我绝不走他的路。

1945年1月26日 星期五

早上考散文，回家温习莎士比亚课。看到*Othello*［《奥赛罗》］第三幕。一时兴起，和妈妈大谈我在这剧本里找出的一些毛病，最大的不合理是时间问题。妈妈拼命给莎氏解释，为他分辩，责备我不该挑小错，好像我侮辱了她神圣的莎翁。我冷峭地说：“我所指的都是事实，我并不因此就小看了莎翁，也没有意思要否认他的伟大。你何必生气?”她说：“我没有生气，倒是你自己生气。你还不能了解他的伟大。他这种东西，不能用太科学的方法去分析的。你对于人生的了解也还太不够，再过20年你

去看他就会欣赏得多。”我不服气，说莎氏怎样不如近代作家，尤其在人性了解上。她愤愤地说：“当然时代不同，写法也不同。现代作家越写越小，哪里有莎士比亚那种气魄。你应该 open your mind［开扩思路］，不要以为和你自己相近的就是真实的，要晓得你所不了解的人，世上并不是没有。”我说：“那也许是时代变了，人性也变了。莎氏的人物我一个都不认识。不过他的美处我照样欣赏。只是我不是不分皂白，全盘接受。”

1945 年 1 月 30 日　星期二

安姐问我到底和顾耕怎样，我毫不隐瞒地说：“很好。”她说：“当然不是普普通通的啥？”“不是。”“可不可能进一步好下去呢？”“不知道，将来再看，也许可能，也许就永远这样下去。现在我不愿考虑这些。”她忽然说：“我对于‘名’的欲望还胜过爱情。假如有一个机会使我得到名，我宁愿牺牲一些别的。”我有点希奇，不但对于她这表白的内容，而且对于她这表白的坦然。我激动起来，第一次我向她说这种话：“我觉得我现在渐渐把自己看轻了。以前我一直非常重视自己，只看见一个自我。也许是这四年大学的影响，我现在只想为别人的幸福贡献自己。”她说：“我正相反，我越来越看重自己了。不过自己得到好处不一定就不能为别人谋幸福呀！”我说：“当然，如果是这种情形，就没有矛盾了。可是情形多半是两方相冲突的，那时我想牺牲自己，同时又舍不得自己，就不知道该怎样好了。”

1945 年 1 月 31 日　星期三

英文会开会，坐在河边木排上漫谈，谈到各人毕业后的计

划。大概其余人都到重庆做事，只有朱预备留下读研究生。由这里涉及到将来中国会走哪条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陈说他会站在小资产阶级利益立场上服务。朱说中国会走向社会主义。陈认为那太剥夺了精神生活。我说，在那种情形下，现在少数人会减少一些精神生活，可是完全没有精神生活的大多数就可以分得一点。晚上和爹妈说到这问题，妈妈赞成美国的方法：保留文化高峰和一般水平的距离，由高峰提上一般水平。爹爹给我解释了很久，说这完全是见地不同。美国的政策如同一个家庭特别优待一两个子女，让这一两个子女出头以后再提携其他子女。苏联的政策是机会均等。中国不论采取哪种，如果做得不好，都有流弊，所以将来的政治还是靠人。要出一两个大政治家中国才有办法。西线战场上苏军已快打到柏林，恐怕会比英美军先到。如果英苏分裂，欧洲问题固是永陷黑暗，美国也不得不放下日本来关注西方。未来在今年的幕后无限展开，可怕的帘子将一一掀起，莫测的命运正张嘴等候着。

1945年2月2日 星期五

今天祁友生和顾耕请朱正清、章宁华和我到他们宿舍玩。现在她们都觉得我和顾耕已好到“不成问题”的地步了。我一直感觉不很舒服，可是一到那边，气氛很融洽。祁和顾都很会做主人，招待得很周到，同时又没有使人感觉过分殷勤而坐立不安，我们非常 at home [自在]。中午吃他们自己做的饺子。他们那四号房间自从四个从军同学走后，只剩两人住，布置得相当舒服。长的房间用竹床笆 [用竹片编的床垫] 隔成两部分，前面书房，后面卧房。一人一张大书桌，够他们堆书。卧房尽头的窗子对着

乡野，可以望到武大苗圃。我们坐在他们床边谈话，我们三个女孩子一人手里一副毛线针。吃过饺子，顾耕借了小提琴来给我们演奏。他手生了，音不准，以后多练也许会好的。看见我的表玻璃掉了，顾耕给我用胶水黏上，我们等到它干了才动身回去。

1945 年 2 月 5 日　星期一

今天是阴历腊月二十三日，我的生日。想不到甘士杰早记在本子上，一定不放过我。同时还约了几个朋友来玩，陈艾和他新到的女友周定之，再有叔哥和公亮，他们合送我一个日记本，正得我心。周定之是长沙人，自小在南京、上海念书。她文雅秀气，说话细声细气，那有礼的微笑从不离口。她念浙大外三，暑假后想转到武大外三。早上七点半上寒假中的第一次俄文课。我们开始读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下课后顾耕交给我他的信，说："我的最后一道防线都交给你了。"信中他解释为什么屡次问我对他的印象变了没有，他珍视我给他的这份力量，生怕弄碎或失去它。我知道我已在他心上刻下多么深的痕迹。如果我有一度以玩弄他的感情为乐，这种意念现在早已消失了。我已完全以诚心待他。他是我一生中不可多得的朋友。

1945 年 2 月 6 日　星期二

小滢告诉我缪朗山恐怕要走了，警备司令部要拘捕他，他已一天没回家。我十分担心俄文课要学不成了。

1945 年 2 月 7 日　星期三

果然，早上俄文课请假。顾耕从文庙走出，我告诉他那消

息，我们都怕失去这天赐良机。我们走到萧公嘴，下沙堤。他为我生日送一个礼物，是他画的图案画。他问我看那信后怎样想，我说："你把我想得太好了。"他说："一点也不。"我说："不，你还不够认识我，我有很大的坏处。""我看不出，至少你没有表现。""没有。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这毛病，可是我一直在打仗呀！这也许可以说是我性格里的魔鬼部分。""可以告诉我吗？""不告诉。""那为什么？假使我有什么弱点一定告诉你。""也许以后我会告诉你。"下沙堤时他说："我说你没有什么女孩子气，你承认吗？""不承认。""你对我是不是完全坦白？""不是。"至少这一点我是坦白的。他无可奈何地说："我觉得两个人了解到某种程度再下去就很困难了——我是说如果一方有不肯拿出来的，另一方一定要知道，这就很难。"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一天把我最大的弱点——女性最大的弱点：对爱情的虚荣心——表白给他。说起"小善不足为"方面的歧见，我解释我的见解是一个人的精力时间有限，如果把它分散在一些小善上，恐怕不及集中力量做些大的善举更能惠及多数人。他说有时见别人处在一种困境，自己不能坐视不助。我说当然如果真是救人之急又当别论。回去的路上我提出对他的经济情形不明了。我非常关心这一点，他从来不愿说。今天他坦白说出来了。他根本没有定期定量的经济来源，一年来差不多全靠卖东西吃饭。伙食当然是坏极了，现在渐渐感觉吃不饱。他在这种物质困苦的情形下仍旧奋发向上，我不能不钦佩他，同时想到自己的优越境遇，惭愧万分。我说："我是一点不能帮助你，你知道——我是一无所有的。"他说："我懂得，我懂得。"我说："我毕业以后做事了是不是可以帮助你？"他说："我也有和你同样的脾气，你懂得吧？"

1945年2月8日　星期四

真想不到我活到22岁了。我没有什么特别兴趣来过生日，惟一可纪念的是在严寒的一天里苦工完成了希腊悲剧论文。干妈送我非常贵重的礼物：一件乔其纱夏衫，我有生以来没穿过这么好料子的衣服。一个纸夹，给我夹论文。小滢送我一个小本子。这次生日我连得三个本子，真是飞来横财。今天得到一个最坏的消息：缪朗山被学校辞退了。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他见了校长说："如果我真是共产党嫌疑犯，那我一定坐在家里等他们来捉。如果我不是呢？学校应该负责保证。"校长说："我不能保证你，请你离开吧。"于是，我们的俄文班便成了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在过高的希望之光里破碎了。可惜的是在国家这么需要俄文人才时，有个机会制造一批出来，却干干地打散。想到国家一切有利的事业都遭流产，不由得气塞胸头，歇斯底里地哭闹起来。爹妈叫我头脑放冷静些。妈妈说遇到一个打击，就该仔细去思考，从中得到教训。她告诉我这回事原因并不单纯，大概是学校方面忌讳他深得学生心，借外力把他赶走的。当然俄文学不成是非常可惜的，缪这人究竟有什么背景我们不敢担保。至少他是太不老练，太爱说话，以致招人嫉妒。所以以后到社会上最好少露锋芒。

1945年2月9日　星期五

费鉴照[外文系教授]今天上午死了。可怜这人在肺病的压迫和死亡的威胁下拖过一辈子，终于在百般无奈下失去了可贵的生命。

1945年2月10日　星期六

早饭后和妈妈去悼费鉴照。走进他的住宅，院子里毫无动

静，没有办丧事的样子。只有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女仆坐在门槛上做活。妈妈问她，她说："看费先生吧？"妈妈问："是昨天早上死的吗？"想不到她大声说："还没有死，今早我还冲了两个蛋花给他喝，还在抽气。"妈妈问："人还清醒不？认识人不？""不老认人了，懒说话，心里还是清楚。"她跑进房，预备叫醒他。我们连忙制止。只在门口瞄了一眼。似乎瞥见一张惨白深陷的脸——垂死的宁静。赶紧离开，怨着这荒谬的错误消息。

1945年2月11日　星期日

又是旧历年三十了。甘士杰、蔡伏三来，还带着一位同学，原来是范乐善。他这两年在成都念神学院，回母校看看的。他比离去时大不相同了，人恢复得富态，衣着也整齐。悲痛的伤痕已渐渐在脸上平复了，可是举止风度都永远带着一种庄严沉静，表现在记忆中保存着某种永不磨灭的神圣的纪念。我还提防着不提陈美玉，不想他自己先说出来了。他给爹爹、妈妈解释他进神学院的动机。"你家［湖北方言：你老人家］知道美玉，她的生活和她的信仰很能一致。我就倒要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从里面去认识它。"费鉴照昨天下午过去了。这可怜人曾嘱人把他的遗体烧成灰，寄给英国他的一位老教授。孤寂的灵魂！那没有受过情感滋润的沙漠般荒凉枯干的生命，紧紧抓住一点人间温情的游丝，寄托他全部心意。谁能想象出那些在黑暗的小窗下独坐沉思的岁月，含着怎样苦涩的玄想和绝望！也许曾有野心①，火焰般

① 费鉴照在20世纪30年代留英回国后很有作为，在刊物上发表过大批文章，后因肺病而无声无息地死去。

遥远的梦，在一瞬间燃起他的热，可是蓦然清醒过来，蟾蜍般冰冷酷毒的现实会爬上他的五脏，狞笑着栖息在那儿。这一部无声中进行的人生剧在艺术上该多有价值，然而艺术是以人生中最惨痛的一切作食粮的。

1945 年 2 月 13 日　星期二

大年初一的生活是一部无休止地转动着的机器。从早饭后直到晚饭时，拜年客川流不息，前后共五六十人。一个时候，客厅里坐着八九个人，外面又敲门，只得在门口互道年禧，送了出去。事情凑了一堆，中午请了三位客，可巧张嫂回家过年没来。爹妈只得亲自下厨，我却给汤圆绊着脱不得身。这时来了拜年客，只好请吃饭客招待，最后连吃饭客也来帮厨。

1945 年 2 月 14 日　星期三

又是一天不断的来客。今年大家似乎最有心肠过年，因为虎口脱险，都庆幸不已，并且战局比往年稍露光明，都比较乐观。

1945 年 2 月 15 日　星期四

朱光潜先生来拜年，他说要去挽留缪朗山。爹爹 hint [暗示] 他，要他先弄清校方的意思。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事全是校方捣鬼，至于警备司令部和青年团部并没有特别注意，更没有正式公文下来。也许缪还有希望留下。

1945 年 2 月 17 日　星期六

下午去服务处找顾耕，和他同出得胜门，走到郊外荒丘间，

坟上到处散着白的方的纸钱，乡下人背着东西成串来往。他给我讲电影，讲故事。他很有讲故事的才能。站累了，我靠着坟上的干草坐着，他坐在我旁边。直到五点钟才记起要回去。独自走进陕西街，遇见妈妈同印度人 Sinha 出来，他们去 Hockin 家开座谈会，请妈妈讲中国文学。晚上，妈妈提起顾耕。她现在为我这事弄得非常不安。可是她一提起，我就冒火，什么也不愿说。她知道我今天下午又同他出去走路，问我情形。她停了半晌说："我看你现在进行得很快啰？这样下去……"我恨恨地说："又来了，我不想多讲。"

1945 年 2 月 18 日　星期日

中午请三位客：高等法院赵院长和李浩培夫妇。赵院长要调重庆最高法院，这次是给他饯行。饭后大批外三女同学来给妈妈拜年，坐了一会，她们要去看孙家琇，我也跟着去玩了一阵。巫宝三先生也在，这对青年夫妇总是很热闹的。

1945 年 2 月 21 日　星期三

偶然在报底找到一小栏新闻，三青团评议会增加 13 名评议员，内有妈妈的名字。我不在意地告诉她，以为她不过一笑置之，却想不到她早有计划在胸①。晚饭后月亮很好，她要我同她出去走走，就把这事告诉我。她已被中宣部聘为编辑。她想去重庆活动活动，一来真正做点事，二来多认识些人，和老相识恢复

---

① 这个挂名的"三青团评议员"，以及后来的"国大代表"，使她在 1958 年被划为右派后又被判为"历史反革命"，直到 1979 年被平反昭雪。

交情，替我们这一家和孩子打开一条路，因为中国现在社会上完全靠人事关系出头。爹爹的策略完全是困守，将来弄到走投无路。关于我的职业和前途问题，也得积极去进行。

1945年2月24日　星期六

上午在文庙门房收到一封美国来信！一看封面上印着 Michigan University［密歇根大学］，眼前大亮。自从去年十月寄出申请书后，一直得不到消息。妈妈担心信遗失了，不然为什么周叔叔［周鲠生］不见来信？信是直接寄给我的，由密歇根大学 Barbour Scholarship Commitee［巴伯氏奖学金委员会］的秘书写的。说所有文件，包括刘廼诚和胡适的介绍信① 都收到了，只等三月开会就知道结果。看样子多半有希望成功。这一来我的前途拨开愁云，重现光明。难道那遥远的梦真会成真吗？我太幸运了。可是一想到顾耕，就觉得自己多么自私。他有着比我更优秀的品质，只因为机会不如我，眼看就要落在我后面。昨天我决定要和他直率地谈谈我们的事，可是接到这信，我觉得不忍和他谈了。昨天我觉得和他平等，今天我就比他高了。一种温暖的同情夹着些微怜悯，使我对他无限地心软起来。我将永远诚心待他，永远把他蕴藏在我感情最深处。下午一点半到服务处，阅览室里坐着许多人。顾耕来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觉得自己像做贼一样，恨不得立时隐形。我们走醒园那条路，这是非常好散步的地方。

① 1944年12月8日周鲠生先生致书前驻美大使胡适，请他帮助向密大推荐我入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577页）。胡适的推荐信对我被录取起了重要作用。

一边靠山，一边临小溪，清幽而不冷僻。我们谈到宗教与信仰，他说团契拉他加入，他的回答是："我越多了解基督教，就越不相信它。而不信教，就不应该加入团契。"对于真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我们有歧见。他相信真理是绝对的，我却怀疑是否有不易的真理。我承认我的行动是依从一个自己制造的真理，可是这个人为的真理是否与外在的不因我而存在的真理相符，我不能得到解答。他劝我不要怀疑，告诉我信仰都是不能证明的。回来时我们走城墙、月珥塘、铁门槛，我特地引他走这条清静的路，为的是好说些比较严肃的话。我靠着树，低着头说："我的朋友都不相信我们之间是单纯的友谊，连我最亲近的人都不相信，我简直烦死了。"他说："你还需不需要我进一步表白自己？"我慌忙说："不需要。"他说："那就别管他们好了。"我慢慢地说："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他问："错了？为什么？""如果不错，为什么得不到别人的谅解？""那么你是否觉得应该改变方式？""怎样改变？""我们所以引起别人猜疑只因为常在一块儿……""就是这原因。""我们应该改变方式吗？我是不愿意的。不过假如你认为有这需要……"我决断地说："不改。""不改，好。想办法解释吧。"

1945 年 2 月 25 日　星期日

晚上和公亮去何熙曾① 家吃饭。何先生、太太新抱孙儿，这也可算汤饼会吧。我们进去时已是灯火辉煌，仆婢穿梭，几间

---

① 何熙曾，乐山地方士绅，曾与皮宗石、爹爹在日本为同学，学地质，从事实业。

房里牌桌，几间房里清淡。客人多半是金城银行、永利公司的一些关系人和武大教授们。我们直接找到妈妈坐的房间。等开饭等了很久，苦不堪言。再看对面坐着的两个大小男孩，公亮缩在妈妈椅子后面，歪着头转动着眼珠，眼光空洞而迟缓地从一个人身上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从柜上摆着的相架移到壁上挂着的画。再看弟弟，顶着新剃的光脑袋，端端正正，坐在圆板凳上。他是什么也不听，也不望，脸上表情的呆板正可反映里面的思想近于停顿。他简直是一座标准的"耐心等待"的雕像。最后我们几个难受得都坐不住了，走到外间看麻将，其实是看人。我看的一桌是"三娘教子"。我留意每位太太身上的衣饰，可是一会儿也腻了。幸亏最后开饭了，我们才得救。回来路上我笑着问公亮："如何?"他摇头："活受罪。"

1945 年 2 月 28 日　星期三

连出几天太阳，春留作常住客了。下午去邮局发信，顾耕从后面叫住我。他已去掉那件大棉袍，又以那魅人的黄蓝短装出现。在阳光下，他显得多么健美，我情不自禁地感受到他男性的诱惑。他是去印歌单的。在那暗暗的多架子的屋里深处，我们默默地进行印刷工作，一种甜蜜的和谐笼罩着。我承认，和他在一起我会永远是幸福的。我们天生适合彼此，我怕我已经"陷得太深了"!

1945 年 3 月 1 日　星期四

接到岫的信，还没看完就要哭了。她已到合江。无告的孤寂。杨修伦曾看过她一次，不想便撩起她的旧情。"二十多天来

我不能稍稍平静我的感情，我也许要疯狂了。这是犯罪的，对于我丈夫来说，至少是精神的犯罪。可是你哪里知道呢？你不曾详细地知道我的既往，你不知道我的感情和我铭心的哀痛。啊，静远！”她一点没有淡忘他。他玩弄过她的真情，糟塌它，丢弃它，现在又去引它一手。万恶、万恶的流氓！岫的婚姻只是一个自欺。她比以前更孤单了。我感到从来没有这样怜爱过她，她像需要我保护的一只受伤的小羊。我要对她忠实，劝她，鼓励她！从此我才算达到一个真正朋友的地位。

1945 年 3 月 3 日 星期六

上午写“三八”节壁报稿《关于平等的一些感想》。下午和顾耕过河，爬柿子湾的山头。他的快乐像太阳一般灿烂。只有一个阴影使我不能尽情高兴——岫的不幸。上了山头，我们靠着一颗树坐在地上，把树夹在中间。从依稀的树枝里望下去，对面山谷里某家银行的房子闪在日光里。他说已看过我的《山韵》，觉得那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情绪，不像我应该写得出的。“我不由得想起我爸爸……”没有回答。我把手放在他手上，说：“要是想他，就想到怎样使他高兴好了。”他点头，双手把我的手紧紧握着，不住地抚弄着。我默默地接受他不曾表示的感激。他一直抓着我的手不放，我也无意收回。话很少，情感的交流是醉人的。“暑假以后我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活动了。”“那也不好，会得肺痨病的。”“不是那意思，就是不参加任何团体活动。”“为什么？”“不知道吗？因为你走了。”“你不想我走？”“……我……不愿意你走。”他问我是不是一年以内不会出国，我支吾地说：“不过也不一定。”我应该把请奖学金的事告诉他，可是没勇气开

口。且等五月里得到确信再说。我不能设想我们要长久分离将是怎样一种滋味。我们在山顶上跑了一阵，才下山去。从篦子街过河，大佛寺下水绿得像酒。晚上独自跑到三育听“风雨谈”的时事座谈会，胡钟达请过我的。可是已经迟到很久，大家都在无声息地坐着。我窘迫万状地被杨俊贤带进去，坐在最前排，屈义乔旁边。一刻钟以内我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只感觉脸烧得难受，里面流着汗。当我可以抬头望人时，不料发现顾耕坐在斜对面。下午我曾和他说过，不过我以为他一定忘记了。另一种羞愧袭击我。别人会怎么想呢？形影不离竟到这种程度吗？幸亏还有其他工院同学。不过我无可避免地感到许多眼睛从我望到他，又从他望到我。我觉得我简直不是来听的，而是来摆看的了。今天他们这座谈会的意义很明显，是为了响应最近“联合政府”的呼声。首先从各方面证明民主的潮流将是世界走向的路。中国要得到胜利必须首先行民主，要行民主必须先团结，要团结必须组织联合政府——这是结论。意思几乎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插曲：陈仁宽说推行民主的正当途径是开国民大会，但在目前等不及，暂时先组联合政府。

1945 年 3 月 8 日　星期四

今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女生宿舍几年来没有举办过什么会了。今年“三八”节我们出了一张大壁报，晚上开了一个妇女问题座谈会。早上我兴致颇高地去看壁报，那知一望，把我气冷了半截。我所画的报头自由神像，一尊纯白的石像衬在天蓝的背景上，原来有意不画面目的，好保留一种石像的神圣意味。不知哪个没脑筋的给她添了面目，而又奇丑无比，把原有的美破坏无

余。我的痛心自不待讲，更可气的是这位聪明人的不懂事，任意修改别人的作品。晚上的座谈会却蔚为壮观，六点半开始，我去时礼堂已坐了大半男同学，听说他们今晚特来捣乱的。坐位排成U字形，主席台在口上。女同学和先生坐在两端，中间一长段全是男同学。开会时章宁华司仪，朱正清致词，然后王国松再致词，最后开始讨论，由屈义乔任主席。第一个大题目是“国际妇女在今日”，是报告性质的，由几个预先准备了讲稿的女同学站起来念，没有讨论。结束这题目时，请先生们说话，第一个请到缪朗山。在如雷掌声中他推了半晌，最后站起来说：“今天是妇女节，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也是一个妇女（笑声）。我来参加这会以前，还在家里烧饭，看孩子。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害病。自从我来乐山，时常害着病，乐山的空气始终是于我不利的！（掌声）今天我没有话可说，我现在不反封建，我现在也不反法西斯了，我所要反抗的只是经济压迫，仅仅是经济压迫！（大掌声）”我暗中批评他的话说得不是地方。这显得他完全为 personal afflictions［个人委屈］发牢骚，显得他真有点“妇人态”。我想要是他能以殉道者的镇定从容的精神面对这加到他身上的一切不公，那么感人的力量会更大。进行到第二个大题“中国妇女在今日”后，会场比较活跃起来。从“中国妇女之社会地位”开始，男同学发言了。第二个发言的男同学的大意是：中国妇女不但在实际上受压迫，在心理上也被歧视。男人常有一种极卑鄙下流的心理，就是做了女人，好像是一件奇耻大辱的事。他的话，在我听来是相当合理的。可是当他说完，妈妈却站起来，用一种微怒的口吻指责以上两个同学含有侮辱女性的意思。她越说越有气，而似乎气都向刚才说话的那同学发。她说如果男同学中有人

存这种心思，那么请他想想，他的母亲是不是女人。如果他尊敬母亲，他就应该尊敬女人。另外，她又说了两点意思：一是关于受高等教育而自暴自弃、自甘堕落的女子，痛骂这类花瓶式的女性败类，希望在座的女同学里不出这种人；二是关于中国妇女应有独立的认识，本着自己的国情而有所见解，不必模仿苏联、民主国家或轴心国家的妇女。这段长长的话，被人抓到许多破绽，作为反驳的话柄。第一个紧接着发言的是坐在我旁边的王国松。她的直率和不懂词令使她原无恶意的言论显得很不客气，以致后面女同学传一个条子："应尊敬我们的先生。"她辩驳的是第二点，她说那类花瓶式的女性并不足以代表中国妇女，而真正能代表的是占绝大多数的贡献最大而获得最少的农村妇女，她们的伟大不能因此抹杀。妈妈接着声明她所以没有提是怕时间不够，表示对王的谢意。关于第一点，起来反驳的是另一个男同学，他首先替那个同学辩护说他并没有侮辱女性的意思，而只是介绍一种社会现象。其次他反对男人应以对母亲的方式尊敬女人。如果女人之可敬只在她是一个母亲的话，那么也许我可以说："母亲是什么？是一个'生育子女的工具'。"妈妈不得不再声明，她先承认对那位同学的指责是没说明白，向他道歉。回答"母亲"一项，她说这母亲是指精神意义上的，要那同学不要向太物质的方面去想。在讨论会结束半小时前，妈妈和苏先生回去了。她刚走，胡其安就发言。他首先声明他这话并不是看见袁先生走了才说的。他不同意袁先生的一些意见。"对袁先生本人我是很尊敬的，可是同时我也尊敬一个社会科学的真理。"他的论点是针对妈妈的第三点意思。"袁先生说中国妇女应本着本国民情而有所见解，不应模仿苏联、民主国家或轴心国家的妇女。姑且不论苏

联是不是民主国家，为什么中国妇女不能效法民主国家妇女？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我们不能因为发明电的是爱迪生就不用电灯，保持我们的国粹——清油灯。”他的口才相当厉害，我承认，而他说的也没有错。可是问题不在真理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争取实现这真理所走的路。在这儿，才是世界政治分歧之点。同学对妈妈的攻击，其实已经很使他们满足了，而最初那位“受冤枉”的同学，也有人替他“雪耻”了。可惜他不甚知趣，还要一逞威风，而他这几句过于刻薄的话却显得他“小人报仇眼前”。他说：“袁先生说男人尊敬女人应该像尊敬母亲，那么，反过来说，女人尊敬男人是不是应该像尊敬父亲呢？”男同学下流地开心地笑着，女同学相视愤然，敢怒不敢言。可是除了这种不留情面的恣意攻击外，也有人对妈妈的话表同情。一个是萧银娥，她认为妈妈的第二点意见是警戒我们的，我们应虚心接受。讨论进行到“中国妇女之教育”这小题目时，我作了生平首次的公开发言。奇怪得很，当面对众人站起来后，语调不由自主地激昂起来，其实我倒想说得比较平和的。我所以要发言，不是想在普遍的高调上再加一个尖锐的声音。我是为了宣泄一个久久郁塞胸头的感觉。我想把人们从远景拉到近景，从空想收回现实。我说：“我们今天说了许多关于中国妇女怎样受压迫，怎样争取解放。好像妇女本身是没有错的。可是就看看今天在座的我们这几十个妇女，中国受最高教育的妇女，我们自己问问心，真做到我们所应做的吗？真尽到我们的责任了吗？这个题目是关于妇女教育的，我就拿它来说。谁都知道妇女无论在性格上、体质上还是在兴趣上是比男人更适合做这项工作的，可是且看武大搬到乐山已经七年了，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我们把市民文化水准提高了一分没

有？我们来时，他们是怎样，现在还是怎样。从文庙到女生宿舍的路上，每天我们经过一些花生摊子上的女人，要是我们现在带一个这样的女人进来，今天我们所说的话，在她听来会起怎样的反应？我们是不是一样的人？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悬殊的知识程度差别？我们只会喊提高妇女知识水准，到农村去，为什么放着目前身旁的工作不干？也许我们会推委：男同学也没有做什么呀？可是为什么男同学不做的我们就不能做？要说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宿舍至少有一百人，只要每人每月分出一个钟头，我们每天就可以有至少三点钟的时间了。不过现在开始还不迟，只要我们有决心，我们就可以着手把这个地方教育起来！”我说完后有一阵掌声。我的提议有两个同学赞同，王国松在说到“中国妇女应有之认识与任务”时特别提出这点建议。骆家骏更借我的意见表达他的意见。他说：“我们应该办民众教育，使一般人有时代的认识。以前并不是我们没想到，可是我们的政府会不会容许我们这样做呢？但我们不能因困难就束手。我们还是要做！”越到后来，女生发言机会全被几个男同学抢去，把妇女问题撇开，拿一个“社会问题”的大帽子，取代一切论调，统括在一个结论下：“要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只有争民主，所以妇女今天应有的认识和任务就是如何与男人一同争取民主。”会发展到最后就形成这样一种离题的散漫式，越来越无望收回了。女同学见势不对，时间又不早了，就赶紧叫一个人抢着发言，紧接着在许多举起要求发言的手中宣告散会，正是十点半。会中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安姐反驳一个站在窗外发言的男同学。他把手放在窗台上，像坐茶馆一样悠闲自在、涎皮赖脸地说：“女子在教育方面不能和男子受平等待遇，妇女自己应该负责。为什么呢？因为

子女是父母共有的。母亲为什么不让女儿和儿子一样读书?”安姐认真反驳他了。她愤慨地说，家庭中男子是家长，操有经济权，即使母亲有心让女儿上学，她没有钱，怎样供她上学呢?谁又知道多少母亲为了女儿不能上学，暗自流泪呢?次之她又批评一些把妇女之所以受压迫归罪于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她说，社会是什么?是男人和女人组成的。所谓社会的罪恶，根本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要社会负责，是空话。而实际上男人代表这个社会的中心，所以一切过错还应由男人负责。

1945年3月10日　星期六

爹爹给我看周叔叔的信，说到关于我请奖学金一事，多半有希望。一则因为胡适的推荐，二则因为对我的成绩产生了好印象，这事十有九成是没问题了。我真幸运得令自己惭愧。我决心让顾耕知道这事，我不应该瞒着他。下午我带着信和相片去服务处。他来了。我们往高西门外走，经过苗圃，深入山坳田间。远望对山两株雪白的花树，我们走近去，坐在树下。太阳筛过梨花洒在我们身上，时时有小鸟鸣叫。当他把为《山韵》写的一些感想给我看时，我就交给他那两封信。对于我的作品，他有一种感应电流似的了解。经他一欣赏，倒给原来的更增加了一些美和意境。他真是天生的一副文艺头脑。看完信，他半晌不做声。他望着别处，沉重地说:“我觉得不——不很舒服。”我故作轻松地说:“你不为我庆贺吗?不为我的前途高兴吗?”“当然为你高兴，可是我……”“我知道，你为没有同样的机会而难过，是吧?”“当然啰。”过一会儿他又说:“几年以后我们还能像现在这样吗?”“为什么不?”“咳，你想，那时候也许情形不同了。要是社

会观念还和现在一样的话，你想我们还能像这样常在一起吗?”“为什么不能?”“你能，别人愿意吗?”“我何必管别人?”“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上次说连你最亲密的人都不相信你，假如那时候另一个和你最亲密的人也这样呢?”他说得够露骨的了，我不能再装傻。我沉默了一刻，轻声说：“不会的，我们不是永远的朋友吗?一个人怎么能没有许多朋友呢?”我想我没有给他所盼望的回答。他有意无意间把话题转了。他说他一生有过一次很大的转变，那就是从沦陷区逃到后方来。以前他简直是另一个人，专爱幻想，他父亲屡次为他发急，认为他非离家到外面闯闯不可。他出来了，这就是他由梦幻转入现实的一个大转变。“另一个转变，就是你给我的。”我们转入另一个题目，我开始说：“祁友生清不清楚我们的情形?”他摇摇头：“恐怕不见得。我曾给他解释过，他说我唱高调。他们根据生理学的观点来看：年纪相近的男孩和女孩在一起，好到某种程度，就不会像同性的朋友一样。”我说：“是不完全一样。可是不完全相同有什么关系呢?不是一，不一定就非是二不可呀!”他又问我是不是想过某些问题或条件，我坦白地承认这种思想曾到过我脑中，可是我没有去考虑。他说他也认为没有考虑的必要。

1945年3月12日　星期一

晚饭前王国松、马俊怀来找我，王说由于我在“三八”的建议，女同学现在发起一个民众识字班，先从校内工人开始，如果顺利再扩大到市民。现已有20位同学加入。明晚开筹备会，我当然是要参加的。她们走后，我兴奋得跳。可是我也不无担忧。那夜的阴影随着光明袭入我心，人事是复杂的，谁保将来不

变质?

1945 年 3 月 13 日　星期二

六点钟开识字班筹备会，我去宿舍时，签名的同学共 24 人，可是大都不知到哪里去了，王国松各处去找她们。朱众笙生气大骂："怪不得妇女一辈子争不到个平等。轮到要享权利了，个个争得蛮大一股劲。轮到请她们做事了，就不来了。昨天我问她们为什么不签名，'不签'。我问为什么不签，'不想签'。现在这些小姐，自己做事，还要别人请，这晓得几高贵哟!"最后一句话是用我的典哩！六点半以后，人渐渐到得不少，我们就坐在娱乐室里开会。参加的同学里，我还有许多不认识。我的那些朋友们没有一个对服务发生兴趣啊！也许我倒真可以在这次的机会中找到几个干实事的朋友。开始讨论得很散漫，渐渐路线分明了。第一步我们要举一位校长，太出我意料之外，她们竟一致举了我。原来我只打算充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派到一两门课，忠实地担任着就完了。对于大责，还不能免除一种畏惧心理。可是当我发现自己已不可挽回地负起担子，我立刻换一副心情：为什么不承受它？为什么当一个训练能力的机会落到手里，不去切实利用它？我渴望着做事，渴望着服务，贡献力量，这不正好达到我的愿望？我要证实自己不是懦者，不是空想家。于是我没有多推辞，毅然承受。两位教务主任是朱众笙和梁叔莹，一位事务主任是陈庆芳，文书预备请韦其莹任。到 8 点多大体已就绪，一切细节只待进行初步工作后再定。首先工作当然是筹一点款子，与招生同时进行。我们预备先试办，从宿舍工人和工人子弟着手，事情顺利，再扩充到市民。我们全是初次办事的生手，有着孩子们

游戏时严肃的心情和认真的态度。一向骂别人做事好“拖”，今天轮到自己，这毛病至少要戒了它！

1945 年 3 月 14 日　星期三

为“武汉大学女生宿舍主办识字夜班”刻了一颗印，240元，我就捐了。晚饭前去女舍问情形，朱众笙颇为高兴地说：“成绩不坏，单只我房里就募到一大笔钱，有 100 多块。”我几乎怀疑听错了。为什么只有这么一个近乎零的数目呢？可是我什么也没说。对这个来源，我已放弃希望了。得从别方面去乞求，学校里，学生服务处都是活路。

1945 年 3 月 15 日　星期四

上午去训导处给识字班登记，下午请叔哥写一个呈文，呈请补助经费。

1945 年 3 月 16 日　星期五

晚上歌咏团练习。联青、南风、长啸三个团体终于联合了，这是一件令人宽慰的事。三个团体都患缺人症，现在凑起来，刚刚成为一个相当健全的歌咏团。今晚练得非常起劲。顾耕给我一信，鼓励我切实地干下去。去宿舍遇朱众笙，听她说，女舍募款情形很满意，已有八九千元，还有一大堆旧笔。四楼最慷慨，共七千多元，新宿舍和饭厅楼成绩很差。她说到一个房间为逃避捐款而装睡觉的故事，我都难为情。她真是热心得很，对于那些自己不肯干还要说风凉话的小姐非常气愤。招生成绩也不差，已有上百人报名，不过多是瞻峨小学的学生。我们想尽量收那些失学

的成人，尤其是妇女，可是这类人又多无心念书。

1945 年 3 月 18 日　星期日

晚上识字班的经过，可以用我的一封信代替："昨天和你分别后回来，已经有点疲倦。七点钟是口试时间。六点钟我们几个职员和举出的'考试委员'先商量怎样行事。直到这时为止，一切还好像在脑里心里进行，可是马上现实像大海般涌到眼前，把我们措手不及地裹住了。说实话，当你问我是否尝到'生活'（至少是生活中一部分）的滋味时，我还不能作肯定的答复。那时的滋味不过是一种捕风捉影的'画饼'味。真实的、几乎可以说是感官的生活意味，是在昨晚七点到八点那一个钟头内体验到的——那行动的、忙碌到无暇思索的一小时！也许这样说不正确，那段时间里我根本不知道酸甜苦辣，只知一味地吞。等到我能从容地分辨味道时，那已经在风浪平息以后，慢慢回味出刚才身历的一切。如果换一个人看到我所写的这些，把它和事实对照起来，一定会想我有点神经，这么小题大做。同样的外界事物，甚至更重大的，在一些人内心中所引起的反响和我的是截然不同的。这也许因为我经验贫乏，对于凡是临到我身上的事事物物，不论大小轻重，一律贪吝地拾起来珍藏着。现在回想到那一点钟之内的情形，还不免要大笑，一种触电般的感觉摇撼着我。那是极度幸福时所常发生的震撼啊！我请你闭着眼睛试想想：娱乐室狭长的房间里，一盏黄色的电灯下，我们几个人围着长桌准备好了纸笔和名单。一声'放进来'，从门外的黑暗里涌现几十个小小的人形，eager and impatient for learming［急急于求学］。事实已经不容许我们按名单一个个传叫了。在急迫中，我把报名簿扯

开，每人分两张，分头考问。开始还能勉强在孩子们的吵嚷声中扯着嗓子喊名字，后来只好来一个问一个，问完打发走。只知道一个又一个的面孔，充斥宇宙的嗡嗡声‘张素华’、‘李素芳’、‘十三岁’、‘十六岁’……直到一幕五色缤纷的镜头从眼前移开了，留下的是加倍清寂的休息，休息时我还保留着一种置身小海船的感觉，小小的房间似乎是无边的、黑暗的涛浪中惟一平安的船舱，潮声似乎还在阵阵起伏，暗淡的灯光下，四壁桌椅似乎都在摇动……接着我们就要开教职员全体大会。共考了102人，后来还有临时赶到的。我伏在桌上，让幸福抚慰地流过脑子。在意识渐渐回复清醒中，我听到不远处传来音乐，是 Hockin 家放唱片哩！不知道是什么交响曲，想必不是宗教性的。可是为什么在我心里引起一种近乎宗教的感觉？那是人生：崇高，圣洁。这也是人生：卑贱，朦昧。一切在平日好像油水不能调和的东西，这时化为一体了。天上，人间？尘世，仙境？已经混淆不清了。想到一个意念，我禁不住大笑起来。她们惊异地望着我。我解释：‘我想到以后我们上音乐课时可以向服务处借留声机给她们听。’‘嗳，对了，用音乐感化她们。’她们高兴地笑着，我却直要下泪。我正站在笑与哭之间的波动情绪的刀口上。我忍受不了，借口屋里太闷，溜出去透透气。那不绝的音乐吸引我走向墙根下。黑暗，微微的寒冷，夜变成一个庄严的灵魂。生命的无比神圣在我眼前展开了。在这神圣的曦光中，让我们再握手！”

1945 年 3 月 20 日　星期二

识字班大体就绪。校址除娱乐室外，年芬接恰了进德幼稚园一间空房，可以给两个班轮流用。榜出了，取 70 名，却不知被

谁撕破了，大概是落第者干的。

1945 年 3 月 21 日　星期三

下午约好和胡钟达出去谈谈。我不是为个人兴趣而去，而是服从自己的命令：我应该去。我应该不回避和他交往。我们出嘉乐门，直穿牛耳塘，向乐西公路走，到一个茶馆前坐下。他是极深沉的，轻易不露自己的心思。我也并不浮躁，我能以同样的冷静偿还他暗中的观察。当他提到联合政府问我的意见时，我只推委说没有意见，因为我现在还在学习观察时期，没有足够的判断力。有时我也稍稍除去忌讳，我问他，同学中是不是许多人同情共产党。他迂回地肯定了，并且说他自己半年前还不赞同《新华日报》的观点，现在渐渐同意它的许多见解了。我说我觉得中国政治问题根本不是政策问题，而是人事问题。他说虽有人事问题，可也不完全是人事问题。我明快地问："那么你觉得共产党主政会不会好些呢？"他慎重地笑笑，斟酌着说："这个很难说……"随后丢开不谈，倒去谈蒋委员长的个人长短。如果我坚持要得到回答，我可以再追问，可是这有什么益处呢？这种互相提防、互相侦察的谈话是没有效果的。六点开识字班初级班会议。组长是彭先生。我们这组学生最多，所以先生也最多，共 14 人。每星期六天，每天两人担任，余二人从算术课时间里分半点钟出来教唱歌。识字、算术、常识轮流，每周各两次。我担任星期二常识，和杨俊贤一组。

1945 年 3 月 22 日　星期四

顾耕来信。他读过我前天的信后，觉得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接

近过。我们的确可以互赠一句："Thou hast this soul of mine, So closely bound to thine"［"你占有我的心灵，它和你心紧紧相连"，德国民歌《我怎能离开你》］。这是一个奇迹，我们居然能碰到一块儿。要是我到现在还不认识他，要是我永远不会认识他！胡钟达给我一册《风雨谈》壁报旧稿，还有他自己两年前写的一篇读后感。晚六点是识字班开学典礼。吃亏在我们事先没准备好，以致不十分如意。七点左右学生差不多都到了，站在幼稚园操场上。首先我给她们说话，大意是我们师生彼此学习，像一家人一样。然后点名，把三班大致分开。然后就是放幻灯，最受欢迎的节目。最后该测验高、中二班了。把这帮小家伙弄走后，情形就松下来。我看她们很够应付了，就离开那里，到联青练了一会歌。

1945 年 3 月 25 日　星期日

从胡钟达处借到《延安一月》，看得非常有兴趣。赵超构以一种旁观者的冷静态度托出共产党内幕（也许该说外幕），时时加上他个人主观的感想。他供给我许多我想知道而没法知道的东西。我相信和我同样情形的读者都从他那里找到一个苦寻久觅的谜底。

1945 年 3 月 26 日　星期一

下午开始下笔写毕业论文，这是一件大事。一旦下了笔，就有完成的希望了。六点到女舍，看到各班已渐按轨道上课，欣慰无比。初级班第一次上算术，当张胤华在上面教 1、2、3、4 时，我默默地站在后面听。看到小孩们热切的表情，我感到心都为他

们溶化了。

1945年3月27日 星期二

六点去女舍，今天是我上课日子。初级班实在是最难对付的一班，不但难教，管理方面也困难重重。首先人数就始终没闹清楚。第一两次上课时没有严格按名单收人，许多没有取的孩子也混进来，无论如何要读书。我和杨俊贤先拦在门外点名，这样一来，外面留着一大堆，仰着脸求："先生，我有没有名字?"我们一时相顾无策，终于让他们进来听了再说。这一次由我讲，临时抓一个"卫生"题目。从来没有教过小孩，这才知道它的苦处。首先几个最普通的名词解释就感到棘手，我试着用最通俗的语句来代替，可有时真搜不出一个适当的说法。我给他们解释"常识"是"平平常常的学问"。不说是否正确，"学问"二字已不够通俗了。"卫生"应当解作"告诉我们怎样生活得健康"，可这对于他们只是半斤八两之分，我不得不费了大力解作"告诉我们咋个使身体好，不生病"。我开始讲病的来源和性质，把"病是一种好小好小的虫子,小到我们看不见"这种完全陌生的观念灌进他们脑中,教他们不要喝生水和吃苍蝇叮过的东西,常洗澡换衣之类的常识。我喊了一个钟头下来后,心情茫然,我怀疑他们没听懂,怀疑他们不相信,怀疑他们不能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叫他们不吃街上的凉粉凉面，可能吗?叫他们别随地吐痰，是不是有地方让他们吐，还是逼他们吞了下去?叫他们别让蚊子咬，我自己就办不到。种种纷扰，使我陷入迷魂阵了。我怕辜负他们一片求知热，怕自己失去信心。初次临阵，才知道完全不是意想的那么容易。感谢天我还有一个特技，全亏它多次替我解了围。一遇到

纪律涣散时，就利用在黑板上画图的方式来调剂孩子们易于倦怠的精神。下课后，和俊贤商量把没有名字的学生重新调查登记，斟酌再收一些。我们实在不忍把门向他们那急切的小面孔上关去。教室里中级班在上课，院中月光如炬。贤说就借月光写。孩子们共二三十个，叫他们排着队，一一细问家庭状况。他们有时虽闹，听话时也真逗人心疼。有时一个小孩不小心遮了光，我们一喊让开，其余孩子就急得什么似的喊让开。他们自动排成一排，高高矮矮，胖胖瘦瘦，我几乎不敢多望几眼。

1945 年 4 月 1 日　星期日

大约是春天来了的缘故吧，不然没有可借口的了。当衣服一件件减轻，生命却越来越丰饶。无限的青春，无限的活力，要求大量的发挥。我却尝试了生平不曾经历过的方式，我几乎完全失去把握自己的力量了。我是这样深深地沉醉在那不可抗拒的自然之流里！和顾耕从李公祠出来，流着汗向高西门外一直走去，过美人坡，在“三二补”情报处屋外找到一块荫地，我们就靠树坐下。他给我念英文，我给他解释。他送我一本俄英字典。念到一半，屋里钻出个人来，无礼貌地说：“这两个人在这里做什么，尽倒摆［只管说个不停］！”我们感到没趣，另开发新大陆。在几步下一个竹丛深处，发现一处绝境。四周全是树，一边是防空洞，一边从草叶透过闪光，大渡河就在我们身下不远。水声不绝，鸟声不绝，悄无人声，这是天命。若不因为那人赶我们，绝不会找到这里来。不到这里，一切发生的事也不会发生了。念完书，两人坐着静听水声。也不知道怎样开始，正说些什么，只记得当他握着我的右手时，他把左手绕过我背后，压在我左臂上。

我不动，反而更靠紧他。我低下头，异样地沉默了。他当然感觉到，问我想什么。许久许久我想不出怎样开口。最后我使尽力气说：“我们是不是太感情了一点？”“你是不是怕？”“不，不是。”“你怕我们会弄到不可拾收。”“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为什么不应该？我们并没有人为勉强造成什么，这是自然发展成的形势。本来，像我们这样两个人碰在一起，是免不了的。”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理智一点，免得将来不得不分开时两人都痛苦。”他却先痛苦起来：“怎样理智呢？除非你和我疏远，可是我不愿意。”其实我又何尝愿意？我说不出话来，他焦急地连连问我。我只有完全倒进他怀里，让他的胳臂绕着我，让他把脸压在我头发上，一切抛到脑后去了。突然间我发现两丈远处草上露着一个头，正在看我们，就是那个赶我们的人。一阵气愤，我翻身坐起，狠狠地撕着地上的枯草，脸烧得可怕。那人不见了，以后我不知怎地又倒进他怀里去了。他的心砰砰地击着我的臂，我口里不停地说“我们应当理智些”，可是我丝毫不愿动。放纵吧，情欲！初恋是最可珍贵的，为什么要克制自己享受甜美的一切！几次我回头看他，以为他在流泪，他没有流泪，可是满脸充血，眼光像火。他恳求我不要疏远他，只要不妨碍我的生活和工作，我怎好说他的确会妨碍呢？我可怜巴巴地说：“思想跟行为怎么可以不一致呢？”他没答复。甜蜜的矛盾！我什么也不能想，贪恋着这片刻的温存。这光景不是我长久梦想着的吗？难得有一个我甘愿靠在他胸上的人——那么宽的肩，那么强壮的胸膛，美好的灵魂和美好的形体，缺一样我都不能忍受啊！五点半我们才动身回去。我答应不疏远他，条件是他先受我送他奖金［青年奖金］的一半，我要他用来吃鸡蛋。他也有一个条件，每星期交我

英文作文一篇。这样，我们的关系走进更深一层的阶段了。在自己没弄明白以前，我们已由朋友变成恋人。想起妈妈，想起绍温，想起瑛兰，我的天，我犯罪了吗？

1945 年 4 月 2 日　星期一

谁说爱情不能分心？我如狂地想念他，渴望着他的胳臂。可是不能一味痴想，工作在鞭我。胡钟达借我一本《西行漫记》，美国斯诺著的 *Red Star over China*。这部同情共产党的书还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出版的，看看目录就知道与《延安一月》所描写的情形完全不同，至少是现在政策改变了。这书里面还是一套中国苏维埃、共产国际之类的名词，而现在是听不到了。我必须看它，我得抓住每一个认识共产党的机会。

1945 年 4 月 3 日　星期二

上午看《西行漫记》。下午论文做不动，想顾耕想得发疯。这才懂得“情网”的意思，正像一张大渔网罩下来，心灵自由从此丧失了。给识字班编讲义。因为没有合用的课本，每份都得抄十几张。第一次给他们讲人体。现在把常识、识字合并了，比较实用。

1945 年 4 月 5 日　星期四

这样美丽的、美丽的日子，我将永远将它珍藏在记忆里，直到一天记忆散入空气。两天春假的后一天，和他，我现在的爱人，在微雨田野中走了一个下午。高西门外过了“三二补”苗圃，就是真正的大自然了。那湿得发亮的嫩叶、红芽，河滩上的

青草地，淡褐色的湿沙，黛青色的远山，对岸深深浅浅的绿，身旁浅浅深深的绿，这样紫沉沉的空气，只有在中国古画中才找得到。起先我们很轻松，无意提起上次的情景。我们走下河滩，在一片临一条小溪的草地上站着。他带有预兆般地沉默了。我感到沉重，可是在风雨吹打中我只能固定在伞里。他一手拿伞，一手从我后面绕过来把我围住。我固执地扭转脸，固执地不开口，像和他呕气。他先提出："我们怎么办？"我不由自主地用硬而冷的调子回他的话。他一定要我说我是否已给耽误了什么，我拒绝正面回答。我们都没有一丝笑容，爱情的苦汁在浸泡我们。我离开他跳下溪边，蹲下去用一根草拨水。他独自站在上面，头都不转。但他终于下来了，不管沙是湿的，在我旁边坐下。我问他我们是否应该想办法回到半年前的情形，他说那已是不可能的。我说，那我们就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他说应该。我冷极了，我们回到路上。风雨交加，使人毛骨悚然。我们已恢复平静的心境。我让他紧搂着我肩臂，一面打抖一面笑。我说："真没想到我这大学四年里会生这样一个风波！""可是迟早总会发生，是不是？""谁知道是什么时候，现在太早了。""所以我们并没有错，只不过时间太早就是了。"他说："我知道你，因为你难得发生这种感情，不容易把它丢掉。你一旦对什么人有了感情——不管是什么性质——你永不会忘记他的。"直到如今，我还不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我真会同他结婚吗？大体上，我已是心甘情愿了。也许只有他，会给我幸福。但我似乎还不能相信，命运就这样安排定了吗？我总觉得在未来长长的日子里，还会有"风波"在等待我。我会遇到更使我迷恋的人吗？总之，我没有严肃地考虑未来的问题，我只在寻求目前的陶醉。我把他勾住我膀子的手移到

腰间，让他贪婪地搂着我。我们时时提心吊胆，生怕碰到熟人，尤其是武大同学。来往人很多，全是乡下人，老太婆背着筐子，头也不抬，倒是年轻女人好奇地望着我们这一对，“洋板眼”，我笑着说。可怜的女人们，一生也不懂这种幸福啊！有一次我看到雨中割草的农妇和孩子，一阵难过，不由得把头倚在他肩上。“我觉得跟你在一块幸福得很。”“可是你现在正要把这种幸福推开。”实在，我爱他不及他爱我的一半，我爱生活在他的爱里，他却生活在他对我的爱里。

1945 年 4 月 6 日　星期五

晚上联合歌咏团全体去听刘亚琴女士的女高音独唱。刘女士是成都演《秋子》主角的。这场音乐会听得相当满意。刘的嗓子很高很圆，但显见的是得力于训练多于天然的，适于唱技巧曲，抒情不深。可是她那位先生，为了调剂她的疲劳，在中间插进来大倒其场。他是位作曲家，这大概是他们结合的原因。

1945 年 4 月 7 日　星期六

赶看一天《西行漫记》，不能不感动于共产党的坚忍不拔的精神。那二万五千里长征简直是奇迹，岂像是人的意志所为？但是什么使他们有这种非人间的意志？真是“真理”吗？去年 5 月间冼群来时那一度激动又回到我心上，但这一次深沉得多了。这一次是慎重地摸索我的路了。究竟他们是对还是错？即令他们成功了，对于中国真能有益吗？还是从一个动乱的深渊落到另一个？我的主意打定了，谁对中国的复兴有益，我就为谁服务。长期斗争是太痛苦了，自相仇恨、残杀是太伤心了。无论我站在哪

一边，我得为大局着想。如果我要知道我将来出力在哪儿，就在这里。

1945 年 4 月 8 日　星期日

今天约会改在早八点，因为下午他要练垒球。到李公祠时天越阴冷了。他的到来似乎带来阳光。把《西行漫记》给他看。晚七点县民众教育馆来人参观夜校，我同朱众笙、陆菊如招待看了看。他们也是三个人，说也想办一个民众学校，参考参考我们的。为首的那个说："我们虽说名义上是民教馆，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做，挂羊头，卖狗肉。"自己骂得倒痛快！

1945 年 4 月 9 日　星期一

看完《西行漫记》后的感想一言难尽，总之是一种信疑参半，时热时冷的复杂而不安定的情绪。除开对这书的意见，它给我的影响是重新鼓起我的勇气和生命热情。一个计划展现在我眼前：美国念两年书后，一面做事积点钱，从欧陆游历回来，目的是考察各国，特别是英美和苏联的制度，再自己来判断中国未来的途径。

1945 年 4 月 10 日　星期二

胡钟达来取书，约我星期四去陈仁宽家谈。他说，这本书是中国近代史的另一面观，它曾全盘改变了他的观点。

1945 年 4 月 12 日　星期四

下午去陈仁宽家，胡钟达已在，三人一直谈到五点，主题当

然是中国的政治。胡先问我读《西行漫记》后有什么感想。我想了半天，说："有这样一种感想，就是共产党，无论他们的主义是否绝对真理，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相信的。他们的信念热诚到不像中国人。"随后陈说，他原来一直是赞成英美派民主的，可是就在这一年里，他渐渐改观了。他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苏联派民主与国情更为接近。胡说，他认清要中国强盛，非提高那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物质精神水准不可，这工作就有待我们深入民间去做。而这种深入民间和农民共处的生活，就非革除我们一向所习惯的布尔乔亚作风不可。而且很明显，那将是一种极暗淡的生活。他自己一直还有许多矛盾，一方面觉得应该牺牲，一方面又舍不得。他说如果生在20年前就合适了，那是一个从帝制压迫下争取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自由主义时期，那时是需要个人自由与建树的，可是现在时代要求抹杀个人。于是我们谈到个性与党性问题。陈和我都觉得，像延安那种个性完全服从党性的要求，是我们所难以忍受的。胡说，个性与党性并不一定非互相敌对不可，对于一些人，党性仿佛是一道夹墙，在中间走，还是可以有充分的自由。我们说，对于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因为他们自始是从那种环境中生活过来，或者是被那种规律造成的个性，当然无所谓冲突。但对于一些人，已经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下生长的，如果要他适应党性，就必须放弃他既有的个性。胡说，至于他自己，只要认为某种主义是真理，他会牺牲自己感情上一些旧有的东西。我说："你是说党性是经过理性承认了的，只是感情上不能与它调和。可是假如理性上根本就不能调和呢?""要是对主义没有信心，根本说不上什么党性了。""假如在基本原则上承认这个主义，但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不能同意呢?

所有的人都公认为正确的某点，你认为是错的，然而在舆论制裁下，你就不得不放弃己见，服从众见。”“不过要是我真正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会反抗一切的。”我们转向延安的文艺政策。我说：“他们现在是专务普及，把高峰抛开，是不是也可以两者兼顾呢？如果只求一般地提高水平，把原来在上面的也拉下来去适应大众，恐怕到后来普遍水平提高到一个程度，就上不去了。”胡说：“那倒不至于，你不必替他们担心上不去。”我说像丁玲这样的人，现在完全撇开个人的文艺不写，去干普及教育工作。其实赵超构说得不错，她们亲身经历的一切，心情的动态、感受，都是极可贵的材料，然而她们丢弃不写，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就永远失去了。胡也承认这是可考虑的。谈到中国政权问题，我问他们是否觉得国民党已腐化到无可救药，要中国复兴，必须由另一党来执政？他们一致肯定。我问：假如共产党真正上台，它会不会也很快腐化起来？胡笑着说：“这个就难说了。”不管怎样，他们肯定地认为国民党在战后非下台不可，不然中国永不会有办法。陈担心的是战后仍维持原状。“这次战争完全是农民在打，他们当壮丁，他们纳粮，死的是他们，受苦的是他们，然而到头一切如故，享福的还是那群资产阶级、政府官员。”胡告诉他，他相信中国一定会有改变的，断无保持原状的可能。晚上联合歌咏团正式成立。主席仍是张大同和顾耕。练完歌，顾耕还我《延安一月》并交我一信。我的信生效了，他已恢复正常和清醒了。

1945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五

岫已回合江。她在重庆检查确是有了孩子。她说：“也许孩子的出生将是我在这世间除你们以外惟一的慰藉……一个人如果

没有拥有比自己生命还贵重的另外一个人，活着是多无意思呀！我现在就是如此！不过现在我似乎有了一点可怜的希望，那将不是拿爱情（我已经不配再用它了）而是拿母爱培养出来的。”红颜而早凋，还有比这更令人心疼的吗？但冷静分析一下，她的不幸应部分归罪于她自己的性格，更多的要归罪于环境的险恶。

1945 年 4 月 15 日　星期日

今天和顾耕仍旧出嘉乐门到上次的那一带，坐在河边麦田的草地上。他问我对 12 日罗斯福总统的逝世有什么感想。我说：当徐天闵先生刚把这消息告诉我时，我惊异得不能相信，跟着想：对中国大概不至于有严重的影响吧，于是转而想到他本人。觉得他这人真太神奇了，死在四次连任总统的荣耀巅峰上，不可谓不及时了，不过没有活着看到胜利，终不免遗憾。然后，再回头想到中国，他的突然死去对我们国运多少是一个损失，即令美国暂时不会改变战略，战后局势却更加阴霾了。罗斯福的死，关系着整个世界的前途啊！这伟大的人格，时代的舵手，竟连自己都不及防备地抛下举世的瞻望而去了。惟一的希望，代理者杜鲁门能有和他差不多的才干和胸襟。我向顾耕说到星期四三人谈话的情形。我说到未来献身于农村时，生活的暗淡、枯寂是可想而知的，我怕我舍不得牺牲。他劝我不要怕，要我到偏僻地方去工作，他自己是一点都不在乎大都市的。真的，假如和他在一起，荒僻也受得了。只有一样，我们认为都少不得的，就是书。所以虽在边地，和文化中心的交通不能不便。我们谈到未来的许多事，时而阴暗，时而光明。阴暗的是有关国家前途，光明的是不论国家将会怎样，我们总会尽力做去。我们只问走路，不问走不

走得到。他今天果然表现得完全恢复理性了。当我们并肩坐在草地上，他一直对我保持非常纯正的态度，连我的手都没握一下。从这一点，可以证明他确是个正直、高尚的青年。从他身上，我没发现一丝鄙俗，他整个的人是洁净到透明了。有时他沉默的当儿，我可以看出他仍费力在压制感情，并且能成功。

1945年4月20日 星期五

今天的广播消息很不好，当头一排惊心的红字标题：《世界和平前途黯淡》，《攻入柏林仅是政治问题》，《教皇警告三次大战》……罗斯福一死，确是给这苦挣中的世界一个大打击。英苏之间的冲突愈露骨了。如果世界不得宁静，中国更谈不上有什么希望了。

1945年4月22日 星期日

今天上午是值得记忆的。同顾耕去中山堂看新闻图片展览，引起无边感触。中山堂整个挂满了，说明文字占的篇幅很多，可是解释得真动人。从入场到出场，这长长的阵容是按题目排列的。开始有几张关于延安的照片，接着是湘桂路难民车惨状。再下去是 Stilwell Road［史迪威公路］修成的经过，无限刺激，无限悲壮。中央一段是漫画，右边，正和左边的阴霾成对照的光明世界，是美国的水利工程，附带工人生活。最后以“世界和平巨星的殒落”罗斯福的生平结束。看完，我向顾耕说：“我只觉得更确定了我们平日的心愿：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化的并进。”看了中国的难民那惨无人道的遭遇，再看美国工人的愉快生活，再看修公路的中美军人工程师和劳苦人民的合作奋斗，就知道我们

将来该怎么做。吝惜个人是不应该的了。我们走下萧公嘴，顾耕正说着“我将来想到农村去做事”，我抬头就见那一长行褴褛的拉纤夫，四肢着地，爬在那条竹索下，“哼唉哼唉”有节奏地唱着。多半是小孩子，爬在地上远看就像一排挂着破布条的猴子。那声音悲惨地在我耳里响着，一处来了，一处又起。终于我忍不住眼泪。看看眼前这种非人的人生，我还能只想到自己吗？我还能存任何自私的念头吗？我还舍不得牺牲吗？我深深地觉醒了。顾耕发现我在哭，轻轻地劝我走。我没有理他，我要多洗一洗。他也非常难受，说不出话。很久很久，我觉得平静多了，一步步走上安澜门茶馆平台上，只见他还在下面呆呆地站着。最后他上来了，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同向街上走去。晚上桂太太家请一位 Miss Galbraith，请了爹爹、妈妈做陪。妈妈不在家，就请我去。Galbraith 女士一来就找我大谈，好像我特别引起她的兴趣。后来我才知道她曾在艺芳［长沙的教会女中］教过 20 年书，讲一口好的湖南话。因为与女孩子接触多了的原故，她才注意我吧！她现在重庆女青年会做事，学生救济会委员。她真不像英国人，粗大个子，豪迈不拘，头发短而乱翘，是个女性气很少的女人。她说到起劲处，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差点没跳起来。韩师母在旁一比，显得格外冷静。可她却格外可亲。我告诉她我的论文题目，她很感兴趣地讨论起来，也毫不客气地说她认为艾略特没有什么哲学。她大概不是十分深沉的人，但会是一个可处的朋友。我向她要了重庆地址，预备去找她。

1945 年 4 月 23 日　星期一

女舍最近发生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历年来层出不穷的盗窃案

忽然被破。无意间在洗被子时，丁嫂发现夏××棉絮中塞了大批毛线衣料，于是真相大白。女舍这一向为这事轰动，无时无地可见几个人面色严重地窃窃私议。夏已承认了，但本人“不翼而飞”，留下一句可怖的话：“做这事的不止我一人，钱是大家分的。”但始终没有说出同谋。所以问题已不在她本人，而是此时仍蛰伏在同学中的未知贼。我听到这新闻，又惊又骇，不由得联想到两年前同样耸人听闻的鄢××事件。事情也真奇怪，原来鄢曾想追夏。但我相信他们中间并没有默契，完全是令人发指的巧合。

1945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二

听人说昨晚夜半大举搜查的经过。在夏的箱子里翻出大量的赃品，除了同学认回的外，还有许多无主物，简直是一个大贼窝。她们怀疑这些是夏走后旁人塞进去的。从各方面证明，她完全不是一种感情的或冲动的盗窃者，不是被生活所逼而为的。她是一个彻底理性的贼。她通身是假，是谎，我相信她根本就不认为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或是犯罪的。她或许是一个冷酷的 cynic［玩世者］，或许是一个彻底的实利主义者，没有目标，没有宗旨，人生只是求怎样生活舒适。这样一个人，非但女同学里绝无仅有，就是在整个社会中也不多见吧？

1945 年 4 月 29 日　星期日

电台消息：德国已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如果确实，那么，欧战结束了。

1945 年 4 月 30 日　星期一

早上广播消息：墨索里尼被枪毙。奸雄末路这样悲惨！四月是值得纪念的一个月，无论是世界大事还是个人私事！

1945 年 5 月 1 日　星期二

六点钟妈妈忽然回了。杂七杂八忙了一阵，说起重庆的许多新闻。重庆现在繁华极了。到处是钱，到处是人，川流不息，熙来攘往。我听了就起一阵厌恶感，但我却要去见见世面，看别人是怎样在活着。妈妈说为我打听工作。现有一处张沅长先生［前中大校长］提到的中宣部国际新闻处新闻学院，一种半工作半学习性质的学校，两年后毕业，如成绩好保送出国。待遇不很好，可是有前途。另一桩大事，武大当局要换朝了。周鲠生叔叔已答应接手。

1945 年 5 月 5 日　星期六

下午英文会开成立三周年庆祝会，每人只出 200 元，吃了一个大蛋糕，又吃饭。胡寿聃做主席，替我们出了。七点回宿舍参加高级班同乐会。学生全是武大校工，布置得相当讲究，茶点也丰富，听说他们每人破费了 400 元。

1945 年 5 月 6 日　星期日

自有爱情以来第一次吃它的苦头，但我早料到总有一天会爆发的。早上去见顾耕时妈妈猜疑地问我去哪里。我硬了头皮说："不告诉你。"她面色严重起来，坚持要我说，我一定不说。于是事情闹大了，她和爹爹都骂我，说我现在是要自由了，不需要家

庭过问了。一气之下，我空着肚子跑出去。满腔委屈和说不出的复杂情绪，但见了顾耕，只好把一切苦恼压下。可是阴霾总压在心头，我独自隐忍着。他带我去看电机系十周年纪念大会，在电机楼展览仪器。遇到 Darkie，他热心地招待我们，看这看那。十年前的一点旧机器，当宝贝似地年年盘出来摆看，供人赞赏。看完出来，忽遇晴天骤雨，我们躲到工院图书馆走廊里等雨停。我织毛衣，他替我拿线球，给我讲以前在北京四中和天津工商学院的故事。我像一个害病的娇养孩子，受着最体贴的看护，然而不言不笑。中午回家，像犯罪一样一声不响，下午做论文，生怕惹事。晚六点，是初级班先生请学生的同乐会。因为是一种联络感情的性质，每人只出 100 元。不同的更在会场的气氛。昨天那班学生礼貌周全，今天却是粗陋与文明的对照。她们粗野地戏谑，大声打着嗝，竟有两个吵起架来，两个年纪大点的妇人气咻咻地赌气不说话。她们多是已婚妇人，年纪在 20 岁以上。

1945 年 5 月 8 日　星期二

欧战结束了。希特勒在自杀前，让位给邓尼兹。邓已正式向英美投降。六年的欧战，眼见它起，眼见它终。多么惨痛而伟大的时代！

1945 年 5 月 12 日　星期六

下午把论文草草结束，以后就是改和抄了。

1945 年 5 月 13 日　星期日

这就是努力的结果！越觉得那是犯罪，越不可抗拒地走向

它，终于，失去一切理性，平生第一次投入男子的怀抱！一切像在幻想中演着。爹妈中午外出吃饭，直到六点半还没回。我怀着一颗要吐出的心，偷偷溜到李公祠。意识到今晚必然要发生什么，因为这是夜，是我们恋爱后第一次约会的夜。独自坐在栏杆上看天色渐晚，无限诗情，无限浪漫。他来了，没谈几句，就涉及那严重的问题。我开始："以后两星期见一次好吗？"他严肃了："为什么？"千头万绪，我开不得口。他追问，我吞着苦汁，无论他怎样逼问，我只是固执地沉默。他却终于问中了："问题不在你自身，而在另外一个人？"我没摇头。他进一步问："是你妈妈？"我不动。在渐渐加深的昏暗里，他的眼光直射我脸上。以前他很少这样望我。我站起来，走到那一端，过一会儿他也跟过来。我在望河上一星灯火遥对天上一颗星，这时我回过身来对着他。他站在我面前，显得比平日高些。我不动，让他抓住我肩膀，把我拉到他胸前。我也双手轻轻抱着他背，听他的心像锤子般猛击着。他坐在栏杆上，我站在他面前。他把手埋在脸里，我一动，他马上抬起头。我又不知不觉被吸到他身旁。他抱着我的腰，把头靠在我胸口，问我："幸不幸福？"我停了很久，叹着说："有矛盾怎么会完全幸福？"然后我们分开很久。他站起，烦闷地走开。我轻轻溜到他后面，他回过头来，我们注视了一会。我慢慢地举起手臂，绕着他颈项，然后，我整个身子就在他臂中了。我不记得他怎样从后面抚我的头发，怎样把脸颊贴在我脸上。理性早已消失得无踪，任凭冲动的热流把我带走。然后我们从紧抱中松解出来，他拉我坐下，仍旧把我围在两臂中，这时他一步步追问，直到我把话都说出来，我承认问题是妈妈。瞒着她做许多事，是我心上矛盾之一。同时我自己在情感和理智上，也

有无数的矛盾。直到现在，陷得这么深了，我还不曾清醒地考虑过未来。我并没有决定要跟他结终生之谊，我始终不相信我的婚姻就这样定了。但在他那方面似乎已不成问题，他要我和他结婚，可是我现在怎能答应？再说，就是我自己通过，家庭还是一个问题。也无怪妈妈担心，她根本不认识他。我要他暑假常来我家，让我的家庭和他接近。

1945 年 5 月 16 日　星期三

向文学院借了一个地球仪，带给学生看。他们智力程度是那么不齐。当我讲中国、美国和日本时，有一两个兴趣很大，反应也快，有几个就木然。下课已七点半，抱着地球仪刚走几步，想到留给别班看看也好，退回去交给陆菊如。奇异的命运安排，这次刚出来，就碰到顾耕。一见他，我就没办法，任他带我走出高西门，走下西湖塘大操场。操场外边九十八师军营中在高声点名唱歌。我们放下东西，不可抵抗地又吸在一块儿。他伸出的臂我永没力量拒绝。我要回去，他送我。爱情对我有着明显的毒害，对他却像是有力的提神剂。他告诉我这一向精神好得惊人。每天上九小时课，别的同学都困得不支，他一人却清醒着，听得一字不漏。

1945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五

下午在陈仁宽家和胡钟达谈，主要谈到毕业后的就业问题。我告诉他想考新闻学院，他不以为然。他说他不清楚那里情形，可是坦白地说对于国民党管理下的机关不信任。他暑假后也不继续读武大了，也去重庆，事情却没定。我们渐渐消除了一些隔

膜，可是我还不能把他当个朋友。他说我很坦白，意思是不说假话，当然有些话不愿意说，并不算不坦白。的确，我说的全是真话，可是没有说出所有的话。一种理性驱使我接近他。他的反省在我看来相当深刻，思考得也相当周密。我们虽目标大致相同，在路径上却不完全相合。我仍在彷徨中摸我的路，还在等待，观望。他却早已认定了一条路，而且决心去走。究竟谁对谁错？

1945 年 5 月 23 日　星期三

今夜的音乐会是愉快的一幕。不是说我们有什么辉煌的成绩，而是我们自己很享受了它。我们唱歌时，女同学全穿蓝布衫，男同学全是白衬衣白长裤，非常漂亮。中间有一节小提琴独奏时，我跑到院子里，高高坐在滑梯上听。顾耕原站在窗下，像有一种奇异的力，把他慢慢吸过来，站在我下面。他在渴望着散会后送我回去，这愿望竟成泡影。散会时我见妈妈、苏先生一干人出来，就加入她们一伙走回去。妈妈她们为这音乐会大大提神，诚心赞我们唱得好。连苏先生都说："真的，听听音乐真好，可以使人暂时忘记了物质。"① 可见我们的音乐会有收获。

---

① 在武大几年，合唱团唱过的歌记得有：《抗敌歌》、《旗正飘飘》、《游击队歌》、《太行山上》、《胜利进行曲》、《我所爱的大中华》、《风吼雷鸣》、《黄河大合唱》、《凯旋》、《锄头歌》、《垦春泥》、《玉门出赛》、《长恨歌》、《幽静的岸滩》、《海韵》、《板桥道情》、《念故乡（自新大陆）》、《安睡歌》、《秋虫》、《天鸽之歌》、*Come Where the Lilies Bloom*、*Hallelujah*、*Call John*、*Spring Greeting*（蓝色多瑙河）等等。

1945 年 5 月 28 日　星期一

早上起来，止不住就想到顾耕，今天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理智地考虑我和他的问题。当然，他有他的弱点，没有人是完人。但从大处来看，他确实是个优秀的青年。将来我要在农村服务，除他外不见得有人能和我合作。这种合作不一定是实际上的互助，而是着重于一种精神鼓励。至于实际帮助，我仍可以得之于许多朋友，因为事业毕竟要有许多人合作才成。另一点最重要的是生活上的幸福。这点我认为除了他（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和我生性趣味如此相投的人，除了他，没有人真正了解我。一句话，我已经不能离开他。我于是看到一派远景，这是用理智的幻眼看到的：我看到他的水利灌溉工作造成良田仟佰，而我就来教育田地上的农民。我的脑子顿时亮起来，我决意了：我将永远和他共同生活。晚七点去识字班教最后一课，告诉她们预备考试。出来，急往服务处，渴念了一星期的人在等我。我们去高西门。他引我走进一处临水边的大院落，高临大渡河之上，河身在下面吼过。真是一块极美的地方，幽静中带点野性。那深深的野草，狰狞的岩壁，荒僻的水湾里闲泊着一只小船。就在这地方，我们的罗曼史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接吻了。也就是在那狂热的拥抱中，我答应了他——永远和他生活在一块。于是，我就这样把自己的婚姻决定了。我明知不该这样早就决定，可我又觉得迟早会是一样。

1945 年 5 月 31 日　星期四

美国的信终于来了，我被准为 Barbour scholar [巴伯氏奖学金生]！这一喜讯是多少料到的。不过以前想到时总设法撇开它，

当作没有那回事。现在不但要肯定这个事实，而且要为它行动了。信上要我十月底到校注册，所以暑假就要动身了。爹爹七月去重庆开参政会，就可为我办一切手续。妈妈自是喜欢极了，石乌龟的房子有卖出的希望，大约可以卖到100多万元，抽一部分作我路费就成了。我的幸运纷扰了我，我止不住哭了。

1945年6月3日　星期日

去刘廼诚伯伯处把信给他看，他真关心我，给我讲了许多那边的情形。我这次的幸运他帮的忙太大了。一点半和顾耕上李公祠走廊。我要他猜是什么要事要告诉他，他一下就猜中了。正如我所料，他为这不安起来，怕失去我。我再向他保证，我不会变心的。他问为什么不会变，我给他几个答复他都不满足，最后我说："至少，我不能！"他马上说："这倒是了，这点我相信你。"我叫他不要再猜忌，放心等待好了，即使等我回来他还不能去，我也不在乎的。

1945年6月4日　星期一

晚上夜校散学典礼。学生们依班次排立在饭厅一边，先生们一个个站上去说话。先生讲完，学生中各班举代表出来说话。他们的简单倒是淳朴得可爱。然后发奖。每班头三名有奖，第一名三件：本子、墨、笔；第二名二件：本子、笔；第三名一件：本子。最后凡是到场的每人一包点心散会。我把我的职责向下任校长梁叔莹口头交代了。

1945年6月9日 星期六

上午三堂课后结束了本学期，而对于我们四年级学生，结束了大学课程。将晚时酝酿了几天的雨，终于倾泻下来。天旱得够久了，人民已开始禁屠求雨。我坐在前阶上，望着这场痛快淋漓的雨，说不出地想顾耕，爱顾耕。假如这时他在我身旁多好！我感觉，我的灵魂已大部在他手里。

1945年6月10日 星期日

吃过晚饭，天色很早。我禁不住要去找顾耕，冒着扑空的危险。当只身走过高西门外那条长路，那木排上的几十只眼睛足以叫人头昏脚软。但这些忍受换来的是美满的酬报。顾耕正在宿舍，非常惊奇我会这时候去找他。我们在清凉的傍晚中走下西湖塘大坝，穿过九八师营，从墙外绕回万佛寺。在山路中段我们停下来玩了一会。他回忆以前听过的音乐，神往到激动起来。我站在矮坡上，默默地拉着他的手。天将黑，我说要回去了，趁他不防跳到他身上。他把我抱住，只很快的一个吻，我们就分开来走回去了。他像一个受到意外恩惠的人，迷惘地笑着说：“我真奇怪，你怎么会喜欢我的。”我也有点奇怪。他告诉我一件事，使我对他更加深一层敬意。“这是过去的事了，说说也没关系。你不知道，我有两次差点儿要休学了。”我大惊：“为什么？”“……休学了好做事呀。”我问他后来怎样解决的，他说是卖了些衣服。还有，他常常打摆子［疟疾］，可是又不得不苦挣起来做事。他真苦，然而他是那么奋发。单凭这一点，我不能负他。

1945年6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考翻译，下午考古代欧洲名著。考完去找绍温（她已从成都回来参加考试），她仍和去年离开时差不多。我们见到都高兴得说不出话，孩子般地拉着手傻笑。她听说我要出国，有点难过，为的是我一走，就有几年不能见面了。她考完还回成都，还是不放弃那继续读书的计划。她送我回家，路上我告诉了她我已陷入感情的事。她一点不惊奇，而且认为并没有关系，只要这感情对于事业前途不是障碍，而且有时还是鼓励。

1945年6月20日　星期三

11点从13教室走出，把文学史卷子往监考人手里一交，就宛如脱了一身壳。四年大学就这样告终了。下午放纵自己看小说，这种松懈的况昧是可喜的。刘廼诚先生、太太来坐了很久，刘伯伯谈起去美的事，叫我注意两点，就是要烫发和穿高跟鞋，否则就不适合美国民情，会被目为怪物。但我的看法也许有点不同，这点自由自主的精神我倒还不乏，改装与否全看我自己高兴了。

1945年6月21日　星期四

和胡钟达游大佛寺，胡太过于紧张了，他自己也承认："有些人觉得我太严肃了。我不会跟朋友谈谈笑笑，说家常话。"但他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国共冲突尖锐化，双方在有些地方已经开火了，现在内战好像已不可避免。我的头更加沉重起来。中国的前途黯淡得不堪设想。我的国家，我可怜的同胞！没有亡在日本人手里，却要因自相残杀而毁灭。胡给我看两张报纸，半秘密的

文件，是毛泽东和朱德在共产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上的讲词。前者题为《论联合政府》，后者题为《论解放区战场》。他让我带回去看。随后他告诉我他到武大的经过。我才知道他和朱光潜先生是有一层关系的。在回去的船上，他要我说我对于政局的见解。我说："我们之间不同的大概就在这一点：你已经找到符合你理想的现实，我还没有。我还不能相信你所相信的。"他以为我指主义，就说："可是真理总只有一个，最后各人所找到的总会是相同的。"我说："真理是个抽象的东西，是理论。可是要把理论实现，就得人去做。所以，这就不单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他不说什么了。总之他不用希望我现在作出判断，我除了看和学外，绝不会动一步的。这回事却在家里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当晚我不在意地把那两张报给爹妈看时，他们都对我的行动表示非常担忧。我顶了几句，说他们蒙蔽我的眼睛。爹爹不能再沉默了，他一边解释一边教训地说了两个钟头。我躺在床上一声不响地听。他说不提哪方面对错的问题，现在摆在面前的是个实际问题，这就是无论我将来会走哪条路，无论将来政局会怎样变化，至少在目前，我没有插足任何一方的必要。我分辩我根本没有要参入哪边，不过要和他们多接触、多了解。他说这是梦想，他们的真正秘密，不会让我知道的。可是在接触一步步深入时，就不容易摆脱了。我起先是愤愤然，渐渐平静后，觉得这话对我是很有益的。它冷静了我的头脑，使我客观地去学习，不致给刺激得盲目冲动起来。爹爹一句话说得很有意义，他说政治和恋爱很相像，相处久了，就不能脱身。我想到我在恋爱上已证实了他这话，可见不由自主地陷入某种党派不是不可能的，我必须警戒。

1945 年 6 月 23 日　星期六

昨天整个下午、晚上看毛泽东的那篇长论，朱德的文章无暇看了。胡问我感想，我说："他全篇的意思，无非是从种种方面论证联合政府的必要。可是这联合政府究竟是否能如他所想的那样完善？也许事实上行不通？因为虽说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了，可是这政府本身却是分裂的。两党的意见不合时就不能不发生冲突了。"

1945 年 6 月 24 日　星期日

英文会聚会，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大家态度忽然一变，以前的缄默、隔阂，今天奇怪地打破，每个人都说得很有斤两。例如我们批评沈时都很直率。我第一个接着他的话说："我觉得你这人很抽象，爱谈理论，可是从不谈实际。你常说我们将来应该为理想而生活，可是从没听你说过你的理想是什么，怎样去达到。"经沈自白，我得到的结论是他"也"在学习，还没有找到一条具体的路。随后我们每人都说了许多可贵的实话。散会后，我忽有相见恨晚之慨，同他们在街上兜大圈子。我告诉朱，我对中国政局采取平衡态度。他说他比较同情左派，因为其主张比右派彻底。

1945 年 6 月 25 日　星期一

下午去甘士杰处，他晚上请客，送毕业的朋友。朱正濬告诉我顾耕病了，又是打摆子，病得相当重，恐怕不能参加考试。整个晚上我不知道怎样在活着。跟着大伙去白宫茶社，玩桥牌，可是人们在我眼中只是多余的存在。这样的忧愁我还没有体验过。

我整天在交际、应酬，而他在屋里卧病，想念我。我连一封信都没给他。我是怕分他念书的心，谁知他在生病。天晓得他心里多焦急，我的苦孩子！无论如何，明早去看他。

1945 年 6 月 26 日　星期二

先到校医室拿防疫证，刮沙眼，磅体重只 107.5 磅。然后到六舍找顾耕。情况不如我想的那么坏。他穿得整整齐齐出来见我，面容没大变，也许更瘦一点。他说真想我去看他，可是怕我难受，所以决定考后再告诉我。摆子大约止住了，问题是功课没预备好，去考是冒险。他说精神很坏，书看不进。我想拉他出来散散心于他有益。我们在瞻峨小学下面木料上坐到 11 点多。分手时我给他十颗奎宁，要他考完来找我。

1945 年 6 月 27 日　星期三

爹爹、叔哥明天去重庆。想到叔哥这一去就再也不会回乐山了，第一次产生凄凉之感。假如我出国成功，待回国时，是回下江了。干妈送我一件紫纱绉绸衣料，很合我穿。不知怎的，见了这些好东西，总有犯罪感。她们都说到美国应该穿得像样一点。我却暗中叹息，我们有什么资格去和别人比穿着！

1945 年 6 月 30 日　星期六

在文庙遇见顾耕，他第一句话就是："我还是没有考。"我真挚地安慰他。我们一同到三清宫体育场黄桷树下坐着。他劝我到美后第一件事是学速记，又劝我读经济学、看报、多运动。绍温今天考完了，晚上我找她谈了一晚。多么有意义、有内容的三个

钟头。我们先坐在木排上，又在城外城里转了很久，谈得实在尽兴。在我生平遇到的人里，只有她最了解我，而且了解我所了解的。她的才智比一切人都高都细致啊！说到顾耕，我告诉她全部，只差最后那步决定。她立刻想到假如我到美国去遇到别人怎么办，受人包围是不免的。我说受人包围我不怕，只怕自己变心。她问如果那样怎么办，我想了一想，坚决地回答："我不能负他！"然后她说她自己的事。我问她现在有没有她所喜欢的人，她说在成都的两个男朋友中有一个她很喜欢……我希望他能符合她的理想。

1945 年 7 月 2 日　星期一

晚饭后我告诉妈妈要去找顾耕，她一句没有反对。大概她现在觉得我对他没有比朋友更深的感情，况且我已准备出国了，不至于有问题。今晚是出奇的美。我和他走上美人坡，他告诉我已完全恢复了。我们坐在山坡上一个坟堆上。远山呈深蓝色，一日暑气渐消。我带着几个西红柿，吃完就坐在坟上谈。我告诉他和绍温谈话的情形，不经意地说："她比你更能了解我。她能自动明白，你却要问。"他半晌不做声，我见他真伤心了，就把话扯开。本来，他是个男孩子，假如一个男孩子生得那么细腻，那是个怪物了。天渐黑下来，天空中由几颗疏星变成了一片繁星。夜的魔力笼罩着我们，再也不能冷静地谈什么了。慢慢地，我又在他胳臂里了。他吻我，又吻我，再也没有比被他抱得紧紧的更幸福了。我把头枕在他肩上看星星，要他教我认星座。时光像蜜水般地流过。他轻声说："我们就算 engage [订婚] 了，是吧？"

"是的。"是的？这就是我的未婚夫？没想到我的婚姻是在这种浪

漫的、如诗的、飘忽曼妙的境界中决定的。一直以为，而且深深惧怕，那梦想得很美的境界会是一个平庸实际的现实。然而遭遇是多么不可思议！而最好的是，我们的爱情是建立在事业合作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的爱情是健全的、理想的。

1945 年 7 月 4 日　星期三

上午才想起和胡约错了时间，那正是顾耕来的时间，可是已来不及改，只得任其自然。果然两点不到胡就来了。妈妈坐在门口看卷子，不满之意形于色。半点钟以后，顾耕那高大的身影在门口出现，我的心蓦地亮了。妈妈那酸溜溜的脸显然焕发起来，整个空气都活跃了。不知不觉间这机会造成她对顾突增好感。最后胡走了。他一走，空气就松弛下来。妈妈对顾耕很表示亲热，晚上还留他吃了饭，饭后我们在客厅谈了很久，主要是妈妈和他在谈。她问他对于事业的理想，两人说得兴高采烈——两颗年轻的心。他走时我送他上万佛寺。他给我一封信。又是老问题：他不放心我的感情。他问："假如以后你再遇到一个比我更适合你的朋友呢？"我想一想，突然笑着说："那我把他拉到我们那个合作的小团体里来！"这时天边罗列着奇异的云，像一排排远树、村舍。我心灵中忽然感到一种神圣。此刻，一切犹豫都不容再存在了。无论将来遭遇如何，我抱定对他坚守忠贞。我转身走到城墙边，面对那座高大坚实的土墙，跪了下来。他赶过来，惊慌地要我起来。我说："我发誓永远不变。"然后站起。他难过地解释他并不是怪我，只是怕我将来后悔。我告诉他我这样做不是为他，是为我自己，为着坚定我的意志。

1945年7月5日　星期四

安姐和齐邦媛明天去重庆。今晚请她们吃饭，也请了顾耕。我们有一餐很痛快的晚饭。安、媛先走，顾坐了一会，我送他到女舍门口。他觉得妈妈已经知道我们的情形，我也奇怪她怎样想。她当然看得出我对他好到什么程度了，可是为什么一句都不提？显然她对他印象不坏，单是那高大的身材和一口迷人的国语也够惹她喜欢的。但我猜她还是对我放心，以为不久一出国，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1945年7月7日　星期六

爹爹抵渝来信，说到我的出国手续办得很困难。国内还好办，最无望的是在加尔各答等船① 的中国学生已一千多人，有的等了半年，所以看情形也许我得在重庆做一年事。也好，我并不急着要出去，多受点磨练，以后会学得更切实。

1945年7月8日　星期日

我现在是全心全意爱顾耕了。好不容易盼到今天的相会。我们这对实际已订婚的情人却不能享受到名正言顺的自由交往。虽然永不满足，却自有一种特殊的滋味，比那正常而平淡的未婚夫妇更富吸引力。天热，就在李公祠走廊坐着谈。他郑重地劝我假如立刻去美，不要被他国的社会政治色彩蒙蔽，以致忽视自己国家社会的病症和需要。他觉得，如果我能先在国内做一两年事再去会更好，不过当然机会总是难得的，不必轻易放弃。我告诉他

---

① 那时去美要从重庆坐飞机到加城，再乘船。

也许暂时走不成了，他反劝我别失望。他今天真好，很有大哥风度。我知道他会永远待我好的。

1945 年 7 月 15 日　星期日

下午顾耕来家找我。我们说话时，他用他那双大而富于表情的眼睛盯着我。我怕他看我，又爱他看我。在我们友谊期内他从来少望我，而现在却敢用那种大胆的、贪婪的眼光吞着我。他走时，我偷偷交给他一只盒子，内装 50 颗肝精。可怜他全身的血都被无情的疟虫破坏了。他走后，妈妈过来，小心地问我。我当然不承认已成的事实。她说："顾我并不讨厌，不过现在你们两个人学业都没有完成，不要让感情太深入，那样书就没法读下去了。假如四五年后你觉得还是他顶好，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我平静地说："当然，我也是这样打算。"她加一句："有一件事要注意，绝不可有 kiss［接吻］这样的事发生，男女一旦 kiss 以后，就不能摆脱了，这是最重要的。"我不做声，心里像有条鞭子抽。已经迟了。她走开后，我咬着唇，被恐惧和不安燃烧着。我已不由自主地给带到那一步，而且已尝到它的苦果，以后一定要约束自己。可是我也知道这命令是难以执行的。

1945 年 7 月 17 日　星期二

真想不到，我出国的事头一关就通不过。教育部连来两函，把我的呈请批驳了回来。教育部章程规定，大学毕业后须服务两年方能出国。可是我的情形不同呀，我是有了奖学金，外国请我去，放弃权利岂不太蠢！考昭绪来了，他还是老样，自大，自信，说话带几分夸张。他说起在重庆住在"文协"［即中国文艺

家协会］时所看到的左派文人中的分歧。三派中以胡风声势最大，茅盾次之，郭沫若最差。他不赞成胡风等人的专制（他自己就挨过骂），但对左派文人们的牺牲精神诚心佩服，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为大众的利益忘掉个人？他承认这样做确是伟大，只是太难了。妈妈说不必，太不自然，不自然的总不能持久。我在一旁听，不插一句嘴。至少有一点我对考的印象好转了些，他比一年前在思想上有进步。以前他不曾费过脑筋思索这些，现在人生态度似乎严肃了一点。

1945 年 7 月 18 日　星期三

爹爹来信，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事完全失败了。按教育部章程，关于奖学金生的办法是助教需四年，讲师需两年。无论如何，这一年我大概得在重庆做事了，也好，我并不十分为自己的事发急。最可怕的，我现在陷入一度心理病态期。这是我狂热的恋爱。自顾耕吻我以后，似乎就有一种无形的恶力夺了我的魂魄去。我恋他到了昏迷的程度，整个宇宙间充满了他，而尤其糟糕的，他以 physical figure［生理形态］出现更多于以 spiritual figure［精神形态］出现。坦率地说，我无时不渴望他的紧抱，他的热辣辣的吻，肉体贴着肉体的那种麻醉的快感。这种感受，以昨天黄昏时最为剧烈。我抛开一切羞耻，在纸上向他宣泄我的痛苦，主要是求他不要再抱吻我了。可是晚饭后去找他时，却让信留在家里，一则我感到好些，一则我实在羞于让他看到那样赤裸的心灵状态。从城墙上回来，天渐黑下来，眼看要分手了，却似给一条看不见的链子锁在一起，扯不开。我告诉他我现在半点自由都没有，他认真地问我要不要为了恢复自由丢开他。我解释说

并不要丢开他，只希望在恋爱中保持相当的自由。天空深暗起来，已快十点了，我们仍不能将彼此撕开。我几次拒绝了他的嘴唇，可是最后还是做了满足感情但违反意志的事。月光时隐时现在天空，在城石参差树影朦胧中，我们享受着蜜一般的然而微苦的恋情。在无止尽的爱抚中，他答应把我们分离的时间延长一星期，看是不是对我有效，他究竟不是自私的，为了我的好处，他愿忍受相当大的苦楚。

1945 年 7 月 20 日　星期五

清早醒来，忽意识到我这一向过的是什么样的昏迷日子。一阵惊惧使我打寒噤，我如何地堕落了啊！我必须自拔。得找一样紧张的工作做做，找一个生活的重心来镇压这浮荡的心。什么呢？俄文。对了，我要开始读俄文了，请缪先生教。突然间我心胸透亮起来，血液迅速地流过全身。我的生活以崭新的色泽展现在面前。紧张、兴奋、活跳跳的生机，啊！我握紧拳头，一股气，让四肢灌满了新生的饱满的精力。晚上看 Anna［《安娜·卡列尼娜》］，胡钟达来了。船没上来，他大概要明天才走得成。他要我给他一点临别赠言，我先请他给我。他劝我读书范围加广，多读枯燥的书，假如在重庆做事，目的在观察和学习实际生活，应当先有一个准备在胸，定下一个批判的尺度，否则得到的会是零碎印象，而看不出其中含义。我给他的劝告是"冷静，从容"，补上一句："我们到底还需要多观察。"

1945 年 7 月 25 日　星期三

预料顾耕会来找我的。吃过中饭就坐在门口看书等候，果然

他来了。妈妈睡在竹椅上，我就悄悄跟他出来。我们都不说话。我有意罚他，他那易感的神经立刻察觉了，闷闷不乐地不做声。来到河边，我不理他，脱了鞋袜在细沙浅水里踩，看着那苦恼的脸，暗地里笑。这就是一个女孩子对她爱人的权利，也是爱情里的虐待欲。最后他不能忍受了，喃喃地怨我这样待他。我第二封信语气的洒脱使他担心，怕我获得精神自由后就把他抛开。我敛起玩笑，认真地告诉他我没那意思。他带来岫过去给他的几封信，我马上要他给我看。末蚊[1] 极多，他温存地在旁边给我扇。末蚊咬得不能忍受，我们就到三育下面的教室。那边空无一人，我们演着火辣辣的恋爱场面。可是不时我们被迫分开，因为窗外有人走过。我们就在长椅上坐下，勉强谈一些什么。我一见他就什么也说不出，好像喉咙、舌头都被爱情的饥渴的火灼枯了。我们谈着六年后的结婚生活，谈着孩子、工作和私生活，像一对无邪的小情人。到该回去的时候了，我紧紧贴在他怀里，实在不想离开。我爱他身上发出的那种男性的气味。

1945 年 7 月 30 日　星期一

有恋爱就有意想不到的烦心，这都怪顾耕一时的疏忽。今天他忽送一封信到家里来，妈妈从送信人手中接到，交给我。我怀着不安看到一半，她进来了，要我给她看看。天哪，就是这封信看不得啊！我宛如逢到生死关头，一种自卫的本能使我突然变得强硬。明知无理，就用无理当作随手抓起的武器。我一味地说："不给你看！就是不给，不愿意，没有什么理由。"她那可怜的、

---

① 一种极小的蚊虫，咬人后奇痒。

受伤的眼睛望着我，脸上露出深切的痛苦。“为什么不可以给我看呢？我并不要阻拦你，我只要知道，我只想看看他写些什么，我想多认识他这个人。”她的平静比什么威胁都有压力，我几乎要疯狂。我愈加冷酷起来，故意地直视她：“我觉得我已经是个成人，我需要个人的生活，不要别人把我什么都管到。我要一点个人的 privacy [隐私]。”“父母要知道你的事，你的朋友，无非是关切。我们只想从旁帮助你，指引你，你不要把它当作恶意。”“我晓得，不过用不着管这样多，假如我到重庆去了呢……”她的猜忌在思想方面的成分居多。她说起前天绍温的信，我也不肯给她看，她要知道这些年轻人怎样的看法，想了解他们。问题引到这方面，似乎反把恋爱问题遮没了。我趁势担保信中没有涉及思想问题。到这一步，她看到只好自动下台了。在刚才那一阵爆发性的哭泣之后，我已落进一种极度的心理疲乏和麻木中。在心的深处，我绝望地意识到隔开父母（尤其是一向视为自己全部的妈妈）和我的鸿沟愈变愈阔了，而且无可挽回地继续扩大。我心碎地意识到妈妈盼望和我接近的心之切，和我自己自然而然地离开她。要想回到以前那没有隔阂、一团融洽的天性爱中，是不可能的了。人生的悲剧就在这些事实的不可避免上吗？我一面吞下苦泪，一面反复地思索《父与子》。但那种冲突太单纯了，仅表现为理性方面的分歧，真实的情形却太微妙甚至不可分析的。就如在恋爱事件上，假如是在几年后，在客观条件上到了恋爱问题的成熟期，问题自然简单得多。然而那会使我把信给妈妈看吗？世上有些东西，它的美和意味就存在于隐私之中，那是只许当事人自己去领略的。如果单从社会学和生理学剖视恋爱与结婚，再也没有比这更刻板、更粗鄙的了。无论我受着怎样的精神煎熬，惟

一可慰藉的是我终于保住了那封信的秘密，我也才能安静地去咀嚼我那苦透了的心情。

1945 年 8 月 1 日　星期三

王伯伯［世杰］被任为外交部长，这是个好消息，这职位对他是再合适没有了。妈妈私下欣喜地说，对于我的事也许有好处。爹爹来信告诉我们，教育部一关可以打通了，语气很有把握的样子。这个转机的造成，与我给王伯伯、伯母的那封信关系很大。爹爹说王伯母天天催王伯伯，不得不帮忙。我说不出的感激。所有的人都这样爱我，为我好，这无形的感情和责任的担子更显得重了。

1945 年 8 月 7 日　星期二

爹爹和周［鲠生］叔叔等到了。下午五点爹爹坐人力车回来，周叔叔和杭立武［教育部次长］在交通银行。饭后陈俊和陈维珊来约我去听郎毓秀独唱会。郎唱得很好，可是不如名气之大。她嗓子的天分不及刘亚琴，训练上却比她好。她态度随和、亲切，不矜持，但不够庄重。回来，家里高朋满座。周叔叔比以前胖多了，杭立武还是初见，第一个印象是有一股官场过久的人的虚滑之气。为了我出国的事，当然还得感谢他帮忙。别了六年的周叔叔，风度依旧。我相信现在会更喜欢他的。

1945 年 8 月 8 日　星期三

新校长第一天接事，整天他们忙于应酬。下午 3 点大礼堂召集学生，听杭次长训话。周校长作一番介绍后杭立武演讲。今天

学生到得很多，情绪也很好，完全是为欢迎周校长。他一站上去，那老学者的风度不由得令人生敬。我为武大的前途庆幸。

1945 年 8 月 9 日　星期四

爹爹现代理教务长，一天忙到晚。下午和顾耕在三育教室谈。看到广播消息：今天 12 时苏联对日宣战。

1945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五

这一天的日记该用红墨水记啊！八年整的苦战，竟然突然中止了。日本，那凶残横暴的敌人，居然竖起了降旗！但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要是情形只是这么简单该多幸福！晚上九点钟的时光，我坐在灯下静读《今日苏联》，只听得外面小孩子叫嚷声。有点奇怪，也没有在意。爹爹从叶乔家回来，在门外就以不常见的兴奋的声音喊："好消息哟！顶好的消息：日本投降了！"我一听，头一个感觉是茫然，不知道高兴好还是暂时冷静地想想好。第二瞬间，一个阴影爬上我正待跃起的心。日本问题目前是解决了，可是苏联已进攻伪满，东三省也许到头来只换一个异国主人，我连笑都笑不出。这时外面爆竹声大作，像是久被压抑而爆发的狂笑。八年来忍气吞声的中国人的情绪，一下奔放地冲上来。那一处接一处的爆竹声，夹着细微的孩子叫喊声，使人不由得心里一阵酸，我可怜的中国人！爆竹粗壮地无惮地笑着，我肆意地哭着。怀念以往，感触目前，忧心未来，情绪复杂如一团乱丝。这时妈妈和苏先生等都一股子劲地喊着要上街看看。我抹去眼泪，和她们一同走。这是难得的机会，我要去观光这"胜利夜"的狂欢。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让庐日记
作者=杨静远著
页数=370
SS号=11291124
DX号=
出版日期=2003年11月第1版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